

# Shock of Gray

The Aging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and How it Pits Young Against Old,  
Child Against Parent,  
Worker Against Boss,  
Company Against Rival, and Nation  
Against Nation

# 揭秘 老龄化

[美] 泰德 C. 费晓闻  
吴礼敬 刘娜

一个史无前例的  
庞大老龄人群的出现

会对我们所有人  
产生怎样的影响？

老龄化离我们有多近？  
各国拿什么养人们的明天？  
中国是否会未富先老？  
老龄化带来什么样的产业机会？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 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老龄人群的出现 会对我们所有人产生怎样的影响？

## 2050年

美国75~85岁的人口将增加到**3000**万，今天这一数字为**1700**万。

## 2050年

日本老龄人口将会占到总人口比例的**近40%**。

## 2050年

欧洲每**10**个人就有将近**3**个人年龄在**65**岁以上，每**6**个人就有**1**个人年龄超过**75**岁，这个比例将是现在的**3**倍以上。

今天，**拉丁美洲**有一半人口的年龄在**15**岁以下；到了**2050**年，则有一半人口的年龄在**40**岁以上。

## 2050年

**60**岁以上的**中国人**预计将达到**4.38**亿。

客服热线：

(010) 68995261, 88361066

购书热线：

(010) 68326294, 88379649, 68995259

投稿热线：

(010) 88379007

读者信箱：

hzjg@hzbook.com

华章网站 <http://www.hzbook.com>

 网上购书：[www.china-pub.com](http://www.china-pub.com)



上架指导：经济理论

ISBN 978-7-111-35844-2



9 787111 358442

定价：49.80元

快速了解变化的世界

经济前沿



# Shock of Gray

The Aging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and How it Pits Young Against  
Old, Child Against Parent, Worker Against Boss,  
Company Against Rival, and Nation Against Nation

# 揭秘老龄化

[美] 泰德·C·费晓闻 (Ted O. Fishman) 著

吴礼敬 刘娜 肖梦云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Ted C. Fishman. Shock of Gray: The Aging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and How it Pits Young Against Old, Child Against Parent, Worker Against Boss, Company Against Rival, and Nation Against N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Ted C. Fishm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China Machine Pres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Ted C. Fishman 通过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地区）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封底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市展达律师事务所

本书版权登记号：图字：01-2011-065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揭秘老龄化/（美）费晓闻（Fishman, T. C.）著；吴礼敬，刘娜，肖梦云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9

（经济前沿）

书名原文：Shock of Gray: The Aging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and How it Pits Young Against Old, Child Against Parent, Worker Against Boss, Company Against Rival, and Nation Against Nation.

ISBN 978-7-111-35844-2

I. 揭… II. ①费… ②吴… ③刘… ④肖… III. 人口老龄化—研究 IV. C91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6189 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张 昕 版式设计：刘永青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70mm × 242mm · 21.75 印张

标准书号：ISBN 978-7-111-35844-2

定价：49.80 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客服热线：（010）88379210；88361066

购书热线：（010）68326294；88379649；68995259

投稿热线：（010）88379007

读者信箱：hzjg@hzbook.com



## 译者序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在这春天里。”2011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旭日阳刚组合演唱的这首《春天里》，一时间风靡大江南北。悠扬舒缓的音乐，怀旧感伤的歌词，沧桑沙哑的嗓音，一切都将那一段光阴定格成永恒。

当你看到乡村里空巢老人那渴望、落寞的眼神，当你看到城市中沿街乞讨的老人伸到你面前的空空托盘，当你不经意间读到养老院里的种种见闻，你的眼前是否还会浮现出《春天里》这样一幅祥和安静的画面？

我想很多人未必能生活得像歌曲里唱的那般潇洒，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老，而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现代人的寿命得以大大延长，这也意味着我们每个人的老年岁月可能都会变得更加漫长。按照目前的退休年龄，我们退休以后将会拥有二三十年的闲暇岁月，在这段岁月里，我们是老骥伏枥，发挥余热？还是含饴弄孙，安享余年？抑或是缠绵病榻，苟延残喘？

老龄化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无论你愿不愿意，它就在那里，不离不弃。独生子女政策和计划生育政策让我们的养老问题变得更加沉重。当很多人告别传统大家庭的四世同堂，告别兄弟姐妹和叔伯姑婶，改变的不仅仅是亲属关系，还有养老模式。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注养老问题，因为这不仅仅关乎我们的父母长辈，更关乎我们自身。

本书带领读者切身感受全世界范围内老龄化问题的严酷现状。从西班牙的村庄变迁，到日本的产业转移，再到美国佛罗里达的老年志愿者，作者费晓闻的足迹遍布世界，选取的事例具体入微。读者跟随费晓闻一起追溯人类寿命不断延长的历史，了解人体机能从30岁开始不断衰老的整个过程，和他一起体会

老龄化问题给世界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带来的重重挑战。很多发达国家早就严阵以待并且已经疲于应付这些挑战，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因为年龄结构较为年轻还没有感到压力重重。

费晓闻是美国资深媒体人，曾为很多世界主流媒体撰稿，在各大广播公司开设过专题节目，对研究中国问题也下了很大的工夫。他还是一名演说家，在全球各地均发表过演讲。作为记者，他的专栏著作都带有新闻文字的特征，讲究标题醒目、资料可信，因此他在书中每提到一个事例均提供人名和所在地，每引述一个观点均详细标明出处，绝不信口开河、妄下结论，这就使得本书的内容极为翔实可靠；作为演说家，他掌握沟通的技巧和吸引听众的秘诀，因此这本书讨论的虽然是老龄化问题，却一点也不枯燥，他总是用一个个具体生动的事例阐明自己的立场和见解，偶有一些理论道理，也是分门别类、层次清楚，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老龄化问题的来源和成因，为读者拨云见日，指点迷津。

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年轻时赋予我们朝气和活力的身体，老了以后不仅可能成为折磨我们自己的躯壳，还可能成为家人的沉重负担。我们如何未雨绸缪，让老了以后的岁月一样充满阳光和活力？如何在年轻时好好规划，避免壮志未酬身先老的遗憾？读一读这本书，也许我们可以得到启发，找到自己的答案。

这样，如果有一天我们老无所依，我们至少可以把活力和生命留在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们悄然离去，我们至少可以把满足和快乐留在春天里。

这本书的翻译由我和刘娜、肖梦云共同完成，我翻译了引言部分和第1~6章；刘娜翻译了第7~8章，肖梦云翻译了第9~10章。感谢上海英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翻译统筹方面所做的工作，感谢我的妻子张佳佳为本书做的所有工作，感谢傅川、吉文艳、吴渊、丁传礼和张敬玲的支持，感谢山东建筑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有关领导和老师的关心。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希望这本书不仅能帮助我们关切自己和家人的老年生活，更能警示我们关心周围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为他们的晚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吴礼敬

2011年6月5日

# 目 录

## 译者序

- 引 言 白发新世界……1
- 第1章 下一站天堂  
佛罗里达……19
- 第2章 人类寿命越来越长……66
- 第3章 老年时代  
西班牙年龄大发现……81
- 第4章 我们怎样真实而又不断地走向衰老……123
- 第5章 日本，下一代在何方……148
- 第6章 哄骗死神……188
- 第7章 螺钉之都的扭曲命运  
美国罗克福德市……208
- 第8章 我们该如何看待老人……261
- 第9章 中国是否会未富先老……281
- 第10章 围桌而坐的一代……303
- 致 谢……317
- 注 释……324





## 引言 白发新世界

我母亲现在已是八十多岁高龄，可她依然在孙子向齐柏林飞船摇滚乐队（Led Zippelin）献礼的音乐会上兴致勃勃地跳舞，逢到湖水清爽的时候她总爱到密歇根湖里畅游一番，远足到南美的巴塔哥尼亚地区（Patagonia）与企鹅共舞，一旦雪积到足够厚她就迫不及待地出发去参加越野速度滑雪。相比之下，我那九泉下的父亲，60岁刚出头的时候还雄心勃勃，是啊，事业如日中天，创造力也已臻化境，谁不想大干一场呢？可63岁的时候小病开始一场接一场无情地向他袭来，15年漫长岁月，残酷消磨掉他凌云一般的壮志，也彻底击垮了他的身体。最终他双目失明，行动不便，说话吃力，生活完全依赖他人。可是即便这样，他的风趣依然不减，心肠一样仁慈，他还是能牢牢把握活着的种种快乐，这些品质，对我而言，简直可以说是大无畏精神。

发生在我父母身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经历，是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正在经历事实的一个缩影，同时地球上很大一部分人口也正在经历着这样的事实：世界人口正步入老龄化。不是慢慢变老，而是老态龙钟。60岁一过，不定什么



时候，改变人生轨迹的大事就会一桩连一桩接踵而至，这样的事早晚要发生，谁也逃不了。虽然排列组合的方式各有不同，结果却都是大同小异：家庭渐渐变成空巢；工作机会不再或只得另谋出路；配偶、朋友和亲人要么重病缠身，要么离开人世；身体和精神一日不如一日；在家中也好，社交圈里也罢，地位都是一落千丈，权力也只好拱手让人；手头的钱变得越来越少；而且，随着留在人间的光阴日逐一日地减少，和今生来世的关系也都在一点一滴地改变。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也可能是另一个崭新的世界。今生还会无限拓展，社交圈子可以进一步扩大，新的激情会在心里生根发芽。摆脱了家庭那无休无止的烦恼，再没有工作上无止无尽的苛求，老年人兴许还能返老还童，梅开二度。老了老了，本以为他们会年老体衰虚弱无力，可他们竟然可以在庆贺齐柏林飞船摇滚乐队的音乐会上跳舞，兴致上来的时候甚至还能弹上一曲。

尽管世人都知道年轻人可以引领生活潮流、打造各类产业，但大家好像直到现在才开始渐渐明白，史无前例的庞大老龄人口的出现，会对我们所有人产生怎样的影响。许多老年人像我母亲那样，身体健康，神采奕奕，生活完全能够自理；可是还有许多老年人会像我父亲那样，需要占用很多额外的社会资源才能维持生命，继续生活。全球人口的老龄化将会对经济、政治、文化和家庭生活产生深远影响，这些影响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加剧。它给社会带来方方面面的变化，有些变化会让人喜闻乐见，而有些变化则令人攒眉蹙额。一些人会从中得益，另一些人则深受其害。金钱和权力理所当然地变得利害攸关，因为这关乎数以百万计的老年人的福祉，他们曾辛勤工作，爱过恨过，全身心投入生活，拥抱生活赐予他们的一切。可是年轻人的福祉也同样利害攸关，因为老年人需要的资源，年轻人也同样需要，因为说一千道一万，到最后照料这些老年人的，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不论是其家人也好，朋友也罢，或者只是在这老龄化的混沌世间匆匆穿行的一个过客，而且时候一到，这些年轻人也会变老，他们还需要更年轻的人来照顾。

这种改变的标志，大处着眼也好，小处着墨也罢，总之是信手拈来、随处可见，只要我们稍微留心看一看就能发现。

- 一间屋子，里面到处是电话和液晶显示器，员工24小时不离岗，早上9点钟一到电话就开始一个接一个打进来。9点钟，正是这家拥有超过

600万老年客户的飞利浦生命连线（Philips Lifeline）公司（以下简称“生命连线公司”）开始一天连轴转的时间。这家公司提供的一项服务，就是保证客户在遇到任何危险情况时都可以打电话向公司报警求助，而早晨正是惊险迭出、事故多发的时段。客户的平均年龄是82岁，但还有成千上万的百岁老人也在使用这项服务。客户当中绝大多数是女性，因为老年人当中，女人总是比男人更长寿，所以这也是可以想见的现实。一大早起床，无数生命连线公司的客户会走进自家淋浴房，然后从里面走出来，踩在湿滑的瓷砖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厨房，厨房里有火苗、刀具、高耸的橱柜、一小块一小块的地毯，还有木质的地板，每一个都可能变成隐形杀手。要是客户滑倒在地，或是衣袖着火，或者只是看到白天来临无端焦虑、不安无所适从，他们就可以按一下脖子上或手腕上佩戴的装置，马上就向生命连线公司的呼叫中心发出求助信号，有时候这些设备甚至能自动发出求助信号。这天是秋天里一个美丽的日子，上午刚过去一半，生命连线公司已经处理了将近70万个这样的求助电话。墙上有个钟表滴滴答答地走个不停。时常有些老人打进电话来，电话犹在线，而斯人已长逝，这样的例子见得多了，也就不奇怪了。有个接线生接通了一位琼斯太太从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打来的电话：“摔倒了？多远的路程？是从床上摔下来的还是站着的时候摔倒的？就是说你并没有受伤，但是得有人把你扶起来才行？好的，我马上安排人过去。”几年前，生命连线公司有个叫丽萨的接线生在晚间新闻节目里大出风头。一位名叫安娜的80岁老太太在浴室里摔倒，把浴室的玻璃门打碎了，她摔倒在地上，头上悬着一大块碎玻璃，就好像一把大铡刀，随时有铡下来的危险。安娜摁下了装在项链上的呼救按钮，给邻居和生命连线公司同时发送了急救信号，紧接着一个急救小组马上赶到，把她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但是就好像战地报道无法全面覆盖一场持久战一样，这些来自老龄化社会的片段新闻也根本无法反映老龄化社会的全貌。生命连线公司那充满电话和液晶显示大屏幕的繁忙的指挥中心，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

生命连线公司位于马萨诸塞州弗雷明汉（Framingham）的指挥中心好像是一间处理老年焦虑症的急救室，它全方位追踪一天里每分每秒发生的各种事故和重大事件。每面墙上都布满了显示新闻报道和天气预报的液晶大屏幕。一旦屏幕上警示消息交相传递，诸如暴风雨警报、停电通知、地方枪击案报道或恐怖袭击报道，生命连线公司里的电话马上响成一片，到处都在求助和寻求安慰。生命连线公司的员工都接受过专业训练，知道怎样去倾听，怎样从那些过于哀伤、过于客气、过于高傲的声音里筛选出客户所隐藏的重要信息，有些人总是吞吞吐吐语焉不详，不愿意直截了当地说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真实情况。员工们总是从这些人说话是否有气无力、表达是否含混不清这类细节判断出他们是否少服了一剂常用药，或者有没有中风。有些人打进电话的次数要比往常多出好几倍，这表明他非常绝望和孤独，他们的处境十分危险。接线生要不断安慰打进电话的老年人，告诉他们一切都正常，他们会没事，或者告诉他们救助队伍已经出发，他们的口气里要同时包含镇定、高效、信心百倍，还有郑重关怀，没人会突然打断客户的话，或者让他们不要再重复打电话进来。但生命连线公司毕竟也是一家公司，它付给接线生的薪酬要比同行公司高出很多；时间，对于客户而言也许正是大把大把无法打发掉，对公司而言则意味着大把大把的金钱。此外，接线生毕竟还有更多其他的客户要去联系和照应，他们可能还要给护工打电话，派他们前往某一户家庭，可能要告诉护工客户藏钥匙的地方，然后再告诉客户哪些人知道这个秘密。有一批固定的客户需要打电话过去提醒他们按时服药，提醒他们药是什么颜色，一次要服多少粒。此外，他们还有很多祝贺生日快乐的电话要打。他们要确保每个客户都能在生日那天接到庆生电话，这一点非常重要。公司基于接线生处理的电话数量和付出的关爱程度来给他们发放奖金和福利。“要掌握好这两者之间的平衡非常困难。”飞利浦生命连线公司常任首席执行官罗恩·范斯坦这样说，“但我们的人总能想办法把它计算出来。”

根据范斯坦的描述，生命连线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消除营造孤独

和隔阂的各种社会现象。他认为，世人对独立生活的老年人在不同年龄段遭遇的危险基本上装聋作哑、不闻不问。范斯坦负责照顾全国各地的老年人，他的脑子里好像装着每座城市的地图。他谈到一位85岁的老太太，住在芝加哥湖滨大道一幢大楼的45层，这幢楼现在从上到下住的几乎都是老年人。接着又谈到另一位老太太，住在艾奥瓦州首府得梅因市（Des Moines），一个人孤零零地守着一幢大房子。他还谈到住在蒙特利尔市的法裔加拿大人和住在多伦多的希腊人。他说这些人到了八九十岁的时候有可能都要独自面对生活，公司必须对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体察入微。所有老年人都渴望老来生活依然能够保持独立，生命连线公司因而得以从中获得一定利润，生意一直保持兴隆。许多家庭在挚爱的老人突然遭遇危险时变得束手无策，范斯坦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社会上长期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恐老症’，这让大家普遍不服老，总以为自己还年轻。”他相信，一旦得了恐老症，一辈子都治不好。因为整个社会都耻于认老，这就迫使老年人死活不承认自己年事已高。他抱怨说，那些供老年人阅读的杂志封面上，总是印着些貌似年轻长相动人的模特照片，其实这只是商业社会里肆意横行无所不在的一种销售理念，反映的根本就不是这个现实世界的实际情况。事实上老人的生活质量随着年龄增长而日益下降，他们费尽力气想要自力更生，拖着老迈虚弱的身体在那里独自苦苦撑持。“妈妈会矢口否认她已经羸弱不堪，直到发生一场意外，然后灾祸便接二连三地到来。”他说，“直到妈妈摔脱了髌关节，直到房子差点就烧成了废墟，直到有贼摸进了家门，直到家政工留意到地毯上老是有除不净的污渍并且抱怨说她实在没办法再清理下去，这时候孩子们才开始担心，不能再让妈妈一个人住下去了。”其实只要花上装一台低档有线电视的价钱，一个家庭就可以注册到生命连线公司，花钱买上稍微多一点点的独立和自由。“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就是客户的子女刚刚才把信用卡交到我们手里而已。”

2006年，飞利浦公司，这家大型荷兰科技公司，花7.5亿美元买下了生命连线公司。飞利浦公司正在进行一场豪赌：为不断增长的老

龄人口提供医疗保健服务。买下生命连线公司只是这当中的一小部分。飞利浦绝不是唯一一家到老龄化世界里掘金的公司。其实光是家庭护理这一块就是一桩1400亿美元的大买卖，而且其规模还在不断增长，但是飞利浦生命连线公司并不能借鉴其他主流公司的模式发展壮大。范斯坦说，如果你的客户群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人离开人世，培养和客户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就有相当的难度，但是公司潜在的客户规模，以及需要这项服务的人数，正在随着美国和全世界老龄人口的增长而稳步上升。因此生命连线公司的繁荣也就指日可待。

- 两个摩托车手把车停在了佛蒙特州切斯特镇一家老式富勒顿便捷式酒店（Fullerton Inn Ben and Breakfast）门口。他们戴着头盔，从脖子到脚尖用皮革裹得严严实实。其中一个取下头盔，露出红红的脸蛋，一脸白胡须和满头白发一块儿盘到脑后，编成一根油乎乎的马尾辫。另一位骑手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她拿着头盔，然后将头发用力甩几下，用一条印花大手帕把头发胡乱在脑后打个结儿。两个人慢腾腾地从摩托车上跨下来，裹在肚子上的皮革显露出里面硕大无朋的腰身。很快他们身后又跟来了10~12辆摩托车，轰隆隆地开进酒店的停车场，一个个骑手先后解开头盔。然后慢腾腾地下了车。这些摩托车骑手要么白发苍苍，要么头上光光，要么谢了顶，只剩脑门周围一圈白发。电影《荒野大飙客》（Wild Hogs）上演后多年，这种好莱坞的老调调早已没了什么新鲜劲儿。但这些老人却好像不约而同地把退休后的积蓄都砸在一辆哈雷摩托车上，当然，还有那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哈雷摩托车成了连接一拨闲散退休老人的“同心圆”。他们发现摩托车能让他们安全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同时还能明明白白地花钱。令人称奇的是这些颓龄骑手选中的摩托车，款式竟然是清一色的叛逆型哈雷牌。而事实上，哈雷摩托车在老年人当中风行一时，不但没给哈雷戴维森公司带来惊喜，反倒给它带来了一个大难题。摩托车一度曾是针对年轻人开发的产品，可现在它们倒仿佛成了人到老年的标志，散发着一股浓郁的垂暮味。2009年，哈雷摩托车骑手的平均年龄比2004年高了7岁。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中间，大个头的哈雷摩托车早已

经乏人问津，因为年轻骑手都觉得，这笨重庞大的家伙早成了老顽固们的专属座驾。随着骑手的年龄越来越大，哈雷戴维森公司开始缩减摩托车的产量，转而绞尽脑汁地想办法去吸引年纪更轻的骑手购买他们的产品，因为公司要发展，年轻人才是撑起他们业绩的脊梁。2009年，哈雷戴维森公司开始减产，关闭了两家工厂，并缩减员工工资和福利，要他们做出让步，公司还进一步敦促年长的职工提前退休。对那些屈从于公司压力的职工而言，把那点儿捉襟见肘的退休金和大把大把的空闲时间尽情挥洒在一辆哈雷“退休摩托”上，可能也不失为一种苦中作乐的好办法。

- 一位漂亮女士正端坐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Orlando）一家会展中心里。这里每年举办一场盛大的展览会，参展的公司和慈善机构都有建造和管理复合式单元楼的业务，专为老年人精心设计打造晚年居所。漂亮女士膝盖上放着一个玩具小海豹，名字叫“帕罗”，通身上下滑溜溜的全是雪白的人造皮毛，两只又黑又亮的眼睛，一个小黑鼻子，脸上是固定不变的笑容。她正在一间精心布置的展馆里展示这个玩具小海豹，展馆看上去正是养老院的一间房间，她不断抚摸着海豹身上的皮毛，表情显得无精打采，脸上的微笑也极其僵硬：她正在模仿使用这只玩具小海豹的客户，这就是她的工作。事实上，这个玩具海豹是个互动机器人，用来帮助养老机构里的老年痴呆症患者慢慢安定下来。只要轻轻拍一拍，“帕罗”就会发出真正小海豹的声音。这个小玩具是在日本设计制造的，研究显示，患老年痴呆症的病人会对这个毛茸茸的小家伙产生迷恋和依赖。这个小玩具不仅在老年公寓展览会上大放异彩，成为耀眼的明星，在世界经典销售案例中也频频出彩，销售顾问教别人如何“点石成金”，如何捕捉老年人的市场需求时，都引此为证。一家养老院的管理员主动现身说法，描述养老院里的老人如何跟这个玩具小海豹难分难舍，每次听到它们那可爱的叫声时是如何地欣喜莫名。
- 德国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North Rhine-Westphalia）启动了一个培训项目，专门把当地的性工作者培训为家庭护工。《英国医学杂志》上

刊登了一篇报道来介绍这个项目。报道援引了德国人普遍存在的担忧，尽管全国的失业率一直高居不下，老龄化的德国社会里还是出现了成千上万个家庭护理工作的缺口。

- 时间是2006年。一家手术器械公司的工程师在公司已有50年历史的厂房里炫耀那干净整洁的车间。这家公司在德国和美国都有生产设备。他为公司拥有一批熟练的技术工人而扬扬得意。公司客户会定做各种精密的手术器械，质量要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而这批工人总是不负众望。他随手拿起一把手术刀，把它平摊在在几根手指上。“重量和手感是本公司产品的一个显著标记。”他不无自豪地说，“外科医生在医学院实习时就开始使用这些产品，终其一生都离不开它们的陪伴。”他说，公司这批员工是整个生产流程中最有价值的一环，他们很多人都在公司工作多年，积累了几万小时的工作经验，这些经验无可替代。在这种工作环境里，有经验的老工人更显得弥足珍贵。尽管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公司开始投产一些低成本生产线，那是为了应对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出现的新兴市场。

时间到了2007年。同一个工程师在中国深圳的郊外炫耀公司的最新发展。公司新招了一批工人，全是20岁出头的女孩子，她们制造出的手术器械表面上看起来跟公司在德国和美国生产的产品如出一辙，只不过色泽亮度上要稍微暗一点。公司把几台价格昂贵的生产机器从瑞士搬到中国的工厂，好让新进人员试用和学习。一名60岁的瑞士工程师，原本负责美国公司的运营，现在被调到中国来协助这里的工厂起步并投入运转。“这只是为了适应中国市场而开设的一家小分厂。”先前那位工程师说，“我们正在全力确保欧洲和美国的产品供应。要是把所有生产线都搬到这里，并且购买这样的新机器，代价太昂贵。而且我们在其他地方的工厂，有全世界最顶尖的技术工人。”

然后是2008年。这家手术器械公司位于中国的工厂招满了一百多名新工人，大部分都是年轻姑娘，个个都在崭新的机器前工作。当被问及公司为何这么快就建造了规模相当的车间并培训出这批技术一流的工人，那位工程师说道：“还记得你在国内所看到的那些瑞士产的机

器吗？我们把那些机器运到中国一家公司，一批年轻有为的工程师围着它们研究了一阵，马上就仿造出了一模一样的产品给我们，而价格只有原来那些机器的1/5，我们正在考虑把所有的生产线都搬到这里来。”至于那些一度弥足珍贵无可替代的美国老工人和德国老工人，他们注定会因此而失业，这个问题工程师倒是没有明说。

- 120名年轻而又聪明的学生选修了斯坦福大学为本科生新开设的课程《长寿论》，这门时间跨度为一学期的跨学科综合课程专门探讨长寿对社会和学生自身会带来什么影响。它的主题涵盖死亡以及死亡的过程，老龄化和工程学（斯坦福位于硅谷的中心），还有医保对经济产生的影响。课程由一个教学团队共同承担，由一名心理学和神经学专家主讲，聘请很多客座教授发表讲座，其中有社会活动家，也有金融市场、家庭生活、劳动经济学等各方面的专家，还有一家全球最大保险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也会过来授课。课程的主要理念是：长寿会触动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利益。前来听课的学生都是美国大学生当中的佼佼者，他们听过课以后都感到热血沸腾，不仅因为上课的素材引人入胜，还因为他们和大多数同龄人不同：他们切切实实看到了即将到来的“白发新世界”。
- 朱尔佳（Jurga）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她曾在立陶宛一家中学教授俄国文学，一辈子活在俄国经典文学中，呼吸的都是经典文学的气息。“俄国文学是那样美轮美奂，内涵是那样博大精深。”她说，“一旦沉浸到俄国文学里，你马上就会完全忘却俗世的种种烦恼。”对她而言，苏维埃统治下的生活无比值得怀恋。她经常到俄国旅行，有时候是带薪休假，有时候是参加研讨会，在那里她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讨论普希金、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沉浸在他们创造的文学世界里。如果俄国的苏维埃领导人来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访问，她总是充当他们的导游。但是苏联解体让这一切戛然而止。立陶宛人对俄国文化完全失去兴趣，他们一方面忙着重建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转而学习英语来作为世界交际语。

“立陶宛的年轻人都想离开自己的祖国，到德国、英国和美国找份



好工作。”朱尔佳说，“因此所有学校纷纷停开了俄语课程。”在自己的祖国再也无法找到一份工作来糊口，朱尔佳只得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设法来到了美国，那时候她已经55岁了。她办的是旅游签证，抵达美国以后她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上门照顾那些单身的老年痴呆症患者。一般她会搬进老人家里，悉心照料老人，为他们烹制立陶宛风味的菜肴，眼看着他们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最终走向死亡。现在她所照顾的一个老爷子，在这世上只剩下一个上了年纪的妹妹，是他唯一的亲人。朱尔佳一周要工作91个小时，白天大多数时光都在静默无声里度过，只偶尔和老爷子说上一两句没有意义的话。那些她最喜欢的书籍一直带在自己身边，可是她发现读这些作品远远比不上重放一遍《宋飞正传》(Seinfeld)，或者重放一些老牌喜剧电影，或者重放一遍音乐剧，更能安慰老人焦虑不安的心神。“我们会站起来，跳上一支舞，哈哈大笑一阵，竭力营造出一点欢乐气氛。”她说。最近她护理的这个老人，迫使朱尔佳看了五十多遍《热情似火》(Some Like it Hot)，一遍又一遍地欣赏托尼·柯蒂斯、杰克·莱蒙和玛丽莲·梦露一起度过的欢乐时光和旖旎风情。

- 在威尔士一个小镇的市府广场上，靠近石砌老教堂不远的地方，有张桌子边围坐着一群波兰工人，一边抿着咖啡，一边翻看最新一期的《波兰日报》(Dziennik Polski)，阅读上面的体育新闻。这份日报在伦敦发行，主要面对不列颠境内的50万波兰移民。邻桌有个当地中学的历史教师凑过来，询问离他最近的一个波兰人，来威尔士有多久了。“两年多了。”里面有个人接过腔。“我们都在建筑工地上干活，我是他们的老板。今天我们从拉内利(Llanelli)出来观光，看点儿新东西。”自从欧盟准许波兰人自由往英国移民，拉内利这座威尔士城市一下子就吸引了四万多名波兰人，他们成了一个社团。尽管这里的工作越来越难找，也有些波兰人转而又回国去了，但大多数人认为回到波兰机会只会更渺茫，因此想尽方法留在这里。和英国比起来，在波兰工作拿到的薪水只有这里的1/10，所以哪怕只在这儿干一两个月的活，就抵得上回国工作一整年了。历史教师问这个波兰人会不会留在威尔士，

“不会。我在国内已经买了房子，装修好之后就可以对外出租，可现在波兰国内已经找不到人装修房屋了。所有的水管工、电工和木工不是去西欧，就是去了美国。放眼国内，到处都没了年轻人的踪影。在波兰你只能雇用白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干这些活。如果到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你连一个乌克兰人都找不到。他们都到波兰去了，你只能雇用哈萨克斯坦人或者格鲁吉亚人帮你干活。”

- 东京歌舞伎座剧场是日本最著名的表演艺术中心，一位年轻的美国指挥家威尔·怀特正坐在演出大厅里观看有220年悠久历史的传统剧目“手习子”（Tenaraiko）。剧中的女子由一位小个子的演员扮演，脸上的神色欢快明朗，表情非常丰富，身穿一件长长的和服，色彩明艳，饰品繁多，暗示女孩子的青春活力，头上戴的是传统的黑色假发，假发上插满了鲜花。

“那个女孩子。”怀特解释说，“正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手里拿着课本和雨伞，一个人信步而来，无忧无虑，忽然她看见几只蝴蝶在空中飞舞，深受吸引，于是她开始追逐起蝴蝶来，全身心沉浸在当时的欢乐氛围中。后来她在尺幅上写下一些情诗，随手抛洒在春风里，开始翩翩起舞。女孩子是个调皮可爱的少女，同时神态又极为安详，姿势也极尽优雅。虽然你闭上眼睛也知道所有的歌舞伎演员都是男子，可是这家伙演起快要发育的少女来，简直是完美无缺，好家伙，这真让人心服口服，不佩服都不行。”

怀特的日本陪同人员在演出快到一半的时候向他靠过来，小声说道：“那演员是个81岁的老爷子。”其实这角色是由一位仍然健在的日本国宝级歌舞伎演员扮演的，他就是中村芝翫（Nakamura Shikan VII），是日本众多歌舞伎传奇演员当中的一个，他5岁时就开始在歌舞伎舞台上登台演出，那还是在1933年。

- 2010年3月，新泽西州的艾达·鲁思·海斯·格林获得了高中文凭，还有一个月就是她99岁的生日了，这样她就成了全美国有史以来年龄最大的高中毕业生。杰·雷诺在他的晚间脱口秀节目里特意提了下格林这项了不起的成就，并且加了一句按语：“根据导师的建议，她决定

上个两年制的专科学校。”

## 嘿，孩子们都到哪儿去了

人类一直致力于研究如何延长自身的寿命，终于给自己送上一份超级大礼。作为这份大礼带来的结果，世界因此而发生众多改变，以上列举的几个例子，不过是这些改变的几个小片段而已。这些变化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人们的家庭正变得越来越小。证据多摆在眼前，但世人大都没有注意到。住在北美、东亚和几乎遍及欧洲全境的人，他们发现最直接的证据可能就在晚饭的餐桌前。数一数人数就知道。如果你有一大家子人，四世同堂，也许你要等上好一阵这一大家子才能聚齐。先从坐在桌边的最长一辈人说起，也许是祖父祖母，也许是曾祖父曾祖母，也许是姑姥姥姑老爷，很可能他们的寿命要比其上一代高出很多。再数一数每个成年人都有多少个孩子，每隔一辈下来，孩子的数目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在依次减少。

如果你是个上班族，那你现在的小家庭肯定比你长大成人的那个大家庭规模要小很多，尤其当你花费多年时间苦心经营事业，先谋取升职发财的机会然后才娶妻生子时，情况更是如此。如果你现在的家庭只有你成长的家庭一半规模，不用担心，芸芸众生都跟你差不多。不信对你身边的朋友做一番调查，他们的经历肯定和你大同小异。

我也对自己的家庭做了一番调查，然后又调查了身边的朋友，得出的结果几乎相同。我父亲有四个兄弟姐妹，母亲家是两个孩子。他们结婚后本来打算要三个孩子，但是最终有了四个，因为我和弟弟是双胞胎。我的表兄妹和堂兄妹加起来一共是16人。我和妻子育有一儿一女，但我只有一个侄子，一个侄女。我们原来是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人，一旦有人过生日聚到一起或者节假日举行聚会，就要跟左邻右舍借来成车成车的折叠椅和一张张大餐桌。而现在，一张桌子就可以坐下所有人。比起孩子来，我的中老年亲人在数量上要多出很多。关于医生和金钱的那些话，原来要拼命压低声音防止孩子听到，现在都可以扯着嗓子尽情吼出来。

作为美国的中年人，我也属于那些家庭规模正在逐渐缩小的大队人马当中的一员。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表上已经清楚写明了我的家庭的整个经历。我还不

知道自己到底能活多大岁数。据说我的曾祖父活了 104 岁，但是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爷爷，只活了 62 岁。我知道我和妻子两个人当中有一个很可能要活到 90 岁以上。按照精算方法来计算，要是我们两个人都活过 63 岁，那么其中有一人就有 50% 的概率能再活 30 年，这个人很可能是我的妻子，因为女人的寿命一般都比男人长。

这样说来，我妻子到 2050 年的时候就是 91 岁。2050 年这个年份在人口统计学上显得非常重要。今天对未来世界做出的众多预测都倾向于把时间定位在 21 世纪中叶。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The U. S.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就是个窥探未来的机构。根据它的报告，2010 年，美国 75 ~ 85 岁的人口有 1 700 万，但是到 2050 年，这一人口数字将增加到 3 000 万。今天美国百岁以上老人还是为数不多的社会亮点，但老龄化研究所预测到 2050 年，百岁以上老人将达到 250 万。65 岁以上每一年龄段的人口增长速度都要远远快于全国人口增长的平均速度，但是相比而言，85 岁以上的老人，也就是老年人当中的老寿星，其人口总数增长速度将居于所有人群的前列<sup>1</sup>。

纵观全球，情形也大致相仿。在快速老龄化的日本，到 2050 年，其总人口相对今日而言将会减少 2 500 万人，可是日本的老年人口增长的速度非常快，到 2050 年，其老龄人口将会占到总人口比例的近 40%。欧洲的情况也差不多。虽然欧洲的人口总数今天仍然保持增长的态势，但是到了 2050 年，其人口很可能要开始走下坡路。不管怎样，老年人所占的比例——65 岁以上的任意一个年龄段的老人——其上升的速度都要远远快于任何一个年龄段的青年人或中年人。每 10 个欧洲人里就有将近 3 个人年龄在 65 岁以上，每 6 人里就有一人年龄超过 75 岁，而每 10 人里就有一人年龄超过 80 岁，这个比例将是现在的 3 倍以上<sup>2</sup>。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又如何？根据联合国的估计，2005 ~ 2050 年发展中国家的总人口将会增长 23 亿，但 15 岁以上的青少年人口比例将会逐步降低。其中 15 ~ 59 岁的人口将会增长 12 亿，60 岁以上的人口将会增长 11 亿。在拉丁美洲，65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会增长到 18.5%，比今日的比例要高出 3 倍多。到那时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的人口平均年龄将会高出美国。今天拉丁美洲有一半的人口年龄在 15 岁以下，到了 2050 年，则有一半人口年龄将会在 40 岁

以上。

想不想看看从发展中国家变成老龄化的发达国家，其速度到底有多快？这一领域东亚地区领跑全球，正在向高度工业化的欧洲和美国展示，不远的将来这一地区将会发生些什么。同时也在警醒那些更加贫穷的国家，尽管它们现在有的是充满斗志的年轻人，但他们步入老龄化国家的步伐也会快得难以想象。

这些数字真让人触目惊心。孩子越来越少，而老人越来越多——世界的每个角落几乎无不如此。

## 一代人总共多活了两千多亿年光阴

据说古罗马人的平均寿命大约是 25 岁，而直到 1900 年，全球人口的平均寿命仅仅提高到 30 岁。这个数字之所以这样低，主要是因为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太高。一个人只要活过了婴儿期和少儿期这两个危险时段，那么安全步入中年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但是，纵观人类历史，绝大多数时期能活到 45 岁以上的人仍然是凤毛麟角<sup>3</sup>。而到了今天，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平均寿命大约是 64 岁。

要是我们把人类平均寿命的大幅增长多出来的这部分寿命都加在一起，然后再乘以现在的世界人口总数，这一伟大的奇迹就会变得异常醒目。今天世界上的 67 亿人口将会享受到超过 2 500 亿年多出来的寿命，要是我们在一个世纪之前出生，这些多出来的寿命都将统统蒸发。要是我们全都出生在罗马的凯撒大帝统治时期当时的平均寿命很低，那现在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会比那时的我们总共多出 2 800 亿年。

美国婴儿潮时期（1946 ~ 1975 年）出生的孩子，他们所面临的未来生活展现了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的部分情形。大约从 2026 年开始，当这拨人年龄八九十岁的时候，他们将成为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寿星团。规模之所以如此之大，绝不仅仅是因为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太多，而是因为这些人比起他们的父辈和先人而言，寿命要高出太多太多。在美国，1900 年的人口平均寿命是 49 岁零 3 个月，而 2000 年的人口平均寿命则是 76 岁零 10 个月。整个 20 世纪，每 10 年人口平均寿命就增加了 1.5 ~ 2.7 岁。当然婴儿死亡率的降低也是很大的一个原因，但并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因于死亡率的降低。拿正常寿

命周期里的任意一个岁数来说，一个人从这一岁数开始生存到更大年龄的机会也在大大增加。今天 20 岁和 80 岁的人都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20 岁和 80 岁的人活得更长。

美国政府不仅把整体人口的平均寿命制成表格，还把不同时期的人口平均寿命也整理出来，其结果显示美国在延长人口寿命方面所取得的惊人进步。1880 年，每 16 名 65 岁老人当中大约只有一人能活到 85 岁，也就是活到 1900 年。如果我们快速推进到 1980 年，在那一年达到 65 岁的老人，每三个人当中至少就有一个能平安活到 85 岁，亲眼目睹新千年的到来。从 65 岁活到 85 岁的概率增长了 5 倍以上。

到 2050 年，当世界总人口增加到超过 91 亿人以后，人类的寿命可能会变得 longer。如果 21 世纪人口平均寿命增长的速度和 20 世纪一样快，那么到 21 世纪中叶，世界人口的整体寿命和 1900 年出生的人相比将会多出大约 5 000 亿年。人类的整体经历较之前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但到 2050 年将会再次发生巨变。

未来还会不断验证这一组数学，但是即便这些数字减少到原来的一半，在未来的两三个世纪里，地球上生活的人口还是会增加数以千亿美元额外多出来的寿命。这句话值得我们一再回味：一个步入老龄化的世界，其人口的总体寿命多出来数以千亿美元，这将会给原本已不堪重负的地球增加无穷的新负担。

当我们还在不断研究新方法延长人类寿命的时候，我们能否设想：怎样才能让那些多出来的有生之年充满活力和欢笑？我们能不能研究如何帮助老年人积极投入生活而不是整天无所事事？我们能不能让老年人老骥伏枥，而不是让他们仰人鼻息依人为生？谁来为照顾老人所需的无尽费用买单？谁又来承担照顾老人的重任？这数以亿计的多出来的余生，貌似需要第二个地球才能得以维系。

## 全球人口老龄化加速了全球化进程

一个国家老龄化的速度越快，其要求商品、工作机会和人口无国界流动的呼声就会越强烈。那些年轻劳动力较为富余而资金短缺的国家，就会不断改造自己来适应那些资金富余而年轻人口不足的老齡化国家的需求。相反，

老龄化国家已经或者即将分散它们的财富，让数以百万计天涯相隔的年轻人能够脱贫致富，这些国家正富有成效地在本国的青年人中和年轻国度里进行投资。

一个社会，如果其老龄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快于任何其他年龄段的人口，其庞大的社会需求就会催生出一个老年人权力盛行的社会，无处不在的老年人将会剥夺年轻人的权力和机会。一个看起来很矛盾的现象就是，那些迫使其员工提前缴纳养老金的老龄化国家，突然发现他们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劳工市场上无人问津，因为大公司完全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找到价钱十分便宜的年轻劳动力，这些人所在的社会根本没有将老龄化社会产生的公共财政负担和现在的工人薪酬捆绑在一起。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里，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健康福利将会以各种形式交织在一起，其紧密程度远远超出当前财政、社会和道德上的种种限制。我们现在所寄身的这个社会，从前一直是年轻人死亡的速度远远快于老年人，现在情况发生了大逆转，因此大量老年人将迫切需要年轻人提供的金钱、情感、智力和体力上的支持。同时，年青一代又会不顾一切地争夺那些控制在老一代人手里的财富：金钱、权力、地位，甚至是土地。这个日渐衰老的社会还会不会回到从前那种仅靠家庭成员之间的忠诚来维系的模式？还是靠商业活动的调适作用来维系？或者，靠政府控制来维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如何在家庭、工作单位和社区里做出决定和取舍。到目前为止还无人知晓。

## 一本有故事的书

要了解全球人口变老对人们未来的生活会产生什么影响，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亲自去访问切身感受这一变化的人，了解他们的见解和感悟。这本书主要基于上百名人物的访谈而写成，这些人来自世界不同地方，他们都在致力研究和解决人口变化带来的种种问题。我们当中鲜有人能遗世而独立，生活丝毫不受全球人口变老这一问题的冲击，但我们受老龄化问题影响最严重的一些方面却常常摆在眼前也无人发觉。今天的我们仅仅处在人口剧变大结局的序幕部分，这一过程虽然只酝酿了几个世纪，却已经改变我们所拥有的几乎每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从家庭的餐桌到单位的办公桌，从我们生活的社区到置身的城

市，一直延伸到国家政治、国际贸易和地缘政治的每一个领域。

老龄化社会尽管形态多样、情况复杂，而且常常充满着自相矛盾，可一旦我们耐心寻找，就必然能够发现它的身影，因为老龄化社会与生活在其中的人息息相关。所以这本书既不会纠缠于政府财政赤字的细枝末节，也不会大张旗鼓地罗列各种决策参考。我同样也不会针对个人摆事实讲道理，开出一套人人适用的“养老秘方”，尽管很多人都希望能在本书里找到这个秘方。为什么？因为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考察一个个独立的人，把他们的生活与变化多端的世界联系起来。只有这样做，殚思竭虑的我们最终才能弄明白，怎样做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不可避免要走向老龄化的世界。我希望自己已经捕捉到大家每天在关注自身、关心儿女和关爱父母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欲望和憎恨、勇气和恐惧、创造和绝望——也就是说，我希望人们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自己的影子。人口老龄化问题既关乎我们自身，也是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大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从自身、区域和全球的视角来全方位地适应它。当这一点启蒙的微弱亮光照亮整个世界时，下面就是浮现在我们眼前的一些主要思想：


- 世界人口老龄化是人类战胜自身取得最辉煌胜利而带来的结果，我们不可能放弃胜利果实来逆转老龄化的趋势。
- 我们的成功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该怎样去维系那些把我们送入老龄化社会的一切有利因素。
- 一个人慢慢变老其实也是件令人称奇的世界大事。
- 健康、积极而勤劳的老年人，其生活圈子变得越来越大。但是，市场规律会令老板和主顾无情地抛弃那些只有力气干活的老年人，转而吸纳那些经济上较为富有的老年人。
- 老龄化的世界也是一个日益依赖他人的世界，它要求越来越多的人奉献终生幸福来照顾那些规模不断壮大的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 全球人口变老极大地改变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反之亦然。
- 年龄歧视正变得有利可图，这个机变百出的世界正在将老年人边缘化并利用他们剩下的价值。
- 老龄化社会驱使人们在全球到处移动，而人们的移动又加速了老龄化的进程。



- 今天的年轻人明天将生活在一个年龄更为老化的世界里，而他们所生活的现在，不论是好是坏，正是通往未来生活的试验区。

美国作家凯瑟琳·汤普森·诺利斯曾经说过：“活着的代价尽管无比高昂，可活在世上仍然是桩流行的时尚。”在一个日渐老龄化的社会里，这种时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流行。那就让我们来揭开时尚的面纱，一睹其真容吧。





## 第 1 章 下一站天堂 佛罗里达

2025 年，65 岁以上的美国人大约有 6 600 万人

佛罗里达州现居人口约占美国总人口的 6%

佛罗里达州现居 75 ~ 84 岁的老龄人口占全国同年龄段人口的 8.3%

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县 (Sarasota) 65 岁以上人口占全市人口的 33%

萨拉索塔县“不老松”养老院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为 87 岁，预计入住期限为 3 年

美国的未来，事实上也是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未来，已经在佛罗里达州悄然展现。你可以在很多地方见到未来的身影，其中有一处，在坦帕市 (Tampa) 的南部，是个由活动房屋组成的巨型社区。3 000 座活动房，沿一条安静狭长的小路鳞次栉比地排开。如今在老旧一点的拖车停靠站，仍旧有汽车活动房为人们提供价格低廉的栖身场所，可是那些活动房大多空间逼仄，材料单薄，和它们比起来，坦帕市的活动房社区的房屋建造得坚固结实，完全是实实在在的居家之所，郊区房屋标志性的门廊和建筑式样一应俱全。投资的人都明白，在养老社区里买一所活动房屋，不异于买了块烫手山芋。话虽这样说，可是花点儿钱到佛罗里达州颐养天年，享受这里充足的阳光，悠闲的生活，说不准还能延年益寿，谁又能说这买卖不划算呢？

所以每天都有来自美国各大州的人抵达这里，甚至有加拿大人不远千里到达佛罗里达。在佛罗里达州的汽车活动房停靠站中，有三家会所总是洋溢着忙

碌而又快乐的气氛，里面也常常充满了冲天的酒气。会所里有游泳池，有疗养温泉，午后的阳光刚褪去锋芒，快乐时光便接踵而至。老人们如过江之鲫，顷刻间将这里填得人满为患。这些蜂拥而来的老人真是形形色色，有瘦骨嶙峋疾病缠身的，也有身体肥胖健健康康的；有皮肤晒成棕褐色的，也有皮肤晒得黝黑而起斑的；有人弓腰驼背，有人咳嗽连连，也有人昂首阔步；有的人蔫头耷脑，有的人则活力四射，好多人仍旧烟不离口。有些老爷子，或是做过心脏手术，或是做过皮肤癌切除手术，身上的疤痕清晰可见。大家头上的帽子虽然千差万别，脚上的鞋子却清一色地透露着舒适。沙狐球运动<sup>①</sup>在佛罗里达州有头有脸的上流社会里虽横遭挞伐，无处容身，但在退休中产阶级的圈子里倒是如鱼得水，吸引了如潮的玩家和看客。桌面上当然也少不了些酒水，好让新手和老手多一点搭讪的由头。

散落天涯的美国人自然在这里聚居一堂，也有数量可观的英国人和德国人慕名而至，尽情享受这份轻松舒适的美式生活。这里除了英国人和德国人，还有加拿大人。美国人足不出户就可以邮购到多伦多城里价格便宜的各种处方药，而佛罗里达州却有一样加拿大人的紧缺药品，他们却永远无法邮购，必须亲自提货，这就是佛罗里达州的阳光。他们来到这里，贪婪地吸收着这儿的阳光，好像是吸收长期匮乏的维生素，不过这阳光倒也确实算得上是维生素。如果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只有气温升高和日照变长，那么对佛罗里达州所预示的老龄社会而言，全球变暖倒无异于一剂上好的补药（每20位老人当中就有19位缺少维生素D，而通过阳光正可以获得大量补充。这些老人极易患糖尿病、心脏病和免疫缺陷症，特别是来自严寒地带的老人，患病的风险更高）。饱受漫长寒冬煎熬的加拿大人，更是捷足先登，严丝合缝地融入佛罗里达州这一过冬良港，钻入到各式各样的度假村、高级公寓和活动房屋社区里面无迹可寻。

佛罗里达州可以折射出世界未来的一个原因，是它拥有全美50个州中最多的老龄人口。2010年，全美超过330万65岁以上的人口居住在佛罗里达这一阳光之城（每50人中就有9人）。一所大学开展的佛罗里达州研究估计，这

---

① 英文名称为 Shuffle board，20世纪引进中国时音译为沙狐球，也叫桌掷球，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最早起源于15世纪英国宫廷贵族的推硬币游戏，19世纪逐步演化为竞技休闲娱乐体育运动并遍及欧美，20世纪风靡全球。——译者注

一数字还将以每年大约 11.5 万人的速度攀升，至少要到 2030 年才能告一段落。这个数字甚至还不包括将近 100 万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老年“候鸟”，他们只在冬天来佛罗里达州过上几个月，并不算这里的常住人口。其实大约有半数的北美老年“候鸟”都到佛罗里达州来过冬。

与北美其他地方，甚至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佛罗里达州人口在各方面均年老一截，因为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被吸引到这里来。那些渴慕阳光的老人驾驶私家车一路浩荡南下，穿过加拿大，穿过美国北部平原地带，穿过中西部，穿过东北部，最终都抵达佛罗里达才算“归巢”。他们大多数远离城市，抛开小镇，这些地方虽然也都迈开大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总体而言，它们比佛罗里达州仍然要“年轻”一点。

## 畏寒的北方人的南下之路

从最远的北方一路南下的加拿大人，平均寿命已达 80.4 岁，比南部邻国的居民平均要长寿 2 年<sup>①</sup>。加拿大也在向老龄化社会迈进；因为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加拿大妇女平均最多生育两个孩子，现在的生育率大约为 1.5。加拿大的老龄化问题是政府和媒体极力应对的当务之急。2001 年，几乎每 8 个加拿大人当中就有一位 65 岁以上的老人，这个比重在 2026 年之前将会增加一倍。

南下的加拿大人离开祖国，沿途经过一些美国社区，其老龄化程度和加拿大国内多数白种人社区一样严重。这些来自安大略省或新斯科舍省的加拿大人，往南直奔佛罗里达，第一个经过的是美国的缅因州，这个州的老龄化程度已经和佛罗里达不相上下，其老龄化的趋势甚至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散布缅因州的各个小镇，其命运也和老龄化的北美、欧洲、东亚等地随处可见的小镇相差不多，曾经朝气蓬勃的地方现在都变得衰老不堪，因为昨日年轻的大家庭现在已成了年迈的老友团。小镇上长大的为数不多的年轻人往往离开家乡后便一去不返。在老龄化程度日趋严重、人口日趋减少的缅因州，老龄工人几乎对所有工作都趋之若鹜。一路上，“候鸟”们看到很多自制的标牌，上面发布形

① 据华盛顿人口咨询局数据显示，美国人有一点与加拿大迥然不同，即前者普遍有超重危险。两个国家相比，美国男性肥胖症患者所占比例是加拿大的 2 倍以上，女性肥胖症患者所占比例是加拿大的 3 倍以上。而在半个世纪前，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却要高于加拿大人。

形形色色缅因州人乐意做的工作。长车道这头有块路牌上写着“收购旧书、清理游泳池”，沿路下去3 000米处又有一块路牌上写着“发型师、伐木工”。原来的大老板多已离去，曾经让全镇人安身立命的鞋厂和造纸厂也早已人去楼空。这样，留在缅因州的老龄工人必须要做两份以上的工作才能维持生活。处于就业年龄段的缅因州人每12人当中至少有一个在身兼数职，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50%<sup>1</sup>。随着缅因州老龄人口的进一步膨胀，在2000~2030年的30年里，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至少再翻一番。

远到西部，穿越北达科他州的“候鸟”们同样看到一个人口减少并且老年化迅速的地方。在小镇餐馆或是路边饭店停下来喝杯咖啡，他们会疑心当地人是不是把所有的孩子都藏到地下室里去了。柜台边的家长里短，内容无非是围绕附近的小学因为生源不足而关门大吉，或是当地几家小养老院又在招兵买马扩充人手。北达科他州的一些社区里，养老院往往成了用量最大的单位。在这个以种植小麦和甜菜为主的州里，农民的平均年龄大概是58岁，这还不过是平均年龄，七八十岁的老农在北达科他州随处可见。1980年以来，75~84岁的老人已经翻了三番，而其总人口数却几乎没什么变化。

## 黄金州的“金色”年华

让人不解的是，南下佛罗里达州的加拿大人甚至会在路上遇见加利福尼亚人，貌似佛罗里达州的养老社区对这些从黄金州（Golden State）出逃的人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加利福尼亚州气候温暖，却不是那些渴望热带阳光的退休老人理想中的归宿。此外，加利福尼亚还深陷债务危机，让人不寒而栗，其中一部分来自沉重的养老金负担，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的政府部门员工基数庞大，老龄化速度加剧，这些因素火上浇油，将加州财政烧出了一个5 000亿美元的巨大缺口，根本无法填补。到2040年，加利福尼亚人口将会增长172%，其中增长势头最强劲的是那些85岁以上的老人，他们的数目将是现在的3倍。加利福尼亚一直是移民的天堂，这些移民有的来自国外，有的来自国内，因此这座黄金州的人均年龄相对而言还比较年轻。但加州人的寿命也比全国平均寿命要高出大约一岁。

撤出黄金州的加利福尼亚人所到之处，变化也随之而来，这些变化在老龄

化的白种人社会里并非总是一帆风顺<sup>①</sup>。加利福尼亚州现有的各色人等正好预示了全国其余地方的人口变化。加州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裔老人的数目在接下来的20年里将会增长300%，这和非西班牙及葡萄牙裔的白种老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的数目只增长50%。同时，加利福尼亚州养老院的人口到2050年也可能要增长一倍，达到17万人。对一个为了偿还欠下老年人的积债而疲于应付的州而言，这些新增的床位真是多到令人生畏。

继续前往佛罗里达州的征程，你将会看到一幅展示人口变化的百衲图。中西部城市也在老龄化，南部有些州虽然热闹繁华，它们的老年人口也在快速增长，例如肯塔基州，就是美国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州之一。1995年，肯塔基州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在全美50个州当中名列第28位，到2025年，它将上升到第20位。

## 延长的寿命，绷紧的财政

前往佛罗里达州的游客驾车经过各州首府，欣赏五光十色的圆顶建筑和年深月久的历史古迹之余，或许会停下车来想一想，这些光彩夺目的首府在今日这个渐次老龄化的美洲是否还有可能建成。问一问在这些首府工作的那一众愁眉不展的州长，得到的答案将是一句斩钉截铁的“不可能”。伴随老龄化社会而来的巨额养老金开销和各项服务支出，将那点高楼大厦的建造热情压缩得简直没立锥之地。因为绝顶聪明的各州政府在财务支出上花样不断，没人能确切知道美国各个州到底欠下老年人多少钱，只能大概知道这笔债务负担相当沉重。各州欠下国家和地方养老金的钱和其手头可支配资金之间的缺口，最值得信赖的数据估计是高达3.23万亿美元，这还只是政府发放的养老金这一块，不包括老龄人口所需要的任何其他服务。

有关美国各州老龄化人口的数字，全都堆积在一本令人望而生畏的厚书里面——《替余生把脉》（*Measuring the Years*），由美国州长协会（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出版，由各州州长集体发言，其观点不偏不倚。美国各州正

---

① 从1990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加州人开始离开加利福尼亚，去别的地方居住，离开加州的人要多于迁居这里的人。加利福尼亚人最喜欢迁居的一个地方是犹他州，美国变化最少的州之一。

仿佛上帝的一个子民，上帝应许其长生却拒绝让其不老，庞大的老龄人口，从地方政府的每一项职能里不断吮吮着资源：教育、基建、文化事业、青少年医保、警务工作等，接二连三的打击，让其体质一日不如一日，只得想方设法来苟延残喘。虽然下坡路迟早要走，可一旦开始走下坡路，州政府都担心老龄化问题会让经济衰退的势头一落千丈。资源配置向老年人倾斜的那些地区，要么面临青少年人口流失，要么青少年成长环境恶化，使他们长大后难以胜任创造大笔财富的工作，这些工作往往要从娃娃抓起，教育投入从幼儿时期一直贯穿到大学毕业。

佛罗里达州对退休人士独具魅力的一个原因，是它与其他各州相比，在青少年各项投入方面的规模要小得多<sup>⊖</sup>。有些全能型社区（whole communities）当初建造的目的就是不用为地方政府的支出买单，也不用为青少年的教育付费。佛罗里达州的太阳城中心（Sun City Center）就是一个巨大的非城市（non-city），有将近两万名退休老人住在这里，他们的平均年龄超过75岁。每1000名居民里儿童只占到4人，因此社区里那所小学校相对而言只需要一丁点儿的公共财政经费就可以维持。

还有一件事州长们都心知肚明，并为之寝食难安，那就是各州均需要补充更多资源来治疗和护理那些慢性病患者。就目前而言，65岁以上的老人有一半患有两种慢性疾病，而且患慢性病的比例还会进一步上升。

所有这些，还只是各州政府面临挑战的冰山一角，事实是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将无一不受人口变化问题的影响，这也意味着他们要重新思量每一项服务和每一级机构将如何运作。

最好的办法是将路上的老年人车流指向“阳光决定一切”的那个地方，指向老年人能在那里返老还童的地方。欢迎来到佛罗里达州！

## 梦想开始的地方

诚然，美国趋于老龄化的各州如临大敌般应对的种种老龄化挑战，佛罗里

---

⊖ 举例来说，就儿童教育而言，佛罗里达州对每个儿童的平均教育支出在全美各州中排名几乎垫底。

达州也一样不少，可是佛罗里达州未雨绸缪，因此能应付裕如。踏遍世界每个角落，也找不到一个地方能像佛罗里达这样为老年人做足功课，吸引老年人的到来。这个州怎么会把自己变得这样老态龙钟呢？

“佛罗里达州，过去跟世界任何地方一样，也是相当年轻的，直到最近一些时候才有了变化。”盖瑞·毛密诺这样说。他是位于坦帕市的南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的一位教授，也是佛罗里达州一位最顶尖的历史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佛罗里达州人口的平均年龄要比整个美国的平均年龄年轻很多。那时候佛罗里达州当然也不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的好去处，气候炎热，湿气又重，更要命的是路途太远不易抵达。可是长久以来佛罗里达还是一直被推崇为疗养胜地。里昂（Ponce de Leon）先生认为这里的温泉有助于疗养，可是即使现在‘不老泉’（The Fountain of Youth）早已变得徒有虚名，佛罗里达州的疗养所依然是遍地开花，它们几乎可以包治百病。而治疗的秘方良药——温泉、海水、阳光，还有其他各种条件均随着场地和推销策略的不同而不断变化——它们共同营造出一幅画面，佛罗里达州真是返老还童的好地方。”

毛密诺详细描述了佛罗里达州从前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不同面貌。直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第一条通往佛罗里达州的高速公路竣工，北部各州大批量的游客开始蜂拥而至。接下来的30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佛罗里达州款待了大量的“罐罐族”，这些人开着两轮敞篷汽车，车上绑着煤气罐、帐篷、罐装食品，横穿整个佛罗里达州。不久以后他们又开始拖上了车载活动房，于是市里的空地成了车载活动房的停靠点，有些停靠点地方空旷，可以容纳成百上千辆汽车，这样“罐罐族”不用下车就可以食宿无忧了。后来这些为游客提供方便的车载活动房停靠站摇身一变，又成了居住型活动房停靠站和活动板房会所，为那些把移动房当廉价住所的人提供地方，毛密诺把这个称作“佛罗里达州的梦想”。

## 等待——漫长的老人队伍

有一件较为流行的T恤衫上印着这样一行字：“来自佛罗里达州的问候，



下一站天堂！”这是对鲍勃·霍普<sup>⊖</sup>(Bob Hope)一句电影台词的即兴发挥。佛罗里达州老年人聚居的社区里，等待简直无处不在。例如一家较为开明的愿意雇用老年人帮工的百货商店里，摆放调味品的过道里仿佛遇到了交通堵塞，你等在长长的队伍后面寸步难移。有人把一坛子糖醋黄瓜摔到了地上，造成了队伍的壅塞不前。有个71岁瘦瘦长长的店员手脚麻利地拿了个拖把，大步流星地直奔溅满污渍的地面而来，虽然走得快，却一点儿也没有惊慌失措，担心弄掉坛子的那位颤巍巍的老太太会踩到稀里哗啦的玻璃和醋，然后在上面摔上一跤。别着急，也不用慌，他一定能安全抵达那里。再过去一个通道，那边也排了个拥挤的队伍，领头的是个皮肤晒得有点过黑的老妇人，一双又短又肥、直露青筋的腿，从淡黄色只到膝盖的短裤下面直挺挺的露出来。她正在孜孜不倦地研究着每一种焗豆产品标签上纳、纤维，还有脂肪的含量，好像是个佩戴执照的审计员。她对着一开始捡起来的几个牌子不住地摇头——金宝牌猪肉烧青豆(Campbell's Pork and Beans)，文营牌原生态食品(Van Camp's Original)。等候就是这家商店的待客之道，时间仿佛冰封住一般，直到全部结束为止。就像你等在收银台边上，前面的顾客一分一厘地数出他的钱来慢慢付账，然后又一分一厘地清点找回来的零钱，忽然发现自己数糊涂了，又从头再数一遍。

年轻一点的外来人口——主要是学生和中西部工业衰退地带迁徙而来的青年人，他们都在收银台工作——已经学会了不要对这些人吹胡子瞪眼，静静地看着老迈的顾客从零钱包里抠出一个又一个钢镚儿，眼看着他们扶一扶老花镜仔细辨认长条购物小票上打出的模糊不清的小字，然后把上面列出的物品和购物袋里面的物品一一核对，或者是毫无来由地抱怨一通，说有个商品的折扣被忽略掉了。

在停车场，你也得要有足够的耐心，听着汽车加减挡的刺耳声音，看到它们差点就和进进出出的汽车撞个正着。有些人认为让老年人开车其实就是布下一颗颗“定时炸弹”，恶性交通事故肇事者是70岁以上驾驶员的新闻报道经常

---

⊖ 鲍勃·霍普(Bob Hope)，美国喜剧演员，以机智诙谐闻名，他和宾·克罗斯比(Bing Crosby)搭档，拍了6部非常成功的系列喜剧片，深受大众喜爱。

占据佛罗里达州报纸的头版<sup>①</sup>。老年驾驶员的事故率和青少年驾驶员大致相当，可一旦发生事故，青少年或许还能躲过一劫，老年人却十有八九就此告别人世。

接下来就是城市周边那些长长的林荫大道上密布的医生办公室、私人诊所和医院，老年人特别爱上那儿，所以这些医疗机构的候诊室里免不了又是长时间的等待。最后，还有一种终极等待无处不在——让人既逆来顺受又慷慨激昂，既胆战心惊又翘首以待，既怕人提起又想热切拥抱——等待死神的降临。在佛罗里达州的老年人活动区，到处见到的情形都能让人想起这种终极等待：老爷子迈着蹒跚的步伐艰难行走，护工在他跌倒的时候将他扶起；已经丧偶或即将丧偶的老太太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打桥牌，她们神情专注、一丝不苟，可是在保险统计表上早已经做了手脚。颤颤巍巍的双手，抖抖索索的脑袋，谈话多是一成不变的路数，不是抱怨癌症的侵扰，就是述说着关节的病痛，却极少提到已经过世或行将就木的丈夫。在上帝的候见室，有个信息让人一目了然：那就是等待毫无必要。相反，大家应该奔向生活，拥抱生活，尽情挥洒余下的人生。他们会告诉你，活一个钟头，你的人生便少了一个钟头，所以一定要让剩下的日子活得充实，活得多姿多彩。佛罗里达州的老人之所以让人过目难忘，这就是奇迹的由来。既然下一站就是人生的终点站，何必坐在这里傻傻地等，而错过人生的美好时光呢？不如抓紧时间，及时行乐——有些人及时享乐，有些人及时奉献。虽然等待的人群随处可见，一场又一场拥抱生命的盛大活动却在不断举行，尽管这生命将不久于人世。

萨拉索塔县从前的马戏城，就是见证这些活动的好地方。

---

① 1991~2001年，全美国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中涉及70岁以上老人开车的比例增长了27%。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The 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收集了车祸在不同年龄段的分布率，发现“在65岁这一年龄，每公里车祸发生率增加得并不明显，而在85岁，车祸发生率遽然飙升，比25~69岁所有司机的车祸发生率总和还要高出9倍。比其略高的只有16岁的新手了”。到2025年，佛罗里达州每4名驾驶员当中就有一名年龄超过65岁。75岁以上驾驶员占全部驾驶员的4%，而其车祸致死率却占到10%。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2007年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老龄驾驶员和乘客在车祸中死亡的可能性要比其他人高出7倍以上。可是这个牵涉老年人驾驶的死亡率等式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解读：吊销他们的驾照也可能引起死亡率的上升，因为这样他们就去了不了食品店、药店，也切断了他们所需的其他种种服务。

## “候鸟”南来之地

沿佛罗里达州中部一直到西边墨西哥湾一带，漫无边际分布的全是退休老人的目的地，萨拉索塔县不过是万千星辉当中的一小点。岛屿、岛礁，海湾、小港、渔村，还有白色的沙滩，沿着弯弯曲曲的五彩海岸线一直绵延几百公里。

萨拉索塔县大约有 5.3 万名居民，但是萨拉索塔地区一共有 80 万名居民。容纳了超过 25 万居民的萨拉索塔各个社区当中，其人口平均年龄因计算方法各不相同而难以统一。分歧主要源于怎么划分萨拉索塔县的辖区范围，但其平均年龄位于 41 ~ 55 岁，绝对算得上全美国年龄最老的社区。萨拉索塔县大约有 1/3 的人口年龄在 65 岁以上，每两户就有一户家中有 65 岁以上的老人<sup>2</sup>。

极盛时期的萨拉索塔也许是世间最理想的养老福地，最宜于老年人安家。社区鼓励老年人锻炼身体，结交朋友，老年人被推到户外，而且，萨拉索塔地方虽小，各种文化活动却一应俱全，俨然文化之都。萨拉索塔吸引了大量的高知人群和富裕阶层，也彰显了这一地区的生活品质。

“搬到萨拉索塔地区的老人都是人中龙凤。”萨拉索塔纪念医院（Sarasota Memorial Hospital）老年病学主任布鲁斯·罗宾森博士（Bruce Robinson）如是说，“他们财力雄厚，流动性强，富有远见。”罗宾森在密苏里州的欧扎克地区（Ozarks）长大，他把萨拉索塔的退休老人和故乡里自己认识的那些 50 岁以上老人做了对比，“像我祖父那一代的人一辈子守着故土，因为他们家境贫寒，从来没想过要挪个窝儿去别的地方安家。那里有他们的家人和亲戚，大家彼此都有照应。而在萨拉索塔这里，情况则完全两样。要是你退休后来这里安度晚年，遇到不测的时候你最好得有点儿积蓄才行，因为在这里你背井离乡、举目无亲，如果手里有积蓄，别人就可以很好地照顾你的起居生活。”

对那些今日在萨拉索塔县定居的北方人而言，翠绿的树林，轻拍的海浪，温暖的天气，纷飞的鸟儿，处处体现出生活的品质。事实上，鸟儿是这个地区吸引人的一道亮丽风景。墨西哥湾沿岸大约有 240 种不同的鸟儿。鹰隼在林荫密布的平原上空滑翔；棕色的鹈鹕压着水平如镜的海面低低的飞行，背后是热气腾腾的橙色的太阳，它们眼睛盯着水底深处，猛然一头扎进水里，一口咬住

瞄准的鱼儿，然后冲天而起，回到海面上空；通身雪白的鸽子，带些彩色斑点，看上去异常美丽；还有鼻如长针的矶鹬，样貌奇特的燕鸥；黑色的剪嘴鸥或是在海岸边巡逻，或是蜷缩在沙滩上的鸟巢中。在美国所有的大城市当中，萨拉索塔拥有的鸟类品种可能最为丰富，也最为绚丽夺目。可是话又说回来，经过几十年不间断地在海边和湿地上大刀阔斧的大建设，经过溅落海湾的原油的不断污染，经过各种大酒店雨后春笋般不断拔地而起，经过档次不断升高的退休家园的次第兴建，还有那巨无霸一样不断扩展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群，四处蔓延的干净整洁、精心修葺的高尔夫球场和张牙舞爪到处伸展的购物中心，萨拉索塔还能保持绿树成荫，风轻云淡，难怪数以百万计的鸟儿依然飞来装点这里蔚蓝的天空和亮丽的风景。

鸟儿的存在不仅仅是给这里的景色增加了美丽的亮点，它们还吸引着当地居民融入到大自然的优美环境当中去。康奈尔大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如果生活在美丽的动植物怀抱当中，那么他全身心投入生活的愿望会变得异常强烈。人们更愿意四出走动，经常弯弯腰，饶有兴趣地观察周围动植物发生的变化，感觉自己和周遭环境融为一体。这些都非常有益于身心健康。

迁徙到萨拉索塔地区的人，不论是正当壮年，还是已到暮年，甚至是耄耋老年，都不是来这里了却残生静待落幕的，他们来这儿是为了返老还童，是为了老骥伏枥的。

“这儿 85 岁的老人和中西部地区那些老龄化城镇上的 85 岁老人截然不同。这里 85 岁的老人看上去倒只有 65 岁。在这儿，真实年龄和处在这个年龄的人对自己的期待，两者之间有强烈的反差。老人对自己拥有众多期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里机会众多，还有部分原因和这里无处不在的阳光有关。”帕姆·巴伦这样说道，他是从丹佛市（Denver）搬过来的，现在是萨拉索塔县“海牛”犹太老人儿童服务站（Jewish Family & Children's Service of Sarasota-Manatee）的老年服务中心主任。巴伦是倡导社区老龄化服务的先锋人物，他协助发起了一个倡议，要把萨拉索塔县的一些资源详细编目，这些资源或是对老年居民至关重要，或是对那些服务老年人的企业和机构至关重要。移居这里的老年人经常告诉别人，他们选择这里是因为这里的社区提供

各种活动，其水平比其他地区要高出很多<sup>①</sup>。到佛罗里达州这里来的移民有83%的人承认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充足的阳光、温暖的气候，还有在阳光下可以自由进行的各种活动。

## 奇装异行的一代人

“在北方总是见不到太阳，很容易患上季节性情感障碍<sup>②</sup>（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SAD）。”巴伦说，“这里的人都穿着粉红色和橙绿色的衣服。女人出门穿珊瑚色、鲜艳的粉红色和浅蓝色衣服。连老爷子们也爱穿颜色鲜亮的衣服，在家乡伊利诺伊州的罗克福德市（Rockford），这样的衣服他们连试都不愿意试。把这些因素都加在一起，人们在这里的生活品质确实得到大幅提升。”

沿着环绕那些美丽珊瑚礁的宽阔海滩，各类鼓圈<sup>③</sup>聚集到这里迎接朝阳，或是在夕阳谢幕时对它说一声“谢谢”。破晓时这里聚集的人群还不算太多，但是却异常喧嚣。而黄昏时举行的告别仪式就有可能吸引好几百人前来观礼。一圈白发苍苍、露出通红头顶的老家伙穿着长布裙，有的胡须一直拖到肚脐眼，大家敲着鼓，大声呼喊，反复吟唱，赞美带领他们来到这里的上帝。有些人体态轻盈动作优美，有些人大腹便便，肚子上的赘肉垂下来遮住了裤腰带。

各种年龄段的人都来参加这些仪式，老年人会把手鼓递给大学生或者孙子辈，或者递给那些漂亮女生，然后指一指落日。年龄稍微小一点儿的女士穿着比基尼，或者穿着好像是从《天方夜谭》里搬出来的带有流苏的薄如蝉翼的裙

---

① 积极老龄化（active aging）是个热门话题，公共卫生领域正在不遗余力地提倡，帮助老年人自给自足的书籍里也在极力推崇，还有那些推销“积极老龄化社区”的公司也在趁热打铁。虽然保持积极态度的好处确实很多，但多数美国老年人要么不愿意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要么其身体条件不允许他们再保持积极。疾病控制中心的报告显示65岁以上的老人只有1/5的人还在定期保持有规律的积极生活。

② 季节性情感障碍，也叫冬季抑郁症（winter depression），会让老年人备受折磨，尽管其易发性随着年龄增长可能会降低。季节性情感障碍的患者可能在冬季白天时间变得最短的时候症状表现得最为强烈。如果他们不经常出门的话，可能随时随地都会发作。坐办公室的人，由于成天缩在狭小的空间里，最容易患上这种病。明亮的灯光是帮助人们康复的疗法的一个组成部分。

③ 鼓圈，指10~20人围一个圆圈，以各种打击乐器共同“玩”出节奏与旋律。——译者注

子，伴随着鼓点的大致节拍，舞动着身体，而各种年龄的围观者则不断喝彩叫好，顷刻间把这块地方变成了露天剧场。有个“四人老太组”，都是七八十岁年纪，其中三个丰满的老太太，加上一位皮肤晒成褐色的瘦削的老太太，也加入了这个露天剧场。她们的白发造型大致相仿，戴着大号的墨镜，穿着花衬衫、花短裤，挤到最前面一排，然后撑起铝制折叠椅，隔开众人，一屁股结结实实地坐到细沙里。这四位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小镇横空降落到这里的老太太，坐在折叠椅当中，扭动着身子，手臂在空中挥舞，头轻轻地摇晃，眼珠不停滚动，一边还咯咯笑个不停。只过了一会儿，她们已经自行设计出一套舞蹈动作：欢快活泼、紧跟节奏、即兴发挥的沙滩椅宝莱坞（Bollywood）流行舞。

聚集在萨拉索塔县这块沙滩地带的鼓圈摆脱了许多繁文缛节和矫揉造作，热情拥抱这里温暖的阳光、蔚蓝的天空和清新的空气，他们同时还提供免费的治疗方法。在鼓声暂停的时候随便问其中的一个鼓手，是什么吸引他带着那斑马皮做的大号非洲金贝鼓来到这片沙滩，他一定会高声赞扬是鼓圈带给他的良方让他变得神清气爽、关节灵活。“读一读奥立弗·萨克斯（Olive Sacks）的著作你就知道了！”鼓声再次响起的时候，他一边拍打着金贝鼓的鼓面和边缘，一边大声喊道。

萨克斯是著名的神经学专家和畅销书作者，他在那本《恋音乐：音乐和大脑的故事》（*Musicophilia: Tales of Music and the Brain*）里写过，音乐具有神奇的力量，在鼓圈这种环境中，就是说鼓声具有神奇的力量，它能“重组大脑的活动，有时候持续不断的冲动和心血来潮会让我们迷失心智或心不在焉，音乐可以让人们收摄心神，获得宁静……”萨克斯还认为鼓圈能促进“自己与他人之间音乐和社交上的联系”。他说，一开始只不过是个“大杂烩”，一个个互不相识局促不安的鼓手凑到一起，但是不消片刻大家就凝聚成一个整体。萨克斯说，鼓圈对痴呆症患者也有一定的疗效，因为鼓声“激发了大脑皮质层下最基本的活动。”换句话说，鼓声可以穿透理性思维 and 大脑皮质层的抑制，直接抵达纯粹的感官功能层面：“节奏可以帮助恢复我们感官表现的功能，可以恢复我们生命中最为原始的那种律动感。”<sup>3</sup>

有一次，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萨克斯和感恩而死乐队（Grateful Dead）

的鼓手米奇·哈特（Mickey Hart）一起作证音乐和节奏对老年人产生的神奇功效。哈特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音乐学家和指挥家，任职于音乐和神经功能研究所（Institute for Music and Neurologic Function）。他告诉参议员们：“随着现代科技将我们与自身的节奏感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使用打击乐器帮助老年病人康复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前景……这种乐器可以帮助人们集中注意力，帮助人们从日常生活的无聊和压力当中挣脱出来，其效果已经得到广泛承认。我谈论这种类型的打击乐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谈论一个更为深刻的音乐世界，在那里没有好坏之分，没有现代和原始的区别，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差异，而只有几乎纯粹来自感官的冲动，要将活在世上的这一情感现实转变成……变成你可以随之翩翩起舞的东西。”音乐和舞蹈相结合，可以减轻人的孤独感和疏离感，哈特说，而且可以改变老年人喜爱看电视的习惯，看电视实在占用了他们太多的时间。音乐可以帮助老年人和年轻人直接接触，甚至那些身体不好、无法参加其他活动的人也可以从音乐当中获益。“在鼓圈里人们都是通过非语言交际来相互联系的。”它大大提升了人们的自尊，让人们觉得自己富有创造力，帮助人们集中注意力和精神。

## 遗孀的独到眼力

一个多世纪以来，萨拉索塔县一直充当这种热情洋溢而又极度个性化的重塑老年生活的桥头堡。这座城市与北方更为刻板守旧的那几个州之间的密切联系，一直可以追溯到它变成旅游胜地的开始阶段。1910年，萨拉索塔县的人口还不到900人，可是称赞这个地方独具魅力的广告已经在芝加哥报纸的许多版面上铺天盖地。有一幅广告引起了当时芝加哥最著名的女社会活动家伯莎·帕默（Bertha Palmer）的注意，她丈夫波特·帕默（Potter Palmer）生前是贸易商、开发商和酒店老板，于1902年过世，据传留给她一笔价值2500万美元（其购买力相当于2010年的15亿美元）的财富。看到这幅广告，帕默夫人马上想到了一个从芝加哥脱身的大好机会。

帕默夫人带上自己的父亲和儿子，坐上她的私家火车，前往萨拉索塔县考察了一番。接下来的第二年她就开始大幅购买萨拉索塔县的土地，一直到最后她共买进50多万亩，大概有曼哈顿地区陆地面积的6倍大。<sup>4</sup>帕默夫人一家抵

达这里不久，其他富豪权贵及其家人也尾随而至，来到这座小镇。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萨拉索塔县第一波建筑狂潮开始启动。研究这座城市早期历史的学者说，在佛罗里达州早期狂热的土地买卖中诞生的所有城镇，萨拉索塔是“唯一一座建立在美学理念基础上的城市。”<sup>5</sup>

这座城市的开发商在木质框架的房子上面粉上一层灰泥，然后添加西班牙风格或者摩尔风格的拱门，再漆成橙白相间的颜色，这一切都是为了在这座以捞一票就走而闻名的州里营造一种不离不弃的特殊氛围。<sup>6</sup>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一直深深沉浸在一种地中海式的感伤情绪里。好莱坞大片里面的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和道格拉斯·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扮演的乱世豪侠，动不动就拔剑相斗，从阳台上跳来跳去，在阿拉伯式帐篷或豪华宫殿里缠绵。开发商高价聘用名建筑师来刻意营造一幅旧世界的样貌，以区别于新英格兰式建筑风格和中西部建筑样式，让住腻了这些建筑而可能入主萨拉索塔的家庭获得一份新鲜感，再也不会觉得厌烦。大导演戴维·沃克·格里菲斯（D. W. Griffith, 1875—1948）从前御用的布景师也被请来帮助确立这些建筑的风格。1924年，萨拉索塔县的电话黄页上还只有15家房地产公司的号码，到1926年就增加到200家。

另外还有个中西部人助长了这份地中海式狂想，让它加速运转起来：他就是马戏团演出经理约翰·林林（John Ringling）<sup>①</sup>。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到1926年，他在这座日渐壮大的城市中心地带和珊瑚海岸沿线购买了上万亩的土地，修建了两座大酒店，还在萨拉索塔海湾辟出一块占地面积达到220亩的区域，专为自己和妻子修建了一座威尼斯风格的大公馆。他在自己购买的地块上专门建造了一座博物馆，收藏旧世界大师巨匠的画作，其中包括荷兰画家鲁本斯<sup>②</sup>的几幅巨型油画，还有许多欧洲的艺术瑰宝。“这里是林林家族打造的萨拉索塔王国的核心。”林林博物馆前管理员迈克尔·麦克多诺这样写道，“也是这座城市最伟大的一本建筑宣传画册。”<sup>7</sup>

① 林林家族为美国马戏世家，1882年由查尔斯·林林和他几个兄弟一起组织成立歌舞演出团，后逐步发展成为林林兄弟-巴纳姆-贝利马戏团。——译者注

② 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1640），法兰德斯画家，巴洛克艺术代表。他绘制了许多肖像画和以寓言、历史宗教为主题的作品，其中包括《基督下十字架》。——译者注



萨拉索塔县的房地产建筑热潮在1926年戛然而止。建筑开发慢慢步入寒冬，大萧条时代袭来，整座城市经济陷入极度严寒，又回归到当初那贫穷的小农经济时代。“从1926年开始，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又一波建筑高潮来临，这期间整座城市看起来好像根本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唯一发生变化的就是很多建好的基础设施都完蛋了。”萨拉索塔县当地的作家和地方史学者杰夫·拉赫德（Jeff LaHurd）说。林林家族经此一役后还在苦苦撑持艰难维系，为了让这座城市重整旗鼓，约翰·林林把萨拉索塔县作为马戏团的冬季演出中心。可是，他终于独木难支，经济大厦轰然坍塌，他也在70岁的时候猝然离世。最后，只有那些艺术品收藏成了他留存世上的全部财富，在他身后，他将博物馆和所有的藏品都捐赠给了佛罗里达州。

## 回忆的山巅

林林房地产成了萨拉索塔县的心理支柱。它包括一个小马戏团和一个马戏团博物馆。博物馆里的陈列室巨细无遗地陈列出林林兄弟马戏团全盛时代规模庞大的所有模型，完成这些作品花了一名志愿者50年的时间。博物馆里有个华丽考究的礼堂，专门举办音乐会和表演，还有个咖啡馆，毗邻咖啡馆的就是一间间展厅。随便找一天去看，林林建筑群里都挤满了爷爷奶奶，后面跟着孙子孙女。但是这里并不仅仅是一个旅游景点，它还是一座近乎完美的沟通两代人的桥梁，如今的社会，退休后迁居这里的老人常常和自己的亲人两地分居。

这个地方给老年人提供了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户，他们可以和年轻游客一起回到自己的年轻时代——马戏是互联网和彩电没有出现之前就存在的惊险刺激的娱乐活动，花样繁多，带有异域风情，间杂也带一点情色，可谓是奇招迭出。网上看到的马戏场景里并没有清扫骆驼粪的场工，但是老祖母看得见他们，闻得到那种气味，或者坚持说她能。马戏团博物馆让年老的萨拉索塔县民有机会使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可以尽情描绘他们在退休之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回到他们初到萨拉索塔县胸怀浪漫主义理想的年代，或者说是冒失鬼闯天下的那段峥嵘岁月。一个颤巍巍的老人，拄着一根拐杖，拐杖漆成喜庆的墨西哥粉红色，间杂一点绿色，他站在一张高空杂技演员大合影的海报前面，举起拐杖指向那张海报，跟他身后的两个小姑娘谈起飞翔的沃伦达（Wallendas），

那个 20 世纪最著名的高空杂技表演团。“他们就来自我的家乡附近，离波茨坦不远。”他说，“他们追随家人一起来到美国，也到俄亥俄州来过几次。我以前也想过要当一名沃伦达成员，就在两棵树之间拉起了一段绳子，离地面大概有 3 米高，试着在绳子上面行走。我掉下来好多次。不过这也没什么，沃伦达家族的人还掉下过几次呢<sup>①</sup>。有的人甚至掉下来摔死了。”在埃梅特·凯利（Emmett Kelly）——著名的流浪汉小丑的一张肖像画前面，爷爷给孙儿讲述关于小丑、流浪汉和大萧条时代的种种见闻。

大概有 650 名老年志愿者充当了这个展馆建筑群里的员工，他们的身影随处可见。他们当然会提醒游人售票点和商店的位置，但也会充当导游，讲解过程中夹杂了他们的许多回忆。要想成为展览馆里面的讲解员，这些老人大概需要接受两年左右的培训，如果是管理和维护这里常见的花园或者是驾驶有轨电车，培训的时间还要更长。在这些志愿者里，还有一群经验丰富的老木雕工。“这是一群身怀绝活的人，他们每周聚一次，拿出各种各样的工具。”荷里·科比特，博物馆建筑群里的志愿者协调员，这样解释道，“我不得不承认，一想到他们这些人当中某些人的年龄，再看到他们把那些重型机床拖出来，好家伙，那场面还真是有点儿吓人。”这些人为镀金的古董马车雕刻出替代零部件，同时还会雕刻一些新式的木头马戏团动物。“这伙人里面有个牙医，他们在雕刻一只老虎的时候，他不让任何人靠近老虎的牙齿。”科比特说道。

虽然也有少数的学生和青年志愿者参加这项工作，可是真正挑大梁的却是老年人。科比特说，老年志愿者的平均年龄是 72 岁，要是把 650 名志愿者投入这项工作的时间加在一起，可以顶得上 31 个全职员工全天候的工作。他们为管理机构节省了上百万美元的费用。“他们当中大批人都坚守着非常重要的岗位。”科比特说，“没有志愿者的奉献，我们的博物馆根本就无法开门。”引导参观者参观各种藏品的讲解员，大部分人都是教师或教授出身，有个电车司机以前还是部队的长官。“很多志愿者可能都住在高龄社区里，只有在这里他

---

① 这位在博物馆里面缅怀过去的老人仍然可以回想起他年轻时想当一名沃伦达成员的梦想，其实沃伦达家族正好生动展现了人老心不老的例证。1970 年，65 岁的卡尔·沃伦达，在穿过塔卢拉大峡谷的一根高空钢丝上面行走了 228.6 米，主要为了宣传乔治亚州的旅游业。8 年后，他 73 岁，在波多黎各做了一次类似的惊险表演，但由于缆索装置连接方面的失误，他失足掉下去摔死了。

们才可以看到并且与各种年龄段的人交流。”

科比特补上一句，一旦志愿者被接受，只要其体力允许，他们都会坚持不懈地做好自己那份工作，这些志愿者的固执和韧劲已经给管理机构带来了一些苦恼。“我们现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科比特说，“健康问题正成为职工的最大困扰，尤其是那些长年累月做志愿者的人，有的可能在这儿服务了二十多年。他们和管理员以及所有人都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这儿就是他们的第二个家。但是现在我们到了一个临界点，有些志愿者在这儿工作，不是因为我们需要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更需要我们。”

科比特说，有些志愿者已经很难胜任他们自己的工作，这些人主要的困难来自体力，而不是智力或者行为上的问题，“他们的行动可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也许得需要护工或者护士照顾才行。这是个非常头痛的问题，因为他们在别的方面对我们非常重要。比如说，他们也许会慷慨的捐助人。我们需要找到合适的方法帮他们从当前的角色中转换出来，但同时还要想方设法地让他们有事情可做。这真是个非常棘手的话题，没办法和他们说，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笨嘴笨舌地没法说出口。”

一旦有位志愿者离开，或者因为健康原因搬出去，或者已经去世，整个团体便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失落感。科比特自己立了个规矩，只要有人邀请，她一定参加任何一场追思会。“最近我参加了太多太多的追思会。”她这样说。

## 最后一个栖身所

哈利·霍布森是萨拉索塔县最古老的一家不间断护理中心（CCRC）——普利茅斯港湾的执行经理，和他一起穿行在普利茅斯港湾，真有点儿像是穿行在慈善晚宴的餐桌间。旺季的时候，也就是1~4月，萨拉索塔县立的一些组织和慈善机构大概要举办一百场左右的宴会。普利茅斯港湾是全美超过两百家不间断护理中心当中的一家。这些护理中心为大约60万名老人提供栖息的家园。很多护理中心的规模并不大，普利茅斯港湾一直处于这个市场的最高端。普利茅斯港湾的建筑群里有一系列完善的配套生活设施，可以让住户在身体非常健康的时候就搬到这里居住。一开始他们住在自己的独立套间里，等他们体质日渐衰弱时，就可以搬进普利茅斯港湾的护理中心，住在房间里享受精心照

顾。他们也可以搬进另一个套间，在那里，他们可以在别人的协助下自己料理日常生活，例如洗澡和吃饭。如果他们的健康状况恶化或者是动了手术需要康复，普利茅斯港湾也有全天候护理部门照顾他们。对大部分住户来说，普利茅斯港湾，和其他养老机构一样，是他们留在人间的最后一站。实际上，这里的豪华大厦，正是长期护理保险政策下的那份超额保单以实物形式具体生动的体现。

住进来的老人平均年龄都有八十多岁，他们的平均身家都高高屹立在财富金字塔的最顶端。因为搬进这里居住，代价异常高昂，并且每月支付的费用也昂贵到极点。医生、收费不菲的大律师、华尔街客户、专利持有人、有大笔存款和丰厚养老金的教授、公司总裁、富有的寡妇、在别的地方卖掉大房子的有钱人，还有其他上帝的宠儿，都把这里当成自己安享晚年的家园。不经意的叙谈往往能够触动千万年间尘封的记忆，延伸到一个多世纪以前。霍布森成了这里很多住户的粉丝，对他们的过去悠然神往。他有种天赋，总是不费力气就可以刺探出他们的过往。在厅堂里转上一圈，竖起一只耳朵，他就能截获历史长河里溢出的动人浪花。看到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高大瘦削，长相雍容，霍布森便在他的桌旁停下了脚步。这个人从前是个主管宗教的官员，有过一段戎马生涯。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美军部队里服过役，作为美军顾问团的一员，由罗斯福总统派遣。他正在和一位住户谈论着今日的中国，霍布森为大家作了引荐。霍布森说，在这里，随时随地都能听到惊人之处。轮椅上的这个高个子老人，霍布森透露，正在和晚期癌症的病魔作斗争，一旦他过世，这里的人必将十分怀念他。

再往前走，霍布森见到一位曾在一家世界最大消费品公司担任过要职的大员，还有几名实业家，几名退休外科医生，以及《财富》杂志 500 强公司高管的年迈双亲。一句话，这里有名列理想职位花名册的各个阶层的重要人物，这里的每个人都能收到装有善款筹集晚会邀请函的厚实信封。

普利茅斯港湾是这一区域众多老年住所当中的一个。《老年人安居指南大黄页》（*The Yellow Book of Senior Living Options*）有 178 页满满当当的广告，专为附近地区生活尚能自理或者活动能力受限的老年人介绍养老社区。大多数广告上都附有差别不大的图片，上面的老太太穿着干净清爽的衬衫，戴着大耳

环，别着胸针，一张大众化的脸孔，无一不是笑容可掬，生活安逸。很多人的名字也是寻常可见，古柏，青松，夕阳之类。很多广告还展示了各式各样的房间，里面摆着看起来舒适但坐上去难受的椅子，这些椅子让体质虚弱的老人坐进去就没办法站起来。桌子上铺着洁白的桌布，上面摆放着鲜花，地板上铺的是充满东方韵味的地毯，整洁漂亮的窗帘，气派的枝型吊灯，使整个房间的装修风格完全统一起来，这就是那些老年住宅设计师口口声声标榜的“奶奶的威廉斯堡”的风格。佛罗里达州西部养老社区里争夺客源的战争异常激烈，社区想法给客户留下好印象，依靠客户来获得好口碑。住在这里的人都喜欢在南方生活，他们也为那些在附近一带一边购物一边打听环境的潜在客户提供至关重要的信息。

在不同的社区生活，住户要做的各种准备会产生巨大的差异，有时候简直令人瞠目结舌，主要得看社区建成的时间，建成时当地的管理制度和市场配置情况，还有社区所服务对象的年龄和要求。有些社区的运作完全是营利性质的，另一些社区则由慈善机构创办，受到董事会和捐助人的制约，还有一些是慈善机构和营利机构两种机构的巧妙组合。老年人建筑产业为那些不知道怎样糅合营利和非营利两种因素的人创造了大笔财富。举例来说，一个建筑方案，可能要牵涉一个开发商，他建好了老年公寓，然后将其卖给自己注册成立的非营利慈善机构，再通过他自己控制的其他一些空壳公司，与慈善机构签订提供特别服务的“慈善”合同，把住户的餐饮计划、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的必要服务都纳入进来，其实这些提供服务的公司都是开发商自己的营利性公司。只有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迫使住户对簿公堂时，他们才发现对方只是一些空壳公司，根本就没有一个人出来为任何事承担法律责任。而且法律程序上一环套一环的琐碎步骤可能变得极其烦琐，住户们自己读起来就要伤透脑筋，还没开始就想打退堂鼓了。

## 白发苍苍的小白鼠

此外，萨拉索塔县还有多至上百家的公司，可以帮老年人住在家中，他们的家靠近较为正式的老年人居住区。这片地区已成为另一种形式的硅谷，专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这里有鳞次栉比的企业，社会服务机构，还有研究中心，

它们不断研发服务老年客户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大量公司的存在，意味着为老年市场提供服务的商业模式、服务水平和科技进步方面，隐藏着一股持续不断的创新潮流。

普利茅斯港湾于1996年正式开业，这是基督教徒联合会（United Church of Christ）一名牧师萌生的想法，因此它也一直隶属于教会，但它并不是教会信徒专用的养老机构。教会辩称说哪怕最高档的老年社区也可以成为宗教活动和慈善活动的一部分，但美国的税务官一直弄不明白，出售百万豪宅给那些顶级富人，到底可以达到怎样的慈善目的。到目前为止，教会（以及其他宗教团体）一直不公开地维持着他们的免税地位，声言他们的天职中也包含要向富人传教，声言这样赚来的钱其实可以用来帮助穷人。

“人们还在五六十岁的时候就开始筹划着要搬到萨拉索塔县去居住了，他们非常享受那里冬日家园般的生活方式，随着年龄日渐变老，他们对人生的规划也在不断改进，开始关注不间断护理中心。他们发现这不仅仅是一家养老院，还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或者至少他们可以重新投入心仪的生活，或许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社交圈子扩大了。各种活动，包括形形色色的学术讲演，甚至艺术家亲自登台授课，不再那样高不可攀。这里还特别强调体力活动。护理中心的一角有个小岛，岛上有个登船点，住户——他们的平均年龄为85岁——从这里就可以登上小艇，他们可以从普利茅斯港湾的20艘皮划艇里面任意选择一艘，然后划着船桨，沿着海岸一路前行，如果运气好，就能靠近看一看当地的海龟和海牛。

霍布森对穿过大厅的一对穿着网球球衣的老人挥挥手，然后小声说，那位背着球拍的老先生已经年近九十，人工髌关节已经做过两次手术。管理和经营不间断护理中心的人，经常会提供统计数据，显示他们这里的住户平均寿命要比一般老年人长得多，大概要长8岁，这一点足以让他们跻身全世界寿命最长的养老社区之列。有些研究显示，搬进养老社区居住的老人寿命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会缩短，环境改变带来的压力成为他们的致命杀手。<sup>8</sup>不过这些老人生活的社区大部分都不是这一市场的高端社区。像普利茅斯港湾这样的不间断护理中心，已经开始刻意迎合那些富有的高端人群，这些人养尊处优，长寿的机

会比一般民众要大很多。他们通常在已经接近或者超过平均寿命预期，但还没有面临严重的健康难题，没有患上多种并发症的时候就搬到养老社区来居住。这样，他们很可能还能活动好几年，然后才需要持续不断的护理。等他们真的病魔缠身，或者仅仅摔倒，他们需要的帮助往往就在楼下。

沿着普利茅斯港湾的大厅再往里走一段，住着一位另类的房客。她是本市艺术界的泰斗之一，穿一件黑色短裙，佩戴一条短小厚重但样式随意的项链，上面缀着银珠、水晶和宝石。霍布森说她在萨拉索塔县的艺术界已经混迹三十多年。普利茅斯港湾有 20 家志愿者委员会的总部，但是多数活动都在市里举办。这也是市里面的社会资源的一部分，因此普利茅斯港湾的住户对各种慈善活动的脉搏把握得异常精准。

## 当逗眼遇见捧眼

“因为这儿的艺术团体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20 年代，这个城市拥有的艺术品位，让那些大城市来的北方人感觉非常亲切。”萨拉索塔歌剧团执行理事苏珊·达尼斯这样说，她身材娇小，办事利落。这个歌剧团基本可以算是本市文化领域的教母。“围绕着歌剧团成立了一整套的服务产业。人们来这儿主要为了享受这里的艺术氛围，但他们同时还需要高级饭店，一流的医疗服务，所有能照应他们饮食起居的具体设施。”走遍全国其他地方，歌剧院吸引的往往都是年轻观众，但是萨拉索塔县绝大多数观众年龄却都在 60 岁以上。达尼斯说老年人和大厅里的乐队指挥融洽无间。这里的乐队指挥正致力于忠实地演奏原作，亦步亦趋，完全不改变作曲家的原本意图。这种保守主义的演奏方式使得每次的演出票都很快售罄，在那些热衷听精彩绝伦而又原汁原味的艺术作品演奏的老年捐助人和志愿者当中培养了一大批忠实听众，他们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忠诚。他们对艺术的忠贞深入骨髓，后来有些当地的捐助入还想更进一步，开始赞助一个青年艺术家项目，这个项目可以让那些 20 岁出头小有潜力的歌手到这儿住上一个季度，沉浸在古典艺术的氛围当中。“青年歌手能给我们的观众带来激情和感动。”达尼斯这样说，然后又加一句，他们都想聆听青年人那曼妙的歌声，而这些歌声不久以后将会回荡在某顶尖音乐厅的上空。“因此我们对青年艺术才子相当关注和投入，我们的知名指挥在顶级音乐厅里让青年歌

手挑大梁，这在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这里很多的歌剧都起用青年演员阵容来熏陶观众，与观众交流互动，以便强化台下端坐的赞助人和歌剧演出公司之间的联系。

老年萨拉索塔县民是歌剧院运作不可或缺的支柱。城里面住着成千上万的捐助者，更有几百名出手阔绰的大财主。有个萨拉索塔县的外来移民，威廉·施密特，一下子就捐出400万美元，让新近翻修那座1926年兴建的地中海复兴（mediterranean revival）怀旧歌剧院主演出大厅<sup>①</sup>的工程一下子变得动力十足。董事会和委员会成员的年龄比例有点儿失调，里面尽是白发老人，比其他剧院同等机构里的成员年龄要大很多。“在萨拉索塔县有一点好处，就是总能找到比你更老的人。”达尼斯说，“我刚刚有个董事会成员要过70岁生日，他看起来就像个孩子。我们还有个董事会成员在100岁的时候才光荣退休。每次开会他都穿戴整齐前来，看上去充满活力，可现在他的记忆力开始急剧衰退。我们还有个前董事会成员，103岁，他谈到了纽约市的坦慕尼协会<sup>②</sup>腐败窝案，那还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我们的剧院经理助理已经96岁了，但他仍然能一脚把你的屁股踢开花。”

剧院一共加起来有300名老年志愿者，例如，在公司的服装部有一大帮女性志愿者。“她们组成一个庞大的缝纫团。”达尼斯说，“她们可以缝出或者绣出一切你想要的东西，做工绝对没得挑。这对她们也是个很好的交流活动。”

歌剧院的翻修工作进行得一丝不苟，以确保公司能满足那些老年委托人的需求和期待。“这个工程完全考虑到观众舒适感的方方面面，绝不像只修个无障碍通道那样简单。”达尼斯说，“要是你为坐轮椅的人修好了一切，他们肯定会来观看演出。”为此公司另外加修了公共洗手间，把它们变得异常宽敞，方便那些坐轮椅和带助步器的人使用。洗手间的隔间非常宽，足够让护理人员陪同行动不便的老人，小便槽下面也有多出的空间让轮椅自由地滑进滑出。特制的洗手液分发器可以自动向人们手上喷出洗手液。纸巾盒安装在每个小便槽的

① 幽默表演大师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和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都曾在这里演出过。

② Tammany Hall，也称哥伦比亚团（the Columbian Order），1789年5月12日建立，最初是美国一个全国性的爱国慈善团体；后来则成为纽约的政治机构并且成为民主党的政治机器。19世纪曾卷入操控选举丑闻，备受争议，于1934年垮台。——译者注



旁边，这样无须多走一步即可拿到厕纸。“我们必须确保，哪怕是到我们这里来的老年观众，也可以不费太长时间就可以去趟洗手间后又回到座位上，我们设计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容易，速度更快。”

老年观众确实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和喜好，没有任何整修可以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昨天晚上我们有个观众心脏病发作，不得不叫急诊医生前来。”达尼斯谈到阿米科·弗里茨（L'amico Fritz）的开幕式。“我们有个老夫人，她的眼镜不小心从看台上掉下来，正好掉在另一个人的头上；还有老主顾把别人撞倒在地。我们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有的老主顾一场演出也不想错过，不管发生什么危急情况他们都不走……他们就是不让你叫急救车，我不得不走上前去对她们说‘夫人，你脸色发青，我们得叫个急救医生来给你看一看。’急救医生不到两分钟就到了，这样就可以把病人转移走，我们便不用中断演出。我们跟歌手说过，不论台下出现什么情况，他们都只管往下唱。我们的观众带着好多的氧气罐和自适轮椅。”达尼斯说，“尤其是剧院的下午场。”

## 全新的你

萨拉索塔县每个人平均拥有的非营利性服务组织的数目要比美国同等规模甚至更大规模的任何城市都要高很多。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这个数字也比世界上任何一座同等规模的城市要高很多。每年都有一批体面而又富有的人到这里居住。他们刚离开故土，和原来的社交圈一下子失去联系。普利茅斯港湾那种不成文的规矩，自然让新来的人没勇气大谈特谈他们来萨拉索塔之前怎样呼风唤雨春风得意，新来的大亨不论走到哪里，几乎都要受到这种不成文规矩的制约。

“不管你来这里之前本职工作干得有多成功，一旦你走进这座城市，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你得改头换面，从头到脚重新证明你自己。”罗伯塔·舒莱福尔（Schaumleffel）这样说道。她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工作了28年，从事的都是商业和教育业，然后来到萨拉索塔县。“别指望在这里有谁会认识你。”

舒莱福尔抵达这里之后就开始主动到林林博物馆做义工。这样吃饭的时候才好有个话题跟别人谈一谈，它还可以帮你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立刻让你步入活泼好动的萨拉索塔人的行列。带着财富和精力来这座城市冲锋陷阵，重新打

造一份自己心仪的产业的人，才是这里最具活力的人，他们把人生舞台的谢幕演出当成自己的毕业汇报表演，尽情回馈观众，考虑怎样让身后的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他们把这当成重塑形象的一种尝试。

英国的人类学家卡罗琳·奥利弗专门描写过大不列颠的退休老人怎样到西班牙的阳光海岸生活，她说不停的活动“是迁居到西班牙的人有意的选择，用来重新思索、重新改写老年人的人生剧本，以往和老年生活联系在一起的都是迷失个性、默默无闻、一切靠边站……迁居的人极富洞见地搜罗那些和地域、旅游、文化以及年龄相联系的观点和景象，以实现时间赋予他们的某种使命——充分利用自己余下的体力和时光，利用自己的交际能力和文化身份。”奥利弗看到她研究的那些退休老人如何克服行动不便的限制，兴致勃勃地前往一个地图上没有标志的地点，一心一意拥抱这座新家园赐予的生活方式，拥抱这种生活的每一个积极面。<sup>9</sup>

萨拉索塔县的慷慨大方主要体现在人们不遗余力地弘扬艺术、改善环境，为当地的儿童提供各种服务。像萨拉索塔县这样老年人居多的富庶社会，帮助孩子的冲动常常会带来一些矛盾和冲突。鲍勃·卡特是萨拉索塔老龄友谊中心股份公司（Sarasota's Senior Friendship Centers, Inc.）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这是一家位于市中心的专为老人提供全方位服务的老年中心，他说具有讽刺意味的一点是，萨拉索塔县的慈善经费流向针对老年人的项目竟然如此之少，大把大把的资金都流向了针对儿童的项目，可是反过来看，这个社会里老年人所占的比例却很高，简直高得离谱。卡特说，老年捐助人原本是把钱捐给那些和他们年龄相仿或者更年老的急需帮助的人，如今钱都花在孩子身上，让他们得不到想要的满足感。这会让他们不断地想，日后等待他们的也一定是这种类似的境遇。可是帮助孩子却又是每个人都乐于去做的事情，这真是两个两难的选择。

## 在孩子面前是圣诞老人，在孩子父母面前则是不折不扣的守财奴

在儿童项目方面投入的时间和金钱真可以说是慷慨大方。斯蒂芬妮·菲尔茨（Stephanie Feltz）掌管一家少女热线公司（Girls Inc.），名为公司，其实是

市里一家专门为年轻女孩提供夏令营和课外活动项目的组织，参与活动的女孩大多是来自少数民族的小学生，家境贫寒。尽管这些活动收取的费用相对比较低廉，一个女生每月缴纳约 115 美元，还是有将近一半的女生要依靠经济援助。萨拉索塔县服务业的薪酬在全美任何一座大城市里都垫底，因此申请少女热线公司的那些贫困家庭对费用问题异常敏感，曾经有一次每月的收费上调了 40 美元，参与的女孩马上纷纷退出，迫于无奈，菲尔茨只得再办一轮特别筹款活动募集基金来降低费用，给大多数家庭提供更多援助，让他们能够承担得起。

“我们这里只有 30% 的女孩是和自己的亲生父母一起住。”菲尔茨说道，“很多都是和祖父母一块儿生活，或者跟养父养母一起，还有很多人是跟单身母亲住在一起，这些单身母亲一般都从事健康护理工作，收入非常低，有的母亲干脆打两份工，一方面做健康护理，一方面做家政，或者是到饭店或酒店打零工来贴补家用。她们当中有些人还是非法移民。”

菲尔茨把萨拉索塔县比做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在这里工人绝对是廉价劳动力，干的尽是一些挣不到钱却又得伺候人的累活儿，雇用他们的本地人为了维持这种低工资水平简直可以不惜一切手段。“与此同时，萨拉索塔县又是你能找到的最慷慨大方的慈善社会之一。”这里的人给辛辛苦苦打工的成年人多发一毛钱工资维持生计都会斤斤计较，但帮助他们的子女来却是不计成本。也许帮助孩子将来能给这些捐助人带来心理上的慰藉，给孩子的父母开低薪则能保证捐助人自己的将来可以衣食无忧。城里另一位市民领袖把萨拉索塔县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做了类比。“它的经济跟地中海俱乐部（Club Med）的全球连锁度假村差不多，住在里面的退休老人度假时间可以无边无际，原因就在于度假村里的服务业工资水平低到可以忽略不计。那里住房的花费又是昂贵无比，因此其员工不得不租住在房租相对低廉的城外郊区，长距离奔波往返在上下班的路上。”

服务业工资一直在低水平徘徊可以让萨拉索塔县退休老人手头的一点养老金变得更加值钱，但是对有些人而言，活在这个社会固然是受苦受难，死亡也同样会让人倾家荡产、沦为穷人。萨拉索塔县男女居民的年龄较为混杂，其性别比例也一样复杂。整体而言，成年人里每个年龄段女性的比例都要高于男

性。但一过70岁，男女之间的比例差距就会显著拉大。在萨拉索塔县，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市里的大部分居民都是女性，她们不得不依靠那点残存的养老金苟延残喘，如果幸运到养老金还能有所残存的话。养老金到底够不够用全凭天意，这种状况通常让女性的命运变得更加糟糕，特别是当她们嫁了个卧居病榻日久难愈的丈夫，或是丈夫大病一场药费高昂时。女性不仅自己要耗时费力地照顾卧病在床的丈夫，往往还要花完银行里面所有的储蓄求医问药雇人护理。在当地的基督教青年会（YCMA），晨练班里尽是些七老八十的老夫人在那里做有氧健身运动，走台阶、举重，或者游泳，她们做这些运动并不仅仅因为她们明白身体健康会给自己带来种种好处，这个青年会的主任介绍说，很多人锻炼的目的是为了保持身体健康，以便照料她们那病体支离的丈夫。

## 做点善事，活得更好

到目前为止，萨拉索塔县志愿者活动和美国志愿者活动仍然背道而驰。尽管研究一再揭示让老年人参与志愿者活动可以有效降低老年疾病的发病率，延长寿命，但是老年人参与志愿者活动的人数之少还是让人感到惊讶。那些形式正规、组织严格的志愿者活动，参与起来方便快捷，它们在这当中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

南希·莫罗-豪厄尔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华盛顿大学社会服务学（social work）的一名教授，他说美国志愿者活动的主体是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定期招募志愿者参加固定社会工作的项目。对于年轻人而言，从中学时代开始一直到二十几岁的时间里，参加所谓的服务性学习项目或美其名曰慈善实习的机会简直不可胜数。美国那些规模较大、名气较响的志愿者组织里，老年志愿者的人数少得出奇，相对于老年人在全国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他们在这些慈善机构里的人数简直不成比例。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主要向海外派遣志愿者，大部分人都是到低收入国家工作，在那里50岁以上的志愿者只占其派遣人员的7%。美国服务队（AmeriCorps）组织的志愿者常常是到急需帮助的美国社区里生活和工作，其中60岁以上的志愿者只占这个组织人数的3%。<sup>10</sup>

莫罗-豪厄尔还指出，青年志愿者和老年志愿者参加活动的出发点通常有天渊之别。青年志愿者往往志在寻找一条通往成人世界的康庄大道，他们谋求

个人发展，接受必要的训练，为自己今后的职业生涯积累有用的社会经历、职业机遇和社交网络。大部分志愿者活动吸纳年轻人参加，其目的至少一方面让年轻人获得锻炼和发展，另一方面达到活动自身的目标。从更高的层面上来看，这些项目常常还有在志愿者中培养人力资本的目的，好让他们更加适应走上社会后的成人角色。

相反，招募老年志愿者的主要目的常常就是让那些得到老年志愿者指导和帮助的人获益。这些项目常常也是以年轻人的发展为中心，比如，招募老年志愿者主要是让他们担当青年人的顾问或者导师。项目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获得帮助的青年人进步程度的快慢，而并不考虑老年志愿者有没有获得收获。如果青年志愿者想要获得经验和技能，老年志愿者常常就得展示他们在工作当中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技能。可是，莫罗-豪厄尔说，即使是老年志愿者，尤其是那些低收入的老年志愿者，也想把参加志愿者活动当做锻炼技能的一种手段，当成一块跳板，然后找一份有报酬的工作。虽然他们找到的工作通常都是技术要求不高，由政府非营利部门提供，享受政府财政补贴的工作，但获得这样一份工作的机会也极其渺茫。与此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参加志愿者活动的水平也在日益下降，到了65岁以后，老年人很容易患上慢性疾病，因此其参与活动的能力和水平会急剧下降。

## 钱财散尽之日

萨拉索塔县的“不老松”养老院过去名叫“萨拉索塔福利家园”，当时“福利”这个词还没有变质。养老院成立于1948年，初衷是为了给萨拉索塔县六个无家可归的贫困老人提供栖身之所。时至今日，“不老松”养老院里居住了300名萨拉索塔县的老人，他们无处可去，这里就是他们人生的最后驿站。他们的平均年龄是87岁，一般在这里住上3年即离开人世。比起20世纪70年代养老院里的病人，他们的年龄更大，病得也更为严重。年纪稍轻、体质稍好的老人现在都有更多的选择，这也意味着像“不老松”这样的养老机构为护理老人分担了最为沉重的任务，住在里面的绝大多数老人都需要24小时的全天候护理，其中绝大多数老人都是女性，她们当中很多人为了护理而今已撒手人寰的丈夫，将所有积蓄花得囊空如洗。

“有时候年迈的父母同他们的子女一道搬进这里生活，这种情况我们也遇到过。”约翰·奥弗顿说道。他是“不老松”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奥弗顿从加拿大移居萨拉索塔县，他在家乡经营一家协助护理中心（assisted-living residence）。他和妻子刚来这里的时候，接手了一家规模较大的模拟家庭康复活动室，然后添加了一套小型生活辅助设施，产生的费用完全由住在这里的老人承担。那时候的康复活动室同现在的“不老松”养老机构不可同日而语。现在这里虽然窗明几净，老人济济一堂，无奈斑斑白发，风烛残年，如雨中黄叶随时都会凋零，不禁令人望而生悲。尽管员工精心布置周围环境，设法想让气氛变得欢快明朗，但免不了人生最后一站的挽歌意味。我们去参观的时候，护理人员和病人都带上了花环，餐厅里张贴着跳草裙舞的姑娘的美丽图片，桌上摆放着菠萝形的装饰品，都是老人布置好的。可是里面的老人神态如仪，主客双方，没有一个看起来特别开心。

那些家有年迈父母需要请人照顾的人，常用的一个手段就是转移和隐瞒父母的所有资产，好让他们在政府委派的财产审计员眼里显得一贫如洗。在政府的公共医疗补助项目里，只有不名一文的病人才符合政府救济的条件。“不老松”作为公共养老机构，哪怕住户付不起任何费用，它也不能将其拒之门外，这样一份免费午餐，即便有钱人也会想办法沾光，这样可以保留自家的财富，以备日后年老的不时之需。

“只要老人符合公共医疗补助的救济条件，我们就得同意把老人接进来。”奥弗顿说，“有时候那些已经成年的子女想方设法地欺骗我们，他们做空妈妈的所有财产。可是就算这是个骗局，我们也不能把老人扔到大街上不管。住在我们这里的老年痴呆症患者简直没有任何好转的可能，而且城里的其他养老机构也越来越不愿意接手。”

奥弗顿称之为骗局的手腕其实都是在钻法律的空子，萨拉索塔县一小股力量正在不断将其付诸实践，他们的事业因而蒸蒸日上。律师和投资顾问热心而又大胆地给人们指明各种保全财产的方法，这些方法有的展示在纷繁复杂的信托文件里，要将财产在收费高昂的律师事务所和私人银行之间进行流转。还有的在佛罗里达州的高速公路广告牌上大肆兜揽，利用广告牌的微言大旨和巧妙构思，将一切玄机隐藏在私人伤害代理诉讼和交纳保释金担保人等细枝末

节中。

真正一贫如洗无力维持生计也确实这一地区年龄最大的一部分老人面临的难题，而为穷人服务正是“不老松”养老院肩负的最重要使命。萨拉索塔县85岁以上的老年人，10个人当中有7个都是女性，她们比65岁以上任何一个年龄段的老人生活在贫困中的可能性都大。

本地人最初成立“不老松”的设想是让它专门为流落街头的老人提供庇护，可是现在生活在这里的绝大多数病人——奥弗顿解释说——原本都对自己的退休生活精打细算设计得滴水不漏，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因为自己大病一场，或因为配偶病人膏肓，一下子耗尽平生积蓄，然后只得流落这里了却残生。事实上，“不老松”里唯独没有收留的人群恰恰是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萨拉索塔县是一块提供老年人护理和接受老年人护理的专属领地。这地方60岁以上的人5个当中就有一个以上认为自己是护理人员。其中护理父母的人和护理配偶的人数目相当。

当被问及萨拉索塔县的有钱人愿不愿意出钱赞助“不老松”的时候，奥弗顿摇了摇头。“在养老院的战略合作会议上，我们就这个问题谈过不止一次。”他抱怨道，“这儿的人压根儿就没谁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我们磨破嘴皮子也没法说动有钱人捐钱。尽管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缺钱，可是要说动别人捐钱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困难。人们想听的是他们捐出来的钱在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成效。有些人只想把钱捐给以往帮助过他们的机构。你在照顾老年痴呆症患者饮食起居的时候，可别指望会有同道中人云集。养老院事业最令人恐惧的因素就是直面人们慢慢变老的残酷现实。谁都愿意听到城里有这样一个机构正在精心照料那些健康状况一落千丈的落魄老人，可是一旦让他们躬身亲历一探究竟，他们马上就避之唯恐不及。即使处在我这样位置的人，以及在这里提供专业护理服务的人，一想到自己可能有一天也要在这样的地方了却残生，都会悚然动容。”

## 婴儿潮<sup>①</sup>期间出生的人要么老当益壮，要么老态龙钟

打造一个活力十足令人称羡的老龄化社会也是祸福参半，其中有一点就是活力不足的人绝对变得令人生厌。如果社会资源总向保持青春活力的人倾斜，那些活力不足的人则会少分一杯羹。要是你被别人视为老当益壮的那一群人，你都会备感压力，因为这样一来就意味着你要保持精力充沛、身体健康，并且还要魅力不减。市面上到处充斥的抗衰老药品和美容服务就证实了这种无所不在的压力。

“尽管大家都提倡老人积极主动地投入生活是一件很自然，并且大有好处的事，可是把老年生活一律美化成活力不减、斗志昂扬，那就有点儿危险了。”约翰·克劳特这样说。他是纽约州伊萨卡大学老年医学院的主任。“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已拥有或将会拥有同样的资源、机遇、身体条件和心理条件，也不是所有老年人都有同样的意愿去积极主动地投入生活。有些老人病体支离，有些老人捉襟见肘，有些老人家有病人分身乏术，现在提倡积极向上的老年生活，他们根本无法符合标准。”

克劳特接着说，广告里定期展现那些理想化的老年人形象，只会加大一种可能，就是让世人都期望老年人符合这种积极向上的形象，“玩蹦极、高空跳伞、到处参加志愿者活动、绘画……打太极，等等。”他不知道世人会不会因此而将那些不够积极向上的老人归为失败者，然后区别对待他们。他强调说，这种观点之所以不现实，就像在广告上一味展现老年人虚弱不堪、四肢不勤、穷困潦倒的形象一样，都是极其片面的，因为老年人的活动能力因人而异，正如他们在其他方面也千差万别一样。克劳特担心，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面对要求老年人积极生活这种铺天盖地盛极一时的流行观点，可能会觉得尤其孤立无援，一则因为他们承载了太多的期望，世人普遍认为他们这一代人步入老年以后肯定要比父辈生活得更加积极；二则因为他们自己就对老年人那种一成不

---

① 国会研究服务部（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报告说，对于美国65岁以上的人来说，平均从社会保障获得的年收益，在2008年达到了12 437美元。对于同一年龄段的人群，各种来源收入的中位数为18 208美元，但是，美国65岁及以上的人群中，1/4的人收入低于11 140美元。



变的形象深恶痛绝。

“很多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好像都在暗自较劲，一直不服老，公然蔑视那些岁月不饶人的运动。”克劳特说，“他们不屑跟那些比自己年龄大的人为伍，相反，他们一味地相信自己青春永驻、活力长存——或者退而求其次，他们相信自己离老年永远有一段距离——因此拼命拉长中年的期限，念叨人生‘七老八十才一半’，现在新的口号是‘人生六十正壮年’。”<sup>11</sup>

在萨拉索塔县，比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提前搬到这里的老人，已经显示了克劳特口中描绘的分化现象，这体现在他们种种不服老的行为和慈善活动之中。公然挑战世人对老龄化的种种偏见，这种行为本身就体现了他们人老心未老的心态，但世人如果因此而无视活力不够的老人的种种需求，则会殃及池鱼，最终带来的结果是全社会将为这种老年人的新形象而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 重塑自我，进而重塑自己所在的社会

萨拉索塔县老年人当中风靡一时的志愿者活动让这座城市充当了积极老龄化活动的急先锋。在积极老龄化活动得到响应和支持的地方，社区里的人都在互相打气、彼此声援，例如萨拉索塔县，老年人把自己职业生涯结束后的岁月当成一次难得的机遇，可以重新规划人生，拓展机遇，而不是让自己的人生道路越走越窄。霍普·延森·绍是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市场营销学的教授和社会学家，她并不把老年人的退休生活看成人生的萎缩和冰封，而是将其看成人生的一个过渡期，这一过程中同样充满了重塑自身的种种机遇，同人生的其他重大转折期一样，如青春期、上大学、结婚、为人父母、换工作。延森·绍采访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好几百名虽然已经退休但仍充满活力的美国老人，他们都过了65岁的年纪，同时她还跟踪访问了老人参加活动的种种情形。

“他们做的那些事才真是令人啧啧称奇。”她说，“有个老爷子骑自行车从休斯敦港出发一直骑到太平洋的海边，然后沿着海岸线一直往上骑，直到穿越美国北部边界，最后骑到纽约城。还有一帮老太太，年轻的时候不愿参加一切会让她们出汗的运动，老了以后开始平生第一次铆足劲儿在网球竞标赛上拼杀，或者平生第一次打篮球，这些老太太可都是上了70岁的人。”延森·绍从

一名市场营销学教授的角度来观察这些老年人的种种行为，将他们重塑自我的潮流描述为一种协同消费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一群老年人利用现有的时间和金钱，可以重新界定自己的行为 and 选择，并进而影响到更多的人。因为萨拉索塔县很大一部分老人都在重塑自我，因此这种重塑自我的行为演变成司空见惯并且人人称羡的活动。重塑自我成了一种时尚。延森·绍说，某种程度上，这些老人重塑自我的行动甚至比年轻人更加斩钉截铁，“我们研究的这批积极生活的老年人，他们竭尽所能地保持和提升自己的文化资本——对当前时事如数家珍，对最新的电影、展览会等都可以娓娓道来——让他们一直处在最前沿位置。这也是他们自我发展的一部分。”

虽然接受延森·绍研究的大部分老年人都在积极地重塑自我，但是她说：“如果指望这些人还能胜任他们从前的工作，就有点儿不切实际了。他们退下来自然情非得已，因此再也无法回到从前的岗位上，因为他们不是智力水平跟不上，就是心理上再也难以承受从前的压力。”

## 我们帮助别人跑得更远

在萨拉索塔县，积极生活的哲学深入人心，已经成为市里多家不间断护理中心习以为常的惯性和动力。帕默牧场里的（Palmer Ranch）的格伦里奇中心（Glenridge）不仅一直和普利茅斯港湾较劲，同时还跟当地一小群高端不间断护理中心竞争。它占地 550 亩，坐落的地方从前属于伯莎·帕默大庄园的一部分。无序散落的建筑群，房屋销售册上将其描述成“可以媲美假日酒店的富丽堂皇”，全是一幢幢四层的公寓楼，还有一些单门独户的别墅。一排排高大整齐的棕榈树将静悄悄的地面分割成一个个独立的单元，小池塘的边上树着指示牌，提醒散步的行人水里可能有鳄鱼出没。这可不是开玩笑：没人敢坐在靠近池塘的地方。从中午一直守到傍晚太阳落山，也见不到太多行人在精心铺设的小径上顶着炎炎烈日散步。只见到几个服务员在修葺一新的灌木丛里欢快地遛着小狗，那些小狗身量很小，头戴白帽，都是里面住户的宠物，只不过他们没力气出来遛狗，只好委人代劳。

中心里规模宏大的公共活动所才是这里的核心所在——饭店、冰淇淋店、小型咖啡厅、礼品商店，还有一家食堂。一间阅览室不禁令人回想起老牌大学

图书馆里那安静的角落，内有几千册藏书，其中也有市面上最新的畅销作品。大厅里宽敞气派的楼梯围着四五米的圆柱形鱼缸螺旋而上，鱼缸里全是七彩斑斓的金鱼。事实证明，看着鱼儿在清水里自由游动，对老年痴呆症患者非常有益，因为这有助于他们变得更为警觉，或者更为安静，提高他们的食欲。老年人集体生活的地方虽然有不成文的规定确保水族宫的存在（在气候严寒的地方则换成鸟舍），但很少有地方能够媲美格伦里奇中心密封在圆柱里的美丽珊瑚礁，它由附近一个海洋生物研究机构负责养殖和维护。水族宫的对面是另一个调整心态的好地方——格伦里奇鸡尾酒酒吧，名字叫“菊花小站”（Thistle Shop），它是下午场活动的汇集中心。穿着马甲打着领结的酒吧侍应生忙得不可开交，他们非常熟练地给老客户斟满其爱喝的鸡尾酒，眼神和效率覆盖到每一个酒杯和酒瓶，足以和牛扒餐厅的前台小姐不相上下。

“除非你是比尔·盖茨（老年版）或者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否则我实在想不出还有哪个人的生活方式能好过这里。”小霍华德·克罗韦尔说。他退役之前是美国陆军三星上将，现在是格伦里奇的首席执行官。克罗韦尔现在七十五六岁的年纪，他个子很高，身子骨相当硬朗，一头棕色头发用发夹整整齐齐地别起来。哪怕是顶着夏天的高温，克罗韦尔还是会穿深色保守样式的西服。他说起话来满是大将风度，仿佛指挥部队驰骋疆场奋勇杀敌——他在欧洲大陆担任美军总司令的时候倒真是指挥过部队冲锋陷阵——他笑起来也是声若洪钟，谈起他的工作、他的住户，还有美国老年人的现状来，他的态度坦率得让你手足无措。老将军外表刚强内心柔弱，他说：“有些老年人财产数以千万计，他们根本不缺钱，却发现料理起自己的健康护理来困难重重、无从下手。如果社会的目标就是为日渐衰老的公众提供像我们这里拥有的服务……”这一点在克罗韦尔看来是社会主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你就得在老年人居住的地方提供饮食、护理和管理的全套服务，并且使这些服务合理搭配。”

要做到这一点，他说，你就得让年纪更轻的人参与到这一过程当中来。但克罗韦尔对这个前景一点儿也不抱希望，格伦里奇就面临着种种困难。从地理位置上说，这里的住户和自己的家人天各一方，很多人从入住格伦里奇那一天算起已经和家人分开十几年了。“在他们第二次退休的时候，我们让他们入住

这里。”克罗韦尔说，“他们很久以前就搬到萨拉索塔来居住，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他们已经喜欢上了这里。”就算他们的孩子不喜欢这里也无妨。“我把入住格伦里奇看做老年人能送给子女的一份厚礼。”子女们再也不用操心照料他们生活起居的问题，他说。不论是这里的住户还是他们的家人，谁都不用再日复一日地到处找人，问他们能不能搬进家来接替那些走马灯一样频繁更换的护工。“对于家庭成员而言，这里的事做起来会相当困难，你不得不经常组织些活动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有的老人就像孩子，他们会无缘无故地就对自己目前的处境不高兴，就像没拿到玩具，或者想要的东西没要到一样。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他们就跟幼儿园里的孩子差不多。”

克罗韦尔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给他们提供一整套的活动。他记得有个星期，格伦里奇里接连有三个老人的妻子因为癌症离开。“其中一个从前是牧师，他的专长就是安慰失去亲人的人；另一个人是政客，社会关系相当广泛；第三个人则是有钱人。他们每个人都全身心投入这里的某一项活动。他们打网球，做义工，参加会议。他们参加的活动越多，丧偶之痛持续的时间就越短。”克罗韦尔摊开了双手，“丧偶之痛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格伦里奇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克罗韦尔自问自答地说：“我们就是要帮助别人继续向前跑，跑得离终点越近越好。”他引用了一个老生常谈的比喻，他所说的终点不仅是指痴呆，也指死亡，“到达终点的时候，你在路上跑的距离越远，你的生活就过得越幸福，子女的生活质量也变得越高。现在，年纪拼命得拖你的后腿，你还怎么能在路上一直跑下去？我们的办法就是根据老人的活动能力，让他们尽可能多地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实际上，克罗韦尔把让这里的住户不断参加活动看成一个大型的物流运营体系，在这个体系里面，剧院、学习班、交通、用餐场所、身体锻炼和恢复训练、医疗服务、场地维护、安保系统和宗教资源必须一个不漏地运转起来。要是社会像他描述的那样，任何一个老年人都能“跑得离终点越近越好”，光是格伦里奇的需求就已经要比原来翻了一番。在萨拉索塔县，85岁以上人口中有72.1%的人说他们需要护理才能维持一天的基本活动，因为萨拉索塔县是全国85岁以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因此它也提供了一个视角，从中可以看到，随着老年人当中年龄最大的那部分人以惊人速度快速增长，全国其他地方到底

需要多少资源才能维持他们的生存。

他说，这个社会“根本就不想跟老年人打交道。要是你住在家里，又是家里年龄最大的那一位，你就能感受到自己仿佛成了别人的肉中刺、眼中钉。但要是你置身另外一个环境，那里总有人和你一般年纪以及相同的经历的，大家一起承担丧亲之痛，还有各式各样的俱乐部和丰富多彩的活动，你就能熬过去。”克罗韦尔说，“蓟花小站”是城里最受欢迎的地方，大家过来吃吃饭，会会朋友，因为七八十岁的老人在这里相聚会觉得非常舒服、非常安全。克罗韦尔引用了自己宣称的内部研究数据，表明社交环境的融洽和与人相处的快乐让格伦里奇里的住户能多活三四年的时间。

和格伦里奇里的住户谈一谈就能证明克罗韦尔所说的话，老人搬进这里部分原因确实是为了让孩子得到解脱。他们不希望破坏子女固有的家庭生活而把他们牢牢锁在自己身边。这情形用来形容那些年纪最大的父母显得最为贴切，他们多是八十多岁或更大年龄的人，子女受过高等教育，有自己的一番事业，自身被生活中的日用开销和时间紧迫压得透不过气。因此这些人并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来照顾他们，虽然他们特别珍惜格伦里奇的护工，或者无论他们身在何处都一样珍惜照顾他们的那些人，但在他们眼里，护理工作终究还是个伺候人的活儿，他们极不情愿看到自己的孩子涉足其中。

## 独立日

我们跟随一对九十多岁的老夫妇一起，参观了他们位于格伦里奇边缘地段跟正常家庭一般大小的两居室公寓（它叫做比勒一家：戈登和玛吉的安乐窝）。正赶上他们62岁的女儿从西海岸赶过来探望父母，大家一块儿喝咖啡吃蛋糕。戈登是名退休教授，玛吉退休之前也是教师，两个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洞察力敏锐得惊人，这从他们提出的问题和发表的见解就可见一斑，无一不是紧跟时代步伐、紧追科学前沿。他们两个人在格伦里奇都小有名气，也备受欢迎，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在萨拉索塔县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建立了一个牢不可破的朋友圈。玛吉臀部的病痛让她备受煎熬，现在她只有成天坐在轮椅上，大部分时候她都只能待在自己的公寓房间里独自享用晚餐。戈登先在楼下和朋友们一块儿吃完饭，再把玛吉的晚饭带回来。朋友们经常也跟着戈登一块儿到他的

公寓里聚会，而这会儿玛吉正好要吃晚饭，吃完饭大家一块儿喝喝咖啡聊聊天，间或也喝上一点儿酒。他们的儿女没一个住得近一点儿的。一个女儿跟丈夫住在南美，在那儿宣传他们的环保理念；还有个儿子关节不好经常疼痛，他住在芝加哥，守在家里当个家庭主夫。现在来看望他们的这个女儿一年也难得过来一两次。她自己也已经六十多岁，跟她父母一样，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这次来探望父母，她有点儿变得“人来疯”。一有人来她就哇啦哇啦说个不停，父母偶尔插一句嘴也被她蛮横地打断。她坐在椅子上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摆动身体，眼光在满屋子扫个不停。哪怕在格伦里奇，有着“假日酒店般的尊贵享受”，尽责孝顺的儿女对父母还是有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怜爱。关于来这里探望自己的孝顺儿孙，萨拉索塔县高端不间断护理中心流行一句口头禅：“来了让人高兴，走了让人省心。”

富人自可以游哉地数说这句口头禅，可是上了年纪的人和儿女难免都会有一些伤感。要是他们能在子女身边安享晚年、尽享天伦之乐，他们一定会迫不及待地去投靠子女，但前提是子女能够独立。美国 100 个老人里有 95 个都说能够自立是他们的首选目标。<sup>12</sup> 格伦里奇里的住户，都把在这里获得照料看成是自给自足的一种方式，这样他们不用担心自己晚年会给家人和朋友带来不必要的负担。

## 藏起了你的轮椅来

格伦里奇的主餐厅虽然有点儿人声嘈杂，但是显得生机勃勃。大堂经理站在门口欢迎进来的每一位住户。要是他们坐着轮椅进来，或是推着助步器进来，只要他们一落座，马上就有服务员过来把轮椅和助步器收走，放在餐厅后面不显眼的等候区里。克罗韦尔不想在显眼的公共场所看到这些设备，它们让这里看起来好像残疾人之家。如果到处都是轮椅和助步器，这里的环境就会显得太阴暗，老在提醒用餐的人不好的一面。但更为重要的是，对那些正给自己的晚年到处物色安身之所的潜在客户而言说，满眼尽是轮椅的场景绝不会是个让人暖心的画面。还是让这些人看看 300 座的宽敞大剧院，看看排得密密麻麻的讲座、演出和歌舞表演更让人放心。让他们看一看各种名目的委员会正在热火朝天地组织活动，看一看大客车把这里的住户一拨一拨拉进城，让他们紧跟

萨拉索塔县社交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脉动和潮流，才会更令人振奋。

欧美信用危机和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之后，格伦里奇的市场前景也变得更加黯淡。那些依靠房地产收益、分红或者股票收入来养老的退休老人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境况一日不如一日。伴随而来的恐惧反映在2009年3月的一份调查中，调查显示美国将要或已经退休的老人普遍认为要等上7年左右，他们的投资才能恢复到经济危机爆发以前的水平。<sup>13</sup>不算这期间不得不从日渐缩水的账户里取出来的那些钱。<sup>①</sup>

尤其是佛罗里达州，更是在经济上陷入破产境地。萨拉索塔县在2005年还是一片建筑工地和起重机的森林，突然之间就陷入房地产的大萧条时期。那些老年公寓楼的业主将他们手里的单元楼纷纷扔给了银行。有些单元房既卖不掉也租不出去，因此投资客或者房东只好弃房了事。另有一些单元房被腾出来，里面的住户从哪里来就搬回哪里去了。新到城里来的买家根本不考虑这些腾出来的单元楼，担心自己会被这些日益贬值的烧钱窟窿套住出不来，因为住户太少，建筑维护的费用分摊起来必然高昂。年老的买家一般不会搬进一个不知道要过几年才能收回成本的地方。在2008年和2009年，萨拉索塔县因为经济滑坡太厉害，几十年来第一次开始流失人口。佛罗里达州乃至美国全国的老年人住房产业都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年老的美国人很难再轻轻松松就将自己的房产变换成现金，再投资购买一处新住所来安度晚年了。

有种担心是，如果新增加的这部分老年人没钱或没能力搬进现有的老年人住宅，那么老年房地产业帝国的商业运转模式就会出现崩盘，将那些认为自己已经买了住房保险和养老保险而下半辈子可以衣食无忧的老人一瞬间抛进崩溃的市场，任由其摆布。专门开发养老社区的全国性大型房地产企业都挣扎在破产边缘，使得全国养老社区里的住户个个心惊胆寒，弥漫着一股恐惧和悲凉的气息。在萨拉索塔县，很多专门吸引退休老人入住的住宅和社区对现有住户提供高额奖金和回扣，让他们介绍老人进来入住。如果成功介绍一些老人入住，他

---

① 根据凯业必达（CareerBuilder）网站追踪来的那些数据，虽然美国经济在2009~2010年出现好转，老年工人对前景却显得更加悲观。这项调查发现有近70%的老年工人希望延迟他们的退休时间，主要还是因为从经济上来说他们无法选择不工作。这个数字和前一年相比上升了10%。

们不仅能赚取一点额外费用，甚至还能得到一台电视机或一辆高尔夫球车。这样做多少能填补一点经济上的亏空，否则亏空只会越来越大，最终将他们全部吞噬。

“经济危机对萨拉索塔县老年人的生活产生的影响，在各个社区里风起云涌、到处蔓延，其激烈程度震惊了很大一部分人。”帕姆·巴伦说道。“好多老人原本打算搬进护理水平更高一点的社区，现在也没办法实现愿望了。而且现在不比从前，正常的家庭护理费用也让他们觉得难以承受。很多低收入群体因此失去了工作。与此同时，跟我们合作的那些家庭护理服务机构开始招募学历更高、水平更好的员工，薪水甚至涨到 8.5 美元一小时。他们收到一大堆求职信，都是资历更高的人投过来的，诸如退休教师之类，他们过来求职，是因为这份薪水对他们而言开始变得至关重要。”

## 连骗带偷，连骗带倒

不论时局好坏，专门迎合老年人的经济发展模式都会像纸房子一样脆弱易碎。处于顶端的格伦里奇中心和普利茅斯港湾主要为富人提供服务，他们始终跟我们不离不弃，可是他们的住户也免不了要遭受骗子的光顾和掠夺。在格伦里奇，克罗韦尔正和我们交谈，有个衣着非常得体，脖子上戴着银色珍珠项链的白发老夫人走过来打断了他。

“霍华德。”她语气急促地说，“我有句话要跟你说。”

现在不行，他告诉老太太，他有客人。

“霍华德，这事非常急，我非得要跟你说一声才行。”

克罗韦尔早已习惯了这里的老人信誓旦旦地告诉你他们有十万火急的事情要跟你谈，结果一看却是最为稀松平常的小事。譬如空调出了问题，或者他们认为这里的员工太过疏忽大意。他也习惯让他们稍等一小会儿。但是克罗韦尔发现这个白头发的老夫人比往常那些人显得更坚决，神色比他所料想的也要更慌张，他走到一旁去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告诉她，三分钟后他会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和她会面，让她去那里找他。老夫人告诉他，她的理财顾问突然之间离开市区不知所踪，留下一大堆可疑的迹象，而她对自己和他之间的账目往来一点眉目都没有。2009 年大白于天下的“庞氏骗局”（Ponzi Schemes）



对萨拉索塔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伯纳德·麦道夫的融资网络，先后诈骗了客户 650 亿美元，将萨拉索塔县很多投资人拔得一根毛都不剩。另一个“小麦道夫”，对冲基金经理阿特·纳德尔（Art Nadel）是萨拉索塔县的投资顾问，同时也是个有名的捐助人，常常对当地的服务机构和文化团体慷慨解囊，例如歌剧演出公司就得到过他的资助。但是他诈骗了本地人多达 3.5 亿美元的钱财，其中包括住在这些高级不间断护理中心里的很多住户。克罗韦尔在大厅里被人拦下来的时候，传言说纳德尔留下一封自杀遗书，然后就遍寻不见踪影。但不久他就被警方逮捕了。

如果一个社区里住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年人，病怏怏的没什么力气，但个个手上都有点闲钱，骗子专门盯上这些人也就不足为奇了。2006 年，就有个专门吸引八九十岁而又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钩的骗局。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保险代理人合伙成立一家公司，许诺可以为老年人提供长期护理保险，购买保险的客户可以在家中享受护工和医生的上门服务。但是他们推销的保险单，上面复杂琐细的条款却申明公司只负责提供护工的姓名和医疗机构的联系方式，实质性的服务一条也没有。就是这样的保险，他们每年还要收取高达 5 040 美元的保险费。

2008 年，萨拉索塔县有个皮肤科医生迈克尔·罗辛，被判 22 年监禁并被判罚支付政府 1 100 万美元罚款，用于偿付受害者的损失。三年前，罗辛还是这一地区开展莫氏显微手术（Mohs surgery）最好的医生之一，莫氏显微手术主要用于切除皮肤上的肿瘤而保证最小的手术创面。在这个退休老人聚集的热带港湾里，他所开展的莫氏手术客源十分充足，可他还嫌规模不够。他被捕的原因是他给自己的病人开展活组织检查，结果显示几乎每一例接受检查的活体切片都呈阳性特征，其实有些病人根本就没有患上癌症。但无论病人有没有患癌症，他无一例外地给这些人做手术。对于有些病人他还不止一次地进行手术。有个病人根本就没有患癌症，结果却被他做了七次手术。那些不确定到底有没有患上癌症的人就更要饱受他的手术刀摧残。有 13 个病人接受了超过 20 次以上的莫氏显微手术，有个病人更是接受多达 122 次手术。罗辛自己的员工开始起疑，出于对他这种手术行为的不齿，他们把一份嚼过的口香糖切片提交到实验室化验，化验结果显示癌细胞检测呈阳性。他们毫不犹豫地告发了他。

这片地区的强风暴天气也会定期给建筑承包商招揽生意，而他们骗人的手段简直花样百出。最典型的骗术就是虚报房屋的损失估算，然后用劣质材料随便修补一下，本来没什么大碍的房子倒给他们弄得一塌糊涂，以此来糊弄欺骗老年人。承包商当中流行的一个小儿科手法，就是乘老人的房子在风暴中遭到损毁而安全性大大降低，容易遭到陌生人光顾或是容易遭受水淹的时候，他们趁机上门欺诈老年人。另一个常见的骗术就是将房子涂上厚厚一层油漆，但过不了几天这油漆就会渗色，将房子的外墙面渗得满目疮痍，然后他们收取更多费用才会处理这个问题。这些骗人伎俩无数次重复上演，皆因为上当受骗的老人中很少有人报案。真正去警局报案的那些受害人常常又多是语焉不详，证据不足，警察根本就无法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抓人。

## 法律的灰色地带

来路不正的钱多到无法计数，佛罗里达州的总检察长只得在市里专门开设一个“老年人罪案科”（Seniors vs. Crime），目的是将那些害群之马绳之以法，鼓励老年受害人克服不好意思的心理，鼓起勇气前来报案。美国有个全国联网的犯罪调查项目，专门聘请老年志愿者充当调查员来搜集证据。在该项目来到萨拉索塔县的前一年，“老年人罪案科”专案组已经在佛罗里达州处理了3500起案件。这个项目的到来填补了“老年人罪案科”的许多空缺。专案组的工作人员都由已经退休的警察充任。“我以前是奥兰多市警局的一名警官。”大卫·布莱克洛克说道。他是个乐呵呵的老人，红光满面，头发显得很蓬乱，下巴上一大把白胡子。现在的他好像不是在为警局做事，而更像一名侠士，为一个隐在林中的古堡四处效力。在“老年人罪案科”，布莱克洛克协调一帮志愿者专门接手那些警察不碰的案子。“我们只接民事案件，刑事案件我们不碰。接手的多数都是小案子，它们在警察眼里显得微不足道，根本不愿意浪费警力。”

他说，这工作实在是让人满意得不能再满意了。与布莱克洛克共事的这个小组，除极个别人之外都是志愿者，其中包括一名退休的重案组探员，一名邮政督查，一名前纽约市的边境警察，还有很多“前公司企业的中层经理、政府部门的中层管理人员，个个都知道怎么才能把事情搞定。”志愿者的办公室分布于几十个社区，他们在窗口接待报案人。大多数办公室一周开放两天，每天

四小时。在佛罗里达州东南部德尔雷比奇市的一个办公室，一周开放五天。“那儿住着很多上了年纪的犹太裔老太太，她们个个腰缠万贯，所以常年有人过来敲竹杠。那里的办公室忙得停不下来。”

到目前为止，这个项目为老年受害人找回了上百万美元的财产损失，而项目本身根本没有动用纳税人一分钱。其办案经费主要都是从州检察官处理的各种其他案件收益里面开销。比如佛罗里达州最大的一家连锁药店受到指控，说他们在老年人的处方药上做手脚，长期偷工减料——给的剂量比标签上标明的要少——公司因此拿出一大笔钱支付给这个项目组，作为和市总检察长和解的一项条件。因为这些老年志愿者直接跟州里面的警官和律师打交道，这样他们工作起来无所顾忌，对那些犯事的人形成真正的威慑。“我们给他们当超人的机会。”布莱克洛克说道。

## 守着点小钱艰难度日

2008~2009年的市场衰退所带来的经济冲击，改变了佛罗里达州西部所有阶层退休老人的生活方式和晚年计划。主商业街两旁的餐馆饭店自从春天里贴出“停业休整”的告示之后就再也没有重新开张。原来一度生意火爆的商业区，因为很多商店的撤离而留下大片空缺。当地的学校每个月都要流失掉上百名学生，与之一起离去的还有支持学校运转的纳税人。说到聘用老年员工，萨拉索塔县一直是全美国最为开明的地区之一，老年员工几乎随处可见。通往格伦里奇中心的路边有一家赛百味三明治小店（Subway），卖三明治的柜台前就站满说话略带印度口音的年轻人和许多老年女性，她们都是这里的员工。其中一个骨瘦如柴，皮肤晒得黝黑，另一个有点发福，一头白发盘在头上像个棉花球，两个人并排站在一起熟练地包着三明治。在美国其他地方你可能会认为皮肤黝黑的移民多数都是雇员，而老板是年纪比较大的白人，但到了这里以后你的想法会被颠覆。年纪比较大的女性才是拿最低工资的员工，而其余那些人都属于管理层，享有公司的特许经营权。午餐高峰时期，赛百味三明治门口排起来的长队从柜台一直延伸到门口，这个队伍当中的大部分人也都是由老年人组成，几乎所有的食客都点一个5美元的加长三明治，把加长的那部分包起来带回家。“这家伙挺划算的，是不是？”队伍里有个看上去75岁左右的老太太这

样说，她正和自己已经中年的女儿一块儿排队等候。“换做一年前，我觉得这里根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拥挤。”

大众超市（Publix）是本地一家连锁超市，多年来一直和顾客之间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主要也因为它非常乐意雇用老年人。随着经济的衰退，每一个招工广告贴出来都引来上百人应聘，这些应聘者都是已过正常退休年龄的老人。当地的老板面临一个无法破解的难题，当老年人不愿意像从前那样频繁地离开现有的工作岗位，他们怎么能腾出空间来安置年轻人就业。当地一家报纸报道说，以前老年人每个月雷打不动地腾出一点时间来预防生病，现在他们每月预留的不上班天数也在大幅度减少。

## 头发移植，静脉复位以及现金流注入

萨拉索塔县纪念医院不仅是当地第二大用人单位，同时也是佛罗里达州第二大医院。有 750 名医生和 4 000 名员工集中在这家非营利性医院及其一系列附属机构中工作，只有市属的学校系统才拥有比它更多的员工。沃尔玛是全国最大的私营企业，在这一地区内拥有好几家特大商场，但它们聘用的员工还不到医院的一半。大众超市聘用的当地员工也比这座医院要少一千多人。坐落在附近的纯品康纳饮料有限公司（Tropicana Products）总部是百事可乐的一个分部，作为全球销量第一的果汁品牌，在里面工作的当地员工也只有萨拉索塔纪念医院的一半。这家医院的医疗体系备受好评。它之所以拥有一支庞大的医疗队伍，并不是因为它是城里所有病人的唯一选择，也不是因为病人总把它看做城里条件最好的医院。其实城里一家私立营利性医院才是好几百名医生和他们的病人最期待的安身之所，并且这地方还有好几家其他的社区医院。在这地区工作的大约 1 300 名医生当中，超过 2/3 的人是专家，他们的收入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sup>14</sup>

一幢幢白色的高楼矗立在萨拉索塔纪念医院规模宏大的主院区内，使得这座医院乍一看更像是假日酒店，而不像城里的医疗中心。主建筑周围环绕着高大的棕榈树，里面一座座现代化的厅堂内灯火昏黄，充满宁静，有些则是热带的明亮色彩。从经过医院门前的交通枢纽 41 号公路上看过去，医院显得静谧阴森，令人心生寒意，既没有来来往往的行人穿梭其间，也看不到救护车呼啸

来去的身影。这种静谧的氛围是故意营造出来的。尽管这家医院每年要接收将近 8 万名急诊病人，但大部分车辆进入医院中心地带都毫不张扬，它们尽量不用警报器，或者把警报器的声音调到最低。

外在的宁静同时也掩盖了萨拉索塔纪念医院在医疗保健这一当地经济最重要组成部分中的核心地位。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儿。萨拉索塔县如果提供不了老年人需要的种种医疗服务，它就吸引不了这么多老年人前来定居。具有强大吸金能力的建筑市场是当地经济的第一支柱，而医疗领域则是当地经济的第二大引擎。如果算上与医疗领域挂钩的那些服务性企业如广告公司、律师行和会计师事务所，同时再加上那些医疗设备生产商和实验室，医疗保健领域很可能会成为萨拉索塔县最主要的经济推动力。毫无疑问，它是吸引外部资金流向这里的一股强劲力量，也是经济学家称之为“出口”的那份收益，主要以联邦政府社会保险<sup>①</sup>的形式结算过来，用于照顾和护理这里 65 岁以上的居民。2008 年医院的年收益当中政府的医疗救护补贴大约占到 55%。<sup>15</sup>另一个大型政府医疗保健项目，主要由联邦和州两级政府共同融资，专为低收入人群和他们的子女，以及残疾人提供医疗保障，这个项目占医院年收益的 7%。联邦政府支付的钱被算作“出口”收益，主要因为它虽然在萨拉索塔县进行支付，但却取自这一地区以外的税收资金。老龄化社会通常会依赖当地的医院和其他医疗服务机构来寻求经济增长力，希望借助这两个领域里滚滚而来的金钱弥补其他经济领域欠缺的经济增长力，比如说制造业，它曾一度是地方经济较为强劲的加速引擎，在老龄化社会里却显得动力不足。萨拉索塔县作为一个医疗服务的“出口商”，更享有双重福气，它能吸引享受联邦政府资助的老年病人从别的地方搬来定居，而他们搬到这里时的年龄刚好可以达到享受联邦社会保险的最低门槛，因此可以源源不断地吸取联邦社会保险资金。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萨拉索塔县会有那么多的医疗专家，多得与其人口不成比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萨拉索塔县这个世界上年龄最大的社会之一，老年病专家的人数却总是供不应求，因为老年病位于政府补偿明细表的最低端，乏人问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

① Medicare 是联邦政府靠税收支撑的为 65 岁或高于 65 岁的老人提供社会保险的项目。——译者注

联邦政府资助的钱不过是萨拉索塔县医疗经济命脉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些特殊医疗服务消费者必须要自己掏钱购买，它们在萨拉索塔县的生意也是一片繁荣。萨拉索塔县的电话黄页上有 76 家皮肤病诊所的号码。与之相比，宾西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市，人口是萨拉索塔县的 6 倍，皮肤病诊所却只有 82 家。伊利诺伊州的罗克福德市，面积是萨拉索塔县的 3 倍，电话本上只有 22 家皮肤病诊所的号码。北达科他州首府俾斯麦市也是个重要的地方医疗服务中心，仅有 5 家皮肤病诊所。萨拉索塔县有 90 家美学牙科医学诊所，而俾斯麦市只有 17 家，罗克福德市只有 22 家。

从萨拉索塔县中心出发经过纪念医院的这段 41 号高速公路路面宽敞，商业区分布得比较松散，如果在别的城市，道路两旁一定挤满了一排排汽车经销店。而在萨拉索塔县，道路两旁一字排开的却都是药店和银行，还有更为醒目的医疗或跟医疗沾边的白衣天使服务。沃尔格林药店（Walgreen's）是一家大型连锁药店，在这条路上每隔几百码就能见到一家分店。整形外科医生可以坐拥整幢大楼，里面的空间大到足以容纳一所小学校的所有学生。还有一家大型“眼科中心”也是高楼平地起，不仅要和一家规模差不多大小的“视力中心”打擂台，同时还得跟斯特罗姆眼科中心（Strom Eye Center）竞争，沿途下去还有好几家眼科医生开设的诊所，大家都要分一杯羹。“诊所”现在听起来一定太寒碜，所以几乎每家稍具点规模的诊所都把自己称为“某某中心”。有家血管重建中心在自家的广告牌上一下子就推出 6 位医生。沿着公路而下还可以见到一家女子医疗中心屹立在路旁，另外还有一家“脂肪重塑中心”，一家激光视力矫正中心（LASIK），一家血管重建中心，一家整形外科中心，一家综合一体化医疗服务中心，以及萨拉索塔县外科手术中心。不论你是找按摩疗法的医生，找针灸科医生，找美塑疗法减肥中心（主要对身体脂肪多的部位采取“皮下注射传统药物或者同类减肥药品”），还是寻找增生疗法（据说能治愈身体中疼痛的每个部位，主要通过向体内注射消肿药将炎症激发出来），寻找各种门类各种名目的亚洲民间土方，或者寻找更多的美容牙科医师，没问题，一切在方寸之间即可得到答案。

布鲁斯·罗宾森医生是萨拉索塔县纪念医院的老年病专家，同时在普利茅斯港湾和“不老松”养老院两家机构里担任治疗部主任。罗宾森认为，萨拉索

塔县之所以有数量如此众多的医疗护理产品可供选择，最直接的原因在于这里居住的退休老人既有闲钱又有消费需求，他们总希望花钱买到最好的健康服务。哪怕花钱根本买不到他们想要的健康，他们还是花钱花得心甘情愿。

“萨拉索塔县医疗护理所面临的挑战。”他说，“在于有钱的老人渐渐发现，在医生办公室，哪怕他们将所有的钱倾囊而出，也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大部分医生都是按章办事，政府出钱规定他们什么病用什么疗法、做几个疗程，他们就怎样去做。医生根本没有权力决定将同一个疗法在病人身上运用两次，或者多收病人一分钱。这些规定同样适用于医疗保险计划，每个病人只能获得相同程度的护理。我给病人做过很多不同种类的护理，因为我在疗养院工作过，在不间断护理中心工作过，也在很多家医院工作过，但有钱人想要的东西，通常是更多的时间和更精心的护理，我从来都不能满足他们。”

在萨拉索塔县，有钱人总能想到办法将更多的钱花在自己的健康上，有些医生团体成立“精品护理服务”，病人预交一大笔年费，哪怕再小的一点儿事医生都会随叫随到。他们的手机24小时开机，办公时间也无限延长，病人家属可以无休无止地打电话询问年迈父母的健康问题。

“有钱人可以花钱滥用国家的医疗服务体系，但如果你将护理服务平均分配给每一个老人，你就得把国家的全部军费开支都挪用到医疗保健上来，这还不够，你还要不停举办慈善义卖活动才能支付得起这笔费用。”罗宾森说，那些要求享受高水平护理服务的人同时还要享受更多其他类型的服务。奇怪的是，正是对其他类型服务的需求大大带动了萨拉索塔县低收入群体的经济发展。“服务业工人的工资水平都很低，这就使得很多从业人员根本买不起保险。”他说，萨拉索塔县到处都是点医疗保险都没买的年轻工人。“有钱人总觉得他们享受的医疗服务水平不够，赚不到钱的人却根本连一点医疗服务都得不到，两者之间形成了紧张的对立。”

那些不愁手头没钱花的人也很愿意尝试大量上市的新药和新式疗法，但这些都只能用现金购买。这些药品和疗法有些是医生想在主流医学以外开辟新天地而研发出来的，但更多的是来自游离于传统医学以外的偏方土法。

“很多抗衰老行业的从业人员。”罗宾森说，“纯粹就是部自动售卖机：头发移植、静脉复位、各种类型的皮肤病……治疗皮肤病绝对是黄金医科……萨

拉索塔县真是抗衰老医生的最佳落脚点，这里很多有钱人都对他们的医生不太满意，这些医生每次至多只能和他们待十分钟，可是抗衰老医生拿钱办事，想跟他们待多久都行。”

这种情况和其他各种情况合在一起，意味着搬到萨拉索塔县居住意味着返老还童了。随着美国人口在年龄上离萨拉索塔的距离越来越近，全国其余地方都得痛下决心，是干脆像萨拉索塔县一样热情拥抱自己的老年人口，还是想别的办法推动或阻碍这一转变的到来。而对老龄化社会里无处不在的老年人而言，在萨拉索塔县尽情享受老年生活带来的种种美妙滋味，却是大家对自己余生最美好的憧憬。







## 第 2 章 人类寿命越来越长

2000 年世界范围内仍健在的百岁老人数目：18 万人

2010 年仍健在的百岁老人数目：45 万人

2050 年预期的百岁老人数目：320 万人

在美国西南部一座大城市里有一家希腊餐馆，有个姑且称之为道格拉斯的人正坐在一张桌子边有滋有味地吃着一盘烤好的蔬菜，他还点了一份烤鱼，上面除了放几片柠檬之外什么调料也没有加。道格拉斯说，其实讲一讲他的经历，就算告诉我他的真名也无妨，他一说起这个来就激动不已。问题是，他说，要是大家知道了他的真实年龄，可能马上就会把他轰走。

“我现在做的事情，这辈子简直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道格拉斯说道，“要是我的真实年龄大白于天下，我的一切就算玩完了，不论个人生活还是事业全部玩完。”为了隐瞒自己的年龄，道格拉斯真是费尽了力气。其实他一身横肉，肩膀魁梧，脖颈强健，头发刚刚理过，脸上刮得油光锃亮。光滑的额头上肌肉均匀分布，多余的肌肉全部堆积到浅红色的眉毛周围。每当道格拉斯说到一个重点——很多都像是排演过的一样——他的手势马上变得坚定有力，一字一顿，虎虎生威。尽管这样，他的动作还是有点儿跟不上说话的节奏，使道格拉斯看起来像是家庭婚礼舞会上表演过火的爷爷，虽然跳得地板震天响，但

却有点儿跟不上节拍。可是如果倾听的人有点儿耐心，愿意慢慢适应道格拉斯的节奏，最终会发现他对生活表现出来的那股激情，虽然节奏有点慢，却坚定得不容置疑，让人久久难忘。

尽管道格拉斯现在看起来生龙活虎，10年前他却罹患胃轻瘫，并与之进行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抗争。当时的发病原因根本就没找到，也许是一种病毒，也许是吃了过期的食物，也许是对药物的不良反应（连他的医生也一直没搞清楚），但他一下子住进了医院，忍受这种病痛的折磨长达半年之久。那段时间里他简直就没办法吃饭，靠流质食物维持生命，数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最终战胜病魔，回归以前的生活。从此以后他倍加勤奋地工作，想要把这段不开心的插曲从记忆当中抹去。他亲自设计了一套极为严格的食谱来调养身体，并坚持打太极拳，还给自己排了一份满满当当的工作日程表，一般都是一周工作60个小时，这样他才能证明自己依然保持着青春和活力。但是，跟芸芸众生一样，他还是免不了要日渐衰老，有些衰老的迹象无论怎么用尽心思也无法隐瞒。

比如说，这家熙熙攘攘的希腊餐馆在午餐时播放吵吵闹闹的音乐，在道格拉斯听来就模糊不清，只仿佛耳畔有音乐炸弹在不停轰炸。听力丧失的过程虽然不易察觉，可一旦人渐渐变老，这个过程几乎无人幸免。听力的好坏并不取决于内耳的健康状况，而是大脑内部发生的一些改变让人很难再分辨不同声音，所以是外界的噪声也好，还是平常迷恋的音乐也罢，人们逐渐开始产生混淆，从而变得难以识别。

原来红光满面的道格拉斯，现在肤色开始发白，上面到处都是斑斑点点，而且变得松松垮垮。脸上和脖子上的苍白疤痕暗示他曾经得过皮肤癌，但通过做手术非常小心地切除过，他从来不提这些伤疤。要是道格拉斯打算说出自己的年龄，他一定先让你赌咒发誓绝对不会外传，然后再把身子往前倾，将声音压到不能再低，一脸诡异地快速吐出几个字：“72。”这个数字很可能是他的真实年龄。且不管他的实际年龄到底是多大，他这样神秘声若蚊蚁地说出来，是因为对自己现在的状态相当自豪，对自己一脚踏进鬼门关还能战胜死神也显得颇为得意。虽然身子骨硬朗，但他看起来并没有年轻到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说他72岁，或者说他75岁，大家也觉得恰当其时。道格拉斯的秘密，其

实压根儿不算什么秘密。

## 保持年轻的心态

身子骨再硬朗，也抗不过年岁的消磨。道格拉斯这个年纪，原本应该坦然面对这一自然规律并且安心接受它，但他自谓是个经得起和年龄磨一磨的人。他心里明白，人老以后，难免会变得身体衰弱心情烦躁，可他打定主意要想方设法地推迟这一变化的到来，希望能使这个自然规律在他身上应验的过程缓一缓。他这样想完全正确。合理饮食、经常运动——尤其是让人保持体力和平衡感的运动——和参加工作依然是让人保持身体健康、智力健全和情感充实的基础。但是，这些活动并不能逆转身体衰老的进程。从过去健康上遭逢的那个小挫折，道格拉斯明白他的胃部很可能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随地将他开启的生命之门再次关闭。

道格拉斯就要动身前往经济发展势头迅猛的亚洲去，这将是两年之内第16次亚洲之行。他递过来一叠纸，上面密密麻麻印的全是他的行程安排细节，简直要把人累垮：17天的时间里他要穿梭分别位于越南、中国和蒙古的六座城市。他是个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创业家，创立了一连串企业，但此前他的精力一直放在美国市场，在美国一共创办了四家公司并转手卖了出去，因而得以发家致富。然而这些日子，道格拉斯却有点看不上美国市场了。他说，部分问题是因为这个国家太过于崇尚年轻人，根本看不到像他这样的老年人的价值所在，他们虽然老一点，但还能发挥余热，创造就业机会，创造社会财富，实际上他们还是宝刀未老、余勇尚存。

“美国这个国家不再像从前那样推崇新思想了。”他对这一点愤愤不平。可是一谈到他在亚洲创办的那些企业，他马上显得意气风发起来。在亚洲这块地方，他的成熟老练才有用武之地，他说，在亚洲，老年人可以和年轻人打成一片。

“那里的孩子如饥似渴，他们聚精会神地听我说话，希望能从我这里学到新的东西。他们都认为我有两下子。我呢，确实是有两下子。”

道格拉斯的“两下子”就包括他还有个比他年龄小很多的女朋友，或者说不止一个。他并没有开诚布公地到处宣扬。这个事情他也是半遮半掩透露出来

的，说他怎样威风不减，说他怎样强壮有力。道格拉斯在亚洲拥有的两家企业有一家专门帮助当地的消防部门分类建立档案。他说，这家企业才是他的衣食父母，而另一家企业是他的情感所系。道格拉斯先前所患的那场大病让他对西方的医药彻底失去信心。“西方的医药太不关心人的长期健康，经常只会让人病得更加厉害。”他这样评价。他认为现代医药就是七拼八凑的一团糨糊，一帮乌合之众纠结在一起，其中夹杂着冷酷无情的医药公司，道德败坏而又各怀鬼胎的医生，分工过度专业化精细化的部门，使病人产生严重依赖的医药，还有失去人性化的医疗护理。他现在转而对传统的东方医药产生浓厚兴趣，盛赞这种医药才能促进人的一生健康，可以使身心达到平衡，把人的内部世界同外部的浩渺宇宙连接在一起。他现在所练的太极拳来源于中国，主要看重凝神冥想，强调天人合一。道格拉斯在亚洲的另一个新办企业是一家中草药公司，主要销售中草药制品，让人打通气门，专注于寻找直面自身活力和元气的最佳方法。

## 照明开关成了变光器

有件事令精力充沛、脾气不好但又讨人喜欢的道格拉斯一直困惑不解，那就是为什么他这样一个活在 21 世纪的七老八十的老人，竟然还有那份奢侈和从容来隐瞒自己的真实年龄，换句话说，为什么他至今竟然还能健康快乐地活在世上，或者说，现在的中国人会更理性客观地对待中药，为什么他们却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健康幸福，又或者——和他信奉的那些理念最为冲突的是——为什么他费尽心机用来延年益寿的办法，如限制饮食、服用中草药、勤做锻炼，只能让他的生活质量变得越来越高，却无法切实有效地突破极限寿命。

道格拉斯现在享有的这份长寿是无数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形成的合力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以前的人常常因为一点小病或灾害就死于非命，现在的人不仅寿命比以前的人要长很多，还能有效应对那些灾害和危险。教育的普及、公共卫生设施的发展、城市生活水平的改善，以及大规模传染病的控制，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构成了现代生活的主基调，不仅彻底攻克了早期致人死命的种种原因，而且让人们享受到健康长寿带来的种种欢乐，还有忧

愁。当然，死神终有一日会降临，只不过到了最近这个时代，死神悄然退守一旁，腾出时间来让世界上多达几十亿的人口安然活到50岁，60岁，过了一站又一站，直到慢慢变老。

盖伊·布朗是剑桥大学的一名生物化学家，主要研究细胞在疾病中怎样坏死。在那本机智而又富含哲理、科学却又不失流畅的著作《生命的尽头》（*The Living End*）<sup>1</sup>里，他仔细梳理了几个世纪以来人类死亡的历史。纵观人类的绝大部分历史，布朗认为衰老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死亡的过程，二者之间几乎没有区别。在文明社会普及人类公共卫生领域以前，在现代医药对传染性疾疯狂滥炸之前，一个健壮的生命常常因为死亡瞬间降临而戛然而止。布朗说，人活在这个世上，时刻都面临两种走向，就像一个电灯开关，这一刻还是一片光明，下一刻就会一片漆黑。“生命稍纵即逝，这也意味着死亡的过程极其短暂。人们要么是在孩提时死去，要么是在成年以后死去，因此几乎无所谓什么衰老期，老年人只是凤毛麟角。”布朗这样描述，“引起死亡的最常见的诱因是传染病，暴力和分娩……整体来说，生命终结的过程异常之快，生与死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灰色地带。”

布朗指出，文学想象和历史描叙上的死亡时刻，不是“连续发高烧的人昏天黑地，说胡话……断断续续呼出最后一口微弱的气息”就是生命突然间戛然而止。“死神”被当做不祥的形象，它穿梭于人间到处攫取生命。常常是戴着睡帽的黑色幽灵，手里拿着把大镰刀，拜访那些寿数已尽的人们，一刀下去，那可怜人的灵魂立刻就和肉体分了家。

今天，死神的形象被描绘得更加精确，它手里攥着个小玻璃瓶，里面装着各种慢性毒药，如果看上了谁，它就会用充血性心力衰竭或迟发型糖尿病长年累月的慢慢折磨他。现代社会让从前的死神形象变得陌生和奇怪，尽管一旦大型传染病，如艾滋病、“非典”、猪流感、禽流感以旧时的方式威胁健康人的生命时，它还是会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暴力事件——例如战争、谋杀和自杀行为——依然是现代社会极具威力的杀手之一，每天大概都要夺走5000条人命。（每10例暴力死亡事件中，自杀大约要占到其中的4例，其中尤以老年人经常成为自杀行为最常见的主体。）

我们对过去最常见的那些夺人性命的疾病都了如指掌。每当我们填写一份

标准的健康问卷时，就会不费吹灰之力地将它们挨个罗列出来：麻疹、腮腺炎、肝炎、肺炎、肺结核、破伤风、哮喘、糖尿病、癫痫，等等。这些疾病有些今天还会致人死命，事实上每年都有人因此而丧命，但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一旦染上就必死无疑。任何一个地方，只要公共卫生体制相对合理地运行，疾病的传染就再也不会奏响死亡的丧钟。

有很多过去致人死命的疾病现在几乎从医生的表格上销声匿迹。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详细列举了20世纪以前经常会夺人性命的各种因素，其中包括难以计数的细菌和病毒，它们来源于老鼠、田鼠、臭虫等；还有真菌、细菌和原生动物。（很多医生，尤其是小儿科医生，以前总是喜欢询问一个家庭的住处周围是否有熊、蛇、大型猫科动物，或者致命的爬行动物。）热带溃疡、肠胃炎，还有其他类型的腹泻类疾病，骨折或者牙科疾病引起的并发症，甚至是肌肉劳损都可能加速死亡的步伐。<sup>2</sup>甚至人们一度前去寻求健康庇护的地方也有可能成为他们的葬身之地。比如罗马的公共浴场，白天某一个钟点会吸引大量的病人前来，他们都希望这里的热水能够为他们的疾病增加点显著的疗效，而到了另一个钟点，它又吸引了大部分健康的人，他们希望享受热水带给人的休闲放松的感觉。<sup>3</sup>但是浴场几乎从来没有冲洗过，在这里洗浴就好像在一个巨型的细菌培养皿里打滚。

和今天的人相比，过去的人大概能活到多大岁数？布朗告诉我们，在16世纪的伦敦，有1/5的儿童活不到一岁就中途夭折，另外1/5的儿童在5岁以前丧命，儿童在10岁之前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sup>4</sup>10~40岁，相对而言人们活得比较健康，40岁以后，死神又会不断前来敲门。虽然从孩童时代快结束一直到中年时期人们活得比较健康，但是比起其现代的兄弟姐妹，他们遭遇死亡的概率仍然要大很多，和他们相比，现代人真可以说是百病不侵了。

在16世纪的伦敦，有些人确实活到了60岁以上，但是这样的事可遇而不可求。那时候和现在一样，随着年岁不断增长，一个人长寿的机会也在不断增加。17世纪的英国活过25岁的人——大概只有半数英国人能活到这个岁数——其活到80岁的概率大约有6%，<sup>5</sup>80岁几乎就已接近当时人的寿命极限了。85岁老人跟传说中的独角兽一样难得一见。<sup>6</sup>在那个时候，儿童和40岁以上的人，生命脆弱得不堪一击，这事实大家都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就好像

今天的人面对灾难性气候或喜怒无常的独裁者一样，只能生死由之。活着常常得迁就死亡。

## 幸运的现代人

就像道格拉斯平时喜欢打太极，吃饭精挑细选一样，我们常以为自己做出的重要决定往往会影响到自身的寿命长短和生活质量的高低。我们决定吃什么食物、做什么运动、怎样休闲和娱乐，我们选择中意的医生或是对医生的忠告置之不理，我们挑地方居住，挑地方工作，我们不断调整存钱、投资、花钱的种种习惯，我们决定怎样爱别人和别人怎样爱自己，相信这样做我们就可以对自己的寿命施加强烈的影响。个人的选择和决定固然重要，可是这些选择本身发生在一个全球化的大环境里，全球大环境对我们的衰老进程构成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我们作为个体所采取的行动。老龄化进程是全球化的结果，也是全球化的行动。

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科学除了告诉我们应该跟不良生活习惯毅然诀别，还不能明确无误地为我们指一条通往长寿之乡的康庄大道，这条道路意义重大并且畅通无阻，只要人们沿路而行，就一定可以大大延长自己的寿命<sup>①</sup>。诚然，吸烟的人，嗜酒的人，吸毒的人，还有那些不顾身体纵情吃喝的人，不戴头盔一路飞驰的摩托车手，如果他们改变这些不良生活习惯，很有可能会获得更长的寿命。可是很多不利于身体健康的行为丝毫也不会影响人的寿命。举个例子来说，身体肥胖的肉食主义者，总体说来可能不比那些身体苗条的素食主义者寿命短。他们的生活质量也许比不上那些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人，但他们留在这座星球上的时间比起任何人来都毫不逊色。

总之那些让身体健康的人可以活到七八十岁的因素同时也会让绝大多数其他类型的人活到七八十岁。如果你翻开历史粗略浏览人类经历的每一种类型的文化，回顾所有的科学文献记载和健康自助的书籍，就会发现，只有一种方式可以百分百确保一个人活到最大岁数才寿终正寝：那就是最好在 20 世纪以后

---

① 可能的例外就是坚持这样一种节食方式：每天大幅度减少卡路里的摄入量，保持接近挨饿的状态和水平。长期坚持超微量卡路里的饮食不是需要过人的自控能力，就是需要强有力的限制措施。可是谁又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呢？

的某一个时间点出生，最好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发达国家，当然也不一定必须这样。这是确保长寿无虞的不二法门，没有任何一种办法能与之相提并论。

直到最近这 100 年，人类社会具备了全面综合的体系促进人们的身体健康，生产大量可靠食品的能力才成为这个世界的头等要务。在 19 世纪，负责垃圾处理、清洁饮用水运输、安全食品配送的一些公共部门就已经初具规模。随着公共基础设施的扩建，对疾病成因的科学理解也开始深入人心，人们对自己的个人卫生也开始掌握得较为全面。现代医学科学，特别是 20 世纪中叶以前所取得的那些重大突破，逐渐控制了传染病的爆发，这些传染病以前经常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步入老年就夺去了他们的生命。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公共卫生措施几乎遍及社会每个角落，想要了解它的方方面面根本不可能，可是这些卫生措施在后台随时随地发挥作用并创造着奇迹。各种疫苗接种方案在我们的手臂上留下了明显的印记，但相关机构为之付出的种种努力却默默无闻，他们训练人员来设计疫苗接种方案、实施并监控它们的效果，从而让这些方案顺利落实，他们的工作大多不为人所知。全面综合的公共卫生体系担负着几十种关键性的社会功能。<sup>①</sup>

## 请读标签

生活水平的改善，公共基础设施的加强，还有科学上所取得的伟大进步，这些东西本身并不能让我们的寿命翻一番，除非所有家庭都主动去适应这些改变。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就需要具备基本的学会健康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延长寿命最伟大的奇迹之一就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读书识字率的大大提升。<sup>7</sup>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媒体资源丰富的那些国家，有关医疗卫生的信息铺天盖地而来，消费者眼光所及耳力所至几乎无处不在。各种健康信息和健康

---

① 延长寿命的健全的公共卫生系统是发达工业化国家的一个标志，但在一系列低收入国家也开始初见端倪。詹姆斯·赖利指出 15 个相对不富裕的国家，这些国家依靠法制健全当地的卫生体系，大大延长了人们的寿命，取得了巨大成功。赖利说这些国家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其显著之处在于承诺在公共卫生和教育领域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其实每个国家都有可能提供这些服务，无论富裕与否。



指南从报纸、杂志、电视和网络等渠道无休无止地涌现出来。在美国，健康类题材在报纸头版、电视新闻、广播谈话的最常见题材里排名第八。一项针对地方和全国性新闻节目的为期 18 个月的调查研究显示，电视节目里平均每 12 分钟就有一分钟与健康类的新闻有关，晚间新闻的每期栏目几乎都要包含一些医疗卫生方面的信息<sup>①</sup>。它的受关注程度是教育或交通类节目的 3 倍，尽管仍然远远落后于政治或犯罪类节目。健康类的信息同时还弥漫在流行和娱乐圈的每个领域。十几岁的孩子就会滔滔不绝地引用父母、朋友或者他们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作为权威信息来源，对这些人谈到的性卫生方面的知识深信不疑，但相比之下，学校还是他们第一个可信的信息源。<sup>②</sup>小学里的健康课程也许沉闷乏味，但它们教会的信息却让人终身受益。

关于健康信息和安全提示，除了上述渠道以外还有其他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的数不清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需要一定的教育背景才能接受和消化。例如下列这些消息源：产品标签和警告；药店和医生派发的健康指南；食品上标示的说明和成分表——怎样配制婴儿食品；瓶装调味汁的储存期；怎么读懂过敏源的标签；还有警示标志，交通指示，安全操作仪器设备的说明，家用化学药品上的安全提示（解释意外中毒后怎样进行施救），等等。互联网现在更是把整座医学的图书馆都搬到用户的桌面上、膝盖上和电话线的一头，让常人都是可以媲美内科医生，因此互联网业成为更受欢迎的健康信息来源。最近的研究显示，那些有互联网资源的病人会见自己的医生时，比过去那些病人了解的知识要全面专业得多，这也意味着他们提出的问题更加专业，得到的医疗护理水平和层次也就会更高。

历史学家詹姆斯·赖利说，有文化可以让人们从不认识的人那里获得有用的信息。它还让人们具备一种全球性的眼光，帮助人们从各个方面来判断信息的可靠性，使他们对自身和自己关心爱护的人更加负责任，这其中就包括他们的孩子。达成共识的医疗实践在一个有文化的社会里很快就能推行开

---

① 这项研究，由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卓越新闻计划（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开展，从 2007 年 1 月开始实施，一直到 2008 年 6 月结束，发现“一些特种病，例如癌症、糖尿病或者心脏病受到的关注度最高，达到 41.7%。公共卫生方面的信息，例如食品污染、过期疫苗、酗酒获得第二多的关注度，占到所有健康栏目的将近 1/3（30.9%）。有关医疗政策或美国医疗保健制度的新闻紧随其后，占整个栏目关注度的 27.4%。”

来，从而促进公众的健康水平。所以说有文化可能是这个世界送给人类最大的一份礼物。很多研究把教育在促进人类身体健康方面所起的作用同其他重要的社会因素进行对比，例如经济发展水平或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现状，研究结果无一不是教育一直处在遥遥领先的地位。教育赋予人们无限可能，用社会在每个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为自己和家人造福。现代教育在人们的身体健康和寿命延长方面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哪怕在世界上最为闭塞落后的地方接受极少的教育，它们在拯救人们的健康和寿命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直到 21 世纪以前，都只能在向上帝的祷告词里才敢祈求。纵观 30 年的研究成果，赖利发现接受教育和儿童死亡率的降低之间一直存在强烈的联系。一名年轻的姑娘，每在学校里面多受一年教育，其下一代子女的死亡率就会降低 7%~9%。教育年限延长的效果在那些家庭普遍得不到医疗服务的地区最为显著。有文化会识字把这些家庭同现代医学实践连接起来，在过去这些途径即使是医生和诊所也难以实现。

## 都市生活练就长生不老

另一个人类寿命强有力的推进器就是现代都市生活。“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进程。”世界卫生组织宣称，“乃是 20 世纪以来人类实现成功大发展的两座高峰。”<sup>9</sup>世界卫生组织强调说，城市生活，对造就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幸福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城市是“培养各种新思想、各类新产品，以及各式新服务的温室，这些东西能切实地影响整个世界。”

在过去，城市则是滋生另一类东西的温床。几个世纪以来，比起住在乡下的人而言，住在城市里面的人更容易生病和早夭。有能力有办法的城市居民经常去乡下晒太阳或是去山区呼吸新鲜空气来疗养恢复。薄伽丘小说《十日谈》里那群活在 14 世纪的讲故事的人，就是为了躲避黑死病爆发期间大瘟疫带给佛罗伦萨的肮脏和混乱，逃到远离城市的一所乡间别墅里轮流讲故事度日。薄伽丘写在《十日谈》中的序言详细描述了这场大瘟疫爆发时的可怕场景，意大利有一半人口在这场瘟疫中殒命，它横行肆虐，势如破竹，城市里很快便十室九空，迫使有钱人组织起来进行一场生死大逃亡。薄伽丘生活的时代，欧洲的城市规模还相当小，佛罗伦萨是当时欧洲的三大城市之

一，瘟疫爆发之前大概有 12 万居民。城市里太过拥挤肮脏，人们的健康状况一旦下滑，城市的糟糕生活只会更快加剧病情的恶化，传染病很快就会在人群当中加速传播。

到了 19 世纪，城市的工业中心迅速发展起来，公共卫生体系、制冷系统和医疗科学的发展速度根本跟不上城市的发展步伐，稠密的人口和致命的工业污染带来的双重危险根本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杰伊·奥尔善斯基（S. Jay Olshansky）是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的公共卫生学教授，他和他的合作研究者俄克拉荷马大学生物人口统计学家布鲁斯·卡恩斯指出，在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霍乱、白喉、流行性感冒、小儿麻痹症、天花，以及破伤风在新增的城市居民之间横行肆虐。放在密封不严破旧发霉的木制冰柜里的食物很快就变质，但经常还是会被人咬紧牙关吃下去。人、马以及其他小动物的排泄物四处横流，简直将城市变成一座大粪坑。医院不仅不能抑制各类传染病，反而会令传染病进一步传播。童年时期各类疾病筑起的一道道鬼门关通常意味着子女要先父母一步而去。直到 20 世纪以前，这些威胁人类生命的城市痼疾一直都和城市如影随形，无法根除。

今天，即便是在那些只有中等程度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国家，子女也很少会比父母先离开人世，除非有的父母活到 90 岁以上年纪<sup>①</sup>。同样，今天的城市已经变成更加健康的居住地——有时候不仅要比今天的乡村生活更为健康，而且比有史以来的乡村生活都更加健康。城市生活不仅指大城市的市区范围以内，同时也包括与大城市毗邻的郊区以及远郊地带。这种改变也是近些年才发生的。

考虑到城市背负的重重负担，城市生活也就不再像表面上那样健康。城市

---

① 当然，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地方仍然会对儿童的成长构成相当大的威胁。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5 岁以下孩童的死亡率依然很高，每 5 个死亡的人当中就有 2 个是 5 岁以下的孩子，而在发达国家，5 岁以下的孩子 100 人当中就有 99 人能存活下来。60 岁以上老人的死亡率提供了另一组鲜明的对比。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每 100 例死亡人口当中有 15 例是 60 岁以上的老人，但是在发达国家，每 100 例死亡当中有 80 例是 60 岁以上的老人。发展中国家整体上看来，儿童死亡所占的比重在逐步下降，而老人死亡所占的比重在逐步上升。西半球那些发展中国家，有一半以上的死亡来自 60 岁以上的老人，而在中国，这个比例上升到 70%。发展中国家人口死亡率分布在各个年龄段，但是这种分布并不会让它们免除老龄化社会带来的种种挑战。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普遍过快，包括死亡率很高的那些地区，如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这样贫困国家里的老年人口也会急剧增加，在数量上将要快于那些富裕的国家。

是国内国外流动人口的聚集地。这些流动人口，通常都是新到城里的乡下人，在城市里找到工作然后定居下来，他们一般在经济上都处于金字塔的最下层。很多大城市里的富裕阶层都开始搬离这些地方，他们搬到附近的郊区居住，或者搬到远方那些更有活力的城市居住。美国和欧洲很多曾经经济繁荣、人口稠密的城市，现在都在流失大量的企业和富裕市民。2008年8月，《福布斯》杂志列举了美国那些逐渐衰亡的城市，这份名单读起来简直像是一串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二线工业中心的悼亡词。（《福布斯》杂志称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为“衰亡速度最快的城市”。）2007年欧委会委托调查<sup>10</sup>的一份关于欧洲城市发展的报告显示，受调查的258座城市当中有2/3的城市人口出现萎缩。其中有十几座城市，尤其是欧洲中部和东部的一些城市，人口萎缩的速度非常快。现代的一些大规模传染病，例如艾滋病，以及滥用药物、污染引发的哮喘病都和城市生活紧密相连。<sup>11</sup>哪怕是世界上最穷的城市也照样能吸引来自农村的人口。贫穷的农村地区正在向全世界范围内规模不断增长的城市贫民窟源源不断地输送人口，这些贫民窟现在共容纳了世界上1/3的人口。像雅加达、孟买、里约热内卢、内罗毕，虽然城区布满棚屋，境况恶劣，却能比农村提供更多的机会，不管这些机会是多么微不足道。棚屋区的儿童死亡率通常都会非常高，而且传染病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控制，令这里的住户人人自危。

经济衰退、人口减少、贫民窟的糟糕状况，这些丝毫也撼动不了现代城市在延长人类寿命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城市的儿童死亡率低很多，与之相关联，人的平均寿命也要高很多，因此城市地区已经成为全世界健康状况良好的核心地带。<sup>12</sup>城市居民普遍认为他们的生活要比住在乡下的亲戚健康得多。全世界范围内25岁以下年轻人的死亡率，在城市地区要比农村地区低很多倍。在发展中国家，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一般也会比乡下的孩子个子更高，身体更强壮，吃得更好。即使把城市里生活贫穷的孩子同乡下同样生活贫困的孩子做比较，这种差异还是会存在。<sup>13</sup>

城市生活还能给即使不名一文的人提供各类服务，可一旦离开城市，他们也许就再也无法享受这些服务。他们可以同城市带给人们的各种福利零距离接触，例如干净的水源，各种卫生设备，良好的教育，等等。卫生保健部门也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便利，这样每个人的健康意识都在无意中得到增强。住

在城市还能拥有政治上的权利和影响力，可以要求当权者提供各种相应的服务，同时城市还拥有丰富的人力和智力资源，可以组织大家表达共同的诉求。<sup>14</sup>一项对比中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相对健康状况的研究表明，城市几乎在各方面都更适宜人们居住，其中也包括人的平均寿命会更长<sup>⊖</sup>。

这种区别在纽约市也一样令人惊讶。纽约市市民的平均寿命比以前大大延长，其成就足以让整个美国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黯然失色。2004年这一年，纽约市居民的平均寿命就增加了5个月。而在整个美国范围内，居民平均寿命只增加了两个月。纽约人平均要比美国其他地方的居民多活9个月。这些成就有的归功于统计学显示的纽约市人口一直以来的低出生率，有的归功于纽约市年轻人死亡率的下降——艾滋病不再像从前那样成为威胁年轻人生命的杀手，谋杀案的发案率也大幅度下降——还有一部分归功于老年人的寿命真正得以延长。<sup>15</sup>和纽约市相比，南欧和东亚许多大城市的居民比起其全国人口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

## 健康的新生儿

就在不远的过去，新生儿和幼童还常常会遭遇夭折的命运，令全世界大部分家庭深受其苦。但是在今天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其新生儿死亡率也比一个世纪以前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的新生儿死亡率低很多。过去新生儿死亡率的畸高间接影响到今天人们对于寿命预期的看法。如今人们的平均寿命要比过去翻两番、翻三番的统计数据经常被人加以引用，可是引用这些数据的时候别忘了加上一条按语，那就是“平均寿命之所以攀升得如此之快，也因为比起过去，数量庞大的儿童再也不会经历夭折的命运，而是都健健康康地活了下来。”光是在美国，它的初生婴儿死亡率在世界上并不算最低，20世纪以来儿童死亡率的骤降就让美国人口的平均寿命一下子提升了33岁。换句话说，儿童死亡率的骤降即使不是平均寿命大大延长的唯一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

⊖ 上海社科院开展的一系列调查预测上海这座城市的平均寿命几乎和日本相差无几，将会成为全世界大城市当中人口平均年龄最大的一座城市。

所以说，要想让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再增加几十年光阴，其巨大的动力不再源自降低原本就已经非常低的年轻人的死亡率，而应该研究新的方法来延长老人的寿命。<sup>16</sup>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这些国家的人现在平均都能活到60岁以上的年纪。从统计学上的数字来看，人类的平均寿命不可能再产生巨大的飞跃，除非绝大多数60岁以上的人都能找到一种方法，可以让自己一下子多活几十年。奥尔善斯基，作为其中的一员，认为人类寿命增长的速度已经变缓。他把延长这些原本已经算长寿的老人的寿命比做背一块变得越来越沉的石头爬一段陡峭的山崖。<sup>17</sup>不过，现在的中年人要比过去活得更长，成年人的生命周期也不断变长，每隔10年就要增加1~2.5年的寿命。

## 到处都是百岁老人


今天，新增的百岁老人在全世界遍地开花。横向看来，这拨老寿星的枝繁叶茂也许并不能给世界人口统计数字增加特别的分量，但是纵向看来，这一群体的快速增长，与其过去的数字相比，却让人印象深刻。联合国人口司（The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估计，到2000年世界上一共有18万名100岁或超过100岁的老人，但是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会增长到320万。波士顿大学的医学教授托马斯·珀尔斯和德拉拉·特丽共同指导了一项“新英格兰百岁老人研究”，对住在波士顿地区的45位百岁老人的生活进行全面考察。“百岁老人数量的急剧上升很可能得益于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公共卫生措施的有力推行，很多人若是生活在以前，可能在童年时期或青少年时期就死于疾病，但现在这些疾病都可以预防并且能够治愈，因此现在他们都活到了更大的年纪，”珀尔斯和特丽撰写了他们关于超长寿命的研究结果。两位医生同时指出，人们在生命的早期阶段——尽管也到了一定的岁数——死亡率的锐减也大大促进了百岁老人数目的增加，不仅因为公共卫生措施改善，也因为医疗干预及时，让人们从遗传学上就开始获得长寿的机会，所以能让他们活到100岁甚至更久。

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讨论的那样，当一个社会拥有数目庞大的老年人，并且这个数目还在不断增长时，问题就开始层出不穷。老年人需要从年轻人那里获得资源和能量，如果一个社会的年轻人数量低到不足以维系这个社会的正

常运作，那么它就不得不进行改变，而改变的方式常常会令人瞠目结舌。

道格拉斯可以感叹日趋先进的医药怎样过度关注局部的治疗效果，而毫不理会人的身心合一，但是他该庆幸自己已经活到八十多岁的年纪还可以这样评头品足，这一切是因为社会和科学的进步，虽然很多时候也会带来一定的危害，但已经赐予了人类他们最梦寐以求的东西——在地球上生活更长的时间——而且创造了道格拉斯这样生活在现代社会的老年人。





## 第3章 老年时代

### 西班牙年龄大发现

西班牙女性的平均寿命：84.4岁

在欧盟所有国家中所处的位置：第一位

2050年65岁及以上的西班牙老人占西班牙人口的比例：37%

2000年外来人口占西班牙总人口的比例：2%

今天外来人口占西班牙总人口的比例：12%

马科斯·里兹（Marcos Ruiz）是个强壮结实的西班牙人，他把手里的第二根香烟放在餐馆的烟灰缸里，往葡萄酒杯里倒满紫红色的里奥哈葡萄酒，片刻的时间将是那根香烟仅得的一点空闲。马科斯是西班牙一家顶尖出版社里的编辑，一个烟瘾极大的老烟枪。嘴上的一根香烟还没有熄灭，他就从烟盒里面鼓捣出另一根点上了。马德里的饭店针对吸烟都采取了新规定，但在下午两点钟午餐时刻的草率仓促中，法律也就少了点儿强制力。酒精和香烟的共同作用让马科斯说起话或者笑起来声音里都多了一份沙哑，也多了一份严肃。蓬乱的棕色刘海，一把诗人一样的大胡子，还有一双具有穿透力的黑色眸子，这些都使得他那博学多闻的谈吐里透出超凡脱俗的威严。

尽管马科斯刚刚40岁出头，这个国家的老龄化进程却已经沉重地压在他的心上。实际上这个现实也是压在所有西班牙人心里的一块石头。现在和即将到来的西班牙的老龄化问题，在西班牙人公共场合的交谈中好像是个永恒不变的主题——这个主题反复出现，与其同时出现的还有全球气候变暖、石油峰值



的回落、持续不断的移民潮、西班牙永不落幕的足球比赛和西班牙国家男子足球队的辉煌战绩——他们捧回了2010年的世界杯赛冠军。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会跨越更多领域，远远不止人口老龄化这一个问题。

“有关西班牙的新闻几乎无所不包，可以从任何一个主题开始。”马科斯说，“但是最终都会回到这样一个现实上来：西班牙的人口正在日益老龄化。”关于这一点有一长串的例子可以作证。一是始于2007年的房地产巨大泡沫的幻灭，其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有160万套房子直到2010年年中还没有售出，尽管价格已经降了很多。这个数字比深陷房地产危机的美国楼市未售出房屋的总数要少1/5左右，而美国人口大约是西班牙人口的9倍。<sup>1</sup>这个国家总是没能力从经济危机的阴影当中走出来，总是没办法控制滚雪球一样增长的国债，有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原因，就是它拥有太多日渐年迈并越来越依赖国家的老年人。西班牙人家庭财产有80%来源于房地产业，所以当房屋价格大跳水，市面上待出售的房屋数量激增时，西班牙老年人的财富就会急剧萎缩。在希腊债务危机期间，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竭力想推行社会改革消除其不利影响，例如将退休年龄由原来的65岁提高到67岁，冻结养老金，放松企业开除职工的种种条款。这些政策在大范围内遭遇抵制，有些抵制活动几乎让整个马德里陷入瘫痪。

或者，再举一个例子，西班牙的多家报纸和电视一轮接一轮地轰炸西班牙移民这一话题，它们也把潮水般涌入的移民同西班牙庞大的老龄人口联系起来，因为后者需要年轻力壮、工资要求不高的外来劳工。西班牙土生土长的国内人口的平均年龄大约是43岁，但是算上源源不断涌进来的外来人口，其平均年龄则降到32岁。<sup>2</sup>因为这一年龄差，西班牙社会普遍流行一种观点，认为采取更为宽松的移民政策将会增加西班牙国内劳动人口的数量，有助于缓解2030年将会出现的老年人口退休金的沉重负担，那时候大批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班牙人都将达到退休年龄。西班牙银行是西班牙的中央银行，它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从短期看来，大量突然涌入西班牙的外来务工人员造成了“对劳动力供应市场的巨大冲击”，并且显著降低了劳动力的技能结构，因此也将正在日益全球化的劳动力市场现状带进西班牙的国内经济发展当中来。

## 西班牙的外国人一度凤毛麟角

今天西班牙的人口有12%是外来移民。但在现代的西班牙社会里外国人还

是个新生事物。从历史上来看，西班牙曾经有大量人口移民到世界其他角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班牙人又大量流入其他欧洲国家，被这些国家雇用从事一些低收入的农业、工业或者家政服务的工作，同今天大量涌入西班牙的移民在西班牙所从事的职业简直如出一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120万西班牙劳动人口里，不论男女老幼，大部分都穷得一贫如洗，他们只好背井离乡去别的国家谋生<sup>①</sup>。外国的老板定期到贫穷的西班牙乡村里招募工人。成千上万望眼欲穿要去德国工作的西班牙人被送上租来的火车车厢，直接送到德国的工厂或者城市火车站，有很多家庭等在那里要把他们领回去当家政工人。

贯穿整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就是西班牙在极为保守并大力提倡传统家庭结构的独裁者弗朗哥统治下的十几年时间里，西班牙人力资源充足，年轻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输往国外。那时，政府也提倡年轻人出国务工。南欧的好多家庭都有这样的记忆：那时候大家都认为这块地方实在太穷，待下去简直没有活路，于是亲戚或老乡纷纷抛家别舍，到外面打工，然后争相寄钱回家救济家人。对这些人而言，现在如潮水一般纷纷涌入的移民大军和他们当年背井离乡的涌出，其情形何其相似，只是发生的逆转却让人啼笑皆非：那一度最为朝气蓬勃、人口增长最为旺盛的欧洲国家，现在却变得有点老态龙钟，其国民生育后代的积极性也在逐渐减退。

和佛罗里达州一样，西班牙一度繁荣或萧条的国内经济曾经有几十年时间过度依赖旅游业和搬到这里定居的退休老人。20世纪60年代在弗朗哥的统治下，西班牙开始热心招徕外国领取退休金的老人定居。政府把西班牙美丽和煦的阳光转变成旅游资源，吸引游客和退休老人前来度假，给西班牙带来源源不断的外币。1975年弗朗哥去世以后，这种发展陷入无序的混乱状态。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专门针对退休老人的建筑业和服务业才开始蓬勃发展，并且有条不紊地进行。今天的西班牙有30万来自英联邦国家的退休老人，还有大批来自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退休老人。如今，其中有些上了岁数的外国老人开始需要别人照料，他们的居住让西班牙的人口结构中老年人比重更大了。

---

<sup>①</sup> 在20世纪60年代，西班牙总人口是3 050万人。

在1953年，西班牙每500个居民当中只有一个外国人。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这个比例就上升到每100人当中就有一个外国人。然后，突然之间，移民开始蜂拥而至，每年都有几十万来自南美洲、非洲、前苏联国家的务工人员不断涌入。西班牙人口增长的所有数字几乎都来自移民潮的贡献，随之而来的当然还有西班牙国内经济在这段时间内的巨大飞跃。新来的劳动力，让西班牙国内年龄相对比较大的居民在“经济食物链”里上升了一级，把那些生产力水平及工资水平过低的工作机会腾出来让给新来的外乡人。西班牙的工作场所素以流动性低而著名，移民的到来为其提供了大量的劳动人口，于是，西班牙人就纷纷抛弃了那些低端工作。大都市马德里是仅次于伦敦和巴黎的欧洲第三大城市，它一跃成为欧洲最为国际化的人口中心之一。来自外国的移民现在占马德里人口的近1/3。（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记录，洛杉矶移民人口所占比例排在世界第一位。）总之，西班牙人口将近1/8，即超过560万人，现在都是登记在册的外国人。算上没有统计到的和已经加入西班牙籍的移民，这个数字可能还要往上再增加100万。<sup>3</sup>

## 远离农场

西班牙农村地区比欧洲任何一个地方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都要快得多。小城镇年轻人的大量流失使得农村里面的村庄一个接一个地消亡，或者接近消亡。在那些以劳动密集型农业为主体的地区，如阿拉贡地区，不论丰年还是荒年，都需要大量人手采摘水果，人口大量外迁、老龄化程度加剧，伴随着城市的日益繁荣，使这里的劳动力短缺似乎成了难以解决的难题，直到国外劳工的大量到来，这个问题才得到缓解。但是2008~2010年西班牙的失业率一直徘徊在20%，西班牙第一代城市居民开始回到农村地区，住进新一代人恨不得要永远抛在身后的那些村庄<sup>①</sup>。大量艰苦繁重而又报酬极低的田间体力活，不久之前好像还需要整批外来务工人员才能填满的工作岗位，一时间又被西班牙的本土居民填得一个不剩。<sup>4</sup>

这种现象带来的连锁效应非常强烈。针对日渐萎缩的人口调整其社会服务

---

① 25岁及以下的劳动人口的失业率一直高达44%左右，其中又以年轻的移民最容易失业。

规模的各种社会团体，突然间开始面临大量西班牙家庭的求助，同时又为解决外来失业人口的需求而背上沉重的包袱，这些外来人口在自己的国家还有一大堆家人需要养活。

在经济景气的时候，像西班牙这样的老龄化社会需要大量的新增劳动力，但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西班牙又得为维持这部分人的就业而苦苦支撑。经济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老年人存钱的愿望会更强烈，根本不愿意多花钱，如果有可能，他们在原有的岗位上能多干一天就多干一天，情势所迫的话，不论工资多低他们也要找份活儿干。他们对外来移民的态度不再像以前那样包容，不愿意使用纳税人的钱来为移民家庭和他们的子女提供社会服务，而宁愿将这些社会财富花费到西班牙老人自己身上，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各种昂贵的需求。

## 日渐萎缩的家庭，日益增多的机会

年复一年，西班牙人口的各项数字变得越来越严酷。过去25年里西班牙65岁以上的人口增加了大约75%，而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率算起来只有每人1.35个孩子，接近全球最低水平。西班牙妇女一般都在30岁才开始生育，生育年龄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女性一样迟。

把西班牙国内的老年人口和青年人口进行对比，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其趋势都如出一辙。西班牙65岁以上的人口比14岁以下的人口要多出100万人，这种失衡的趋势随着儿童数量的萎缩和总人口数目的下降还会进一步增大。以2050年为基准，西班牙的预期人口将会比2009年减少300万人。<sup>5</sup>届时社会每个需要大量年轻劳动力的领域都会面临严重危机。西班牙上大学的人口比例虽然一直稳步增长，但是随着人口出生率的逐年下降，多年以后西班牙大学在校生的总人数还是会逐步萎缩。

西班牙和南欧国家家庭规模的急剧萎缩通常成为评论家嘲笑和批评的对象，他们担心生育力的急剧下降会使这个地区沦落成华盛顿战略家所谓的“战略末梢”（strategic irrelevance）。

西班牙和欧洲的人口问题评论家把人口的变化归因于人们的漠然、懒惰和消极应对。但是事实摆在面前，一切都无济于事。西班牙的人口变化主要是因为西班牙国家和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所做的坚定选择，而且他们还会一直坚

持下去。为了这个选择他们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绝不是率性而为。更长的寿命和更小的家庭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种种好处和便利，让人们根本不愿意再为实现另一个目标面对危险或做出牺牲。西班牙以及欧洲大部分地区现在发生的人口变化，根本不是被动的投降，而是他们主动的选择。

## 那些士兵都到哪儿去了

年轻人的逐步减少也使西班牙符合服兵役条件的人数急剧下降。2004年，萨帕特罗领导工人社会党组建的新一届政府毅然决然地将西班牙士兵从伊拉克战场上撤回来，其中潜在的一个原因就是西班牙人口结构发生的变化。现在，西班牙国内年轻人数量的锐减和不断缩小的家庭规模使西班牙年轻人的生命变得更加珍贵，再也不像过去那些好战年代一样经得起牺牲。一座玻璃塔纪念碑矗立在马德里标志性的阿托查车站，用来纪念2004年3月在马德里连环爆炸案中无辜死亡的191人和受伤的1800多人，当时有10颗炸弹相继在铁路车站内被引爆。西班牙政府部门展开的调查发现爆炸案的主要嫌疑犯是一个摩洛哥人。摩洛哥人是马德里甚至是西班牙最大的移民团体。超过65万的摩洛哥人现在居住在西班牙，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从1999年之后逐渐来到西班牙居住的。

在经济衰退这段时期，处于就业年龄的外来人口带给西班牙人的焦虑被进一步放大，很多西班牙人担心自己的饭碗被抢而因此失业。于是西班牙政府开始给移民发钱，让他们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在西班牙的大街小巷每一处地方讨论的都是移民的话题，伴随着西班牙人的生育抉择，以及西班牙人的长寿，都进一步凸显了这个话题的严重性。毋庸置疑的一点是，要是西班牙人还像过去那样一胎接一胎地生孩子，那西班牙根本就不需要外来移民了。

## 在遍地美食家的国度，马科斯经常在外吃馆子

吃饭的时候谈论老龄化，难免会让用餐的人有点郁郁寡欢。但是随便看一眼马科斯吃饭的这家小餐馆就能让人心情为之一振。西班牙人的精神浸润出来的活力随处可见，即使慢慢变老也能让人精神振奋。屋子里闹哄哄的一团忙碌

的景象在午餐这段时间会持续两个小时。在餐桌旁就座的人形形色色，让人过目难忘。瘦削、矫健的白发老人穿着做工考究的西服居中而坐，与比他岁数小的各个年龄段的人相谈甚欢。一拨又一拨的朋友路过的时候都停下来和马科斯打招呼，或者跟他热烈拥抱，或者同他亲切握手，他同每个人都说上几句话，要么是一点儿八卦新闻，要么是对即将到来的大选谈一点个人看法，要么就是透露新近发表的一首诗歌，而这首诗歌是坐在三张饭桌开外的精神抖擞的智利外交官写的。来这里的观光客也会热情地加入讨论，为这里密布的社交网络穿针引线。如果世人对延年益寿的最大期望寄托在严格控制的低脂肪饮食上，那么西班牙人对此绝对是闻所未闻。欧盟所有成员国里西班牙人的寿命最长。西班牙男人的平均寿命是77.7岁，女人则是84.4岁。2010年，西班牙百岁以上老人的数目是法国的3倍，达到1万人，而西班牙人口只有法国的一半。西班牙百岁老人的数目是意大利的2倍，意大利总人口则要比西班牙多出1/3。西班牙人平均寿命每隔10年就会增加将近3岁，尽管他们用在吃饭上面的时间要比全体欧洲人多出将近40%。

马科斯居住的马德里市同西班牙其他城市一样，人们工作和生活的节奏主要是围绕着吃饭进行的。吃饭在西班牙是必不可少的交际活动，连酒吧也卖早饭。20万座小酒吧分布在西班牙各个角落，意味着平均每200人就拥有一座酒吧。它们成天都在撩拨着西班牙人的味蕾，从早餐开始就吸引着人们进去消磨时光。比起欧洲的其他地方人来，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挣的钱有一大半都花在了吃喝上面。在西班牙，到外面吃饭就是男人最重要的消遣活动，女人的情况也差不多。<sup>6</sup>上午的咖啡馆已经挤满了人，都是朋友或者同事到这里来碰个面，喝上一两杯浓咖啡。下午的时候午餐又开始盛大登场，展现地中海集市一般令人叹为观止的食物。鱼类和其他海产品是最受人青睐的高蛋白食品，接着，新鲜蔬菜、豆制品、羊奶奶酪等食品慢慢上来，人们又可以悠闲地消磨掉一两个钟头的光阴。葡萄酒和咖啡使得午餐生香添色。临近傍晚的时候再来点儿小吃，兴许还包含一盘冷餐海鲜，一片主要由鸡蛋和炸土豆制成的煎蛋饼，或者是一片三明治，只要能填填肚子，熬到晚上九十点钟吃晚饭就行，有时候晚饭吃得还要迟一点。装在小碟子上的餐前小吃囊括了地中海地区千变

万化的所有小吃种类，葡萄酒抑或是雪利酒，是必备的佐餐酒。<sup>⑦</sup>

在马科斯的餐桌边，服务生送来两片薄薄的法国长面包，将它们直接放在桌布上面，接着送上来一串小碟子，装着各色开胃小吃。一片薄如纸片的火腿也送到了他的餐桌前。马科斯很清楚西班牙西南部上好的火腿都从哪里来，这只是他所熟知的众多火腿品种中的一种而已。当问及这个国家的绿色蔬菜、葡萄酒、雪利酒、鱼类、奶酪时，他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而且告诉你的全都是最新的消息。

西班牙食物的高品质是值得全体西班牙人夸耀的亮点。翻遍关于饮食和健康的所有文献，你会发现它比世界上最能延年益寿的保健品还要好上不知多少倍。西班牙食物全都有益于健康长寿，而且非常美味可口。可是它那延年益寿的种种功效也让西班牙人陷入了尴尬的两难境地。“就是这些地中海饮食。”马科斯把一小片面包蘸进一碟子浓浓的绿色橄榄油里，嘴里面咕嘟着，“让我们一个个都成了‘老不死’。”

## 为了活着，健康饮食

一谈到健康饮食，大家都喜欢称之为地中海式饮食，这种饮食方式所富含的健康元素在过去的20年里已经变得广为人知，医生治疗肥胖症的病人、易患糖尿病、心脏病和癌症的病人时，给他们列出的健康食谱里都包含了地中海式饮食。现在市面上热卖的好几十种书都附赠经典地中海式食谱，外加配料表。

2005年，《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份针对74 607名来自欧洲9个国家的60岁以上身体健康的老年人的研究结果。这些接受调查的人要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与研究人员出具的一份典型地中海式食谱的相符度进行打分。这份地中海式食谱要求富含蔬菜、豆制品、水果、谷物，鱼类含量从中等到最高水平，

---

⑦ 晚上11点或者更晚些时候，在吃过晚饭过后，马德里的居民常常会出来散散步。马德里满大街都是散步的人。比起其他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西班牙人大部分的空闲时光都用来进行体育锻炼。200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18个发达国家开展调查，看人们怎样划分一天的时光。结果显示：法国人花在餐桌上的时间最多，大概140分钟，而西班牙人花在餐桌边的时间不到110分钟。但是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看电视都是排在第一位的休闲活动。

而乳制品含量则要求极低。食谱当中的肉类含量很低，饱和脂肪的含量也非常低，但是不饱和脂肪的含量则相对较高（主要是橄榄油）。调查结果显示相符度较高的人寿命也较长。<sup>8</sup>

那些大块吃肉大啖奶酪的人也许并不会这么看，在他们眼里，快意人生，纵情吃喝，就算少活上那么几年，付出的代价也并非高得让人难以承受。从统计数字上来看，饮食习惯和地中海式食谱完全背道而驰的60岁以上的老人，也只比那些饮食习惯和标准食谱最为贴近的60岁以上的老人少活一岁而已。对有些地中海国家而言，那些饮食习惯普遍被认为有害健康的国家，其人均寿命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没有太大意义。

地中海式饮食似乎能减轻一系列健康风险，其罗列的单子随着每一期医学杂志的出版正变得越来越长。怀孕的母亲吃地中海式食品就会给孩子额外增加抵抗哮喘和过敏反应的能力；地中海饮食有助于女性在老年以后维持其骨骼的强壮，而骨骼的强壮则有助于抵抗心脏病和各种癌症的侵袭；地中海式饮食的各色食谱中列出的丰富坚果能帮助患有代谢综合征的人更好地应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它还有助于预防帕金森症和阿尔茨海默氏病。2009年出炉的一项针对1万人的持续4年的大调查显示，那些坚持地中海式食谱的人轻生的念头会更少，患抑郁症的可能性也更低。尽管这项调查根本没有考虑居住在阳光普照、社交活动密集的地方，各种新鲜的鱼类产品应有尽有，也可能会有益于人们的情绪平静。<sup>9</sup>居住在地中海地区，各种原因所造成的不论哪个年龄段的死亡率，在同类比较中都是最低的。<sup>10</sup>

不管怎样，地中海式饮食所拥有的强大力量依旧非常神秘。大家广泛达成一项共识，那就是相对而言，它对人体的好处源于它没有经过杀菌处理等加工程序，也没有过高的脂肪含量，尽管最近这种共识正在一步步瓦解。地中海式饮食富含纤维和复合糖，尽是能提供足量抗氧化剂、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sup>11</sup>这和健康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但说到完全弄明白地中海式食物起作用的具体原理，仍然还存在许多未知。萨拉米斯香肠和火腿就是其中难以理解的因素。这份满是肉类的菜单在西班牙非常普遍，马科斯餐桌上的食物就是证明，而这些东西在大部分健康饮食的书上面都是反例。



## 肉食者的两难

富含肉类和脂肪的香肠，在西班牙家庭的厨房里简直比包治百病的地中海式食谱上推荐的各种菜肴还要司空见惯。各个种类的香肠上涂满厚厚的红艳辣椒，上面零星夹杂点肥肉，这些辣味香肠就露天挂在饭馆和小酒馆的外面，它们也是西班牙家庭的主食，常常和那些白色包装红色肉类的萨其贡香肠，还有装得鼓鼓囊囊好像吹出来的肉气球一样的马略卡红肠一较高下。香肠往往放在小碟子里送上餐桌，碟子里面还放有奶酪、橄榄油和烤面包。香肠还可以用来做汤，炒青豆，炖沙锅，简直是每道菜里都可以放的百搭菜。

西班牙的风干火腿比香肠更有名气。除了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会有生意兴隆的连锁饭店在窗户外一字排开几百只风干火腿给自己打广告，自称“火腿展览馆”呢？西班牙一年要腌制大约4 000万只火腿，几乎一人一只。在全世界范围内西班牙人吃的猪肉和火腿可能也是首屈一指<sup>⊖</sup>。

对于理想的地中海式饮食的营养师而言，一旦火腿腌制的过程开始，肥腻的火腿带给人体的种种危害就在不断加倍，因为这时候猪后腿要被放在硝酸盐里浸泡。反对吃火腿的人说，太多的硝酸盐可能会损害人体吸收氧气的能力。硝酸盐竟然被用来腌制火腿，这也是地中海式饮食提倡者对腌肉大为不满的一个原因。针对腌肉最广为人知的指责，是食用这类腌制食品会直接导致肠癌，而其他各类食品和肠癌的关系都没有这样明显。

## 为肉类正名

休斯敦德克萨斯大学的内森·布赖恩反驳说，有些科学研究团体所持的腌肉中所含化学物质对人体有害的观点和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已经脱了节。“公众的理解就是硝酸盐和亚硝酸盐都是致癌物，其实它们根本不是。许多研究得出硝酸盐和亚硝酸盐是癌症诱因，其实它们建立在流行病学基础上的研究数据非常薄弱。要是说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对人体有害，那我们干脆就不要吃带绿色叶子的蔬菜好了，连自己的口水也不要咽下去，因为这些东西里面都含有大量

---

⊖ 只有丹麦和捷克共和国里那些不爱地中海式饮食的人，才对猪肉更加情有独钟。

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一小杯石榴汁。”布赖恩说道，“当中的亚硝酸盐含量相当于一支热狗的100倍。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火腿、香肠，甚至热狗当中都含有对人体健康有益的成分，只不过未经确认，而这些东西都是理想化的地中海式食谱弃之如敝屣的。”“一氧化氮（腌肉、熏肉，还有很多的水果和蔬菜当中都含有这种物质）是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信号分子，控制无数生理机能的反应，包括血液在人体组织和器官当中的循环。”布赖恩说。他的研究显示富含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的食物通过促进血液循环，可以有效预防和治疗心脏病。

食物方面的科学研究远远没有尘埃落定，但是不断涌现出来的新成果表明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他们偏爱腌肉和熏肉。针对西班牙人的一项长达6年的研究发现，那些大量食用西班牙熏火腿的人比很少吃这类食品的人患心血管疾病、高血压、体重增加的概率大大降低。<sup>12</sup>关于饮食和长寿的研究，例如香肠，常常是五花八门，而且得出的结论也很快就会被推翻。

## 作为社交的饭局

西班牙的食物和地中海其他种类的食物区别极其明显，把西班牙食物和其他食物混在一起，只会暴殄天物。西班牙人的长寿和他们的饮食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西班牙的气候，农业上的各种潜力，以及临海的地理位置，让西班牙人很容易就能吃到新鲜水果、新鲜蔬菜，以及动物蛋白质。住在地中海地区以外的人，想要选择任何一种地中海式饮食都有很多无法突破的限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价格高昂和交通不便。哪怕是西班牙人也得支付额外的费用才能吃到自己想吃的东西，<sup>13</sup>只是他们无须费太大力气就可以轻松得到这些食物。

如果说地中海式饮食能使人健康长寿，那么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伴随地中海式饮食的种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指食物的选择。泽维尔·麦地那是巴塞罗那的地中海地区欧洲研究所（Barcelona's European Institute of the Mediterranean）的人类学家，他说西班牙人喜欢和家人一块儿吃饭，这种情感需求使西班牙人成为欧洲地区最喜欢交际的食客。“在西班牙你很少能看到一个人独自在饭店

里吃饭，或者一个人独自在酒馆里喝闷酒……西班牙人总是千方百计地避免这种情形。”他说，“独自一个人吃饭跟不吃没什么两样。”

医学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从来不会天马行空地说社交网络会阻碍或者延缓衰老的进程，可他们很久以前就注意到，交游遍天下的老人确实比孤独自处的老人要活得更加健壮矍铄。那些拥有广泛社会关系、亲戚众多、朋友遍布的人虽然患病的机会不会变少，患上慢性病的概率也不会因此而降低，但是比起那些社交圈子狭窄的人来说，前者遭遇意外的机会确实会大大减少，也不会随便轻生。此外，在那些患重症的人当中，这些交际广阔的人比起那些较为孤独的人来说，恢复起来也要快得多，也恢复得更加全面<sup>①</sup>。那些较为孤独的人，其免疫反应能力相应较弱。控制荷尔蒙激素进入血液循环的能力也较弱，这样心血管功能衰退得更快，对于痛苦的感觉也就更不堪忍受。<sup>14</sup>

## 卡洛塔回家

你大可以坐在马德里的咖啡馆里大谈特谈西班牙的老龄化，但你要是真的想看一看西班牙老龄化的真实情形，就得离开首都地区，到乡下的田间地头走一走。卡洛塔 18 岁的时候离开家乡到外地读大学，她家住在锡古恩萨（Sigüenza）的一座小山城里，属于西班牙卡斯蒂利亚-拉曼恰地区（Castilla-La Mancha）的瓜达拉哈拉省（Guadalajara Province）<sup>②</sup>境内。离家以后她再也没有搬回来居住过，但是她和锡古恩萨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乎每个周末，卡洛塔都要从马德里回来看看自己的父母，她妈妈六十多岁，爸爸年近七十。不断老龄化的西班牙社会所发生的剧烈变化迫使她与家人走得更近。

“根本就没什么年轻人留在乡下了，实际上你很难看到年轻人的影子。”她有点困惑地说，好像有关西班牙乡村这个尽人皆知的事实还能让什么人听了之

---

① 有例子可以证明，罹患心肌缺血和脑血管疾病的人，如果有广泛的社会交际网络，他们痊愈的机会要比那些不太喜欢交际、没有固定朋友圈子的人要大得多。马修·达林，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名遗传学家，发现如果将患上癌症和恶性肿瘤的实验室老鼠放在一大群老鼠里面，提供更多的小玩意给它们摆弄，其病情往往会自然康复。他的研究发表在 2010 年 7 月的《细胞》杂志上，结果表明体力活动本身并不会帮助老鼠恢复健康，和别的老鼠一起活动才是康复的关键。在交往关系更广泛的环境里，老鼠身上的恶性肿瘤逐渐消失概率平均可以达到 77%。

② 西班牙共分为 17 个自治区，下设 50 个省。

后大吃一惊。她热情地招呼我们去一趟锡古恩萨，亲身体会那里的老龄化现状。旅途一开始，我们就要开车跑出马德里，然后转向东北方向，沿西班牙的交通动脉 A2 高速一直跑上 90 分钟。

卡洛塔在马德里做媒体推广工作。她身材修长，一头浓密的黑色卷发，一身打扮绝不会与国际化都市时尚脱节，这点她满怀信心：黑色休闲裤，黑色衬衫，衣扣恰到好处地凸显曼妙身材，外面再披上一件短小的动感十足的黑色皮夹克。她的世界围着全西班牙的电视制作中心和杂志办公室打转。卡洛塔浑身散发着让人难以抵抗的魅力，这是她与媒体打交道时练出来的。她是个都市化的农村姑娘，是个能把工作搞定的人。

一回到锡古恩萨，处在一堆老朋友和家人当中，卡洛塔工作上练就的锋芒马上就消失于无形。她穿着蓝色牛仔裤，套一件宽松的灰色高领毛衣，城里的那套装束早被她扔在一边。她的姿态一下子放松了好多，双手插在牛仔裤的口袋里，跟一帮认识的人调情、不屑的时候耸耸肩膀，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撅起小嘴。对所有相识的人，她都上去亲两下打个招呼。小城里面的交际圈局促得很，每个回家的人都会变成当地的名人。卡洛塔的家人经营着锡古恩萨最醒目的酒店兼饭店。一条主大街横贯小镇的中心地带，沿着大街走出去，就能看到她家的酒店。她的爸爸妈妈，还有叔叔一起合伙建造了这个酒店。她的家人都说这只是个中转站，绝对不是终点站。可是，停下来买东西的人、点一份三明治的人，站在堆满各式各样熟食的柜台边，或者坐在大堂里宽敞一点的用餐区，他们旁若无人的姿态就好像跟这个地方相熟已久。一公升的坛子装满了锡古恩萨当地产的一种美味可口的金黄色花蜜，这是当地非常受欢迎的礼品，这些坛子摆满了一排排货架。这家酒店里的每一个细节都散发着家庭的温馨气氛。卡洛塔的父亲，安杰尔，把这家饭店设计成泥土的主色调，屋顶全都由瓦片覆盖，与当地用灰色水泥粉刷的房子融为一体。饭店里养着几只小猫，懒洋洋地躺在客房的窗台外面。里卡多·波菲（Bofill）是巴塞罗那超大牌的建筑设计师，他在这里过了一夜之后，盛赞这处建筑是“酒店的极品”。

安杰尔现在半公半私地待在酒店里面帮忙。西班牙的养老金制度大力提倡人们在 65 岁退休。安杰尔个子不高，身体结实，一头花白的头发，鼻子有点儿扁平，他还在看管着这个地方，经常跟卡洛塔的妈妈一起商量饭店的经营

大计。

“我虽然已经退休了，还是爱管闲事。”坐在酒店用餐区的一张桌子旁，安杰尔这样说道。他也开始意识到，人一过了60岁，身体好多部位都可能不灵了。“我跟自己的弟弟一块儿干，可是他做过肝移植手术，有部分肝脏切除了，现在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医院里面。”

他握着一根香烟，往椅背上一靠，眯缝起眼睛，眼光越过那硬汉子标志性的畸形鼻梁。然后，他一下子摆出讲故事的人必备的全套表情和手势，将我们领进了他的个人世界。

## 一整座小镇都被移民取代

“还是在1988年，我们把第一批移民领到了锡古恩萨。我的弟弟到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首都圣多明各市，发现那里的服务员简直是好得没话说，就跟其中的三个人保证，他可以带他们来锡古恩萨。那时候，高速公路还正在修，因为大建设的缘故我们有很多的客源和生意，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怎么也找不到更多的人手来帮忙。大概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里的年轻人个个都开始往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跑，或者到巴伦西亚市。一开始他们并不是去那些地方上学，而是去那里雨后春笋般林立的新工厂做工。在他们看来，到工厂做工要比一辈子当农民有出息多了。”

“一开始，大家都说‘哎呀，你的店里怎么雇了黑人来做工呀！’但是他们发现这些黑人干起活来确实不赖，现在这周围的‘黑人’人口总数——我明白，他们其实也不是纯正的黑人，只不过要比这里土生土长的人黑一点而已——早已经超过这里的‘白人’人口总数。”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说，“这里的移民开始把家人一块儿带过来，那个时候还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西班牙人对入境的移民还相当陌生，因为这跟西班牙人的习俗大相抵触，所以说比起那些出境的移民，西班牙实际上根本拿不出一套完整的法律框架应对这个问题。随着锡古恩萨的居民逐渐变老，他们的子女又都离家去大城市工作，那些新移民的妻子和母亲渐渐开始到老人家里去照料他们。通常那些护工的年龄跟她们照顾的对象不相上下！这种情况到现在还是这样，没什么改变。”

安杰尔把1999年定为转折性的一年，那一年发生的变化最大。“我们开始不管不顾地到处招人。我们请厄瓜多尔人来这里干活，他们把绝大部分赚来的钱都寄回给厄瓜多尔的家人。有一次我们还请了一个罗马尼亚的女服务员，她每天晚上喝得酩酊大醉，从此以后我就不再请罗马尼亚人干活了。要是你或者你的朋友跟另一拨人之间有了不愉快的合作经历，你就再也不想请这拨人干活了。我这里有来自印度和孟加拉的服务员，后来我意识到，要是我想要更多的人手，最轻巧的方法莫过于跟孟加拉来的家伙打声招呼，他们一回去准能拉好多人过来。”

锡古恩萨这里的孟加拉移民大多都是从孟加拉乡下来的男人。他们来到西班牙后，一开始在巴塞罗那工资非常低廉的纺织厂或者制衣厂上班，后来渐渐发现大城市只会让他们变得躁动不安。有个孟加拉人，想搭便车到小镇上去，结果碰到我们并且载了他一程，他用从教科书上面学来的英语跟我们说，他们几个孟加拉人住在锡古恩萨小镇外面几公里处一个荒废的农场里面，因为农场空无一人，他们就不管不顾地先住下来，他在酒店对面的一家加油站工作。他说自己是在农村长大的，一开始在巴塞罗那工作，觉得自己被城市重重包围，有点透不过气来，于是他就向西班牙的农村地区进发，投靠在锡古恩萨的一些朋友那里。

不管是西班牙的移民团体也好，还是别处的移民团体也好，最后都逐渐形成一种类似于商标的招牌特征，有些基于人们对他们的歧视，有些则是基于同族人才知道的那些掌故和经验。“厄瓜多尔人。”安杰尔说，“在这里工作七八年以后，就想在老家建个房子，然后离开西班牙，回到厄瓜多尔好好享用自己不断寄回家的那些钱财。多米尼加人和秘鲁人则更愿意留在西班牙，然后把家人接到这里一起生活。”“哥伦比亚人。”安杰尔接着说，“有时候留在西班牙，有时候又回老家居住。他们这些人就没个准儿，因为他们时不时地就跟毒品打上了交道。从前是法国殖民地的国家来的非洲人干起活来特别卖力，他们对机器特别拿手，我们酒店的洗碗机啊，熨烫机呀，他们用起来特别得心应手。最后就是西班牙人了，我们这里也有个西班牙人，他有点儿排外，我只好反复跟他说，他必须得改变立场才行。”

因为锡古恩萨很多人不是离开家乡就是退休在家，移民已经彻底取代了这

部分人，安杰尔和城里其他的老板只得判断，选择哪个移民团体才最容易跟他们打交道。安吉尔最乐于打交道的是孟加拉人，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发现这些人最容易相处，脑袋最灵光，也最守信用。他是个不错的老板，不随便辞退人。但是如同赌博，孟加拉人下的赌注也不小。要是他们行为不检，整个孟加拉人的名声都会因此受到影响，尤其是那些命运与安杰尔所在的社交网络息息相关的孟加拉人。

老龄化社会迫使人们足不出户也要融入全球化浪潮，在上班的场所如此，待在家里也一样，他们周围更大范围内的经济圈都在一波一波地全球化，小地方也可以见到大世界。有一些当地的工厂纷纷迁往低成本国家，另一部分当地的工厂则坐守大本营，把低成本的外国工人招来干活。那些外国的服务员原本相隔万里，现在都来到西班牙，住在同一屋檐下。住在多米尼加的老奶奶原本要从西印度群岛长途跋涉到这里来投奔自己的儿女，最终却发现在锡古恩萨住了下来，日日搀扶着一个西班牙老太太的手臂，她照应的这个老太太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年纪太老，已经无法一个人走在大街上。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成了相互依托的朋友，彼此之间的生活习惯虽然有点差异，但是当你有了麻烦、陷入困境的时候他们却能够为你排忧解难，自己儿女不愿意干或者干不了的活儿他们捡起来就做，让更有抱负、更有志向的亲人抽出身来，到更广阔的天空里翱翔搏击。

“尽管身边的变化风起云涌。”安杰尔回顾道，“我觉得我一直都扼守自己的价值观，从来没有迷失过。我不停地跟那些到我这里做工的移民说，‘你们一定要适应这个世道。’通常是他们为我工作6~10年，等他们有了孩子，并且孩子长大了一点以后，他们就要离开这个地方，搬到城里去生活。但是他们还是不断地给我打电话，遇到问题的时候喜欢跟我讨个主意。我也乐于给他们出主意，接着我们就唠起嗑儿来。现在的我真是朋友遍天下。在西班牙南部的马拉加那里我有个孟加拉朋友，我还有个好朋友来自多米尼加的首都圣多明各，要是我需要人过来撑场子，打个电话给他就行了。他马上就会过来替我摆平一切。”

## 锡古恩萨的宁静

锡古恩萨现在成了情人共度周末的宁静港湾。外面的人来这里追寻锡古恩

萨的历史，瞻仰 12 世纪建成的城堡，它们现在由天主教派负责保养维修，也作为大主教的行宫。可是这些游客倾心仰慕、流连忘返的地方，本地的年轻人却是避之唯恐不及，他们好像更醉心于到马德里和其他的大城市去生活。

周日的中午时分，有些当地人会在镇中心地带走一走，绕着小公园散散步。卡洛塔经常光顾的小酒吧里面充满了各色各样的人，远远就能听到喧哗吵闹的声音。其中很多喝酒的人都是回来度周末的当地人。20 世纪 80 年代卡洛塔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跟其中的很多人一起上过学。那个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酒吧里面的人，再也没有谁还有兄弟姐妹、侄儿侄女，或者儿孙辈还留在这里的学校上学。不到一代人的光阴，镇上的学校就由当年两千名本地西班牙学生济济一堂、一派繁荣的景象凋零得门庭冷落，只有区区两百名学生，还是从附近几个村庄稀稀拉拉凑起来的。其中半数以上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剩下的都是外国人的子女，他们居无定所，由教堂的慈善救济机构分派到锡古恩萨的学校上学。

学校里各类学生鱼龙混杂的现象，必定会随着时光的流转不断发生改变，但是到底会变成什么样，目前还很难说。这里的学校，也会和全世界很多乡镇小学校的命运差不多：里面的外来学生超过了本地学生，最终变成外来人的天下。这种情形已经为时不远，因为锡古恩萨已经聚集了大量的外国人，这些人作为孩子的叔叔婶婶、姨夫姨妈，还有沾亲带故的各类亲戚，他们会提供经济来源，支撑家里晚辈读书。锡古恩萨这所学校变得更为荒芜冷落，因为即使是移民到这里的人，也在想方设法往西班牙和欧洲其他的城市迁徙。

## 全球经济中的地方主义色彩

外国人纷纷涌进西班牙，也会对他们的祖国产生巨大影响。安吉尔酒店里面工作的每一名员工，身后都有一大家子人留在国内，从而大大打破了国内的年龄均衡。厄瓜多尔大约有 1 450 万人，现在正当壮年的人口有 70 万人都在西班牙居住。坐落在华盛顿的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估计，1982 ~ 2007 年，厄瓜多尔人大约有 10% ~ 15% 移民到了国外。2010 年，有 150 万厄瓜多尔人远走他乡，相当于每 10 个厄瓜多尔人里就有一个人离开祖国。他们的平均年龄是 33 岁，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把父母和子女留在国内。在



1998年之前，西班牙境内基本上没有厄瓜多尔人定居。厄瓜多尔人成了移民大军的主力，他们离开祖国远走他乡，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厄瓜多尔的经济面貌。安吉尔说，厄瓜多尔人喜欢寄钱回家，真是一点也没错。2007年西班牙政府估算过，西班牙境内的外来人口平均月收入大约为1 080欧元，每个移民平均每年寄回家的钱大约是360欧元，但是对于厄瓜多尔人，这个数字接近650欧元。厄瓜多尔的石油收入是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位的贡献因素，而侨民汇回厄瓜多尔的钱排在第二位，仅次于石油。<sup>15</sup>

与此同时，大量厄瓜多尔人出走留下的部分空缺又被进入厄瓜多尔境内的秘鲁人和哥伦比亚人填补。数量众多的厄瓜多尔人背井离乡，以及厄瓜多尔境内出现的数量庞大的新移民，成为厄瓜多尔政治中涌现的核心议题。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厄瓜多尔总统拉斐尔·科雷亚，一位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在厄瓜多尔2009年总统大选时，会惊呼这一现象为咄咄怪事，厄瓜多尔拥有一代最为能干的青壮年劳动力，然而其国家本身却不能全面享受他们带来的巨大利益。尽管现在厄瓜多尔的出生率遥遥领先于其死亡率，但突然出现的数量庞大的青壮年劳动人口向外迁徙，使这个国家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厄瓜多尔的老齡人口统计数字现在已经可以匹敌欧洲和东亚那些人口最为老龄化的国家了<sup>16</sup>。赢得大选以后，科雷亚的政府班子启动了大型的“欢迎回家计划”（Welcome Home Plan），这个项目旨在每年吸引更多的厄瓜多尔人回国。计划包括给回国的厄瓜多尔人减税，让他们将家具和设备从国外免税带回家，鼓励他们回厄瓜多尔创业，并为他们提供启动资金。

“这项计划的主旨就是要……恢复国内的人力资源，因为哪怕你并没有上过学（在国外），或者根本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你还是能学会用不同的方法做好一件事情。”厄瓜多尔国家移民秘书处（National Secretariat for Migrants）的一名发言人说道，“我们打算为这部分人在厄瓜多尔国内提供发展机会，让他们把从国外学到的本领在国内发挥和施展开来。”厄瓜多尔政府正在赌博，与其让厄瓜多尔人在国外工作然后将大量资金寄回国内，还不如直接利用厄瓜多尔人在国外积攒下来的人力和智力资源，这样更能促进厄瓜多尔经济的发展。大家普遍认为，让厄瓜多尔人在国外工作往国内寄钱，这种买卖只会得不偿失，会被正在快速走向老龄化的欧洲国家所产生的巨大需求加速本国经济和人

口结构的衰退。拜这个归国计划所赐，一年之内就有 8 600 个厄瓜多尔家庭回到祖国。<sup>17</sup> 年龄套利的政治观点现在已经和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全球化掺杂到了一起。

就像西班牙人纷纷回到小镇和乡村，对任何一个为改善经济状况而四处奔波的人来说，家庭才是他们最大的一张保险单。那些从西班牙回到厄瓜多尔的移民，大部分都是房地产市场坍塌以后在西班牙找不到工作的男人。然而在西班牙从事家政行业的厄瓜多尔女人却并没有急不可耐地返回家园，因为她们分身乏术，对她们来说，老龄化的西班牙到处都是工作机会。这就给厄瓜多尔的回国计划出了一个难题。过去 10 年从拉丁美洲来到西班牙的移民，绝大多数都是会说西班牙语的妇女。只要想一想西班牙老龄人口的巨大需求，这里面的原因就不言自明了。西班牙需要大量的家庭护理人员，尤其是从其他说西班牙语的国家来的妇女，她们和西班牙人有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宗教信仰，还有许多文化上的共鸣之处，因此她们和西班牙老人很容易相处。女性的职业王国里，护理工作遍地开花，当需求增长的时候女性角色重要性也愈加凸显。2005 年，西班牙为规范移民管理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有 22 万名外国人填写了申请表，申请从事家庭服务方面的工作。这些求职人员中绝大多数人都来自拉丁美洲，其中有 84.3% 的人是女性。

西班牙国内花钱请人照顾老人的家庭急剧增长，也吸引了大量新移民前往西班牙工作，尤其是来自拉丁美洲的移民，但这份工作的性质几乎让移民西班牙变成了女性的专利。大部分来到西班牙的女性移民，最后都在西班牙的大城市里面找到了工作。西班牙农村女人无论怎样涌进城市，再也不会造成大城市的性别比例失调——因为今天西班牙的农村人口比例太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是新近从拉丁美洲大量涌进来的女性移民和老龄化，却正在改变城市里的性别比例，让城市变得越来越女性化了。

西班牙社会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是否还和从前一样大行其道呢？当然是。西班牙人希望女性待在家里相夫教子，洗衣做饭，做男人的贤内助。这种观念早已不新鲜，不值得大惊小怪。但现在令人称奇的是来到西班牙的女人，她们不远万里来这里并不是要为奴做婢供人驱使，而是希望打工赚钱，自己当家做主。正因为待在国内时男人永远说一不二，她们唯有低声下气并且求告无门，

她们才鼓起勇气来到国外。厄瓜多尔人从西班牙邮寄大量钱财回家，比其他移民团体都要多，就是因为大量的厄瓜多尔移民都是女性，要成为家里的“主心骨”，她们确实倾注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sup>18</sup>

在全球化的西班牙经济体系里，移民的角色，哪怕是没有一技之长的移民，在西班牙国内也受到极大重视。老迈难支而又负债累累的西班牙，需要开发它能够开发的所有机制来创造新的商机和工作，好玩转劳动力市场。吹到老龄化西班牙的这股新移民的“春风”可以让这个社会最为保守、最为顽固的角落焕发生机。20万身在马德里的厄瓜多尔人那强劲的跨国金融需求，将马德里打造成面向拉丁美洲最为前沿的金融中心。跨国汇兑是块利润惊人的商业大蛋糕，但是长期以来遭到西班牙大金融机构的忽视。因此小型的商业机构和汇票公司得以从中大捞油水，从跨国转账交易中收取高达15%的手续费，然后又从伪造的汇率中赚取更多利润，在移民寄回家的那些钱里再抽3%~5%的油水。等西班牙的各大银行纷纷出手分取一杯羹的时候，他们马上改变了游戏规则，新的体系完全依赖信用卡付账和电子资金划拨，并且和国外的分支机构和附属公司建立联系。他们收费低廉，而且费率固定不变。厄瓜多尔国内的收款人现在收到的钱几乎和从西班牙寄出的钱价值相差无几。根据马德里移民中心（Madrid's Center for Immigration）开展的一项调查，马德里生活的移民有2/3希望能继续留在这座城市，做长远打算。厄瓜多尔政府希望能将留在马德里的大部分国民尽快从西班牙吸引回国，这个如意算盘可能要落空，但与此同时，马德里议会正在开展一项所谓“共同发展计划”，要和厄瓜多尔的城市展开合作，创造新的产业满足两国经济的需要。

老龄化的西班牙面对全球范围内的人口和资金在其国内流进流出，面对经济转型以及西班牙人与外来人口之间紧密接触带来的种种震荡，会激发出一些疯狂滑稽而又荒诞不经的社会乱象。2009年夏季，伊芙琳·杜拉斯，住在巴伦西亚的一名28岁的厄瓜多尔籍保姆，在整个西班牙和厄瓜多尔国内臭名远扬，她在两家人气超旺的在线拍卖网站贴出一个拍卖广告，广告上宣称，因为她那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妈妈急需一大笔钱用来治病和护理，她愿意把自己的贞操以15000欧元进行公开拍卖。“我这样做是为妈妈做出的最大牺牲，但是为了妈妈，再大的牺牲也值得。”杜拉斯面对电视记者的镜头这样说，“我觉得这

样做并不能解决我面临的所有难题，但是至少这样能让我获得一定的经济支撑。”杜拉斯为这项交易设定了大量的前提条件，比好莱坞电影里面的婚前协议还要多，但是最终她还是放弃了这个交易。可是媒体上面的评论已经铺天盖地，把她比做见不得阳光的倚门卖笑的烟花女子，比做被迫变卖肝脏、肾脏和其他身体器官来筹钱寄往家中的移民。杜拉斯此举也引起了厄瓜多尔政府的注意，迫使政府公开表态，要加速研究和制定政策，看看国家能为她母亲做什么。性问题、移民问题、人体器官买卖、殖民主义以及福利待遇等所有问题都和老龄化问题糅合到一起，难解难分。

## 成千上万的人舍筏登岸

欧洲南部的海岸——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已经成为移民投奔欧洲大陆最为吃香的登岸口，因此这些地区也变得人满为患。从北非、东非和西非来的铤而走险而又满怀期望的移民，正在日复一日地碰运气。可是近些年，来自亚洲的新移民团体在人口偷渡贩子的帮助之下，也已经打通了前来这里的偷渡路线。希腊建起了带有铁丝网的拘留中心，专门用来收容和审理各类偷渡客，其中主要是从阿富汗偷渡来的人，他们支付给人口贩子高达3万美金的费用暗中打点，这些钱立刻融入了移民经济暗潮涌动的金钱流。欧洲南部的国家不停抱怨，只是因为其所处地理位置的原因，移民纷纷选择它们当做据点，充当前往欧洲其他国家的后门，因此让它们充当移民涌入的前哨来抵御移民大潮的冲击显得极不公平。

蛇头和偷渡客选择的最常用但也最痛苦的偷渡方法就是乘坐一艘破船出发（通常先要走上长长一段崎岖的陆路），目标则是希腊、西班牙或者意大利的任意一座岛屿。在偷渡高峰时期，摩洛哥最南部海岸往西的西班牙加那利群岛，接受了一船又一船的移民，他们都是来自加纳、利比亚、塞内加尔和其他非洲国家的人。他们坐在近10米长的独木舟里，船只破旧不堪，都是木质的渔舟，没有船篷，早已过了使用期限，拉完这些移民立刻就寿终正寝。独木舟上精心漆出一个绿色、黄色和红色交错的塞内加尔国旗，此外这些船只往往不乏标志性的点缀。有些船的船头画着一双眉毛修长的大眼睛，以便帮助他们找到前进的道路。也不是所有的移民都被拦截下来，有些移民在路上就掉进水里淹死

了，但是在2006这个繁忙的年份，西班牙当局拦截了3万名企图抵达加拉利群岛的偷渡客。<sup>19</sup>在加那利群岛的度假沙滩，旅游业是这里的支柱性产业，每天都要高高垒起几十艘抵达这里后遗弃的木船。

2004年，由德国和意大利发起一个倡议，要在西非建立一个难民营，专门用来遣返欧洲的偷渡人口。对此，欧洲各国郑重其事地讨论，然后又郑重其事地放弃倡议。西班牙人那时候正在不遗余力地接收非法移民，不像经济危机冲击后的谨慎时期，那时候公开反对这一提议，主要还是基于人权方面的理由。随着失业率的不断上升，西班牙社会劳工党政府正在加速修订法律，收紧西班牙的移民政策，放权让西班牙各地区自行决定，控制全国境内急于找工作的流动人口的数量。

## 坐收移民带来的红利

在西班牙复杂的区域政治和语言政治当中，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选区都有自己的议事日程。在巴斯克语地区和卡塔卢尼亚地区，南美洲人的大量涌入普遍被认为是一种威胁，会对当地人使用的语言产生冲击，这些地区的人常年抵制西班牙主流语言的侵袭，一心维持当地语言的纯洁性。但是移民的涌入对当地语言造成的影响有可能会与大家的直觉恰恰相反。在说巴斯克语的地区，移民的涌入刺激了有些社区进一步强化地方语言的承诺和实践，在很多地区选修巴斯克语言学校（以区别于选修双语学校）的人都在大大增加。<sup>20</sup>巴斯克人还在非西班牙语国家的学生当中开展交流项目，例如摩洛哥，这个项目允许年轻的摩洛哥人在每年夏季回到这个地区，经历一番巴斯克文化的熏陶，他们上学，接受工作培训，住进当地的巴斯克人家中。这些盛行地方主义者的地区，当然是用当地的方言来教育这些移民——而不仅仅是西班牙语。根据西班牙2009年年末新修订的法律，西班牙各地区可以通过新增或者裁减针对移民的服务项目，增加或减少对移民的限制措施来适应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需求。新修订的法律还允许各个地区自由选择可以为他们提供优质服务的移民。

对老龄化人口而言，吸引最身强力壮的外国人前来这里工作，同时又让他们和国内靠其为生的亲人永远天各一方，也许是个硬心肠的举措，但是在经济上却最为划算。它让老龄化国家不用负担移民家庭的上学费用和医疗费用，不

用保护他们的财产安全、补贴他们的住房开支，经济困难的时候也不用苦苦维系他们的生存，此外，要是让这些移民和他们的家人两地分居，在他们老得干不动活儿之前他们很可能就要告老还乡。<sup>21</sup>一旦罹患重病或者有个三长两短，他们也可能期望回国跟家人守在一处。

总之，把移民和他们的孩子以及他们的父母天涯相隔，使得移民工作的国家既可以坐享他们辛苦劳作带来的成果，又可以甩手不问其家人的各种需求。在一个老龄化的国家，这种安排，如果时间能够无尽延长的话，就可以让一个国家腾出更多财富，用来满足日益增长的这部分老龄人口的各种需求。

新修订的法律也向那些同样面临老龄化的国家揭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随着人口逐渐减少，赖以维系的文化也在逐渐走向衰落。

## 和哈瓦斯一家人相逢

回到先前那个酒吧。卡洛塔给我们介绍了哈瓦斯一家人，其中父亲马里亚诺，72岁，卡洛塔说他是整个锡古恩萨地区最精明的商人。他正跟自己的两个儿子一块儿喝酒，大儿子哈维尔42岁，小儿子佩德罗36岁。

马里亚诺手里举着一杯啤酒，他的手饱经风霜，五指粗壮。他拥有并经营着锡古恩萨最大的一家私营企业，一家生产镶木地板的公司。在建筑大潮来临的时候，公司想找到老实可靠又愿意待在锡古恩萨的工人来做工，真是花费了不少力气。马里亚诺还拥有当地的一幢大楼，现在是小镇上最新潮的养老院。

“20世纪30年代我出生在维纳科萨（Villacorza）。”他从西班牙内战那段艰苦岁月开始讲起，“那是个非常安静的小村庄，那里的人都有小片的农场。我父母还有两头用来耕地的骡子。乡村人口太少，连所学校也没办法建起来。我每天得翻过一座山，走上12公里的路去上学。现在山上的那条小路全部都被树木杂草淹没，因为再也没有人从上面走了。”马里亚诺一共七个兄弟姐妹，其中有两个还没长大成人就夭折了。“家里的人。”他皱皱眉，“总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灾难不断。”

西班牙人口不到1000人的小城镇比其他任何地方人口减少的速度都要快。<sup>22</sup>根据官方统计，锡古恩萨地区原来由27个更小的卫星城镇组成，但是其中有些地区，像马里亚诺的家乡，早已没有一个人居住了。

“我在1951年搬到马德里，先在那里学习，然后参加工作。等我攒够了钱，就在马德里给我父母买了一套公寓，然后在1965年把我父母接到马德里来居住。这是作为人子非做不可的事情。后来我决定开始做生意，我认为要做生意就要到锡古恩萨去做，因为那里的劳动力更便宜，而且他们跟我一样，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因此吃得了苦，干起活来特别卖力。”到1997年，他说，他雇用的工人还清一色全都是西班牙人。“现在我的工人大部分都是大主教送到公司来的难民，因为这地方的主教特别热心帮助难民定居。”

“要是数一数我的工人都来自哪些不同的地方，就会让人不敢相信，加起来起码有30个国家和地区。”马里亚诺列举了伊朗、摩洛哥、俄罗斯、波兰、哥伦比亚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他们都到我这里来，求我找点事情给他们做。我花钱培训他们，他们弄坏机器的时候我花钱找人修。我花钱给他们办法律手续，给他们办各种各样的证明，但是一旦能够离开锡古恩萨，他们马上就动身前往大城市去了。”

到大城市去，也就意味着那里的工资可能会更高一些，工人在那里还可能遇到和自己同病相怜来西班牙谋生的老乡。这种工人出走的现象直到经济大环境较为严酷的时候才暂时停了下来。

马里亚诺的地板企业在建筑业大萧条时期生意没有之前火爆，移民要是在这里找到一份工作，他们会想方设法地保住饭碗，不再随随便便离开岗位。尽管很多西班牙人宁愿离开大城市，到靠近家乡的工厂车间里上班，甚至是去农场干粗活，但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也透露了老龄化的西班牙另一个侧面的信息。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一代西班牙人对那些他们认为有失身份的工作避之唯恐不及，宁愿失业待在家中。子女不多的小家庭令他们高枕无忧。现在的父母大多只有一两个儿女，他们养得起闲人，让子女安心等待更好的工作机会。这些家庭还能子女提供屏障和港湾，让那些年轻受过教育的儿女尽情出去闯荡，找一份虽然失业风险较高但收入不菲的工作。西班牙所谓的“有条件”的工人，即没有长期保障、工作朝不保夕的就业人员，占到整个劳动力队伍的30%。老板愿意招这批年富力强的“有条件”的零工，因为企业要么不愿意承担老工人可能带来的高昂费用，要么已经被老工人产生的高昂费用深深拖累，无法甩掉这个沉重的负担。欧洲债务危机期间西班牙年轻人失业率火速攀升的

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年轻“有条件”的工人随随便便就可以打发走，可是固守单位几十年的老工人却不容易轻易打发。就算是这样，老工人在 65 岁之前还是面临压力和随时随地失业的风险。

马利亚诺那一代人离开家乡前往西班牙大城市工作或者出国务工闯天下的时候，他们习惯从挣来的为数不多的工资里省吃俭用扣下一点钱，寄回家中赡养父母、贴补家用，为父母找一处安身之所。今天的西班牙，情况发生了逆转。即使有些家庭的子女已经长大成人，父母还在心甘情愿地为他们的生活不断埋单，至少跟当年子女赡养父母的情况差不多。西班牙新出现的只有一两个子女的小家庭，日益普及的高等教育，还有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升，这些因素促使金钱在家庭当中的流向发生了巨大变化。有钱的父母完全有能力并且心甘情愿地出钱维系子女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父母现在为子女出的这笔钱，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笔预付的定金，或者说是一笔支付的保险，等他们年老需要有个依靠的时候，就可以指望自己的子女赡养他们了，不仅为他们提供金钱上的支持，同时也付出情感上的关爱。<sup>23</sup>

## 活儿越干越少，身体越来越胖

马利亚诺不愿意在 65 岁的时候申领养老金，口口声声说他“只要还剩一口气，脑子清楚，四肢还能动”，他就要一直工作下去。和他年龄差不多大的朋友都有点儿难以理解他的行为。“同时代的人里面还在正儿八经上班的，我是硕果仅存的一个。其他人 65 岁一到就纷纷退休回家，现在他们要么成天坐在小酒馆里面喝酒，要么就到马德里去帮儿女带孙子。几乎每个人都靠养老金过活，成天无所事事，身体也越来越胖。”

马利亚诺对同龄人急于退休的评价也得到过一项调查的证实，这项调查是由西班牙最大一家金融机构西班牙储蓄银行开展的，调查结果显示，总的来说西班牙工人年过六十就不再愿意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上，50 岁以上的工人只有 1/4 会考虑一直工作到 65 岁。<sup>24</sup>令人称奇的是，调查还发现，尽管他们普遍对西班牙经济的前景深感担忧，但要是询问西班牙年老工人是否愿意延长工作年限，他们那种不情不愿的表情却表露无遗。西班牙退休制度的种种内在规定深深影响着人们的退休选择。西班牙经济的急剧衰退和人口结构的迅速老化可能



会让退休制度发生变革，但是这种变革所面临的抵制一直非常激烈。哪怕是像马里亚诺和安杰尔这样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公司，却也要面临提前退休的种种压力，因为如果他们老是待在工作岗位上不愿退休，按照退休制度的规定，他们拿到养老金的金额就会大大减少。对那些命运掌握在老板手里的员工而言，这种退休制度对他们形成的压力就更加明显：他们不仅仅要退休，而且要想办法提前退休，早一点把退休金攥在手里才是正道。

尽管欧洲各国几乎都已经提高或者正在考虑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企业老板却经常想尽一切方法、用尽一切手段来裁减老年工人的数量，实际上遭裁减的人当中很多人年龄并非十分老。哪怕是在西班牙经济一片欣欣向荣的时期，欧洲和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都能保证 55 岁以上的人就业，西班牙在这方面却一直稍逊一筹。2005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道西班牙 55 ~ 65 岁有劳动能力的人只有半数多一点的人仍然拥有一份工作，排在倒数第 13 位，和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法国和希腊同属一个阵营。而匈牙利、比利时、奥地利、波兰和意大利的情形更糟一些，55 ~ 65 岁的人将近 65% 没有工作。在美国、日本、瑞士、新西兰以及芬兰以外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这个年龄段的人大约 2/3 仍然在工作。

## 是劳动力还是偷懒鬼

对于马里亚诺和安杰尔的同龄人而言，西班牙 65 岁以上仍在工作的老人的比例要低很多，这一数字的排名比起其他国家也要远远靠后，排在倒数第 5 位，每 100 人当中只有两三个人在工作。相比较之下，在韩国和墨西哥，65 岁以上老人每 100 人当中就有 30 人在工作。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调查的国家当中，65 岁以上老人参加工作的平均百分比大约是 12%。<sup>25</sup>

欧洲劳动力就业问题本身发生的改变就极具戏剧性。“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每个国家 60 岁以上男性的就业率都维持在 70% 以上，其中几个国家甚至达到了 80%。”威尼斯大学的经济学家阿加·布鲁吉维尼说道。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比利时、意大利、法国和荷兰，上述就业率下降到 20% 以下，而德国大约是 35%，西班牙大约是 40%。<sup>26</sup>

调低法定退休年龄在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德国作为

法定退休年龄的起源国，其法定退休年龄 2006 年为 65 岁，但是实际退休年龄男性为 62 岁，女性为 61 岁。在法国，男性大概在 58 岁退休，女性在 59 岁退休。多种因素混合在一起导致了退休年龄逐渐下降。有些退休金法规给提前退休的人提供数目非常可观的补偿金，另一些退休金法规对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然坚守岗位的人采取强硬的惩罚性措施。

马利亚诺说退休老人成天坐在那里无所事事，眼看着身体一天天变胖，他也说得一点没错。在发达国家，老人退休之后平均还能活 18 ~ 20 年。就算是和 20 世纪 70 年代相比，这些退休老人也比那时候的退休老人多活 1/3 的时间。<sup>27</sup> 在西班牙，退休后的岁月可能会变得更漫长，一则因为人们退休得更早，二则因为人们的寿命普遍变得更长。这让西班牙的债务雪上加霜。对于现在新从岗位上退下来的数目庞大的老人而言，20 年退休后的枯坐和 20 年退休后的吃喝才是他们实实在在的选择。有些人闲来无事可能还会想着退休之后换个工作卷土重来，但是，如果既往还可能借鉴的话，只有极少数的退休老人能在退休后重新找到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sup>②</sup>

对于布鲁吉维尼来说，欧洲劳动力数量的惊人下降至少和人口年龄的转变一样严重。但是这两个趋势却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让人们年纪未到就放弃工作，他们不但缩短了作为生产者的时间，而且无形中还延长了作为不劳而获的消费者和寄生虫的时间。（这样说并没有考虑现在的老年人为家庭和社会默默奉献出的大量价值无穷的义务劳动。）社会每年在退休年龄方面所做的让步使欧洲经济受到重创。最直接的一点就是，放弃工作的那部分工人直接减少了劳动力的数量，据估计，欧洲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将要损失将近 1/7 的劳动力，直到 2021 年才能结束。如果退休年龄再提前的话，劳动力的规模将会进一步萎缩。

不容置疑的是，如果人们提前退休，并且寿命延长，他们利用社会积攒起来的财富维持自身生计的时间无形中也会大大延长。这些社会财富有可能是他们自己的储蓄，有可能是国家或从前的老板为他们养老预留出来的资金，也有可能是其他工人为这一体系所预缴的费用，甚至有可能是预支的一笔欠款——

---

②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出 50 ~ 65 岁的那些老人工作态度不太积极，他们退休后的第一年只有 5% 的人能重新找到工作。（《活得更久，工作更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6 年。）

可能是他们自己欠下的债务，可能是国家背负的债务，也可能是从前的老板欠下的债务。他们可能要靠家人朋友的接济为生，特别是那些慷慨大方的有钱朋友，当然也可能依靠投资分红或者商业收益，有人分得的钱多，有人分得的钱少。最有可能的当然是各种可能性的组合。而且非常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如果计算到底需要多少钱才能让提前退休的安然度过余生，不论算得怎样细致周到，他们最终活的日子永远要比计算的日子长。尽管这样，人们大多足智多谋，机变百出，对种种现象应付裕如，而且对家人特别慷慨大方，令人感动。因此很多老人都能安然渡过难关。但是家人的钱财毕竟有限，活得越久，留给他们自己和其所仰仗的家人的财富就越少。

有些国家拥有一套养老金制度，对防止老年人陷于孤苦无依、极度贫困的境地大有裨益。2009年，在经济大衰退中，德国、法国和荷兰的养老金制度还是赢得一片赞誉，而其余的国家就变得等而下之。在印度，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有30%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sup>28</sup>而在西班牙，有28%的老人陷于贫困，也排在这不光彩的队伍里。贫困人口的数量居高不下虽然是经济衰退期的显著标记，但是让欧盟的政策分析师们最为忧虑的却并不是经济衰退带来的阵痛。他们发现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后果要比经济衰退可怕得多，大体是因为想让欧洲人像从前那样工作到60岁或者65岁以后才退休正变得举步维艰，而一旦他们提前退休，就得有人承担这部分数量庞大的老龄人口的养老费。谁来为他们埋单呢？没有人知道。

## 孤寡老人

锡古恩萨一直以来就有一个老人之家专门负责安顿退休老人，尽管比起马利亚诺开办的养老院，它的运行模式毫无疑问要古老得多。离大教堂不远处一条起伏的道路旁，有扇洞开的院门，院子里是一排拥有人字形屋顶的老房子。这里就是老人之家，主要由修女会的一群修女运营，这个老人之家的名字叫做修女会孤寡老人福利院（the Sisters of the Forsaken Elderly），1872年由本地的一位牧师在锡古恩萨镇修建。如果是没有亲人的孤寡老人，把毕生积蓄交出来，就可以住进这里，将自己的身体托付在这里享受细心照料，将自己的精神托付给上帝获得长期安宁。在欧洲的福利制度并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之前，这

里还是一家私营的福利院，然而它的运作方式和今天老年保健企业推行的现代经营规划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要求入住的老年人交出世俗的所有财富，来换取一份凛然不可侵犯的长期护理保险。单是修女会制定的条款就已经非常老古董。一旦老人打定主意入住这里，想要离开所受到的重重阻力就变得难以逾越，因为这里的住户从踏进大门那一天起就失去留在尘世间的所有财产。修女要求老人交出所有社会保障金，身体健康的老人可以获得其中20%的返还，大概每月80欧元，足够他们在饮料店里面喝啤酒，每周去外面的小卖部里买几次香烟或者零食。福利院还要负担管理日常事务的几名修女的一切费用。她们也抵押了自己尘世间的一切，到高墙后面了却自己的余生。

表面上看，锡古恩萨修女会养老院经过这些年的风雨洗礼和岁月沧桑，仍旧一成不变地谨守奉行着当初的社会实践。只要敲门，坐在前台打瞌睡的一位女士会猛然惊醒，然后按铃招呼里面的人出来接待。她说，卡门修女负责领客人参观这里。过了片刻，卡门修女就出现在眼前，哪怕穿着一整套修女服装，她看起来仍然显得非常娇小：头上裹一大块白头巾，巨大的黑色面纱覆盖前额直到眼镜的位置，她非常娴静，神态自若，脸上略现喜色，却不过分表露。

1943年，卡门修女18岁，她自愿申请成为修女会的修女，在她年轻时代的西班牙，充满叛乱、战争和个人的迷失。“我11岁的时候爸爸就去世了，那时我最小的妹妹只有一岁。”卡门修女诉说着自己的身世，声音里充满痛苦，“家庭变故让我深受打击，终日郁郁寡欢。在修女会孤寡老人福利院，我找到了心中的宁静，但就算是修女会的高墙内，也不会永远是一处远离尘嚣的清静之所。”1955~1957年，她在古巴工作，这期间古巴发生革命，最终卡斯特罗掌握了古巴的统治权。那以后她又相继到墨西哥和菲律宾工作。最近30年卡门修女一直在锡古恩萨这家养老院里度过。她现在已经82岁高龄了。当我们问到在老年福利院工作，很多老人身体虚弱，死亡隔三差五地降临这里，是否让她思考到自己的将来时，她立刻回答道：“我尽量不去想这个问题。”

每一间房间的床头都挂着耶稣基督的画像，这常常就是老人房间里面唯一的装饰。房间都是几人合住，生活奉行简约主义，卡门修女说，简单的生活有助于老年人集中精神，缓解心中的紧张情绪。有些人房间里面有台小电视，也有很多旧电视机高高悬挂在走廊或者门厅的上方。有几个老先生瘦得皮包骨

头，衣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好像小孩子玩的化妆游戏，他们无力地歪坐在塑料椅子上，眼睛无神地向上仰望着电视上的竞赛节目。

“我们这里住着 75 位老太太和 75 位老先生。”修女接着说，“老太太们更愿意单独住，跟那些老先生隔开，所以我们就把他们分开。老先生好像也挺乐意这样。有一对老夫妻本来住在一起，后来其中一个人过世了，另外一个很快又搬回到隔离开来的那拨人中。这里的老先生和老太太基本上不打什么交道，除了上教堂做礼拜在一起，有些共同的节目也免不了要会面，我们有时候在小教堂里面放电影。”这里的主任负责挑选影片，卡门修女一再强调看电影有益他们的身心健康。

在高墙内部，人们按照健康水平被分成一个个团体，其中有些人已经在高墙内生活了几十年。大厅里面有个皱巴巴的老先生说，他和修女们一起住在这里已经 30 年了，照此推算，他至少有 95 岁高龄。在身体极度虚弱的老先生区，里面一字排开的都是轮椅，轮椅里无不躺着颤巍巍一小把身子骨，顶起个硕大的脑袋的老人，每个人都需要喂饭。

院子里有个葱绿茂盛的玫瑰园。“这个是我们的冥想花园。”卡门修女说道，她手指着盛开的玫瑰花。这里的老人会不会帮着照料玫瑰园呢？“不会。”修女回答道，“一则他们根本就不是园丁，二则他们年纪太大，也干不了这个活儿。”

## 不算孤寡的老人

到锡古恩萨新建的养老院阿拉米达老人之家（Alameda Residence for the Elderly）参观的人，需要穿过一道道宽敞的玻璃门，才能来到明亮而又开阔的大厅。这里就是马里亚诺修建并拥有的养老院，到这地方看一看，似乎就可以理解他何以对提前退休坐享其成过于不屑了。在狭长的开放式工作区里坐着比阿特里斯·加西亚·尤斯塔，她今年 29 岁，是名受过培训的社会工作者，她搬回到锡古恩萨来和家人团聚，也为了和男朋友待在一起，顺便在这家新建的养老院工作。一直以来，西班牙对养老机构的需求总有些不冷不热，特别和其他的发达国家比起来更显得微不足道。哪怕是在大城市的外围，现代化的老年护理设施也非常稀少，而且之间往往相距万里。养老问题一直被当做家务事，

大家都希望在家庭内部解决。西班牙人口结构的变化，已经使得家庭的规模日益缩小，家中的成年子女往往要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工作，和父母分隔两地，而且老人寿命的延长也使得新增养老院的需求变得比以前更加旺盛。

在阿拉米达老人之家里居住的大部分老人都不认为自己算是孤寡老人。修女们管理的那所福利院看起来远隔尘嚣、遗世独立，而这里的老人之家就是要将外面的世界领进来，把里面的世界传出去。周末的时候一拨接一拨的家人穿过宽大的玻璃门探望老人。如果比阿特里斯要带领客人参观，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把客人带到宽敞的大厅中央，站在这里，眼看着宽敞明亮的大厅从她值班的办公桌开始一直绵延开去，范围足足有几百平方米。角落里安放的一台电视机正在播放一场激烈的足球赛，吸引了前来探望的儿孙辈驻足观看，有些人穿着干干净净的夹克衫，有些人穿着保暖的套服，他们已经支起几排座椅，预备要好好欣赏球赛。也有稀稀拉拉的几个爷爷辈加入进来，可是这里的奶奶辈数量上要远远大于爷爷辈，她们更喜欢和女儿孙女一起边打牌边聊天，或者加入朋友和其子女阵营一起打牌聊天。有一小帮穿戴非常齐整的女人或坐或站，分布在大厅周围。老一点的夫人貌似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节日礼服，但是比阿特里斯说她们每天都像这样穿戴得整整齐齐。她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来自小村庄和小城镇，如果她们必须出门应酬，就得穿上花呢套服和针织衫，戴上项链和耳环，这是她们的习惯和风俗，而到大厅里面来会会朋友，对她们而言已经算是正儿八经的出门应酬了。比阿特里斯慢慢地走进她们的小圈子，她们都客气地和她打招呼。她跟这些人之间关系融洽。这里的员工大部分都是女性，其中大部分都是西班牙人，也有一些人来自南美洲或者非洲。

比阿特里斯主动给我们介绍了亚松森，看上去她好像已经年过七旬了。在弗朗哥执政的那些年里，她出生的那个小村庄根本就没有任何工作的机会，于是她就像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一样出国谋生。在巴黎，她在一户人家当女佣服务了整整12年，然后搬到哥嫂的一套小公寓里跟他们一起住。但在那里的生活让她彻底对家庭和子女死了心。尽管弗朗哥想方设法提倡和鼓励生育，从1950年以来，西班牙愿意步入婚姻殿堂的女性比例还是持续下降。<sup>29</sup>随着女性在工作领域里越来越独当一面，随着她们受教育程度的稳步上升，西班牙已婚人口的比例也在逐步下降。就亚松森而言，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因此工作成了她

不结婚的最主要原因。由于西班牙结婚率的下降，导致西班牙儿童人口的数量锐减。

虽然比阿特里斯和亚松森之间年龄相差两代，但涉及西班牙人口结构剧变当中扮演的角色，她们两人身上却有很多的共同点。亚松森年纪轻轻就背井离乡去了法国，然后回到西班牙，分别在几座大城市度过一段时光，最后又搬回到西班牙的小城镇居住（搬回到她出生的那座小村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亚松森说那里只剩下 11 个人了）。她谋到一份生计，攒了一笔钱，现在住进锡古恩萨条件最好的养老院，也是锡古恩萨的工作安顿所——阿拉米达老人之家，不过她现在成了这里的主顾和客人。比阿特里斯年纪轻轻就离开锡古恩萨，到大城市求学，在大学里面她学到很多新知识、新技能，现在她带着一身本领回到家乡，开始在锡古恩萨大展身手，在这家新建的养老院里把所学到的知识充分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同时将这些知识传授给其他人。

## 乡下小子和城里姑娘

开始于半个世纪以前的乡村人口大迁徙中，女人扮演了迁徙大潮的先遣部队和主力军。哪怕是最近几年，女人也比男人更愿意离开农村移居城市。现在走遍西班牙的乡村，男性人口比例都要远远高于女性人口，而且这一性别差距还在越拉越大，<sup>30</sup>考虑到这些农村地区也在快速走向老龄化，考虑到西班牙女性的平均寿命要比男性高出很多，这就成了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现实。远走他乡的西班牙乡下姑娘有一天可能还会回到故乡，但是她们的翅膀一旦硬起来，跃跃欲试要飞往他乡的愿望马上变得比男孩子强烈百倍。也许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现代化的机械农业耕作条件下，男孩子留在农村的发展前景要比女孩子高很多。

既然在农村女孩子成了稀缺资源，有人可能会推想，那些留在农村没有出去的女孩子一定变成了香饽饽，对急于成家的人而言，真是一家有女百家求。在这种情况下男孩子一定会竭尽全力展现自己的优势，读书求学，拼命存钱，用尽一切手段让自己在婚姻的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和更有吸引力。如果情况确实如此，这些方法根本就不起作用。农村地区结婚率的持续下降，其幅度之大，远远超出适婚年龄妇女移居城市这一现象可以解释的范围。光棍汉——不论是

青年人还是中年人——都已经极度过剩。

不论是在西班牙，还是在整个欧洲大陆，比起一个世纪以前，越来越少的男女青年愿意步入婚姻殿堂。2008年，欧盟国家的欧洲人中结婚男女的比例与1975年同比下降了约30%。那些真正步入婚姻殿堂的男女，在他们结婚时男女双方的平均年龄大概比20世纪70年代要高出约2.5岁。晚婚当然也就意味着夫妻婚后生育子女的时间相对缩短，西班牙人决心推迟结婚年龄产生的影响也和欧洲其他国家差不多。尽管在欧洲其他国家，相较而言夫妻结婚后生育孩子的比例比西班牙高出很多，那些想为人父母的人普遍推迟结婚年龄，也是夫妻双方生育孩子越来越少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随着西班牙的女性越来越倾向于在学业上继续深造，在事业上大展宏图，以实现自己最大的人生潜力，若没有外来移民帮助她们打理家务、照应孩子和老人，那么她们既要照顾好家庭，又要继续自己的学业，并在事业上有一番作为，三者之间的均衡必然难以维持。<sup>31</sup>那些工薪低廉、没什么一技之长的移民，让西班牙的女人彻底得到了解放——同时也让西班牙男人长舒一口气——她们可以不断完善自身的技能，找到更有价值的工作。

说到西班牙的农村女人，她们一直以来所承担的工作，不论在农场里干活还是在小镇上打拼，都既没有工资也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现在能够与命运搏一搏，到大城市闯一闯，当然是个无法抵抗的诱惑。哪怕是在今天，西班牙乡下女人参加有工资的工作的比例，仍然只有城里女人的一半。

把所有的因素综合起来——女人离开西班牙的小城镇和农村，推迟或者根本就反对婚姻，单身汉数量的增加，人口的逐渐老化——所有这些因素带来的结果就是西班牙人口统计学家警告过的“人口逐渐走向衰落形成的恶性循环”。<sup>32</sup>其中有些典型的趋势可以在发达国家的一些老龄化的地区见到，在老龄化的东亚地区也随处可见。这些因素促使农村和城市同时变老，尽管其过程可能会因为时间表的细微差异而显得有点不同，因为城市总是年轻人较为青睐的地方，因此可以一直吸引他们的到来。但是城市并不能因此而得以永久逃脱恶性循环，事实上正是城市促进了导致老龄化的因素的发展。随着人口不断向外迁徙，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还是存在一点显著的不同：整个老龄化世界正在日益变得“女性化”，而步入老龄化的农村地区却在经历“男性化进程”。



全球化时代男人面临的最后一个令人忧伤的事实，就是当农村姑娘和小镇女人对大城市的男人越来越情有独钟的时候，到城市里工作的农村小伙子和小镇青年却不得不和城市里的职业女性在事业上一决雌雄。

## 想要更多的孩子

“西班牙女人嘴上说想要很多孩子，可是真正轮到她们生孩子的时候，却生的一个比一个少。”玛格丽塔·德尔加多这样说道，她是西班牙一位顶尖的人口学家，在位于马德里的西班牙科学研究委员会工作，“我们在一万名女性当中做了调查，询问了她们一长串的问题，都是关于孩子、家庭、婚姻的问题。得出来的结论就好像是一条数学公式，完全解释了为什么西班牙不可能恢复过去一代人那样高的生育率。女人生孩子的时间实在是太迟了。问到生孩子这个问题，她们都说自己想生孩子，但是不想生太多。平均而言，她们想要两个孩子。但是因为她们要到30岁的时候才开始生育，她们生育第二胎的时间和概率都变得越来越少。我们的调查显示，正是经济因素制约了她们生孩子的积极性。她们的工资水平非常低，西班牙的家庭政策对生育孩子的妈妈并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而且接纳小孩子的公办学校实在太少。”

德尔加多抱怨西班牙很多作家都相信西班牙需要大量的外来人口，才能克服其生育率过低带来的困难。这种观点建立在一个谬论的基础上，那就是西班牙可以对外来人口采取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政策，这样就可以把出生率提升到2.1，恢复到人口更替的正常水平。“要达到这个水平，西班牙所需外来人口的数量将会出奇的庞大。”她说，“西班牙的劳动力市场绝不可能为这么多的人提供工作，如果维持今天西班牙全国外来人口的规模，外来的妇女不得不生育一大家子人，才能把全国的平均生育水平维持在正常的更替水平上。”德尔加多和她的同事计算了一下，每个外来的母亲平均将不得不生育11个孩子。

德尔加多相信，西班牙的出路就在于要想法设法创造条件，让西班牙妇女想生多少孩子就生多少孩子，一定要让这件事变得简单容易才行。这就意味着政府要提供更多的保姆服务，给母亲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让男子在家中承担更多的角色。“西班牙的雇主都认为女人总归是要生孩子的，所以归根结底总有一天她们会离开工作岗位。而西班牙的现实情况正好相反。女人实际上

要比男人工作得更加勤奋，与男人相比，她们在工作数量和质量上面毫不逊色。那些雇主一直弄不明白的一点是。”她说，“如果我们不能恢复正常的生育水平，将来这个现实也会对雇主们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劳动力的数量会急剧萎缩。他们必须明白这一点，西班牙人口这样迅速老龄化，我们最终都会步入一个阶段，即所有人都变得老态龙钟，因此失去一切生产能力。虽然现在我们还

没有走到那一步。”

德尔加多强调，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阻止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只有想办法来适应和对付这个过程。就算是提高生育率，将其恢复到人口更替的正常水平，或者稍高一点，也仅仅是往老龄化的人口统计数据表里面注入少许青春元素而已。

既然经济上的压力和事业上的雄心使西班牙女人无法想生几个孩子就生几个孩子，那么想要西班牙女人，或者移民到西班牙的女性（她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也和西班牙本地人一样只想生一两个孩子了）放弃独立的地位，重新回归家庭主妇的角色，绝对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女性，尤其是只有一两个孩子的女性，是今天西班牙劳动大军的主力军，而且随着西班牙日渐走向老龄化，她们所担当的角色，不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出现频率上而言都会大幅增加。2008年，西班牙达到就业年龄且没有孩子的女性10个当中有7个在工作，有一两个孩子的母亲大概一半都在工作。但是，德尔加多发现，两个孩子和三个孩子，对一个母亲而言产生的区别会大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西班牙的母亲如果有三个孩子，要想一边在外面工作一边照应好孩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西班牙有三个孩子的母亲，每1000人当中只有4个人仍然在外工作。

难怪西班牙的家庭普遍认为孩子越少他们的日子就过得越舒坦。随着西班牙社会逐渐走向老龄化，这些家庭也许会对自己失去的一切感到些许后悔，但是西班牙人，就如同生活在世界各个角落同样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人们一样，绝不会拱手让出家庭规模转变换来的教育、经济实力、个人自由，而重新选择生育更多的孩子。

## 数以百万计的人，不可能再越活越年轻

2004年，西班牙劳动和社会保障部（Ministry of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出版了人口普查表，公布西班牙需要护理才能正常生活的人数。<sup>33</sup>最终发现有 112.5 万人，其中有 2/3 是老人，他们患有各种各样的残疾，行动不便，因此生活难以自理。他们连吃饭、服药、洗澡、购物，甚至是上下床，都需要全天候的护理才能完成。另外有 170 万人也需要有人服侍日常生活，他们虽然部分生活能够自理，但大部分还是要依赖他人。合在一起，西班牙 4 300 万总人口当中共有大约 270 万人，也就是说每 16 人当中就有 1 人需要别人的护理才能维持基本生活。

这是一个别样风格的统计，并不是将达到就业年龄的人口同难以计入主要劳动力的人口进行对比，而是具体统计那些需要别人手把手服侍才能生活的人数和比例。那些协助他们生活的人，因为要花大把大把的时间来照顾他人，自己就没有办法抽身做别的事情，如一些更有教育意义的事，更有趣味（压力也更小一点）的事，或者更富有创造性的劳动。随着西班牙的老龄人口的巨大增长，需要基本照应才能维持生活的人口比例也会进一步上升，因此为之提供日常照料服务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也必将快速增长。

联合国人口司估算到 2050 年，西班牙 65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会高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2000 年这一比例是 17%，届时将会达到 37%，比 2000 年翻了一番还多。届时欧洲没有一个国家的这一比例相比 2000 年会变低，瑞士相关数字将会增长 104%，意大利增长 94%，德国增长 73%，英国增长 56%。<sup>34</sup>西班牙的 65 岁以上人口，尽管有移民大量涌入，仍是欧洲所有国家当中增长最快的一个。

如果把老龄人口的数字大致换算成有多少人需要照顾才能维持日常基本生活，那整个西班牙看起来就好像是个已经衰老的国家。除非未来医学的发展能让数以百万计的老人脱离他们注定难逃一劫的疾病折磨，每 6~8 个西班牙人当中就有一个需要其他人帮助才能行走、上卫生间、做其他一些必要的基本活动，这些活动在我们年轻健康的时候觉得轻而易举，但老了以后就变得日益维艰。到那时护工和需要护理的老人之间的比例将会是多少？会是 1:1、2:1、3:1，还是 10:1？因为西班牙人口面临的各种困难和压力，这种帮助的形式将不得不发生改变。

以 2004 年为起点向未来看去，展现在西班牙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眼前的是

这样一幅景象：西班牙举国的人口都在嗷嗷待哺般渴求别人的照应。但是，对于很多西班牙人而言，西班牙未来老人依赖他人的这副重担已经沉甸甸地压在了家人的心头。这副重担主要由家中的女性承受，总体说来，这些女性年纪还不算太大，仍旧可以胜任照料他人的重任。2004年，每20个照料老人的护工里就有17个是女性。她们的平均年龄是52岁，远远低于西班牙女性的退休年龄。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老人的家人：女儿、妻子，甚至还有妈妈。这些默默照应家中老人的女性既没有薪酬也没有社会保险。实际上，她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又回到昔日女性的地位，和那时数量众多的不领工资而又拼命工作西班牙农村女性差不多，唯一不同的就是今日的女性通常都在城里的家中充当护工，没有为家庭的整体收入做出任何贡献，而旧时的农村女性，她们在农场劳作，虽然没有工资，却为家庭收入做出了一定贡献。相反，现在的女性要照顾老人，身有羁绊，反而不能出去自由挣钱。

如果说21世纪的前10年可以看成未来的一种预演，那么到2050年西班牙几乎每一个家庭都需要一名全职护工。西班牙的家庭要么得请一名护工来家里帮忙，要么得依赖家里的某个成员牺牲时间或是放弃工作，来全心全意地照料家中的老人。

## “等老了，我们就成了别人的负担啦！”

皮拉尔和丹尼尔现在坐起来都感觉有些费劲。自从得知我们要皮拉尔说一说他们照料丹尼尔92岁老母亲的种种经历，他们一个礼拜以来都在翘首以盼，这一整天来他们更是显得紧张不安。她想不想说这个？呵呵，她得把心中所有的苦水一股脑儿全部倒出来。她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让她把前因后果和盘托出，这些事听起来也许让人难受，但是知道这些对每一个人都很有必要。丹尼尔打开大门，把我们迎进他们两居室的公寓里，他双手紧紧攥住我的一只手，握得非常用力。他上身穿一件洗得发旧的羊毛衫，肚子虽然有点儿浑圆，但是并没有高高隆起来。花白的头发浓密厚实，乱蓬蓬地随便在脑后扎成一个马尾辫，这让他看起来好像是个艺术家。松开紧握的双手，他示意我们去皮拉尔坐着的桌子边，她正在那儿单调地将双手在桌上拍来拍去。见到我们，她热情地打招呼，张罗我们吃晚饭，但是她的思维跳跃得非常快，等不及我们坐下来，

就开始迫不及待地要将心里的话一吐为快。不等到她把一肚子的苦水尽情地倒出来，西班牙好客的家庭主妇那贤淑温良的一面就绝不会展现出来。

“我再也受不了啦。”她脱口而出，“这种生活真是没有选择，只有慢慢去适应它。但是这个适应的过程非常难熬，一点也不省心。比如说，等你到了92岁的年纪，到了我妈妈的这个年纪——我爸爸是在93岁的时候过世的，我公公也是在这个年纪离开人世——一切都取决于那时候你的身体状况到底怎么样，你和家人是否能够忍受重病缠身带来的种种不便了。”她的神态让人一望而知她说的绝对没有半句是假话。

皮拉尔和丹尼尔的公寓里根本看不出她那重病缠身的老母亲曾经生活过的痕迹。屋子里面随意铺着些手工制作的地毯，显得非常温馨舒适，到处摆放着他们跟已经成年的儿子去世界各地游玩带回来的纪念品。皮拉尔和丹尼尔两个人都已经退休好几年了。2005年以后他们谁也没做过什么固定的工作。皮拉尔是一家杂志发行站的管理人员。丹尼尔是个水管工，工作的时候就从一个工地转到另一个工地。“我卖力地干活。”他说，“真的，我干起活来特别卖力。现在我退休了，可是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忙。有些老主顾不停地喊我过去打些零工。但是我大部分的工作实际上都是在这儿。”——帮助他的岳母，帮助皮拉尔做些家里的杂活儿。

皮拉尔的公寓里丝毫也看不出她母亲生活过的迹象，是因为她实在太需要自己的空间了。妈妈现在住在楼下的一套公寓里请人在照顾。

“那个也是我们买下来的公寓，本来我要是租出去的话，一个月可以收1200欧元的租金。”皮拉尔说道，“但是我看到她那样体弱多病就有点儿于心不忍起来。”她觉得自己被套住了。“我们从来没想过要付钱请人全天候地照顾她。老实说我们也花不起那个钱。尽管难以忍受，但是要把她放在那里不管我又觉得不忍心。总有一些事让她觉得不舒心，她老是不停地在那里说‘这里太热了，这里太冷了，电视的声音太大了。’”皮拉尔补充说她的大儿子晚上陪外婆一起住在公寓里，主要为了她睡着的时候能有个照应，这样不会让她觉得自己被扔在那儿孤零零地没人管。

“我也相信。”她说，“之前你同父母之间的关系异常重要。父母健康的时候你和他们拥有的共同回忆和经历会大大影响他们老了以后你能忍受限度。我

父亲更加善解人意，更加富有朝气和活力，也许是因为他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皮拉尔的眼睛湿润了，脸色微微泛红。丹尼尔轻轻搂住她的肩膀。她一下子情绪失控，张开嘴巴哭得喘不过气来。过了一会儿，她擦了擦脸，就算这样她嘴里的话头仍然停不下来。“我和父亲一块儿商量着办事情，但是跟母亲就从来没有这样亲密地交谈过。他们两人之间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区别特别大。父亲生下来只有一只手，也许这使得父亲和母亲的人生观也有所不同。他努力奋斗，并一直保持乐观心态，总是开开心心的，母亲对父亲总是有点儿妒忌，他为此也付出了很多代价。如果你对一个人的回忆充满了积极的方面，那你就算为这个人做出再多的牺牲也在所不惜。和他在一起，如果他需要什么帮助的话，我也从来不会打退堂鼓，不会觉得有任何负担。”皮拉尔说，尽管她跟妈妈之间有很多不快，她还是把妈妈照顾得非常周到。“我们悉心照料她的起居和生活，就像照顾花园里的花儿一样。她就是性格有点儿不好，但还是非常爱我们这些子女的，只是方法有点不一样。”

皮拉尔抱怨说国家为像她这样的家庭提供的帮助和资源实在太少。“一切都得取决于谁来评估老年人的生存状态。”政府派了两个不同的机构来评估皮拉尔母亲的状况，它们派来的人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一个说她妈妈只是有点儿衰老，另一个认为其状况极其糟糕。最后，皮拉尔和丹尼尔得到一个月200欧元的生活补助。这笔钱用来雇用一名钟点工，这个人不定期地上门住上几天，替他们照顾妈妈，这样皮拉尔和丹尼尔就可以离开这里，一起出去待几天，享受二人时光，同时也给自己放几天假好好放松放松。此外，国家每年也给家庭护工发一笔钱，让他们到家里工作一个月时间，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出去度假了。

“我今年73岁了。”丹尼尔说，“但是内心里我觉得自己只有三四十岁。还有一大堆的事情等着我去做。事实上，我宁愿把岳母安排在一所护理机构里，花钱让他们照顾她。每年8月我都这样做一次，付钱让她住进一家诊所。我们和儿子一块儿出去旅游的时候也这样做。等我们老了以后，我们就变成了累赘。我对这一点早就心知肚明。到那时我自己就努力一把，不给孩子添麻烦，自己花钱住进一家养老机构算了。”

“要是我有足够的钱。”皮拉尔说道，“而且智商还没有降低的话，我就请

人到家里来照应我，让孩子时不时上家里来看一看就行了。要是他们不愿意，那我就不再抱任何的幻想。但是我绝不会让他们像我们这样为了妈妈累死累活。我不会让他们日复一日地照应我，我们有成年的孩子住在城外，但现在我们从来就抽不出空出城去看看他们。”

## 不想承受因成为别人的负担而产生的压力

当然，西班牙还有很多地方，在这些地方丹尼尔和皮拉尔就能看到，如果不想给孩子添麻烦，不让孩子照应他们，他们会面临怎样一种命运。

三年前，约瑟夫·玛利亚·马斯的妈妈伊莎贝尔·苏拉年过 98 岁，他只得把妈妈送到巴塞罗那的一家养老院里面。约瑟夫·玛利亚现在 66 岁，他去养老院看望母亲，顺便给她过 101 岁生日。他住在一个狭小拥挤的公寓里面，他把公寓里的一间小卧室租给一个房客，这样挣一点钱来贴补家用。在他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生活在西班牙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年轻的时候他在瑞士和英国工作，在那里当一名服务生。然后他开了家小公司，专门定做一些装饰性的金属制品。他刚刚丢了上一份工作，因为他已经到了法定退休年龄，老板是个意大利制造商，专门生产通心粉制造机器，但是公司破产了。除了妈妈，约瑟夫·玛利亚和他的家人基本没什么联系。

走进巴塞罗那老年人中心护理室的一个房间，约瑟夫·玛利亚看到了各个年龄段的形形色色的老人。一楼是一间热热闹闹的房间，里面有些老人年纪比他大不了多少，正在那里打台球，打牌，高声谈笑，空气当中传来楼下大厅里舞蹈班或锻炼中心的音乐。在二楼和三楼，房间里住的都是些还有活动能力的老人。他们能自己走路，与别人交流也没有障碍，但其中有些人体质非常虚弱，或者精神有点不正常。而三楼的一个区域也是宣布人生最后一站的地方。大厅里一排排的轮椅，上面已经人去椅空。有个老太太茫然地问约瑟夫·玛利亚知不知道她的晚饭在哪儿。他还没有走到妈妈的房间，心情已经极其沉郁了。但走进房间以后，他马上大声打了个招呼，态度非常和善。他的妈妈眼睛已经瞎了，耳朵可能也已经聋了。他低头看着她嘴里没有牙齿的空洞脸庞。她看起来就好像教堂里面悬挂的一幅画像上正在艰难地爬过炼狱的瘦骨嶙峋的人。

“她根本不认识我。”他说。上一次来看望她，他带来好多好多家人的照片，一张张摆在她面前让她看，也是为了他可以更好地跟她说这些家人的来历。“她其实已经走了。生日快乐！”

几分钟以后他离开妈妈的房间，到外面寻找专门照料她的护士，询问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或者什么时候他妈妈会离开人世。最终他找到了那位护士，从秘鲁来的尼娜。“你妈妈的情况我非常清楚。”她说，“甚至她肚子里的每一条蛔虫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当被问到这屋子里还有没有其他人的年龄超过100岁，尼娜马上说这里经常能见到100岁以上的人。她指给我们看三个老太太，年龄都在100~104岁，又指给我们看一个老人，再过三个礼拜就到100岁了。“虽然这样，我还从来没见过这里有谁能活到105岁。”她说这话的时候，那个104岁的老人就站在边上。尼娜说她有个患自闭症的小孙子，丢在城里的家中由儿子照应，她在想办法把他们从秘鲁接到这里，在秘鲁像她孙子这样的孩子根本就没什么机构能管。

另外一位住户，坐在靠大厅墙壁的一把椅子上，是位老夫人，穿着非常考究，戴一副宽边眼镜，白发扎成一个整洁的发髻。

“你到这里来看望谁？”她问了一句。她并不认识伊莎贝尔·苏拉，因为她刚从另外一所养老院转到这里。“我本来住在另外一家养老院，我非常喜欢那里，在那儿住了三年。在那里我有许多朋友。”她说，“但那家养老院是私营的，价格非常昂贵，我觉得这给几个侄子带来了很大的负担，是他们帮着付钱让我住进去的。我不想依赖他们生活，所以就做了一番调查，发现了这个地方，是政府出资建立的，然后我就搬了过来。”她从手提包里拿出几张照片，照片里面有她那已经过世的丈夫，还有她的几个侄子，拍照片时他们还都是孩子。“在从前的那个地方我非常吃香，他们甚至还给我起了个绰号，叫我‘小甜心’。有时候我的几个侄子会过来看望我，然后接我回去跟朋友们聚一聚，每个人都满心欢喜地跟我打招呼。”说着说着她忍不住哭了起来。她那双蓝汪汪的大眼珠哭得好像要掉下来。


护士接着喂其他的百岁老人吃饭。这些是西班牙活在世上的年纪最大的一部分公民，他们经历了西班牙内战，世界大战，独裁统治，还有国家经济困难



时期。他们所熟悉和热爱的西班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久他们也会随着时光的飞逝，尘归尘土归土。

“我很怀念他们。”“小甜心”说，一边悠悠地回想起那些她热爱过的人，那些她沉醉过的岁月，她的脑袋几乎快要垂到钱包上面了，“我怀念那里的每一个人。”





## 第4章 我们怎样真实而又不断地 走向衰老

有一天，你人老珠黄，皱纹爬上你的脸颊，愁绪在你的额头焙出一道道印痕，激情在你的双唇燃起令人骇异的火焰……到那一天你将深切感受到这些可怕的变化。而现在，不论你走到哪里，全世界都在为你神魂颠倒。这一切会永远伴随在你左右吗……你的脸庞美艳不可方物，无可挑剔，格雷先生。不要皱眉头，我说的都是真心话。美丽出于天赐，是天赋的异禀——甚至比天才还要高出一筹，真的要高出一筹。因为美丽根本就无须解释。它是世间最伟大的一条真理，好像阳光，好像春天……你笑了？呵呵！等有一天你失去这一切，你将再也微笑不起来……现在你只剩下的光阴，可以活得率性真实、活得完美无缺、活得圆满自如。

——亨利·沃顿爵士，引自《道林·格雷的画像》，奥斯卡·王尔德著，1890年

奥斯卡·王尔德绝对深谙老龄化背后的心理哲学，但他不可能知悉隐藏在老龄化里的细胞和分子科学，那时候这一科学的面纱尚未被揭开。我们为什么会走向衰老？这并不是因为时光老人对青春心怀嫉妒，而是因为在分子这个层面，我们的身体逐步退化，走向衰亡。

### 细胞一个接一个地走向衰竭

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会变老，但是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人体衰老的过程。衰老这个课题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极大兴趣，其中很多人的研究都建立在自由基衰老

学说 (free radical hypothesis of aging) 的基础上。这一学说认为, 人体之所以衰老是因为人体内的氧自由基 (也叫氧化基) 大量积累。当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开始在体内消化的时候, 这些食物常常被分解成一个个可利用的分子, 然后再输送到细胞体内。吃一片营养面包下去, 身体先把它分解成葡萄糖, 然后再把这些分解过的葡萄糖组合成葡萄糖分子链。一旦分子进入细胞内, 经过新陈代谢, 就转变成可以利用的能量。这个新陈代谢的过程主要通过线粒体、细菌型细胞器 (bacteria-like organelle) 的作用, 经过一系列生化反应, 产生出很多有用的分子, 这些分子就是身体能量的主要来源。这一转化过程需要氧来释放葡萄糖当中的能量, 以便于细胞吸收。通过葡萄糖和氧之间的化合作用, 就产生出能量、二氧化碳和水。能量给身体提供各种动力, 二氧化碳通过呼吸系统排出体外, 水则在体内承担了各种各样的功用, 促进体内几乎每一个机能的有效运转。绝大多数氧都在水的化合过程中消耗殆尽, 但还是有少量的氧分子没有被消耗掉。它们从这些化合过程里逸出, 变成损伤人体机能的氧自由基。凯莱布·芬奇是南加州大学的老年病学和生物科学教授, 他与罗伯特·里克莱夫斯合著了影响力极大的《老年化的自然过程》(Aging: A Natural History)。他把自由基描述成“化学上的火花”, 因为它们不断将其他完整分子中的电子和原子分离开来<sup>⊖</sup>, 这样反过来又会制造出更多的自由基, 形成一系列连锁反应, 不但制造出更多的氧化基——体内每个细胞都会制造出多达一万亿的自由基——而且会进一步破坏更多的分子。史蒂文·奥斯塔德是芬奇一段时期的合作研究者, 他把这个过程比喻成生锈。就好像一根铁钉长期暴露在有氧环境里会逐渐生锈然后变得脆弱腐朽, 随着氧化自由基一点一点破坏人体的 DNA 结构, 加速细胞死亡的进程, 人体就会逐渐衰老, 身体机能一步步退化并走向衰竭。<sup>1</sup>

我们体内的细胞会分裂出抗氧化基, 用来抵抗氧化自由基不断密集活动可能带来的绝大部分损伤, 但是体内细胞并不能抑制住自由基给肌体带来的所有损伤。人们的日常活动可能会加速自由基的活动, 这使得肌体有效清除自由基

---

⊖ 自由基是含有一个不成对电子的原子团。由于原子形成分子时, 化学键中电子必须成对出现, 因此自由基就到处夺取其他物质的一个电子, 使自己形成稳定的物质, 在化学中, 这种现象称为“氧化”。——译者注

的工作变得极其艰难，同时后者损害活动也会变得更加容易，例如吸烟这一活动，一支香烟可以向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输入大量的自由基。喜欢吃甜食，喜欢吃油腻的食物，依赖放射性元素的治疗方式，感冒，流感，其他传染病，许多种常见类型的污染，还有一些毒品药物，这些无一不在加速自由基的产生过程。同时身体和情感上的压力也会促进自由基的产生。<sup>2</sup>

“自由基衰老学说”并不是解释人体衰老原因的终极答案。自由基固然是损耗人体技能的罪魁祸首，但在有效保持人体技能方面，它却“厥功至伟”。它们是人体免疫系统应对传染病侵袭或永久性伤害的一个主要反应，并对进入人体的外来微生物进行分解。随着自由基不断应对疾病细胞的侵袭，它同时也对健康细胞造成损伤。最终，这种学说只不过描述了在各种导致细胞衰亡的因素当中，人体的某一个机能的发展偶尔会变为更加致命的因素而已。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和她的合作研究者发现，DNA当中有种蛋白质化合物叫做端粒，它主要用来充当染色体端位上的保护点<sup>⊖</sup>。而较高等度的压力会对端粒产生损害。每当细胞开始繁殖，端粒就会往回收缩，最终端粒变得越来越短，无法容纳足够的DNA来维持细胞的复制和再生。不同种类的细胞寿命会有所不同，它们端粒收缩的速度也有差别。有一种酶叫做端粒酶，它的发现让布莱克本（同卡萝尔·格雷德、杰克·绍斯塔克三人一起）获得了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端粒酶决定了端粒老化的速度，因此也就决定了细胞老化的速度，进而影响到人体器官的健康状况。

在氧化压力<sup>⊖</sup>产生的过程当中，一旦自由基过量产生，端粒就会缩短。布莱克本观察了处于心理紧张状态下的几位病人，发现他们的端粒急剧缩短。她同时也将压力的程度同端粒的长短联系起来，将压力和诸如心脏病这类的疾病联系起来。但是迄今为止，人们的研究对象只有心理压力，而从来没有研究过身体压力，布莱克本怀疑压力本身就能让一个人缩短几年的寿命。

我们每个人都逃脱不了身体内部细胞的累积变化，这一变化过程使我们逐

---

⊖ 染色体末端部分有一个像帽子一样的特殊结构，这就是端粒。端粒经常被比做鞋带头上包裹的用于防止鞋带头散开的塑料片，它就像这个塑料片保护鞋带一样保护染色体。——译者注

⊖ 氧化压力是指机体在遭受各种有害刺激时，体内或细胞内自由基的产生与抗氧化防御之间严重失衡，氧化程度超出氧化物的清除，导致活性氧簇（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在体内或细胞内蓄积引起细胞毒性，从而导致组织损伤的过程。——译者注

渐年老的时候身体日渐衰弱。与此同时我们还得与身体外部的侵害不停地斗争，取得的结果也是祸福参半。各种暴力侵害和事故、身体机能的消耗和丧失、心灵的创伤、心理倾向的阴暗面，日积月累都会将我们击垮。年轻时充沛的精力在荷尔蒙的刺激下，驱使十几岁的少年和二十几岁的青年勇于冒险，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或是驱车一路高速狂飙，或是在酒吧通宵达旦饮酒作乐。而在生命的另一头，万有引力都会成为老年人的一个死敌。硬邦邦的地板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所在。不管走到哪里，周围的环境都会不管不顾地侵入个人世界。生在今天这个大好时代，现代化的公共卫生设施一应俱全，日新月异的医疗条件对人们的生活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但是我们的细胞还是免不了要日逐一日走向衰亡，尽管每个人之间都存在巨大的个体差异，衰老的过程却都遵循大致相同的轨迹，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竟无一例外。

## 10年过去又10年，日渐衰老的又岂止是容颜

明白了衰老的过程是体内细胞的日渐衰亡和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那就让我们进一步细细查看，衰老的过程怎样一步步不断真实地呈现出来。下面我们以10年为分期，循序渐进地追寻那些随着光阴的流逝而发生在人们身上的种种变化，这些变化未必极尽其详，也未必人人尽然，只是大致呈现变化的趋势和特征。多数人步入60岁门槛的时候身子骨硬朗，一切功能也都正常，但是多数人并不能代表全部。进入成年期之后，人们的认知能力不断衰退，但是这一过程在有些人身上显得异常缓慢，令其他人感到吃惊。下面列出的很多常见现象很容易应付，但另有很多情况一旦出现就再也无法恢复到从前。有些情况只是偶发性的事件，过后我们还能恢复到从前，人生继续平稳前行，还有一些情况，例如免疫功能失调，以及称之为代谢综合征的一揽子疾病，其中包括糖尿病，会导致多种并发症，不断加重病情，导致其中一种或多种症状进一步恶化。好了，话休絮烦，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0岁的时候，我们

- 肌肉开始收缩，肌腱变得更容易断裂。需要快速爆发力的体育运动或体能训练会随着腿上“啵”的一声而骤然中止，或者一个漂亮的转身

投篮动作之后，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不是篮筐，而是地板。

- 新陈代谢的速度减缓。这让我们很难再保持身材匀称，体态美观。男人很容易就变得大腹便便，因为体内的脂肪开始重新分配，肌肉变得松弛。
- 肌肉块和肌肉力量开始减少。对多数人而言，这种衰退短期内并不会影响到他们，但是对那些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或者从事高强度体育运动的人，他们会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是年轻人的对手。职业足球运动员，以及其他力量型或速度型体育选手一般都在30岁退役，因为体力的自然衰退已经将他们和更年轻的选手分隔成两片天下。
- 又多了一个理由少吃甜食和单一的碳水化合物：这些食物会大大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哪怕是体重并不超标的人也不能排除风险。
- 智力水平的高峰已过，20岁刚出头的时候是我们智力水平的巅峰时期。智力水平的衰退大概从27岁开始，但这个过程十分平稳。速度最快的智力衰退（虽说最快，其实相比较而言其过程仍然非常缓慢）会影响到我们大脑的额叶前部皮层和颞皮层，这些区域主要控制人的行动能力，包括判断能力、计划能力和战略思考能力。到30岁以后，我们的情景记忆能力，也就是能够记住人生中发生的具体而微小的事件的能力，开始慢慢减弱和衰退。接下来的30~50年这种能力的减弱会改变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从信息总量的增长方面来看，我们确实还在不断获取新的信息，但是大脑对信息处理方式的改变实际上会增强我们过滤信息的能力，取得对信息极为“成熟”的视点。
- 步入癌症高发期，每隔一个10年，癌症发生的概率就要上升很多倍，一直要到75岁左右为止，这时候癌症发生的概率就会保持不变。人们一天天变老，罹患癌症的风险也在一天天升高。在我们余下的人生当中，日常谈话的内容和朋友的旧貌新闻，让我们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日益恶化的癌症大爆发之中。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的数据帮我们解释了背后的原因。到35岁，每10万名美国人当中有90人患上癌症；到45岁，这一数字变成206人；到55岁，这个数字猛地增加到574人；到65岁，这个数字进一步增加到1301人；到75岁，每10万人

当中就会有 2 234 人患上癌症。

- 开始到处寻觅男人的踪影。男性人口的数量从这时开始逐步下降。各个年龄段的男性更易于患上各种疾病，一旦患上某种疾病，其后果也变得更加严重。他们也更有可能遭遇极为严重的恶性灾难并因此而丧生。男性步入 30 岁的门槛以后，同一年龄段的女性数字开始超过男性，并且随着年岁的增长，这一性别比例的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其程度取决于男性所遭受的几乎每一种身体、意识和情感上的损伤的严重程度。男人年轻的时候，飙车经常让他们死于非命，男人年老的时候，一跤摔断股骨也会要了他们的老命，而同样摔断骨头的女人却还能活上好多年。

40 岁的时候，我们

- 开始更容易受到三大眼科疾病的侵扰：白内障、青光眼，以及与年龄相关的视网膜黄斑病变（以下会展开详述）。
- 感觉心脏跳动虚弱乏力。也许是缺乏运动的后果（也可能是不愿运动的原因），也许是不良饮食习惯造成的结果，也许是身体内正常的荷尔蒙激素变化造成的——例如女性绝经期或者男性更年期——让我们感觉浑身乏力。虚弱乏力也可能是更为严重的疾病爆发的前兆。作为医学研究的一个重点，疲劳直到近年来才吸引了规模较为集中的研究，但还是没有确立一套标准来衡量疲劳的程度。根据通行的标准，38 岁以上的人有 5%~20% 饱受这一病症的折磨，女性遭受这种现象的人数是男性的两倍。
- 开始到处打听哪里有好一点的理疗师，哪里有好一点的整形外科医师，到了 40 岁，我们的关节更容易受伤，尤其是肩关节，腕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一旦我们进入 40 岁，治疗这些部位的关节损伤的手术大幅度上升。
- 旧裤子的裤脚褶边要往上缝一缝才能穿得合身。每隔 10 年，光阴的流逝就会让我们的身高缩短 2 厘米以上。英国的研究人员发现，四五十岁的男性如果身高缩短超过 4 厘米以上，接下来的 20 年里撒手人寰的概

率要比身高缩短不到2厘米的人高出645%。

- 关节僵硬不听使唤。有些人开始患上关节炎。
- 头上白发开始增多，或者希望头发增多。有些人头发的颜色开始褪去，另有一些人的头发则永远退休不再光临。头发一边变白一边褪去，那就好好“享受”这个过程吧。
- 眼睛下面开始浮现出大大的眼袋。一部分原因是皮肤逐渐失去光滑的手感，失去弹性，失去年轻的润泽，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几乎无处不在，眼部也难逃一劫，变得浮肿起来；还有部分原因得归咎于我们的淋巴结。随着年过四十，我们的淋巴系统逐渐丧失清除身体内部的毒素的能力，当淋巴结变得有气无力，我们就开始浮肿。
- 出现并不美观的酒窝，其实是脂肪块。男性和女性皮肤下面的脂肪细胞开始脱离皮肤，像橘子皮的表面那样呈现出酒窝状。对女性而言，这种改变在臀部和腿部最为明显；对男性而言，这些酒窝状特征可能在脖子和肚子上蔓延开来。
- 性方面可能会产生巨大的改变。对于女性而言，这个过程主要从更年期开始，女人的更年期常常在50岁左右开始。更年期在女人身上的表现形式千变万化，生育能力的结束和绝经期的到来只不过是她们唯一的共同之处。有些种族里的女人经历的身体和情感方面的变化要比其他种族的女人严重得多。调查显示非洲裔的美国女人感受到更年期对她们的健康和心理状态产生的影响异常严重；而中国和日本的女人对更年期变化的感受则显得轻松许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员发现，更年期妇女大约有一半人记忆能力和学习能力产生衰退，可是一旦更年期过去，她们的认知能力又会恢复到以前<sup>①</sup>。在经历这种身体变化的过程中，潮热、盗汗、失眠和易怒等症状都是常见的现象，但这些症状很快也就会消失。那些更为持久的症状是体重增加、身高缩短、胆固醇含量不断升高，骨质变得越来越疏松。由于雌激素分泌水

① 更让人闻之色变的地方是，荷兰伊拉斯莫斯医学中心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更年期提前的女性，尤其是提前到45岁左右的那些女性，提前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会大大提高，死亡的可能性也会增大。



平日渐降低，使得女性的阴道壁变得越来越薄，日益干燥，并且容易发炎。因此性生活会变成一种痛苦。性高潮变得难以察觉，而且片刻即逝，女性对性高潮的态度也变得可有可无并不在意。在2009年一份企业赞助<sup>①</sup>的针对2500名正处在更年期或已过更年期的美国女性的调查当中，每10位女性当中就有将近7位说她们身上表现的症状对她们的身体健康和个人幸福产生了不良的影响；10人中有6人说更年期影响了她们的性生活质量；大约有一半人说更年期对她们和另一半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这些女性说，性生活方面发生的变化，是最令她们觉得惊讶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女性非常喜欢更年期带给她们的变化，她们发现更年期的到来终于让她们从原本就没感觉的性生活当中解脱了出来。

男性也有其自身的难题，也是由于雄性激素的机能逐渐衰退所引起的。男性睾丸激素分泌减少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常常被称为“男性停经期”，这种称谓事实上毫无意义，因为“停经期”这个词源自希腊语，主要用来指代女性月经期的结束。最近，“男性更年期”——对希腊词一种更好的修正——或者叫“男-性-更年期”，被用来指代男性所经历的这些变化。男人一辈子都在分泌睾丸激素，青春期睾丸激素的分泌急剧上升，大多数男人在十八九岁的时候达到高峰期。随后睾丸激素的分泌一直保持在最高峰，大概有二三十年的时间，然后，尤其是到了40岁左右，他们的睾丸激素分泌开始下降，大概一年下降1%。尽管总体水平仍然非常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内有用的“自由”睾丸激素的数量会迅速下降，而那些无用的睾丸激素，和蛋白质差不多，数量可能会变得非常之多。这就使得测量睾丸激素水平变成非常棘手的事情，因为睾丸激素水平并不能显示出身体如何利用荷尔蒙，这也是“男性更年期”的说法产生争议的根源。其中有个棘手的因素就是“男性更年期”并不仅仅是因为睾丸激素含量降低的唯一因素引起的，而是很多种其他荷尔蒙激素的变化水平共同作用带来的

---

<sup>①</sup> 特瓦女性健康公司（Teva Women's Health, Inc.）对这项研究提供了赞助，这是一家医药公司，主要生产供更年期妇女使用的药物。

结果。大多数男人必须得适应睾酮激素降低给他们的人生带来的种种改变，尽管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要这样。对有些人来说，性激素的改变只会给他们带来非常轻微的变化，哪怕进入老年也是如此。男性更年期的过程也会比女性更年期更加缓慢。从40岁开始，男人的肌肉开始逐步衰退，骨质开始疏松（这会让他们的身子变得越来越矮），他们的红细胞数量也在逐步降低。杰里米·希顿医生是安大略省皇后大学（Antario's Queen's University）的泌尿学教授，他列举了男性荷尔蒙激素降低带来的六种临床变化：性功能退化；智力水平降低；体重水平的下降；体毛和皮肤发生改变；在腹部那些内脏器官周围脂肪含量逐渐升高；患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和中风的危险增加。对男性二十几岁到七十几岁的过程的调查显示，一般而言，男人到了五十多岁，性功能开始退化，因而逐渐萎靡不振。但是，尽管荷尔蒙激素水平会降低，男人还是会分泌出足够的睾酮激素，给日渐老化的身体带来一定的伤害，随着年龄逐渐变老，睾酮激素却成了一种致病的因素，给老人带来心脏病和癌症。

50岁的时候，我们

- 更容易遭遇最为致命的健康杀手的威胁，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体重过重、饮酒过量、吸烟（不间断）、心脏畸形，以及单身状态（男性）的影响。近期对夏威夷五千多名男性所做的调查显示，没有遭遇上述健康杀手威胁的男性活到85岁的概率比拥有上述六种以上健康威胁的男性要高出6倍（55%）。
- 动不动就容易骨折。和大多数人所相信的正好相反，这一点并不仅仅是威胁女性健康的杀手，男性也难逃其害。
- 想着要是换上一副全新的关节就好了。到了50岁，风湿性关节炎和骨关节炎开始折磨绝大多数的人。成年人里面每五个人就有一个有风湿病，风湿病的症状一旦出现，接下来的10年里，很多人开始服用各种类型的类固醇药物和止痛片，做关节置换手术，以减轻指关节、臂关节、腿关节、颈椎和脊椎部位的痛苦和不适。

- 牙齿问题不断，例如牙床萎缩、牙齿松动、牙齿出现空洞以及各种牙周疾病。牙齿变得极容易脱落。
- 身体内的水分越来越难保留下来，因此身体变得越来越干燥，出汗的次数和量都变得越来越少，很容易发热。
- 想增加体重变得越来越艰难，尤其是想增加肌肉和无脂肪组织变得更加困难。
- 味觉和嗅觉不再像从前那样灵敏。
- 患心脏病的风险增大。已过更年期的女性，以前因为有雌激素的分泌不易受心脏病的侵扰，现在变得很容易患心脏病。
- 腹部越来越肥大（尤其是女性），因为身体重新分配脂肪，肌肉总量不断下降。
- 如果抽烟的话，我们将会未老先衰，香烟对肺部的损害开始显现，平均会让我们缩短10年的寿命，偶尔服用一点毒品，或者是饮酒过量，都让我们抗压力的能力逐渐丧失。根据美国心脏病协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的报告，“中年或者老年的大麻吸食者，吸食毒物之后的一个小时以内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增加4.5倍以上。”长期酗酒的人会更提前衰老，而且衰老的速度会加快很多，哪怕他们已经戒酒也无济于事。几乎所有身体上的疾病，通常只会在老年人身上发作，短期之内就会在过量饮酒的人身上发作起来。他们的运动功能尤其会受到损害，步伐和平衡感都会受影响，他们动不动就会摔跤，摔一跤也许会要了他们的命，因此饱受折磨。
- 开始体会骨质疏松症带来的种种影响，尤其是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情况变得更为严重，她们的骨质变得更为松脆、更容易折断。女性遭受骨质疏松症的折磨远比男性严重。
- 开始健忘。明明会写的那些字，就在脑子里打转，可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来。我们会忘掉别人交代的重要事情，前一天才发生的事情，隔一天就再也没了印象。其中一个原因是大脑中的海马体，即大脑里主管记忆的一个区域（深受老年痴呆症的影响），开始逐渐衰退。<sup>3</sup>
-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深受眼部疾病的困扰。白内障是世界范围内头号致

盲因素，但是只要动个手术就可以几乎有效治愈。青光眼是世界范围内致盲的第二号因素，带来和年龄相关的视网膜黄斑病变。继关节炎、风湿病和心脏病之后，眼睛失明可能成为70岁以上老人日常生活最主要的障碍。

- 进入骨关节炎的高发时期，这是世界上最为常见的关节疾病。最可能体会到这一疾病症状的是膝盖部、臀部和手部关节。全球范围内大概有1/4的50岁以上老人饱受这一疾病的折磨。身体肥胖的人年老以后特别容易患上这类疾病，美国65岁以上老人大约有一半人得忍受骨关节炎带来的痛苦，有时候甚至会让他们变成残疾人，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中国香港70岁以上老人里面三个当中只有一个会受到这种疾病的困扰。
- 男性一旦坐下来就得担心癌症病魔的到访。在五十多岁的时候男性的前列腺很可能会增大。10个男人中有9个50岁一过不定什么时候前列腺就会变得肥大。有时候小便也变得极其困难，但是要小便的愿望却会频繁的出现，而且小便的时候也可能淋得到处都是。有时候小便的时候还会伴随有疼痛感。运气好的话这并不是前列腺癌，尽管这样，一旦出现症状最好还是要到医院检查。前列腺癌是男性当中最常见的一种癌症。提前诊断出结果，其预后效果也会好得多，但是很多男性发现得都比较晚。有些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早期症状，所以也不会去看医生。结果就是，前列腺癌成为男性的又一个最大杀手。

60岁的时候，我们

- 开始担心我们的心脏。心脏病是威胁人类寿命的世界头号杀手，而年龄则是心脏病发作第一位的风险因素。在发达国家心脏病是造成老人死亡的首要原因，但是心血管疾病造成的80%的死亡都发生在低收入或者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美国，83%因冠心病而死亡的人年龄都在65岁以上。全世界范围内，将近30%的死亡都是因心血管疾病而致。8千万美国人患有心血管疾病，包括中风，但他们依然活在世上，只是有的人活动自如，有的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 男性的前列腺更容易变得肥大。这类病人的比例正在一年接一年地持续上升。夜尿频频，严重影响男性夜晚的睡眠质量，白天他们的小便也变得更为频繁。
- 开始感觉到皮肤的种种变化。皮肤变得更为单薄，失去部分机能，既不能有效保持身体内的水分，也不能有效抵挡外部有害物质的侵入。如同身体其他部位一样，皮肤受伤以后恢复得异常缓慢，对化学物质异常敏感，包括有些药物。老年斑开始出现，皮肤对癌症的抵抗能力也逐步减弱。
- 鼻子和耳朵看起来显得比以前要大许多，部分原因是因为鼻子和耳朵上的脂肪越来越少。
- 控制体表温度的能力开始有所下降，和以前比起来，不是体温过高，就是体温过低。
- 步入极易患癌症的队伍。如果我们自己能侥幸逃脱癌症的魔掌，我们的朋友和家人几乎必定有罹患癌症的人。根据美国国家癌症学会（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的调查，美国患恶性肿瘤的人群当中65岁以上老人占到60%，癌症死亡的人群中65岁以上老人占70%。根据国家癌症学会的数据，“按年龄分层的癌症发生率计算，65岁以上老人的癌症发病率要比65岁以下的人高出10倍以上……65岁以上的癌症患者，有2/3~3/4的人死于胰腺癌、胃癌、直肠癌、肺癌、白血病、非霍奇金淋巴瘤、肝癌、肾癌、卵巢癌。有超过75%的癌症患者死于尿道癌、膀胱癌、结肠癌、子宫体癌。通常认为女性在更年期之前更容易患上乳腺癌，但有一半的乳腺癌患者年龄在65岁以上。前列腺癌的死亡率自成一个体系，65岁以上男性患者占到前列腺癌死亡率的92%。将近有50%的脑癌死亡率和60%的头癌和颈癌死亡率发生在65岁以上老人中。”<sup>4</sup>尤其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年轻的时候给我们带来无穷乐趣，现在到了偿还积债的时候了。肺癌开始在60多岁的人当中集中爆发，以前每天过着吞云吐雾般的神仙生活，日积月累下来的种种伤害，现在不堪重负的肺部终于无力回天。
- 听力有可能逐渐丧失。随着年龄的增长，耳朵的机能和大脑辨别声音

的能力通常都会逐渐衰退，有一种最为常见的听力丧失症状就是老年性耳聋，双耳的听力都会受其影响，耳朵听到各种声音的能力降低。65岁以上老人大约有40%会受其影响，85岁以上的老人受其影响的人达到80%以上。男性听力衰退的速度比女性要快两倍。

- 步伐变得越来越慢。健康老人走路迈步的正常速度大约要比年轻人慢1/5。老年人走路的频率还是会和过去差不多，但是他们的步伐要小很多。手臂挥动更少，臀部、膝盖和脚踝部位不再像从前那样尽量伸展，而且走路的方式也大多是直进直出式。绕着城镇周围散步，在红绿灯变化之前尽快过马路，从前温柔和顺的街头生活现在躲闪起来也变得特别费力气，这就限制了老人处理日常事物的能力，尤其是那些视力不好、耳朵也越来越不灵的人，生活变得更是糟糕。
- 前面已经提到，我们开始面临重力（万有引力）作用带来的种种危险。根据美国克利夫兰诊所提供的数据，老年人当中，摔跤变成各种致命和非致命伤害的主要原因。在美国，65岁以上的老人每年三个当中就有一个遭遇严重的摔伤，通常都是在家中摔倒的。据英国广播公司报告，在英国，在家中摔伤致死的人数已经超过车祸死亡的人数。英国每年大约有两千名老人摔伤致死，大约有30万人摔伤。尤其是老年女性，其摔跤的风险更高。跌倒摔伤会和不计其数的其他健康问题联系在一起，跌倒摔伤还会把一个人和社会隔绝开来，因此健康状况会迅速恶化，大约有1/3跌倒后摔断股骨的老人会在摔伤之后的一年内离开人世。害怕自己跌倒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阻碍了老年人独立自主的活动能力。

70岁的时候，我们

- 遗忘更多的事情，大脑处理信息的速度也会大大降低，记忆上的差错变得司空见惯，有很多种好方法可以应付和补偿这种情况。如果你害怕过早患上老年痴呆症，新型的检测不仅能毫厘不差地查出你现在是否患上此症，而且能检测出接下来的10年里你有没有患病的风险。
- 把经历和学识转化成态度的能力开始有所增强，更为关注积极的情感。

同时，和年龄有关的好几种健康状况，包括荷尔蒙的变化和认知方面的缺陷，可能会导致抑郁症的发生。

- 越来越难控制身体排泄废弃物的过程。膀胱壁变得没有以前那样灵活，可容纳尿液的总量也会越来越少，膀胱肌肉也渐渐失去收缩的力量，因此小便的时候很难将膀胱内的尿液一次性排尽，这样很容易发展成小便失禁。65岁以上的人10人当中就有一人难以自如地控制膀胱的运动。对女性而言，膀胱也可能下垂，或者是脱离原有的位置，这样就有可能堵塞尿道，小便变得极其困难。对男性而言，前列腺肥大也会阻塞尿道。肾脏的功能开始逐步减退，也就意味着血液过滤的速度减缓下来。就让人们更容易受到毒素的侵袭，让身体对很多药物的接受能力急剧降低。
- 开始真正失去很多感官功能。七十多岁的时候，视力和听力更有可能迅速退化，其速度之快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方式。70岁以上的老人六人当中就有一人视力方面会有严重的障碍，到了80岁，这一比例还会翻番。70岁以上的人每四人当中就有一人听力出现障碍，听力丧失的老人大概有1/3依赖助听器来减轻痛苦。
- 很难保持站立的平衡感。70岁以上的老人10个当中就有7个以上站立的时候很难找到平衡感，大概三个当中有一个腿脚上的感觉相当不灵便，使走路变得极为艰难。

80岁的时候，如果我们尚在人世，我们将用不着抵抗很多疾病的来袭，这些疾病在体质不够强健的人身上五十多岁、六十多岁或者七十多岁就已经发作过。

- 患老年痴呆症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阿尔茨海默氏病是老年痴呆症最为常见的诱因，患上这种病的机会从65岁开始就逐年翻倍。85岁以上的人有1/2的机会会患上这种疾病。<sup>5</sup>
- 皮下脂肪逐渐消失不见，这时候我们的皮肤看起来异常单薄，松懈下垂，极容易受淤伤。身体脂肪大量流失的老年人会感觉皮肤就跟挂在骨骼上面的一件衣服没什么两样。

90岁的时候，我们

- 比几乎所有和我们同时出生的那些人都更为长寿。我们当中达到这个年龄的人离开人世的人数一年更比一年多，但是从某种程度而言，处在这个年龄段的人会比好多八十多岁的朋友活得更开心，更乐天知命。这些寿星当中的寿星通常对疾病都有很强的抵抗力，让人叹为观止。

要是我们活到100岁，也许我们只会发自内心地感叹，我们竟然还活在这个世上，当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百岁老人竟然会有这么多，我们觉得欣喜。

## 医生的见闻

正如前面10年一段的过程所示，岁月无情，每个人都会变老。但是有些人老去的速度好像要比其他人快，有些人好像比其他人慢。谁会显得相对年轻？谁又会老得令人诧异？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用它来衡量别人的衰老程度。首先，我们会看一看他们的样子，然后我们会听一听，再闻一闻。我们的感觉器官最善于捕捉显示年龄的那些微妙的标记，我们在这些标记里面又会选择最为迅速便捷的特征——两鬓斑白、弓腰驼背、一嘴坏牙、皮肤和口腔发出令人作呕的臭味——这些没一样会给人留下好印象。尽管心里有个声音告诫自己不要这样，但我们迅速而又肤浅的评判还是几乎难以避免，更不要说是根深蒂固地扎根在脑海里的偏见了。看一看本章开头从《道林·格雷的画像》所引用的那段话，奥斯卡·王尔德笔下的享乐主义者亨利爵士也告诉小说的主人翁“只有肤浅的人才不会以貌取人。”

他说的完全对，只消问问和老年人打交道的医生就知道了。医生的眼睛见多识广，只要看一眼老人，就对他的状态了解个八九不离十。我有位朋友是个老年病医生，我让他在芝加哥的一个湖滨社区里走一走，这个社区里住了很多退休老人，等我们沿着人行道走下去的时候，我再让他谈一谈自己的想法。

“我看到这里有太多太多潜在病人。”他笑着说，“每当他们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我就忍不住要号一号他们。”



有个穿戴非常得体非常有气质的老夫人，正朝着一帮朋友兴冲冲地走过去，这帮朋友见到她都显得异常开心。

“那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身材瘦削，显得非常健康，她至少还能再活二十多年。”他一看到那位老太太马上就脱口说道，“像她那样的老太太，活动积极，动作敏捷，精力充沛，而且朋友非常多，一个长寿老人应该具备的各种素质，她基本上都已经齐全了，看她的样子，任何有可能会让她那个年纪的人意外丧命的事情，她基本上都沾不上边儿。”

一路走一路往下看，接下来他看到的是幅让人觉得不安的景象。那边是个老爷子，像处在他这个年纪的老爷子就已经是险象环生了。

“那边的老头子，已经离老年痴呆症不远了。”

老人拿着记事本的手哆哆嗦嗦，脸上浮现的是有气无力的笑容，这些似乎就是老年痴呆症的前兆。“他的家人最好尽快带他来我的诊所看看，要是他们尽快来，我还可以让这个病情缓上一缓，但我绝不能像他们期望的那样妙手回春，也不像医药公司吹嘘的那样能够药到病除。”

接着，我的医生朋友又开始纠正刚才的话，说也许问题在于那位老人吃了太多的药来抑制别的什么病，各种药物混合在一起让他有点儿找不着北了。

“我们见到的几乎每一位病人都患有各种各样的药物并发症。数以百万的老人都患有这种疾病。有时候这个病能要了他们的命。也有的时候药物并发症能让病人产生其他的健康问题，或者走起来一步三倒，或者不分东西南北，主治医师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认为病人得了老年痴呆症，这样他们就会接受更多治疗，服下更多药物，又带来更多的健康问题。像他那样的病人，要是我把他现在服用的15种药物减掉8种，也许压根儿就不会有任何人觉得他精神不正常了。所谓岁月不饶人，他的医生正在想办法跟不饶人的岁月较劲，可是他的做法却反而让老头子未老先衰。”

接着往下走，我们又看到一家子人在一起，女儿已经有60岁以上，推着轮椅，轮椅上面坐的是她的父亲，父亲看上去足有85岁以上。两个上了年纪的外孙也陪着一起出来散心。女儿正在滔滔不绝的谈论，尽管老爷子已经佝偻下腰身，靠着氧气筒在鼻子里插一根气管才能呼吸，他还是听得津津有味，时

不时点点头。

孝顺的女儿能让老爷子在世上多活几个月甚至是几年，我的医生朋友这样子说。交际广阔的朋友，不管怎样，活得会更加健康，智力上也不会过早衰退。他也给有些人提出一点建议，这些建议他相信能从临床上得到证实。“要是你想健康长寿。”他说，“那就找个对自己父母好的女人结婚。”

正前方是个相似的场景，有个身量娇小的老太太，大概有 90 岁，坐在轮椅上，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前方，但是眼神无光。推轮椅的是位衣着异常整洁的夫人，大概五十五六岁，她很可能是从东欧过来的。前苏联解体后那些国家里的人们，有成千上万的人移民到了芝加哥，在这里安家落户，他们站在一座座轮椅的后面，推动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年纪小一点的夫人头发有点儿花白，弯弯而又漆黑的眉毛，明显露出眉笔画出来的痕迹。脖子上戴着两串珍珠项链，手指上面闪闪发亮的是 20 世纪的戒指。她一边和老人说话，一边轻轻拍着老人。

“为了得到别人的照料，并且长期享受这种照料，人们正所谓是讨价还价，无所不用其极。”我的这位朋友说，“我真不知道她身上那些珠宝原来到底是哪一个人的。”

## 眼睛能说明一切

有一种方法可以帮我们理解衰老的过程，那就得特别探讨一下，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的眼睛到底会发生哪些变化。眼科专家认为，等我们到了 43 岁，几乎每个人都需要一定的视力辅助才能看清印刷品上面的字，或者从事其他需要集中视力的工作。眼镜可以帮助我们克服伴随年龄增长带来的眼部肌肉衰弱的问题。“眼睛能够聚焦看清远近不同的物体，主要靠收缩或者放松眼睛当中的晶状体。”詹姆斯·福克医生这样说，他是衣阿华大学的眼科学教授，全世界研究黄斑病变这一领域的最顶尖的专家之一，“我们之所以要戴老花眼镜是因为眼睛渐渐失去‘调适’的能力，我们眼睛里面有块肌肉叫做睫状肌，睫状肌一收缩，晶状体就会变得扁平纤薄，可以将远处的物体拉近看清楚。随着人们的衰老，睫状肌渐渐失去收缩的功能。这样我们就渐渐变成老花眼，需要戴

眼镜才能看清物体<sup>⊖</sup>。”

福克认为这种变化是由于肌肉力量的整体衰退。“或许是同样的原因让篮球运动员到了40岁的时候就再也不能扣篮了，但是不像肌肉或者运动技能。”福克说道，“不论做多少运动，不论积累多少经验和智慧，都难以弥补眼部肌肉力量衰退带给我们的损失，它让我们没能力再看清近处的物体。”

“没有证据显示，肌肉力量训练，或者你在年轻的时候使用眼睛的种种方式会影响到你老来的视力。猴子也和人一样，眼睛的功能会产生退化。过去人们看到年轻的猴子给年长的猴子理毛，但是年长的猴子从来不给年轻的猴子理毛，以为理毛是猴子表示敬意的一种方式。但是现在的研究显示，年长的猴子根本就看不见诸如虱子这类细小的东西，根本没办法捉住它们。年长的猴子要戴上老花镜才能看清这些。”

福克说：“眼睛是展示日渐老化的身体的一个最好的模型。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可能会非常非常健康，例如不吸烟，时刻留意腹部的脂肪，不让它们堆积起来，吃大量鱼肝油和其他抗氧化的食物，勤做运动，用牙线刷牙，但是即便这样也无法完全控制眼睛老化的过程。”

福克进一步解释，这并不是假定人老了就一定会得眼科疾病。但是如同癌症和心脏病一样，眼科疾病的诱因混杂了种种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很难一个个理清。“要是你基因好，生活环境非常健康，还经常做运动，诸如此类，你很可能长期保持良好的视力；但是反过来，如果你基因不好，生活的环境非常糟糕，你吸烟，只吃培根和鸡蛋，喜欢躺在沙发上，你可能会患上心脏病、糖尿病，可能到你50岁或者55岁的时候眼睛就要出毛病。而我们大部分人都介乎这两者之间。我们都有点儿好的基因，有点儿不好的基因。有些人尽管爱好跑步，喜欢吃素不喜欢吃荤，但他们还是到50岁就患上心脏病。他们就是基因不好。”

福克还谈到炎症，炎症不仅是引起老年人各种其他疾病的诱因，也是视力急剧下降的一个重要诱因。“如果你在显微镜下面观察眼睛的黄斑病变。”他说，“就会发现那里会出现炎症，炎症严重影响了眼睛里细胞的生命周期。”他

---

⊖ 当睫状肌收缩时，它们会继续放松定位晶状体的细小韧带。正是对韧带的不断放松最终使晶状体变厚，使我们能看清远距离的物体。

建议人们一定要采取医生推荐的预防措施：一天吃一片阿司匹林，像减轻中风或心脏病发病那样小心对对。

人体机能的损耗，从遗传基因层面上看，也在不断影响着人们的视力。人体的修复机制并非完美无缺。有时候身体内会产生异常蛋白质，无论如何都无法清除。人们开始患上白内障——就是晶状体周围产生的浑浊——大约在60岁就会开始。白内障是老龄化过程当中自然而然会患上的疾病，多数快到90岁的老人会患上不同程度的白内障。白内障的产生，部分原因是眼睛里的蛋白质由于暴露在阳光下太久而产生损伤。其内在的原因还没有被完全研究明白。其中有个原因可能是当阳光损害了健康的蛋白质细胞的时候，其他的蛋白质细胞会汇集过来修复这一损伤，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修复过程当中遗留下来的蛋白质小碎片越聚越多，最终导致眼睛的晶状体变得浑浊。

即使是人体不断修复自身机能，它也会导致损耗。“老龄化的过程，就是看你复制DNA的次数到底有多少，每次你的身体复制DNA，形成一个新的分子，DNA的分子链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交联，这可能就是人们无法逆转的一个大问题。如果你还记得那只名叫多利的克隆羊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多利就是从较老的细胞克隆出来的，细胞之前已经复制过，所以多利只活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多利刚出生的时候可能已经步入中年，因为她的DNA已经老化了。依我看，身体和眼睛里所发生的一切老龄化所产生的改变，都是损耗的过程，产生炎症，然后在修复过程中产生了非正常蛋白质，诸如此类，所以说你到60岁眼睛开始患上白内障就非常容易理解。要是你的遗传基因一团糟，你可能会在40岁的时候就得了白内障，要是你的遗传基因特别棒，可能90岁也不会跟白内障沾上边。”

福克又补充说：“人们年龄渐渐变老的时候，他们全身的细胞都在脱落，肺部也是。脑部也是，视网膜也不例外。一般而言，人们老了以后视力再也比不上年轻时那样好，因为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都在不断脱落，但大部分人七十多岁的时候视力还是可以达到较高水平，只要他们的眼睛没有疾病（而且戴上眼镜）。”

在他自己的研究实践当中，福克说他留意到大多数人直到70岁或者75岁

时才开始真正快速地走向衰老，此前并没有明显的迹象。“在这个年龄之前他们健康状况良好，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也没什么顾忌，但是到75岁左右，他们好像突然就开始散架了。”

其中有一种疾病会严重损害视力，也标志着自然老化的进程，那就是视网膜黄斑病变，也是福克研究的主攻方向。视网膜黄斑病变通常会在人们六十多岁的时候开始发病，尽管在极少数情况下也会在年轻的时候发病。60~70岁的人大约每20人就有一人会患上视网膜黄斑病变。发病的可能从这时开始急剧上升。80岁以上的人大约四人中就有一人遭受此病的折磨。到最后，长寿的人几乎无一幸免。黄斑病变会让人失去看清眼睛正前方物体的能力，尽管患病的人通常还能看清一点侧面的物体。黄斑病变有两种类型：干性型和湿性型，也可能两种类型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福克说，湿性型黄斑病变是由于视网膜里面的细胞“一个个相继死亡”。人出生的时候就拥有足够多余的细胞，因此大多数患有黄斑病变的人，细胞的减少并不会影响他们的视力，直到75岁以后情况才会发生变化。福克的实验室一直在黄斑病变发作时寻找其致病基因。目前已经找到一些基因，但是，福克解释说，和黄斑病变相关的基因实在是太多了，有些基因会让黄斑病变的进程加速，另外一些基因会抑制黄斑病变的进程，他怀疑黄斑病变实际上是“多种不同疾病的集合”，有些疾病可能在人们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发作了。

视力的丧失使老龄化的经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福克注意到他的病人里面对此病的反应千姿百态。“各种反应都有，一些病人和视力逐渐丧失带来的各种后果顽强作斗争。他们生活依然乐观积极，建立健全的生活辅助设施，朋友遍天下，还使用视力辅助仪器。在开始的一两年时间里他们生活得相当不错。他们自言自语地说‘情况是糟透了，但凑合着也可以过。使用电子放大器之类的仪器我还是可以看看报纸什么的。’另一些病人完全将自己与世隔绝起来，情况变得一点也不乐观。这样的人看着放大器说‘哎呀，我不喜欢这东西，那个东西我也用不了。’然后他们就变得日渐抑郁起来。这当中很大一部分因素取决于人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他们适应这种症状的不同方式实际上取决于其不同的个性，其实他们刚一走进来你就几乎可以断定他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他们是安于现状凑合着好好过日子，还是把自己

孤立起来，一眼就能看出来。”

眼睛也可以充当其他老年疾病的岗哨。福克有这样的病人，就诊时认为他们的眼睛出了问题，但实际上他们得了别的老年疾病，影响到了他们的视力。“可能是女儿陪父亲来看病，老人不停地说他的视力出了问题，而其实他患的是早期的阿尔茨海默氏病。”老人可能会抱怨说他再也看不清楚时钟上面的时间了。福克给他做了个简单的测试，让老人画一个时钟，指针画在四点半的位置。要是他画得相当吃力，你立刻就可以断定他的问题根本就不是出在视力上。其他神经系统的疾病也会影响视力。“眼睛和大脑相连，因此你必须得确保任何视力的丧失都不是最主要的毛病，你还得再好好看一看，例如这个人是不是中风或者患了脑瘤。”

除了要关心影响视力的那些疾病，正常的老龄化也会给视力带来一定的影响，然后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日常工作、公共活动、生活细节。“由于视力利用得最为频繁，因此它也是人们最重要的一种感觉，随着视力逐渐衰退，人们获取信息的过程就变得越来越艰难。看看报纸，记记账簿（还有其他类似的日常活动）使大脑活跃，随着人们做这样的事变得日益艰难，慢慢的也就会做得越来越少了。”

“这就是为什么说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非常重要，这种生活习惯必须能让视力尽可能地保持在正常状态。”福克提出这样的建议，“实际上就是，像我妈妈过去说的那样，‘越用越好使，不用就坏死’。”视力下降也会导致摔跤、外伤和抑郁症。“病人抱怨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别人跟他们打招呼，喊他们的名字，可他们根本就认不出那人到底是谁。他们担心朋友会以为这是他们在有意疏远。他们也没能力一边跟别人说话一边观察他们的面部表情，这让他们不堪其苦，因为他们看不到本可以察觉的一些表情变化，常常就有置身其外格格不入的感觉。”

人们应对老龄化疾病带来的种种局限所必需的社会黏合剂，常常由于老年人固有的爱面子和难为情而变得支离破碎。老年人的孤独不合群令人哀叹，有其社

会原因，也有其自身原因<sup>①</sup>。这种状况进一步加速了各种老年疾病的到来。对五十多岁就说自己感觉非常孤独的那些人进行测试，结果显示他们比其他人更容易患上动脉收缩症，最终导致极具威胁的高血压症。孤独也被怀疑是引起身体机能损耗的原因之一，这个事实根本不足为奇，因为孤独加重一些炎症的程度，增加了人的压力水平。孤独还会让患阿尔茨海默氏病的风险翻番。<sup>6</sup>时时感觉孤独的人，其死亡的概率也会大大高于其他人。他们更容易遭遇各种各样的挫折，包括心血管疾病、病毒感染、髌部骨折，还有癌症。<sup>7</sup>孤独和不合群还会使我们的遗传基因向不良的方向发展。

“与世隔绝带来的生物学的影晌可能会深入到我们某些最基本的内在进程：例如基因的活动。”史蒂夫·科尔，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的一名研究员这样说道。他带领的研究团队发现了长期孤独寂寞的人“免疫细胞基因表达的显著图式”，发现孤独寂寞的老人体内过度表达的基因主要涉及在免疫系统和炎症的活性化。<sup>8</sup>

## 一次请一天假

以上列举的老龄化过程时间表显示的所有过程，需要人们细细体会。老龄化是各种累积效应的有机结合，不但会逐渐削弱人们的体力，而且会导致身体许多机能快速失调。衡量老年人幸福指数最为常用的标准就是日常活动指数（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其内容涵盖了人们的行走能力，入厕能力、还有穿衣、洗澡、剃须和吃饭的能力。但是，仅仅能够料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全身心投入创造性的生活，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进一步对比我们会发现，是跻身劳动力大军，参加志愿者团队，成为繁忙大家庭里有价值的一员，还是每天只为维持个人生活而劳碌不休，尽管这种生活内容丰富而又充实；两者所需的精力也有很大差异。在萨拉索塔县的马戏团博物馆里，一个人可能再也拿不动电动工具，和其他的木工志愿者一起雕刻那些旋转木马，但这并不代表他参加不了沙滩上的鼓圈，不能在委员会里提提意见，或

---

① 2007年，心理科学协会（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指出，在1985年典型的美国人都有三个知己朋友，到2004年美国人说他们一个知己也没有，成了孤家寡人。这个数字的减少对逐渐加快的老龄化社会而言，真让人开心不起来。

者不能跟家人邻居其乐融融地聊天。

今天的老龄化社会希望老年人依然能工作得更久，并且长时间保持经济独立，这样，上述差异就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老年人能否自如地活动，对那些已过了传统上的退休年龄但还希望继续工作的老人来说变得至关重要。对那些规模日渐缩小的家庭，以及为老年人提供生活保障且职能不断延伸的政府，上述区别也显得极其重要，同样看重这些区别的还有退休金计划、纳税单填报、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尤其像西班牙这样的国家，还有企业、政府、宗教团体、市民组织，由于年轻人的短缺，所有创造和生产方面的缺口都得依赖老年劳动力进行填补。

“老龄化的过程和慢性病联系在一起，随着你一天天变老，你患上的慢性病数量也会一天天的增多。”罗伯特·凯恩医生这样说，他是名闻天下的老年病专家，明尼苏达大学老龄化研究中心的主任。“过去常见的现象是心脏病一旦发作就必死无疑。现在，心脏病发作，存活下来的概率还有75%，但同时患上充血性心力衰竭的机会也大大增加。如果你中风以后还能活下来，很可能你的身体会变得极其虚弱，认知能力也会大大降低。如果你得了肾病，你仍然能通过透析活下来，然后再进行肾脏移植手术。现在我们还可以更换关节，可是再也没有以前的关节那样灵巧，十几年之后，还得通过手术再次取出更换过的关节。大多数人最害怕的是认知能力的丧失。总之一句话，总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老龄化的标志就是各种各样的疾病盘根错节、相互影响。”凯恩进一步说，“患了肺病的人感觉呼吸急促，另外还会关节不好行动不便。老龄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对压力的反应和恢复能力的快慢。对老年人而言，坏事总是一桩接一桩。人老了并不是一定会身体衰弱，可是随着身体逐年走下坡路，人们确实是一年不如一年，越来越依赖他人。他们渐渐驾驭不了自己的车，也控制不了自己的肠胃。”

凯恩说，平均说来，身体机能的各种局限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年增多，但是绝对不会到达完全不能动的地步。到80岁的时候，60%的人日常生活自理水平会受到不同的限制。但是，远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到了完全仰仗他人之前，其他人就已经在帮他们寻找衰落和依赖的种种迹象了。



“年纪在六七十岁的人，不工作的人要远远多于还在坚持工作的人，造成这个现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凯恩说。大家都认为如果让老年人待在工作岗位上，代价极其高昂。人们普遍以为他们非常靠不住，需要请很多假去看病。工作场所反馈的数据也呈现出一幅难以分说的画面。一方面这些数据只涵盖那些仍留在岗位上工作的人，并不包括已经下岗或者自动离岗的工人<sup>①</sup>。另一方面，有关老年工人的数据也是鱼龙混杂。根据美国劳动统计局（U. 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数据，每年所有工人平均旷工的时间大约是8天，但是45~64岁的人每年平均旷工12天，那些65岁以上的人则是18天。但是比起年龄不到44岁的更加年轻的同事而言，老年人旷工的百分比要低很多。这个信息显示年老的工人根本不愿意旷工偷懒，可一旦真的旷工，他们绝对是面临最大的风险——不是自己身体出了问题，就是别人身体出了问题需要他们去照顾——短期之内他们很难再回到工作岗位上来。尽管面临潜在的困难，老年工人面临的压力并不是最大的。家里有孩子的年轻工人压力水平才是最高的。

一个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不论用哪一种标准来衡量人的认知能力，大约从50岁开始，人们的认知能力就开始急剧下降。人们渐渐变老以后，在压力较大的工作岗位上到底能起多大作用，主要还是取决于他们一开始的时候能在那里起多大作用。针对认知方面的记忆能力的研究发现，整体而言50岁的人比80岁的人表现得要好一些。但是对任何一个80岁老人能力的最佳预测，还是得看这个人在50岁时的认知能力，而不是看50岁的人和80岁的人作为两个群体的较为笼统的区别。换句话说，一个人随着时光的流逝只会更像从前的自己，而不是更像和他同龄的人。

凯恩特意提出以飞行员做例子。他常常担心看上去身体非常健康的老飞行员会有心脏病发作的风险。“你只得根据他们的飞行技术来判断他们的身体状况，飞行技术是可以测试的。如果他们的技术水平非常高，让他们继续飞行是件非常有益的事情，但必须给他配备一名身体健康的副驾驶员。”

“这一点非常重要。”凯恩说道，“我们不能把年龄仅仅看做是一个数字。一个人的实际年龄其实只是个虚假的预报器，它隐藏了很多信息，这些信息可

---

① 根据美国乔治敦大学老龄化社会研究中心的研究，45~64岁患两种或两种以上慢性病的人有41%的人根本就不工作。

能会让他变好，也可能会让他变糟。从统计数据上来看一个人死亡的概率可能非常高，但是现实生活中他有可能非常能干。”

如同我们在西班牙看到的那些例子，如同我们将要在其他国家看到的让人印象更深刻的例子，当一个国家的人正在以百万计的数量沿着以上所说的轨迹一天天变老，当这个国家被迫去和其他拥有无数年轻人的国家竞争，变化就会飞奔而至，一波又一波的震惊将在这个国度里传播，进而影响到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





## 第 5 章

# 日本，下一代在何方

1963 年日本的百岁老人数目：153 人

2007 年百岁老人数目：3.23 万人

2050 年预计的百岁老人数目：100 万人

现在日本 65 岁以上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例：21.5%

2050 年预计年龄超过 65 岁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40%

2008 ~ 2050 年日本劳动人口预计会下降 1/3（从 6 650 万人下降到 4 200 万人）

到 2050 年日本人口预计会减少 4 100 万人

现在日本在中国投资经营的公司数目：2 万家

东京的老人比世界任何一块地方都要多，在过去 350 年里这样说保准不会有什么差错。17 世纪的时候东京已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了，比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强迫日本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还要早上 200 年。那时候东京大概有一百多万居民，人口大约是同时期伦敦人口的两倍。今天住在东京市中心毗邻地带的人口大概就有 3 550 万人，相当于日本全国人口的 1/4 还多。东京这座国际大都市所拥有的人口数量，一下子使其比世界其他超大型国际大都市的规模大了将近一倍：墨西哥城、上海、孟买、圣保罗，还有纽约，每座城市的人口大概都只有 1 800 万人。这样的人口规模已经算是惊世骇俗了，但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比起日本将要消失的人口数目，这一数字还差得远。

2005年，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是因为战争或疾病而人口急剧减少的现代化工业国家。<sup>1</sup>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的藤正岩是日本政府的智囊，他预测到2050年日本现有居民将会减少4100万，一下子将日本人口打回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水平。

日本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也和人口总量锐减一样令人触目惊心。日本现在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21.5%，70岁以上人口占10%，日本和意大利、西班牙、韩国，还有中国台湾地区一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跻身世界上小部分人口年龄最大的国家和地区的行列。到2050年，日本8500万人口里有40%的人年龄将要超过65岁。<sup>2</sup>

想一想到那时漫步在东京的大街小巷会是怎样一幅场景。学龄儿童、公司员工和工厂职工都待在屋子里各司其职，但是商店里、人行道上，还有汽车里将会塞满两代的退休职工，年青一代的退休职工多是六七十岁或八十岁出头；还有老一代的退休职工，也是数量增长最快的老人，他们的年龄大多超过一百岁。哪怕是周末，大街小巷挤满的也全是他们的身影，老人的数量已经远远高于日本年轻人的数量。

老年人一定还会一直老下去，但同时他们可能要比今天处在他们未来年龄段的人要健康得多。虽然日本人现在活的岁数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无异，但流行病学家注意到，过去折磨大量日本老人的多种慢性病，现在只会感染很小一部分人，或者只会让他们在年龄更老的时候才会丧命。这批身体更健康的老一代人，正是人口学家称为“流行病学第四阶段转型期”<sup>③</sup>的一个结果，在这一阶段，退变性疾病的发病时间推迟了很多，<sup>3</sup>即便我们认为老龄化过程中难以避

---

③ 这个概念是由阿布德尔·欧姆提出来的。1971年，他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担任流行病学教授时，详细描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和技术的进步会让人的死亡方式发生怎样的改变。欧姆描述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只要遭遇一般性的瘟疫（如传染病、传播病毒的寄生物）、饥荒和战争就可能难逃一死。在这一阶段人的生命基本上可以说是肮脏不堪、形如野兽且稍纵即逝。第二阶段，人的生活得到改善，寿命得以延长，社会已经掌控了营养和卫生知识，医学上也解决了很多基本的难题。那些由传染病带来的死亡开始大幅减退，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更容易遭受慢性退变性疾病的折磨。欧姆的划分到第三阶段为止，在这一阶段，一些慢性退变性疾病和社会发展衍生疾病，例如有些心脏病、癌症和糖尿病，开始变成威胁人们生命的头号杀手。欧姆并没有明确阐述第四阶段，他认为在这一阶段，即使是慢性病和人为疾病也得到有效抑制，但今天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人口学家都在强烈质疑，他们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已经是欧姆描述的第四阶段。

免的健康杀手，现在也得到有效控制，它们到来的时间变得越来越晚。<sup>4</sup>

在现代社会，比起其他发达国家的人，日本人特别不容易患上心脏病。日本人的心脏之所以如此健康，主要原因得归功于他们的饮食结构。相对而言癌症是威胁日本人生命更危险的杀手，但日本人非常明智地矫正了他们生活中的两大不良习惯，它们都特别容易引发癌症并导致死亡：一个是吸烟，它会导致肺癌和其他类型的癌症；另一个是过量用盐，它容易让人患上胃癌。<sup>5</sup>

## 随处可见的百岁老人

在日本随便走一走，遇见百岁老人的机会要比在其他国家大得多。日本和西班牙一样，正在经历太爷爷太奶奶的“井喷”期。百岁老人的数目每年以11%的速度递增。<sup>6</sup>日本有记录的百岁老人登记始于1963年，那一年日本全国100岁及以上的老人共有153人。2007年，这一数字超过了3.23万人。<sup>7</sup>到2050年，日本的百岁老人数目预计将会达到100万，<sup>8</sup>这一群体在其他人口均锐减的日本国内变成一枝独秀。随着日本人越活越长，成功活到百岁以上的老寿星如果环顾四周，可能会发现到那时，日本虽然寿星荟萃，但能够悉心照顾这群寿星的人却已经寥若晨星。尤其是家庭成员，将变得供不应求。

人口统计学将会为我们的未来提供相当可靠的视角，从而对未来50年进行可靠的预测，因为这些预测都是基于人的平均寿命范围进行的，并没有超出界限，因此和其他对人类社会的预测一样，也可以做到相对准确。当然，外来的偶发事件——像战争、疾病、自然灾害，以及其他五花八门的事情和伤害——也可能让预测落空。日本的人口预测并没有把地震和大饥荒两种因素考虑在内。<sup>9</sup>但是，这些预测仍然对日本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构成威胁。如果把日本的人口发展和世界人口发展大趋势做比较，这些预测将令日本的未来显得更加了无生机。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正和日本人口萎缩的速度大致相当，这使日本与整个人类的人口数量背道而驰。到2050年日本的人口规模将会缩减到其100年之前的水平，而在此期间世界其余地方的人口将由100年前的26亿增加到93亿。要是美国人口也效仿日本人口的这种反向增长规模，到2050年美国人口就会是1.5亿，而不是美国人口普查局（U. S. Census Bureau）预测的4.2亿。<sup>10</sup>

所有工业化国家最终都会步日本的后尘，紧随其后的将是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这个岛国之所以举足轻重，因为它和其他少数国家正在引领着世界的大潮，向全世界展示人口逐渐萎缩、年轻人严重短缺以及老年人口日渐增加会带来怎样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 而立已过还是青年

东京和日本其他地方一样也在遭受人口规模锐减的困扰，现在东京人口的死亡率已经超过其人口出生率。这种城市人口大消亡无处不在，连东京的核心地带也不例外。东京一直引领整个日本的趋势和潮流，从1967年开始东京人口就已经在逐年衰减。但是近年来，东京的人口又在一点一滴地回升。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流动和相对集中，似乎正在让东京变得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对那些住在东京之外经受人口流动大潮的人而言更是如此。2008年，减去从东京流失的人口，这座城市至少吸引了8.3万名东京外的人前来居住。<sup>11</sup>尽管近年的新来人口覆盖了各个年龄层次，东京人口——其平均年龄大约为39.5岁——要比全国平均年龄小一点，后者大约要高出4岁<sup>⊖</sup>。<sup>12</sup>

东京人口相对年轻，只是与现在的日本国内人口比较而言。按照全球标准来衡量，东京人口早已不再年轻，如果和东京自身的历史进行比较，那它现在的人口简直可算得上是老古董。20世纪前半叶的大部分年份里，在世界人口最年轻城市的排行榜上，东京一直榜上有名，那时候东京人口的平均年龄一直徘徊在22岁，大约是现在人口平均年龄的一半。尽管如此，东京自我感觉还可以保持年轻。比起20世纪50年代22岁的东京人，今天39岁的东京人很可能会生育更少的孩子；他们还有可能要做个快乐的单身汉，一有时间就去光顾东京城里无与伦比，又五花八门的酒吧和饭店，因为对他们而言一日三餐守在家里只会让生活变得索然寡味。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相比，日本人推迟结婚的年龄都是最长的。<sup>13</sup>

---

⊖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现在日本是11个全国人口平均年龄超过40岁的国家之一；到2050年这样的国家将达到89个，其中有44个国家都是今天的发达国家。到2024年日本全国人口平均年龄将达到50岁。

## 司空见惯的单身男女

今天的日本有个时常被人谈及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单身寄生族”（parasite single）给日本带来的危机。单身寄生族，就是指那些青年或中年的单身汉，成年以后还和父母住在一起，却并不负担任何家庭日用开销。大家的担心主要集中在二十多岁或年龄更大一点的女性身上，她们占女性单身寄生族的92%。虽然如此，男人也有可能成为单身寄生族。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解读，例如和自己的成年单身子女生活在一起的老人的比例，这个数字仍然高达19%，简直让人过目难忘，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长。<sup>14</sup>

对单身汉而言，和父母住在一起的种种好处简直唾手可得。一方面，日本政府是最公开支持家庭传统的政府之一。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措施旨在鼓励日本人过四世同堂的生活。另一方面，从那些大张旗鼓弘扬传统家庭的政策来看，其实行的结果反倒是加速了传统家庭结构的分崩离析。有一个典型的政策推行之初本是用心良苦，但实行的结果却是在鼓励国民晚婚或者不婚，这就是日本政府推行的几代人组合房贷的政策，这项组合贷款的利率非常低，但是贷款年限一直延长到50年，有时候持续时间还要长。税收减免政策也在向几代人同居的家庭倾斜，从理论上说，这样做是为了鼓励年轻夫妻把父母接到家里赡养，给他们减轻负担，而实际上却进一步促使成年单身子女赖在父母家里不愿离开。<sup>15</sup>

实际上，单身带来的每一个好处并不都是拜政府所赐。单身汉自己挣的钱想存就存，想花就花。他们可以把时间大把大把地消耗在工作上或挥霍在享乐中，或者一边工作一边享乐，既没有家庭的拖累，也不用为柴米油盐发愁。而且他们在哪儿过夜都无所谓，绝大部分情况下，他们过夜的地方，比起他们靠自己本事花钱租的房子或者买的房子来，条件不知要好多少倍。媒体主要关注的是这些寄生族带来的负面效应，把他们当做颓废堕落的代名词。这确实比公开宣扬单身族光鲜的一面效果要好得多，结果就是日本家庭逐渐开始支持政府在社会和经济层面采取的措施，将成年子女从家庭里分离出去。女性参加工作的人是上一代人的3倍，工作场所对女性的需求和对男性的需求保持在同样水平。男女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差距也缩小了很多倍。

随着女性在几乎每一个领域都和男性取得平等地位，人口统计学层面却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即结婚时间的推迟和抚育家庭的耽搁。如同研究员小川直宏博士、罗伯特·雷瑟夫和松仓力弥所指出的那样，日本人（和西班牙人的情况差不多）如果准备结婚，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男女双方打算立刻要孩子，很多人确实在结婚后一年半的时间里就生了第一胎。日本非婚生的子女非常之少——只占出生儿童的2%——因为日本人结婚的年龄比其他国家普遍要晚，家庭的规模不仅仅受到父母沉重的经济负担的限制，而且还受到生物钟的限制。

担心单身寄生族的存在是很多日本女人不愿意要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日本政府的两院常年在为要不要立法将赖在父母家中的单身成年子女轰出来争论不休。其中一个提案是对那些不愿搬到自己家里居住的成年子女课以重税，但这种政策必须得和鼓励四世同堂的税收减免政策一较高下。

## 青春绝不会虚度的地方

一个人如果生活在东京这座城市，他将享有在全世界其他地方享受不到的最漫长的青春。但与此同时，东京这座城市的时光也流逝得最快，东京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步入中年。东京人，还有那些渴望都市繁华生活的人，都在追逐这座城市里永不落幕的嘈杂和热闹，追寻这座城市里千姿百态的商业生活，还有大都市提供的各种生活上的便利。在日本这个遭遇老年人口围城的国家，东京仿佛成为一个都市保护区，这里依然跳动着年轻的心脏，涌动着无穷的创造力，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而日本的其他地方却普遍感觉自身的活力和能量都在一点一滴地消退。

赤门是东京大学本乡总校区的标志性入口，穿过赤门进入东京大学，映入眼帘的就是熟悉的校园生活。除了道旁一排排崭新锃亮没有上锁的自行车有点特别以外，浓荫蔽日的校园完全可以镶嵌在波士顿、法兰克福或者堪培拉这几座城市中。大部分建筑都有40年以上的历史，但是新建的实验室风格异常张扬，向前程无限的年轻学子和青年教师展示出飞速发展的技术。星巴克占据了主教学楼天井里的醒目位置。这种带点小资情调的地方在充满白热化的竞争气息中被视为不可或缺的栖息地。



日本人生活中一个盛行已久的真理就是，能进入东京大学学习和深造，一定会给学生的未来带来耀眼的智慧光环，成为学生今后人生中的一道护身符。要进入东京大学仍然需要学生卧薪尝胆、矢志不渝，在学业上辛苦耕耘。从学生刚刚跨入学校大门的那一刻起，为之奋斗的过程就已经悄然开始。妈妈们不管愿不愿意回到青少年时代的寒窗苦读岁月，都要风雨无阻地替孩子补课。日本很多文法学校和高中的学生，夜晚和周末都端坐在各所著名的补习班里辛勤补课，这些补习学校一年的学费可能会高达几千美元。连那些准大学生也会一心一意地花费多年光阴夜以继日地刻苦奋斗，为将来的入学考试做好准备。对他们而言，填鸭式的满堂灌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社会对更多补习学校的渴求使每个家庭都付出了更多的辛勤和努力，背负了更多时间、金钱和感情上的重担。跨进东京大学教学楼天井的那批学生，很可能得益于妈妈监督之下几千个小时的课外工夫，还有那几百万日元的高昂补课费，以及父母加诸孩子肩上的重压，要孩子时时刻刻把精力放在课本上。

校园里见到的几乎每一个青年学子，不是独生子女就是家中的两个孩子之一。在日本，如果要将三个孩子顺利送进大学校门，其费用之高昂，以及在此过程中妈妈倾注的时间，简直不可胜计，也让人难以想象，这个目标确实难以企及。2005年，日本经济产业部（Japanese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估计一个日本家庭大约要花费1 300万日元（折合成11.9万美元）~6 000万日元（折合成54万美元）才能将一个孩子抚养到21岁。对多数日本家庭而言，抚养并教育2~3个孩子的费用，不算这期间孩子的母亲因失业而增加的机会成本，光是这笔费用就足以让一个家庭入不敷出。

随着日本从一个年轻国家变成老龄国度，孩子并不只是比以往变得更为珍贵，他们变得比过去更为稀缺，因此在日本那些需要他们去填补空缺的地方就显得尤为珍贵。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学生数正在逐年锐减。2004~2005年考生数下降了1.7万人，听起来有点可怕，但是考虑到日本18岁学生的人数比起20世纪90年代中期减少了50万人，1.7万人也就不足为奇了。今天的日本，有3/4的高中毕业生会继续上大学，<sup>16</sup>其比例创下了历史新高。越来越多的年轻学子跨入大学校门，其比例也在日渐增高，但目前为止变化最大的还是女性。今天的高中女生三个当中就有一个毕业后会继续上大学，大约是其母亲那

一代人的3倍。<sup>17</sup>当家庭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小时，父母就愿意花大把大把的钱供子女继续上大学深造，这种社会现实使得日本女性有机会进入收入较高的行业，或从事其他需要大学文凭且薪酬较高的职业。但是，学生的绝对数却在逐年下降，高中毕业立志上大学的学生比例上升到这里就已经到头了。不久以后日本高等教育的大门一定会次第开放，其录取的学生数和报考的学生数很快就会持平。

为了吸引生源，日本600所大学和学院当中有很多都在倾力推销自己，不断降低入学门槛。有些大学干脆一步到位，推行零分入学政策，把入学考试改成论文和面试。这些推销策略也不是招招都能见效，因为大学文凭现在变得稀松平常，那些对毕业生而言并没有什么实际帮助的学校逐渐被淘汰出局。2006年，桃花大学，一所私立的工程院校，宣告它将于2009年关门歇业，因为当年它有160个招生名额，却只有140名学生申请。气急败坏的校长当时说：“日本的大学教育绝没有什么光明的前途。现在抽身而退是明智之举，免得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日本教育部说，日本10所大学里面就有4所没能力吸引足够的报考者。有些大学亏本亏得相当厉害。一位标准普尔的信用分析员把日本高等教育所面临的财政困境称为“存亡绝续之秋”<sup>①</sup>。据估计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大概有200所学院将会倒闭。有一所大学为了能在激烈竞争的同行当中胜出一筹，甚至开设了一门“高尔夫球文化”的课程，聘请前高尔夫球手来当“教授”。它就是海伊国际大学，最近刚刚提交了破产申请。它的重组计划里有一部分就是开设一些课程，专门培养毕业后能够照料老人的学生。<sup>18</sup>

## 圆桌边围满了“大破烂”和“黄枯叶”

在这种环境之下，那些仍旧一如既往精心挑选自己生源的学校则向外界传

---

① 日本的企业现在也在担心自己在人口日益萎缩和老龄化的国家里的未来。路透社2008年4月的一份报道显示，在东京的迪士尼乐园，行政官员已经开始担心到2055年这个公园将如何卖票，那时候日本40%的人口年龄都在65岁以上。这对一个入园参观者只有15%年龄在40岁以上的地方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想让人口参数的下降对东京的迪士尼乐园而言成为积极正面的因素，那简直是天方夜谭。”摩根士丹利一位严肃的分析师如此哀叹。所以，尽管今天日本的迪士尼排了长长的年轻人队伍，这家乐园还是给老年人派发了年票，开始举办一些花展和马戏表演，目的就是吸引老年人前来观看。

达了强有力的信号——他们的学生绝对不同凡响。东京大学和其他几所高水平的大学入学依然跟往常一样难于上青天，并且被学生视如珍宝。能进入这几所大学的学生确实是人中龙凤。

三月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正是大学的春假期间，有三名学生和一位社会学教授聚到东京大学一间会议室里，会议室位于校园里新建的一座展览大楼里，这座大楼也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生院的所在地。近年来社会的变动，文化、阶层以及民族身份的种种碰撞带来了社会科学的欣欣向荣，各地无不如此。东京在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经历的种种变化，也可和世界其他城市等量齐观。城市基础设施遭暴力损毁过两次，1923年毁于地震和大火，1945年的空袭摧毁了30万座建筑，东京城里的居民每7人当中就有一人非死即伤。战争一结束，东京城就一直处在不间断地重建和改造过程中，在经济大衰退时期也没有停止过。

与此同时，在发达工业国家的所有城市当中，东京城里的人口一直保持同文同种，独树一帜。变化已经席卷而至欧洲几乎每一座大城市，北美地区尤其如此，导致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一波接一波的新移民的到来，这些人背景各异，语言不同，文化相隔。而在东京，这种变化一直局限在文化和民族传统的大背景之内。<sup>19</sup>

当然，即便是在日本，也存在不可胜数的文化多样性，它们使得社会科学一直保持欣欣向荣。日本的移民也在日渐增多，只是它没有公开承认。但总体说来，日本一直在顽强地保护着大和民族的纯正血统。所以当几个学生和一名教授一起来到一间教室里讨论老龄化对东京人的生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时，他们的结论难免遭到种族政治的冲击、佐证或是澄清，听来似乎非常真实可信。

菅原郁子是东京大学年轻有为的教授，正是她召集学生前来参加讨论。她的研究主要探索日本人步入老年以后结交朋友和维系友谊的具体方式。现在看来，友谊和家人之间相互关怀照应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日本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人的友谊和亲情。有个惊人的发现就是随着日本步入老龄化，很多过了退休年龄的日本老人很可能发现他们身边一个朋友也没有。女性的遭遇普遍要比男性好一点，尤其是那些成年以后将工作放在一边，而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来相夫教子的女性，她们的世界很可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社

交活动，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结识的朋友和团体，很可能在她们年老以后构成固定的社交圈。老爷子呢，年轻时忙着去填满日本公司大大小小的空缺，不是当工人就是当工薪族，退休以后才发现自己从原来的社交圈子里抽身而出，把原来的世界远远抛在了身后。日本的丈夫们每天用来做家务的时间平均只有五分钟，用来照顾孩子的时间平均不到半小时，<sup>20</sup> 退休以后他们实际上成了家庭生活的局外人。菅原郁子说，妻子们常常发现丈夫无所事事地待在家里，这反而让她们感到无所适从。女性的社交圈里，男性永远格格不入，一对夫妻也很少会和另外一对夫妻成为好朋友（日本人没有在家里大宴宾客的传统）。有两个绰号概括了退休回家的丈夫的身份和地位：一个是“大破烂”，因为正如坏掉的旧冰箱和破椅子一样，既不能制冷，又不能让人舒舒服服地坐进去，而且作为垃圾，它们的块头又实在太太大；另一个是“黄枯叶”，因为它们颜色泛黄、了无生机，而且零落在地。

对男人而言，余生的日子真是寂寞难耐。日本内阁办公室（Japan's Cabinet Office）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65 岁以上独自生活的男性 5 个人当中有 2 个说他们根本就没有知心朋友，4 个人当中有一个说他们从来没见过自己的邻居，比起女性来情况要差很多。日本的报纸报道本国的自杀率呈上升趋势，每年大约有 30 万人自杀，其中老年人占到 1/3。那些自杀的人里面有 73% 的人为男性。日本的男性自杀率比任何一个富裕国家的自杀率都要高出很多。<sup>21</sup> 从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的自杀率以令人震惊的幅度攀升开始，<sup>22</sup> 自杀的人当中就以老年人占绝对多数，但是在日本，自古以来老年人一直被看做道德楷模，这种自杀的风气似乎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

诺伊·莫里塔是菅原郁子的一个学生，考入了东京大学工程系，工程系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实用的专业，而且几乎毫无疑问会给她带来锦绣前程，因为日本的工业界正急需大批的青年工程师。可是近年来选择工程系就读的学生越来越少，工程系这个累计了上百万年工程方面经验的专业正在一步步离开日本的各大车间，进入退休队伍中休眠。

要是莫里塔一直在工程系就读，毕业后的工作一定会任她挑拣。但她作为交换生到纽约读书的时候却改变了方向。在哥伦比亚大学她邂逅了一位老年病学家，并且和他成为朋友，这次邂逅如醍醐灌顶，让她认识到日本正在面临的

严峻社会现实，她觉得这个现实比起充实日本工程师队伍的需求而言显得更为紧迫，更亟待解决。在美国导师的鼓励和支持下，莫里塔回到东京以后就把研究方向转变到老龄化人口上面来。

这种研究方向的转变也并非全部不切实际。在日本，学术界相对而言可能比较保守，专业拓荒精神可能会受到抑制和阻碍，和老龄化相关的各个领域还都是一片蛮荒，有待界定和开垦。她现在的研究主要将日本的老龄化同丹麦进行对比，因为很多日本人都把丹麦人的退休生活看做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世界标准。

“在日本和北欧，人们对老了以后由谁照顾的问题的认识是截然不同的。”她说，“在日本我们都觉得老了以后自然是由家人服侍照顾，可是现实情况是根本就没有家人留在身边。而在欧洲，每个人都会给自己打造一张社会关系网络，老了以后他们主要依靠朋友。在日本，男人甚至到医院去探望病人都不太情愿。”

有一种例外情况在男性当中比较普遍，那就是只有儿时的伙伴在日本男人心目中一直是心心相印的好朋友。“男人要努力工作，要养家糊口，这些对他们提出各种社会要求，只有儿时的伙伴能给他们带来片刻的轻松和休息。”菅原郁子说，这个结论是她对 800 名 50 岁以上的日本人做过调查以后得出的。“男人都说只有他们和儿时的知己待在一块儿的时候，才能和年轻时一样焕发出青春和活力。”可是要见到这些朋友非常困难。如果有可能的话，一年也只能见上一两次。但是男人都把这份友谊看做自己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始终不离不弃。东京的公园、神殿、宴会厅、各大酒店里济济一堂的都是一群群兴致高昂、开怀大笑的老年人。他们都是来参加朋友聚会的，通常都是几个人自告奋勇地组织一次同学聚会，然后开始广发英雄帖，把散落五湖四海的中学或大学老友聚到一起。

对老龄化的态度充满了各种相互矛盾的地方。菅原郁子说，当老年人的种种疾病和不适不期而至时，他们就开始不愿意走亲访友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感情，而是因为他们知道生病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他们觉得那些朋友也许并不愿意让人看到他们虚弱不堪的境况。这样的恶性循环继续下去，老年人变得越来越孤独，越来越和社会隔绝。身患疾病由家人照顾的那些老人，常常

会躲进自己家里远离尘嚣，或者躲进子女家里，闭门谢客。

“我爷爷今年刚过世。”稻益和纪主动发言，他是参加这次讨论的另外一名研究生。“晚年生病的时候他不愿意别人看见他的样子，坚持必须由家人照顾自己。”稻益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说他希望父母老了以后由他负责照料，家人对他也是这样期待的。这种观点虽然比较保守，学生们说他们这一代人却都认同。当这些学生谈到他们未来所承担的护理工作，他们一个个露出逆来顺受、郁郁寡欢的样子，深深体会到自己肩上那副担子的分量。谈到家庭的私事，人们表现出来的信心和期望都显得比较保守，一旦他们步入成年期，马上就会向新开辟的方向稳步前进。

日本的父母谈到自己老了以后子女会怎样照料的这个问题，观点显得更加现实。《每日新闻》一直对日本家庭开展一系列问卷调查，来判定日本人的价值观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发生怎样的改变。调查结果显示，现在仍然希望老了以后得到家人照顾的成年人的比例一直在急剧下降。1950年，日本有2/3的女性说她们认为老了以后儿女会照顾她们，而今天这一数字只接近10%。

传统的观点依然有很大的市场，因为比起其他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日本放弃家庭传统的进程非常缓慢。传统的日本家庭多是几代同堂，日本60岁以上的老人20人里有9人和他们的成年子女住在一起。这在发达国家当中是个相当高的比例，发达国家当中普遍是大约5个老人当中有一个和子女住在一起。根据这个发展趋势来看，日本终有一日也会到达这个比例。在1970年，每10个日本老人里只有两个离开子女独自居住。不断攀升的离婚率，规模日益减小的家庭，碍于脸面不愿求人，还有寿命比配偶长很多年，这些原因合在一起，让孤独一时成为日本老人的普遍状态。现在400万日本老人独自生活，他们常常与世隔绝，将家人和外部世界摒弃在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夷为平地的城市上逐渐雨后春笋般建立起很多毫无特色的公寓，散落在城市的每个角落，这些公寓里居住着一些东京人，他们就在这些水泥森林里面慢慢变老。住在这里的还有一些钱袋已经掏空，只图房租便宜的老人，两拨老人混杂在一起。在这批老人中间，居民自发成立了一个临时别动队，专门替那些无声无息死去的邻居料理后事。

日本人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战胜孤独带给老年人的种种危险。安装了复

杂的电子设备的“小机器狗”，不但可以给它的主人做伴，还能监控他们的生命体征，一旦传感器发出危险警报，小狗马上给老人的亲人或医疗护工发送信号。屋子里还有电动水壶，水烧开的时候不断发送确认信号，有连接互联网的小地毯，一旦人站到上面马上就进行联网，这样住在远方的亲人朋友就可以知道老人每天的日常生活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 新一代东京美少女

日本首都的面积多少也说明了它的独特之处。千姿百态的面孔，三教九流的兴趣，只要有店面开张，不论卖的是什么商品，总能引来投缘的顾客——有时候多得人山人海，令人称羨，而且个个都老于世故、深谙此道——买卖总是能对上口，不管卖的是主流商品还是旁门左道。东京城里有规模宏大的商业区和休闲区，都是为年轻人准备的。涩谷区是专为少年和青年们开设的繁华地段，经常是以东京地区为背景拍摄的影片中的背景宠儿。日本的青少年文化并不是对日益老龄化的社会所做的暴力回应，而是激情四射。打扮和穿着入时的年轻人走在街头，公开地展现孩童般的天真可爱。在其他国家，引领时尚的年轻人想在成人世界里展现自己的存在，通常都衣着大胆开放，街头时尚通常呈黑色元素，暗示要通过展示力量或者性征才能取得控制地位。而在日本，时尚更倾向于和成人世界的标准背道而驰，甚至和帮派的标准也尽可能地拉开距离。从一本正经到过火的卡通形象，从玩具娃娃到苦行僧，涩谷区和日本其他青年人活动中心的时尚元素，将年轻的日本从漂往老年世界的日本中分离出来。它也是对成人世界时代思潮的嘲弄和发挥，但是它对改变日本人口的未来并没有采取任何有益的措施，如果说他们采取了什么行动，那么年轻的宣言只会加速国家的老龄化进程。

正是在日本的年轻人活动区里，日本的青年人到处搜寻只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有些故事以时尚最前沿的面孔出现。涩谷区的居民率先开发了大号宽松的齐膝泡泡袜，把普鲁士风格的校服发挥到了极致。这块地区也诞生了少年帮派之间的火并和决斗。其中一派就是“黑妹造型”（日语字面上意思表示黑色脸庞，但是发音听起来好像英语的“帮派少女”）。这些日本少女或者年轻女郎把头发染成金黄色，参加晒肤沙龙，长时间躺在日光浴床上把皮肤晒成褐黑

色。牙齿漂得雪白，配上一身通体漆黑的衣服，漂染过的金发，高到不可思议的坡跟鞋，这些构成了这一派女人最时髦的造型。时光回到2000年，这样的装束成为一时之选。“黑妹造型”抓住流行文化的这把火一路烧下去，一时间流行歌星、杂志和漫画群起效仿，大多以她们的样子和生活方式为蓝本。今天的涩谷区不大能常见黑妹的造型了，但是现在的这批年轻人让时尚跨越了一切限制，那些时尚女孩跨越附近所有的步行街和明亮的咖啡馆，简直和行为艺术家一样，公开反抗老一代人珍惜的所有文化价值观。外表上，她们特别反感传统美女的造型——乌黑的头发和凝脂般的肌肤。她们邋里邋遢、浑身怪味，而且不怎么洗澡（但也许和欧洲人或者美国人的那种审美标准也有所不同）。而在日本这样处处追求干净整洁、一丝不苟的社会，沐浴的人一般都要洗干净身上的每一粒微尘和皮屑，然后才进入正式沐浴的环节。

## 幻彩的秀兰·邓波儿那魅惑而又迷离的造型

不修边幅，任由自己变得肮脏邋遢，甚至能赶上美国的帮派文化，这些都是日本年轻人可以想见的叛逆行为，但是这些头发上满是装饰品、丝带，甚至佩有超大号的蕾丝项链的叛逆者，她们的反叛言行到底会让日本两代人之间的鸿沟产生怎样的裂变呢？在“黑妹造型”基础上衍生的一种新造型就是皮肤晒得更为褐黑的“山姥造型”。穿着布娃娃般的粉红色和梦幻般的橙黄色交叠的塔夫绸争奇斗妍，她们标志性的妆容是熊猫妆，明亮的白色唇彩，浓浓的白色眼圈。头发和衣服上挂满了可爱而又迷人的各种饰品。头上扎一块头巾，发型不是爆炸型的卷曲就是夸张型的蓬松，好像经历台风洗礼过的塑料娃娃。有些人仍然还是选择金黄头发，但其他人头上则是一团乱麻，颜色多是婴儿玩具或婴儿天然维他命上流行的颜色。黑妹族和继之而来的山姥族的全套造型展示的是幻彩的秀兰·邓波儿那魅惑而又迷离的神态和风采。这种顶级魅族造型的代价可是相当不菲，她们的父母虽然不知所措，却乐于资助独生子女这种创造的激情，于是年青一代这场奇装异服的盛会得以推波助澜。

日本的时尚如同世界各地的时尚一样，也如大浪淘沙而又瞬息万变，或许更有过之。也许明天的叛逆型装束就是伊丽莎白时期的长裙、和服、香奈儿、



科幻，或者动物王国。令人称奇的是，在这个由独生子女家庭组成的王国，传统文化当中常常念叨的一句古话就是“枪打出头鸟”。而现在如此叛逆的造型一出现竟然很快就一呼百应，群起效仿，甚至引领了一种文化变迁。在我动手撰写此文的时候，过于虚饰浮华的“黑妹造型”已经让位给极端女性化的另一类造型了，它追求极度奢侈昂贵的服饰，这种宴会服实际上已成为反对当权者的一个标志。

这种女性化的造型现在实际上也已经渗入男性的流行时尚，日本男青年的典型特征是肩挎大号皮包、身材修长。日本的职业伦理道德曾经一度将学生逼到悬崖峭壁，学业上和经济上竞争的白热化要求年轻人付出大量的努力，而现在的东京年轻人有了足够的时间和金钱慢慢打磨他们精致的反叛行为。尽管带有反叛青年的标志——也是彰显自身的标志——挥霍无度、不修边幅。日本的孩子还是备受疼爱，因此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涉谷区那些喜欢标新立异的女孩子好像在向世人大喊，“成人世界一时还不能将她们收罗进去。”但是哪怕这些行为偏激的年轻人也看到自己步入成年的日子行将不远，而且，只要成年期能够晚一点到来，她们对此还是持欢迎态度的。

要是有人上前去问日本的年轻人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尤其是自己在家庭中的未来，他们的回答几乎如出一辙。例如在涩谷区一家快餐店，两个“黑妹造型”的女人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她们人到中年的图景。

“到那时我们还是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其中一个说，自己在附近一家时尚饰品店里工作。“我也想找男朋友，爱我，愿意娶我，我真的很想。心里一直有这个愿望。但是我至少要到30岁的时候才可能结婚。”

她朋友用肘碰了碰她，夸张地皱了皱眉头，涂了一圈白色眼影的眼睛微微上扬，好像在说：“变什么变，吃饱了没事撑的。”

前一个女孩子还是接着往下说：“结婚以后就生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但我可能还会住在父母家里，或者把他们接过来跟我住。这就是日本。”

她对时间的选择异常重要。东亚的女性普遍只有极短的几年时间打造自己的社会关系，好让她们的期望和未来家庭的现实相吻合。就像咖啡馆里面的那个女孩一样，很多人快到30岁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到了结婚的年龄，只剩下几年的光阴，否则男人就会觉得她们太老，不太适合结婚了。<sup>23</sup>

## 漫画屋社会

东京老老少少的居民，他们的生活以各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交织在一起。有个生活产生交汇的地方，然而交汇在一起但却各不相干，那就是24小时漫画屋。东京城里有好几百家这样的漫画屋。有些人想要享受点安静时光，把自己沉浸到漫画书和动画片里，24小时不歇业的漫画屋就为他们提供了休憩的好去处。很多都是连锁店的特许分店，因此外观和装潢都一模一样。但光顾这里的客人很少只有清一色的一种癖好。随便走进池袋地铁站周围众多漫画屋当中的一间，你看到和嗅到的一切就足以解释上述原因。每天进进出出经过地铁站的乘客大约有250万人，但是，看起来这些人当中很少真正是匆匆忙忙赶去上班的，匆匆忙忙赶回家的人显得更少。相反，他们都成为漫画屋里面的客人。漫画屋通常占据地面一层和地下几层，穿过窄窄的一扇门，走进屋内，弯弯曲曲的过道将人们引到一个个独立的小隔间（有些新开张的漫画屋空间更宽敞，装修设计也更为现代）。客人一进来，可能会遇到一个睡眼惺忪的少年，卖给你一张票，拿着这张票可以去领零食、饮料，以及不受限制地使用店里的漫画书、碟片和电脑游戏。穿过狭窄的大厅向下走一层就是漫画书陈列室。右边一堆堆的漫画书是为男人准备的——整排整排的书架堆满了书，其中有一些系列连环画连载了好几百期，时间跨度达到几十年之久。从这些男性漫画的一头开始，最先是给小男孩看的漫画书，奇幻的故事，还有笑话书。沿着书架一直走下去，针对的年龄也在不断上升，有些是为青少年准备的，还有给成人预备的耸人听闻的故事。

狭窄的大厅对面是为女性顾客准备的漫画作品。一本本杂志光鲜夺目，显得干净整洁，显然翻过的人不多，但是册数却是一点也不比那边少。这里可以发现言情小说以及大部头作品，也不乏法力无穷的公主和女巫以及动物故事。还有漫画专门描写日本引领潮流的热辣奔放的反叛少女，有趣的是，这些人往往被当做反面角色。不论是正角还是反角，读者都为她们欢呼。

再往里走进入一个个隔间——大小不等的斗室，里面摆放着一两张椅子，一台电脑，还有DVD影碟机。这里是专为孤独的少年准备的避世小窝，也有一些青年想从工作和学习的世界里逃离到这里小憩。他们根本就不和任何人在

这里约会，他们全身心沉浸在绝妙的幻想空间里。

在漫画屋里面居住着很多的单身汉——大男孩或男青年——打造着遗世独立的生活，让另一群单身女孩觉得沮丧和恼火——她们主要是小女孩和大龄姑娘——游离在漫画屋之外。年轻人很少有工作的需求，也没有工作的愿望，他们就在那消磨时日，日本4500所漫画屋里面的男孩和青年单独消磨掉难以计数的光阴。最近一项调查令人觉得相当不安，调查结果显示80%的日本漫画屋成了经常光顾这里的一些客人的栖身之所，他们长期在这里过夜，极少数一些人甚至长期窝在里面，从来不出去见阳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漫画屋成了便宜的旅社，如果错过了回家的最后一班列车，他们干脆就在这儿过夜。有些人在最近一段时间常常误了最后一趟班车，他们就直奔这里而来。走下地面一两层，就到了栖身的场所，里面有淋浴，或者是淋浴加帆布床。

## 列车好汉

单身是不是成了一种潮流？不太可能。漫画屋只代表了日本社会里一小群边缘化的年轻人而已。另外一个群体——御宅族，是一群热衷技术的漫画和动画片超级大粉丝，盘踞在东京的电子设备商业区——秋叶原电子商城这块霓虹仙境。秋叶原很早以前就成为购物者蜂拥而至购买各种各样电动或者电子产品的中心地带。

想要买个机器人喂奶奶吃饭？在秋叶原几十家电子产品商城外的人行道上，很可能就有一个机器人给另外一个电子人喂航天食品。在这个区域周围，经常可以看到御宅族穿着一套整整齐齐的服装，通常都是模仿他们最喜欢的漫画人物的装束。原宿车站周围和涩谷区街头那些打扮入时的人花费大量金钱在她们的奇装异服和新式造型上，秋叶原的人则把钱花在了角色扮演上，他们拥有漫画角色的全套行头，大量买进电子设备和他们心仪的娱乐设施。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置身于日本最强劲最时髦的流行文化的中心，但是他们陷得太深，因此也就和主流世界越来越远。

御宅族在秋叶原花起钱来大手大脚，社会学家常常把这块地区比做外国城市里面的民族自治区，几年前，一个御宅族出了大名——当然也可能这整件事都是杜撰——一个行为不检的人在火车上面调戏一位美貌少妇，这个御宅族上

前出手制止。列车好汉的故事被大肆渲染，变成传媒的一时之宠，后来还被改编成漫画故事、电影和电视连续剧。

也许列车好汉走红的一个原因，是御宅族借助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救美横空闯入主流社会，一下子占据所有媒体的显著位置。在日本，人们普遍怀疑现在的年轻人当中有太多“出头的椽子”，让大家都有点心怀不安，不管这种怀疑有没有道理。但现在列车好汉的这个故事却令人振奋。以前日本历史上也有过激进的时刻，年轻人通过有组织的暴力行为来占据报纸的头条位置。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都有过这样的风波。现在年轻人的叛逆和革命显得温和很多，所以能不知不觉地侵入到家庭中来，因为现在的家庭里，年轻人肆意妄为，却没有哥哥姐姐来制止，他们让父母失望、惭愧或者与父母唱对台戏，而父母根本就找不到其他孩子来帮腔。

似乎御宅族比涩谷区那些女孩子还过火，但他们一点也没有背离日本社会的梦想和期待，他们期望自己长大成人后在家庭生活中肩负重要任务。对他们的指责并不是说他们不想与女性见面，而是说他们没能力和女性见面。至少是在秋叶原地区，喜爱电子产品和漫画的女孩子在外来的移民当中也有一些，这在她们身穿的漫画角色服装上就可以看出来。问一问男孩子关于未来的问题，他们给出的答案也和女孩子一样保守。他们也想结婚生子，期待有机会的时候好好照料父母安度晚年。有个小伙子在一家大型相机店的自动电脑模拟地面上浏览——在这上面走就好像是在电脑里面走一样——他有点不情愿地谈了谈自己的看法：“我到这儿来是在花父母给的钱。我想他们都希望我能做个好儿子。”

记住，现在的日本，年轻人上大学的比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得多。大部分的御宅族都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正准备上大学。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会变得热爱交际。但是在独生子女的文化里，孤独不合群的人，比如叛逆型的人，在塑造民族未来的过程里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他们会和更为传统守旧的那些人一起塑造日本人口改变的进程，因为他们也会推迟结婚年龄，也会少要孩子，甚至是不生孩子。

## 购买幸运的红内衣

在东京另一个地方又有一群人聚到一起来到一个街区。大部分都是女人，

但她们来这儿并不是因为这块地方是为时尚的女孩子准备的。这里是巢鸭区，地藏尊高岩寺所在地。就像卢尔德是欧洲天主教徒的朝圣之地，巢鸭区吸引了年老的病人前来朝拜，他们来这里上香供奉，希望自己的病能够痊愈。庙里供奉的地藏王菩萨具有妙手回春的法力，但是这种法力只在固定的日子里才能显灵，在其他的日子里则会大打折扣。因此在那几个为数不多的吉日里，神庙周围人头攒动，老年人纷纷前来祈福。

这条街道正式的名字叫做巢鸭高岩购物街，街道并不长，只有2公里左右，现在是步行街，街上有大约200家商店，所卖商品几乎清一色地全部针对老年人。门槛石刻意降低了很多，尽量减少行人可能绊倒的风险。街头变成一片攒动的白发的海洋。与那些御宅族，当然，还有那些主流购物者和一掷千金的买家不同，这些老年人好像时尚的弃儿，他们惯于移居到大都市里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令人称羡的地方。东京的规模将他们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两旁专门吸引老人的商店摆出一根根手杖，有的漆得油光铮亮，有的雕刻得精妙绝伦，还有帽子、传统糕点、床上用品、睡衣。路边的小摊卖的是怀旧风格的各种传统小吃，很多都是现做现卖。里面有甜点，如按庙里面的菩萨的形状做成的蛋糕，还有做得像好运钱币一样的薄荷饼。这里也有法国风格的咖啡厅和糕点房，和日本风味的餐厅混在一起。来这条街逛商店的老年人并不是货比三家来购买卫生间用品、尿不湿纸垫，或是利用其他优惠讨价还价的。这个区域其实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设计风格也是为了勾起顾客对过去快乐时光的回忆和激发现在尚能发挥的各种余热。街上到处都是小贩叫卖艺术品、手工制品、T恤衫、夹克，把传统风格和现在的流行元素结合在一起。也有一些商店专门卖婴儿衣服和手工刺绣的圆鼓鼓的小动物，也许这些婴儿服和小动物是世界上最美丽最精致的商品。一个个看起来像是小号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贵族制品，这些小号商品的价格也异常昂贵，但物有所值。

如今的家庭规模只有过去的几分之一，所以老人溺爱孙子早已不觉得会有什么负担。有几家商店专卖印有老牌的红色内衣和秋衣秋裤，意为带来好运。当儿子或者孙子要考试或者遇到其他需要好运气的场合，这些红色内衣就要提前好几天预备好。

如果提出要求，当地的麦当劳店也会同意让顾客自带食品进来，这样他们

可以坐在里面和朋友喝咖啡吃东西，只要花一点钱就可以了，而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负担，同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压力。带点东西进来还有个好处，那就是不用在孙子身上花很多钱而担心没有钱给自己买咖啡了。这是日本仅有的肯在食物上面和顾客妥协的麦当劳店。附近地区的店员，大部分都是十几岁或者20岁出头的小姑娘，她们做生意必须得有耐心才行。

“你必须要学会心平气和。”有个18岁的女店员这样说，她穿着粉红色的工作服，气质和佛罗里达的收银员非常相似。“老年人看东西总要多看几次，他们总是问一堆问题。有些老年人态度非常好，有些人就有点不客气。而你总不能认为他们是有意针对你。我喜欢老年人。”

巢鸭这块地方作为购物中心是近几年的事情，几乎所有顾客都在70岁以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到庙里来进香的人越来越多，它的规模也就自然而然增长起来，这也是日本老龄人口不断增加带来的一个结果。

今天，巢鸭地区的转变还在继续。寺庙周围的住宅和辅助生活设施快速增长。东京的养老机构环境优美宜人，巢鸭地区就是典型代表。附近一个辅助生活的机构需要大约100万~200万美金才能入住，只有退休的高官和其他富有的客户才能成为它的主人。

来到巢鸭地区的人同时解释了日本人长寿的秘诀和东京对老年人极具魅力的原因。大部分购物者都是独自到来的，穿梭在这座城市纵横交错的地铁网络和大街小巷中，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探寻前进的道路。地铁和公路蜿蜒曲折，向各个方向延伸，通常经过一些籍籍无名的建筑，没有任何规则可言。如果说老年人的智力健康要依靠每天不停用脑才能维持，那么生活在东京要比晚上做数字竞猜游戏提神养脑多了。东京城让住在里面的人感觉压力重重，就因为它永远是个解不开的谜，但住在这里非常安全，所以就算老年人迷了路，也不用担心会有什么危险发生。

“东京这座城市有助于我们保持体型。”一个和丈夫一块儿来巢鸭高岩购物街的老太太说。他们是文子和秀树。文子68岁，秀树70岁。“我们走下一级级的台阶去乘坐地铁。然后又爬一级级台阶上到地面。这座城市高低起伏，所以我们一出门就在锻炼身体。而且这里新鲜事物总是不断。”这对夫妇是坐市郊火车然后转乘地铁前来巢鸭区的，路上一共花了40分钟。他们说一会儿要

去附近的养老院看望一位朋友，碰到我，于是就邀请我一块儿前去。

几个街区开外，他们来到了养老院，这是一幢新建的小楼，但前门一点也不显眼。他们说这就是辅助生活机构。走进去之后，前面的客厅里挤满的全是老太太，其中大部分人都瘦骨嶙峋，看上去老得不能再老的样子。这家机构的主管接待了他们，他是个文静的年轻人，大概只有三十几岁。他证实了这些老太太年龄几乎都在90岁以上，其中有一个老太太，就是由护士搀扶着，一手扶着栏杆沿着墙壁慢慢走的那位，她已经102岁了。

外国来访者会立刻觉得这里有些不太对劲，跟别的地方有所不同，但一时却又很难指出来。过了一会儿就会恍然大悟。这里所有的护工都是日本人，完全是日本人照料日本人。他们说着同样的语言，有相同的文化背景，不用说话，一个手势一个眼神马上就能相互心领神会，想办的事情就办得妥妥当当。护士和帮工用敬语来称呼这里的住户，听起来也一点不觉得别扭。在护理工作全部交给移民来做的那些地方，这种同文同种的现象压根儿就看不到。

文子和秀树的朋友是秀树以前的老板，退休前是东京一家大报的编辑，他花了120万美元才得以入住这里，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问他在这里怎样消磨时间，他说他正在潜心研究佛教的经文，都是文言文写的老版本。为什么？因为他每年都和孙子一起到中国一次，他们主要是参观历史和宗教遗址。今年，他和孙子一块儿爬了一次长城，他的孙子今年35岁。我们问他既然都能爬中国的长城了，为什么还要入住生活辅助机构呢？这位老编辑说他需要有人给他烧饭和铺床叠被。他丧偶独居。有没有考虑过要跟儿女一块儿住呢？没有，他说，他们应该拥有自己的生活。但是怎么理解日本传统上的子女侍奉父母颐养天年呢？他说传统也要和现实两相参照才行。“能在日本养老是人一生的福气。”老编辑说，作为一个财力足以负担这种福气的老人，他的意思非常清楚，“日本老人的健康状况世界一流，我们手里有钱，生活宁静而又安全，我们是生活的大赢家。”

## 一个家庭的历史

韦克·兰卡德是个美国人，在一家日本公司工作；此外他还半路出家成了个实业家，不过他杀人钢构这行纯属偶然。一开始他在东京当英语教师，在一

家全日制学校教小孩子学英文，就这样开始了他通往未来的旅程。一年以后他开始升格教成年人学英文。韦克有 1.8 米高，笑起来像奥斯卡影帝马特·达蒙，他毫不吝惜这明朗的笑容，韦克愿意露出一脸傻乎乎的样子，还经常拿自己的样子解嘲，虽然容易相处，但从来不自轻自贱，因此使得生性比较保守的日本人也特别喜欢他。有一个人完全被他的气质吸引，她就是芝山直子，最近刚大学毕业，这个小女生疯狂迷恋自己的英语老师。她努力试了好几次，想要装做不经意间遇到韦克的样子，但是都没有成功，于是，直子索性在他经常光顾的咖啡店外面守候，终于见到魂牵梦系的韦克。现在他们已经结婚了。

韦克的岳母高桥节子的人生是从一段不幸福的婚姻开始的。尽管她和前任丈夫生了一个儿子，他们最终还是离了婚。她变得一贫如洗，还要独自养育孩子，因此她不得不去酒吧当一名舞女。在当舞女的时候她结识了直子的爸爸，高桥政直，他是个年轻有为、思想独立的工程师，在家族的小型钢构公司里工作。他的父母强烈反对儿子和一名酒吧女交往。他们认为直子的身份太过低贱，配不上他们的儿子。其实她出身名门望族，家里地位尊崇，但也许是出于尊严和傲气，她对自己的出身没有透露半个字。

高桥先生最后还是想办法和她结婚了。家族产业由他来主导以后，他经营的大成建设在日本的汽车工业发展大潮当中迅速成长，生意一片兴隆。它是日本汽车工业的钢铁零部件的供应商之一。与汽车工业的这种关系让高桥家族跻身日本现代社会的上层阶级，不仅生活优裕，而且地位尊崇。今天，大成建设每年钢铁零部件的销售额价值几百万美元，员工达到 220 人。<sup>24</sup>

韦克最终在镰仓成家立业完全是命运女神的青睐。

韦克说，“我的家庭就是老龄化的日本社会的一个缩影。2008 年 10 月，我和妻子把她 92 岁的姑姥姥，美奈子，接到家里居住。她 6 个月之前中风了一次，左半边身子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她住在我们家特备的一间客房里，我们特意安装了一套带闭路夜视镜的摄像机，这样我的岳母从另外一间房里就可以查看她的一举一动。”美奈子还有个哥哥，104 岁去世。

韦克在日本的房子大概有美国郊区常见的三居室或四居室一般大小，按照日本人的标准已是非常宽敞的了。姑姥姥现在住的那间客房已经变成了一间护理室，年长需要照顾的亲戚一个接一个地搬进来住，几乎就没有间断过。日本



人的传统要求女儿和女婿有责任照顾岳父岳母，如果有需要，还得照顾岳父岳母的上一辈人，包括他们的父母和叔婶，家里几乎就免不了有老年的亲戚需要伺候照顾。韦克的岳母高桥夫人从十几岁开始就不间断地照顾家中的老年亲戚。一开始是照顾自己的奶奶，然后是照顾父母，再后来是照顾她的公婆，之后又要照顾自己的叔叔。

这些年虽然女儿直子给她打了不少帮手，高桥夫人还是停不下来。日本家庭传统的千斤重担一直压在她的身上。通常在日本几世同堂的家庭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代人既要照顾别人同时也享受别人的照顾，照顾的程度各不相同。老年人常常帮助照看小孩，大一点的子女要照看年长的老人。听起来这好像是一个家庭里长幼更替的自然过程，但是实际上这在发达国家非常少见。

日本人家规模的日渐萎缩对家庭成员隔代之间的生活品质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准备结婚的女性比以前更愿意和独生子结婚。因为日本传统上年迈的父母往往要和长子住在一起，而现在的日本任何一个儿子都可能会成为家中的长子，准备结婚的年轻女性或者中年女性婚后就极有可能和自己的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如果这个女孩子是独生子女，她很有可能还会和自己的父母住在同一屋檐下。

日本传统习俗和人口发展新趋势的混合意味着每三个已婚女性中就有一个在她们打算要孩子的时候，不得不和父母住在一起，有了孩子以后三世同堂，像夹心饼干一样上有老下有小，不是和自己的父母，就是和公婆住在一起。毫无疑问这样的比例还会进一步上升，除非日本的女人因为各种明显的理由，不再无条件地接受三代同堂的生活前景，对这样的生活也不再热心。这样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让家庭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小，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女性——她们一般并不愿意将人生的花样年华花在照顾一家老小的琐事上面——不是推迟结婚和生育的时间，就是压根儿不再结婚生子。

正如高桥夫人的经历所示，一个人一旦背上义务的重担，无休无止的责任就会不断压在你的肩膀上再也卸不下来。就高桥夫人来说，每次她好不容易完成了照顾一个老人的义务，另一个需要她照顾的老人又接踵而至。家族仍然期待一旦后面的老人需要照顾，她就能义不容辞地担当下来。

从现在住到家里的姑姥姥的情况看起来，照顾老人虽然是个义务，但是大

家还是充满了爱心。晚饭的时候，高桥夫人靠近姑姥姥身旁仔细聆听着她说的话，无限善良而又专心致志地点着头，尽管老夫人成天嘴里念叨的大多是同样的话，天天如此。高桥夫人经常带姑姥姥到镇上转转，在她的朋友当中仔细打听，问问姑姥姥现在都可以去哪些地方，在那里姑姥姥可以和许多老人一起找到点生活的乐趣。看了好多枯燥乏味而又千篇一律的老人护理中心以后，高桥夫人进一步深入挖掘自己的社会关系，想要找到一处更有家庭情调的地方，她听说镰仓有一处传统风格的日本养老院，是个五十多岁的离过婚的夫人经营的，她就计划带一大家子人过去看一看，顺便带上姑姥姥美奈子过去体验。在那里，一个91岁的老夫人正在弹钢琴，另一个九十多岁的夫人正在和客人练习法语，一个衣着整洁的八十多岁的老人自封为“志愿者”，到处忙找比他年龄更大的人下棋。美奈子非常喜欢这个地方，不管带她到哪张桌子前面坐下来，她都看得津津有味，笑得也很甜蜜。

## “这已经是第八个啦！”

高桥夫人现在刚刚60岁出头，自己每天要做的活儿，以前还要特别上心，现在已经驾轻就熟。“我这辈子就花在照顾老人上面了。”说起来她有点儿恼怒，“走了一个来一个，现在已经是第八个啦！”照看老人的经历让她养成了固定的作息习惯，一边可以照看她的姑姥姥，一边可以给自己一点儿自由的空间。在姑姥姥的房间里安装摄像头是她的主意，这样她就可以在屋子里自由自在地干点儿自己的事情。她手脚麻利地把美奈子搀起来然后用力扶到桌子边坐下来，或者是扶她上卫生间，偶尔带她到外面吃饭，她的用意很好，但使的力气特别大。高桥夫人犀利的眼光传达出的意志不容置疑，但同时也让人乐于接受。好像出于本能的反应，美奈子对高桥夫人的示意总是很开心地回应，甘心跟着家庭的日常节奏悠然度日。

美奈子中风6个月，一点儿没有求医问药，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所有的控制能力，食欲也恢复得很好，而且能顺利地用筷子吃饭。难得的是，尽管她患上老年痴呆症已经有好几年了，却仍然能够回忆并表演出全套茶艺里的每一个步骤。这套精心设计的娴静的茶艺仪式是日本文化生活的一个核心部分，美奈子盛年的时候是名最高级别的茶艺师。

老太太特别喜欢镰仓这里的家。在其他的日托护理中心，一律装潢成学前班托儿所的样子，美奈子不情愿地坐在长桌边上，无精打采地看着其他人表演那些孩童时期就已经学会的技艺，折千纸鹤，或者是剪纸娃娃。而在这种家庭式的养老中心，高桥夫人刚刚告诉这里的主任，美奈子以前是茶艺大师，立刻就有助手拿来茶艺表演的全套工具：造型精美的陶制茶碗，竹制搅拌器，小木勺，还有在热水里泛出泡沫的绿茶沫。美奈子接过来娴熟地将茶搅拌一过，员工和其他老人都围拢过来看她表演，纷纷称呼美奈子为“先生”，这是对教师的尊称。高桥夫人认为这个中心算是找对地方了。这里并没有将她的姑姥姥当成老小孩一样对待，而是制造出一种氛围，让她不仅感觉自己得到了关注，而且还有一丝丝荣耀在里面。

美奈子现在受到老年人常犯的健忘症的折磨，但是这种健忘说起来却很矛盾：多年前发生的大事和自己的经历记得毫厘不差，但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或听到的消息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谁要是让美奈子回忆她在1941年一场气氛紧张的会议上沏过的茶，大部分时候她都能纤毫毕现。那件事发生在珍珠港事件以前，回忆里面也有他的哥哥，他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坚决反对者，还有东条英机，那位尚武的战时首相。她叙说着主要的情节，比如屋子里都有哪些人，他们都坐在什么位置，他们你来我往大致说过的粗话，十分清晰。然而当你看到她从午餐桌边第四次站起身来急急忙忙地要往卫生间方向走时，你就得提醒她，她刚刚才上过卫生间，而她对这个竟浑然不知。

幸运的是在那些繁忙的日子，她的心情基本上都是很甜蜜。她甚至跟韦克和直子两岁半大的女儿蓝华玩得十分投缘。两个人都爱玩填充的动物玩具，两个人的床上都堆满了玩具熊和玩具兔子。两个人的注意力都不能放在一件事情上面太久，这个家里面年龄最小的家伙在屋子里漫无目的地跑来跑去，让姑姥姥这个年龄最老的家伙笑得很开心，反过来也是一样。高桥夫人觉得屋子里脱不开身，屋子外面也少不了她。因此照看屋子里面跑来跑去的一对老人和小孩经常就成了直子的事情，但是直子像她妈妈一样，忙起来根本不知时间过得有多快。有时候她可能会忙上好几天不休息。

好像还嫌四代人同在一个屋檐下穿梭不过瘾，美奈子还拥有一帮护工轮流

来照顾她，由政府补贴费用，这些人的到来更是给家里添乱<sup>①</sup>。有个夜间当值的护工，是个离婚妇女，她一周来两三个晚上，让家人得到几个晚上的放松。政府补贴不允许家里单独请一个全天候的护工。制定政策的人知道琐碎的家务事永远没有尽头，可能会全部压在一个日本女人的肩上，让几个护工来共同负担家庭的护理工作，实际上是为了护工着想，他们常常不好意思拒绝家人提出的要求，哪怕是过分的要求也不例外。

## 职业沐浴师

接着就来了个下野先生，他对这家人显得非常重要。下野上学时读的是法律专业，前途无限，后来他在一家快餐连锁店当经理。“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份工作，饭店里另外一个伙计带来一本书，上面登了不少求职广告，里面有篇文章描写了日本的老齡人口现状，而且说他们正在招募家庭护工。我认为如果日本正在走向老齡化社会，那这一定会是个好职业。我本以为做这份工作一定需要个什么证书才行，可实际上什么都不要，只要接受为期四天的培训就行了。培训没有任何医疗护理方面的知识，无非就是怎么给老人洗澡的一套程序，还有就是怎么给走不了路的老人提供帮助。”他说。

他的教育背景和他的性别优势让他很快就在家庭护理行业里面异军突起。他说他的妻子从来就没有发自内心地支持过他的这一决定，但是这份工作发展得相当顺利。日本家庭护理这个行业的特殊性很快就催生出几家超大的公司，派出大量的工人前往不同人家提供服务。下野的头两个客户是一对夫妻，两个人都超过95岁，不能动弹。丈夫患了糖尿病，妻子股骨摔断了。

“我开始为他们提供服务的时候，这个工作非常难做。除了我上门给他们

---

① 在日本，家庭护理的费用由中央政府、专属辖区、地方城市和城镇分摊，接受护理的人或者家属也会分担一些费用。这个护理项目也属于保险制度的一部分，但是保险费不足以支付全额的护理费用。这项制度的产生，得益于社会上强烈呼唤建立一套旨在帮助日本妇女的保险制度，她们要负担家庭护理的重担，但自身往往已经步入垂暮之年。护理的水平主要基于政府的评估，把接受护理服务的人按健康水平分为六个等级。美奈子因为刚刚中风才恢复过来，并不符合全天候护理的条件。1997年这项制度刚刚生效的时候，日本政府严重低估了接受这项服务的人数。结果得到这项服务的人是原来估计的两倍，但是因为老年人口是所有人口当中增长最快的一个群体，原来预计要这项服务的人数和实际人数之间的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这给日本政府的财政预算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

服务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工人专门负责烧饭——在日本的家庭护理系统里，保姆是不允许做饭的。家里还有一个清洁工，以及这对老夫妇两个成年的儿子，他们就住在附近。”

他到两位老人家里开始工作不久他们就相继去世了。下野一次大约可以给10户人家提供服务。一般服务的时间都不是太长。

下野说他的目标是成立自己的公司。日本政府构建了家庭护理的一套规则，这样不是一户人家固定请一个保姆来照顾老人生活上的所有需求，而是有一班保姆互相轮班，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职责。这样下来，他们的逻辑就是，保姆的工作就会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保姆也不用担心长时间照顾一位病人从而产生情感上的依恋，和他们难舍难分。而且保姆各司其职，也不用担心有的家庭会任意支派他们，要求他们做职责范围以外的活儿。“在这个规则出台之前，接受护理的家庭要求保姆把一切活儿全包下来，甚至遛狗也是保姆的事情。”下野一边说，一边回忆导致严格规则出台的一个投诉。

单是给病人洗澡这件事就足够让一个保姆忙活了。哪怕是对一个男保姆而言，这也不是一桩简单的事情。在过去的8年时间里下野作为沐浴师给超过8万名年老体衰、重病缠身的人洗过澡，一共给5千户不同的家庭提供过服务。他说，大部分时间里，他的角色就跟干其他的工作差不多。他也试过要好好干，但就是跟那些老人建立不了什么感情和联系，跟他们的家人也是一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工作开始变得意义不同寻常起来。

沐浴在日本有一种精神层面的意义，这一点在一开始他就很清楚，但是从来没有把这个和他沐浴的具体人物联系起来。还是有一位老太太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转变，他才逐渐意识到对即将面临死亡的人而言沐浴所具有的特殊地位。那时候老太太的家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说老太太不停地问下野到底什么时候过来给她沐浴。他终于过来给她沐浴了，是典型的日式浴，在她临终的那一天，他设法把她的整个身体浸泡在温暖的浴缸里。后来，他收到一封老太太家人发自内心的感谢信，感谢他所付出的努力，表达了这场沐浴对于老太太具有的非同寻常的意义，她一直担心自己会没有接受沐浴就离开人世。随着人们濒临死亡，很多老人临终的遗愿就是要求来一次日式的沐浴。当他们感到自己有可能得不到这样的沐浴时，他们就会陷入绝望之中。

随着工作态度的转变，他的工作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现在他经常收到来自死者家属的感谢信，感谢他提供的服务，而且描述了这次沐浴对于他们逝去的亲人无比重要的含义。他说，“这些信件让我意识到，人生当中有些看似细小的事情对于我的客户而言意义可能会多么的重大，任何事情都不可掉以轻心。”他说的不仅仅是水，也不仅仅是人类那最后的触摸。

## 家族生意

韦克的岳父高桥政直 23 岁时开始到大成建设工作，那是 1963 年。“我开始到公司上班的时候厂里面的每个工人都要比我年轻。”他回忆说，“只有 5 个经理年龄比我大。他们的年龄在 35 ~ 40 岁。我们从来不要 40 岁以上的人，我们觉得用不了这样的人。每年我们都要雇大约 10 个新人，年龄在 15 ~ 18 岁。他们都是从乡下来的农家孩子。他们读完中学，但却没什么一技之长。一般他们要在厂里面待上 10 年左右，重新考虑他们的人生目标，然后跳槽到更大的公司，或者离开这里到东京去。”

1973 年，日本遭受石油危机的严重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里的阿拉伯成员国停止向那些在赎罪日战争当中支持以色列的国家输出石油，其中也包括日本。结果石油输出国组织把油价提升了 4 倍，这对日本而言简直是一场灾难。

石油危机帮助推动日本飞速从低成本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到“高价值”经济发展模式。随着货物和劳动力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日本的工业更加专注于自动化研究和投入。机器人，而不是农民工，成了生产线上的新增力量。

从很多方面来看，石油危机对于日本而言都是因祸得福，推动日本致力于培养一支高技术的劳动人才队伍，使用技术工具推动生产力发展，同时又大大节约了能源。

在这场经济大转型当中还有一种因素起了很大作用。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的适龄劳动人口，也就是 15 ~ 65 岁的人口的增长停滞了。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他的工业化国家相比，日本的战后婴儿出生潮持续的时间出人意料的短暂，只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持续了短短的 4 年时间。1948 年和 1949 年日本制定并修改了臭名昭著的《优生保护法》（*Eugenic Protection Act*），赋予日本女性不受限制的合法堕胎权，<sup>25</sup>而且规定不论男女均享有绝育的权利。这部法

律的出台部分是受起源于美国的优生学理论的影响，还有纳粹德国推行的旨在从遗传学上促进民族优越性的法律。

今天这部法律由于它的起源问题一直处于争议之中，但是它毫无疑问地改变了日本的社会现状。一旦可以选择堕胎，日本人马上就会毫不犹豫地接受，日本的出生率一下子下降了40%。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的青壮年劳动力再也没有了从前的规模和数量，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再也没有以前那么低，日本社会渐渐走上了通往“白发人”的道路。

高桥先生说大成建设不得不学会权衡年轻工人和老年工人的价值所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电脑辅助设计被普遍引入公司运营，以后程序变得越来越复杂，大成建设里很多年龄大的工人——但是一点都不算老——不是不情愿学，就是学不会使用电脑的必要技能。公司需要大批员工，不仅技术娴熟，而且年龄不大，能够驾轻就熟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这就像市场上所有的商品和技术一样，当供应量不足的时候，价格自然就上去了。招进工厂适应新任务的年轻工人个个价值不菲，在公司里成了举足轻重的力量。现在的大成建设里有一大批年龄大的工人，因为他们拥有的技术价值而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高桥先生对他们显得小心翼翼。“我的原则就是，要是工人到了60岁以上的年龄，我不会安排他去做举足轻重的工作。他可能随时随地决定离开。话虽这样说，我们还是依赖许多这样的人。”

对日本公司而言，有能力的老工人变成了“特价品”和“打折货”。大成建设的员工在60岁的时候收到一份价值不菲的一次性退休养老金，这时候他们就正式接到通知要把工作服挂起来，或者至少要放弃他们全职工人的地位。小制造商提供的养老金数目大概是日本那些制造商巨头，像汽车制造商或者大型电子公司，提供的养老金数目的一半。大成建设的长期车间工人收到8万~10万美元的养老金，但在丰田汽车他们可能会拿到16万~20万美元的养老金。这笔养老金，和他们上班这些年攒下来的其他收入一起，通常会被工人拿去做年金保险投资，这是一项保守的金融政策，设计用来从他们的投资里按年获取收益，但同时也保障他们免受日本金融市场残酷势力的盘剥。<sup>26</sup>同时也帮助他们规避那些金融服务业玩弄的阴谋诡计，这个行业历史上就劣迹斑斑、丑闻不断，专门陷害那些盲从盲信的退休工人。退休工人还从日本的社会保障机

构领取退休金收入。

等公司那些到年龄的员工正式退休以后，大成建设还可能会返聘他们回到公司上班，但是工资要比原来低一些。这种做法在日本也很普遍。2/3 的日本公司有这样的返聘安排。规模较小的公司提供的养老退休金数日本本来就很少，因此他们返聘退休职工的做法就会相对成功，因为这里的职工远比那些从大公司退休下来的职工更需要这笔收入。这笔交易很划算。返聘的收入加上他们的退休金收入，大致和他们正式退休之前拿的全额工资相当。这种返聘的安排显然是特别适合大成建设的老年工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因此而选择继续留在公司的岗位上。

日本人知道他们的寿命很长，因此觉得自己总是要不断存钱，哪怕到了 60 岁以上也不例外，而想不工作存钱是相当困难的。<sup>27</sup>

比起其他的国家，日本的老板和员工在退休以后更愿意黏在一起。日本男性 10 个人当中有超过 6 个人到了 55 ~ 65 岁年龄段还仍然坚守工作岗位，这个 10 年期几乎涵盖了绝大部分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在欧盟 15 个最初的成员国里，55 ~ 65 岁的男性 10 个人里面只有大概 4 个人仍然在工作。<sup>28</sup>将这个 10 年期细分成更短的年龄段，就能体现出日本人在这 10 年当中的每一个阶段都要比别的国家同一年龄段的工人工作的时间更为长久。55 ~ 59 岁的人 20 人里面有 19 人仍在工作——这个数字是法国的 4 倍。<sup>29</sup>60 ~ 65 岁的人有 40% 仍然坚持工作，日本政府为了应对劳动力萎缩带来的不利影响，尝试着将年老的工人再一次推上生产线，这种措施无疑取得相当大的成功。

在大成建设，看一看那边清一色的老年工人就会发现这批人里面有男有女。在老板有大批工人可供挑选的时候，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是老板能够一眼看上的。老年工人当然会大谈特谈自己的技术如何过硬，表达自己的忠心，只要企业不嫌弃，他们能干一天就多干一天。但是，面试他们给人的感觉，就好像征募一批老弱病残，要他们穿上军服，孤注一掷地冲上前线去保家卫国。当然，他们当中有些人貌似身板硬朗威风不减，而且好像已经准备就绪，但是其他人则不然。老年工人固然是有很多过人之处，但是随着日本的劳动力减少了 1/3，它的青壮年人口还在不断萎缩，要让日本在这个竞争的世界里保住锐气和锋芒，这拨老年人可能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到目前为止日本的计划就是将法



定退休年龄从 60 岁提高到 65 岁，其实这种转变在工作实际当中早已推行开来——还有就是为接近或已到退休年龄的工人提供为数众多的特色培训项目，同时还有越来越多的公立或私营的职业介绍所专门为老年人介绍合适的工作。

早期职业介绍所的一些努力对老年人求职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成效，远远不及被以前工作的企业返聘的机会大。有一家新开张的老年职业介绍所旗下有 5 700 多名老年工，却只能给其中不到 1/5 的人安排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工作需求的老人会越来越多。经济学家马库斯·里比克（Marcus Rebick）是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他研究了日本老年人的贫困问题。他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当中，日本是老年人贫困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一部日本穷人的辛酸史其实绝大部分就是日本老年人的辛酸史。“近年来日本老年贫困人口的比例稍微有所下降。”他说，“但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贫困老人的总数却不断增长。”

里比克说，最脆弱无力的群体是那些个体户，在退休金少得可怜的公司上班的员工，以及老年的孀妇，丈夫离世后留下的一点养老金根本无力支撑她们度过漫长的晚年。

在那些老年职业介绍所里，求职者不顾一切地想要找到一份工作，经理说这里甚至还有超乎想象的一大批人强烈希望到发展中国家去工作，<sup>30</sup>因为那里的生活成本要低得多，还能雇到人来帮忙打理家务，有的人还说，他们的手艺到国外才能找到传人。

多数情况下，退休后继续工作还能让他们赚取额外的薪水帮忙贴补家用。有时候这就意味着可以帮忙支付孙子教育的一笔费用，但大多数时候这笔钱用来帮忙支付父母到八九十岁时的护理费用。“退休后的那点收入。”一个 69 岁还希望自己能工作好多年的老工人说，“对我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无法度日，所以我只得继续上班。”他的妈妈还健在，他只得给妈妈就近找了家养老院，这样下班之后好去看望她。他说，他也知道在以后好多年时间里他都只能是下班之后去看她而已。

## 另一个高桥先生那坚硬的二头肌

大成建设里有些年老的工人身子骨硬朗得让人不服不行，有的甚至已经工

作将近 60 年的光阴。有个 70 岁的工人，名字也叫高桥，20 年前来到大成建设工作，那时他刚从一家米厂退休，退休前他专门负责挨家挨户上门送货的工作。那时候每个工作日他要负责把 6 吨重 60 公斤一袋的大米从卡车上搬到客户的家门口。高桥个子不高、健壮结实、筋肉突出，一头浓密的白发蓬乱不堪。要是让他展示一下他的肌肉，他马上两眼放光，重重点头，脸上露出微笑，同时露出一嘴完好无缺的牙齿。然后他把袖子捋起来，臂膀一弯，一大块坚硬结实的二头肌从他那瘦小的臂膀上鼓胀胀地突出来。

“我父亲 93 岁，母亲 86 岁。”高桥说道，“我家里有长寿的血统，我的朋友很多都不上班了，但我很高兴自己还在上班。我一来这儿，就有浑身使不完的劲儿。”

这位高桥先生现在专门负责成品焊接的工作，这个工作对他而言显得轻松不费力气，10 年前他就已经开始上手了。他还负责训练年轻工人，这个工作倒是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压力，因为大成越来越难招到日本的年轻工人，只得招募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干活。

每年大成都会招募五六个外国人到它的藤泽厂区。日本官方要求将移民工人的数量控制在 1% 左右。因为日本社会强烈希望政府能够保持民族文化的凝聚力，这样的政策可以安抚民心。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来规范哪些人可以成为日本的永久居民，这些政策按照通行的国际规则来看是相当苛刻的。随着日本的经济和文化越来越走向全球化，这些政策能否继续推行下去就取决于日本维持民族纯粹性的决心到底有多大。在日本这样日益老龄化的国家，劳动力数量多年停滞不涨，并且现在开始逐渐下滑，越来越多的家庭迫切需要有人来承担老人的护理工作，越来越多的企业急需员工来填满空缺的工作台，保持民族纯粹性的要求和日本的现实需求发生巨大冲突。尽管移民政策有种种限制，日本出台的劳工政策却允许企业招聘外籍工人，但是外籍工人的来源国却是精挑细选的，这个国家的公民必须让日本人觉得既安于低收入高强度的工作（经常加班却很少享受假期），又具有亚洲文化背景，或者来自亚洲人（包括日本人）以前移民过的地方，这样他们表面上和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可以保持一致。

## 对外国人有需求但不想要

每个人想融入一种新文化都不是一件容易事，外国人要想融入日本社会和

文化更是难上加难。外籍务工人员往往要办三年期的工作签证以“培训生”的身份留下来，他们到日本以后从事的都是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根本不需要任何培训，培训也就无从谈起。其他人以归国侨民的身份回到日本，他们有资格在日本无限期居住，要么就是非法居住。不管他们作为个人是怎么来到日本的，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黏合剂。

有一位学者为日本对外国劳工这种欲拒还迎的复杂政策提供了个人和专业方面的见解，他就是戴夫·埃尔德温克，一位出生在美国的日裔教授，他现居北海道这个北方岛屿。<sup>31</sup>埃尔德温克教授定居日本并获得日本籍以后改用日本名字，叫做有道出人。他是成功回归日本并获得日本籍的极少数例子。在他那本《日本时代》（*Japan Times*）的著作里，有道说日本整个国家的工业部分现在全部得依赖外国劳动力。有些商业社会的主流声音，例如丰田的会长奥田硕，还有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都一直呼吁日本必须出台正式政策，以更加优厚的条件吸引外国劳工前来。<sup>32</sup>

对高桥政直来说，建立在剥削别人劳动基础上的日本民族优越感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声誉，而是日本的一个污点，虽然日本自有其理由，但这种理由难以被世人接受。他自己的家庭，还有他妻子的家庭，很久以前其实就已经走向国际化了。20世纪90年代初前往巴厘岛的一次旅行中，高桥夫妇遇到一个酒店服务员，他跟他们夫妇说他非常想跟他们一起到日本工作，但是他没有足够的钱成行。高桥夫妇并没有置这个人的请求于不顾，也没有认为是狡猾的当地人使出的又一条骗钱的诡计，高桥夫妇仔细考虑了他的请求。

“我一时冲动起来就想展示日本的友好。那就是日本人也可以慷慨大方，开放包容，日本也是个好地方。”他说，“我在日本的家其实可以让他搬进来住，而且我现在所处的地位正好可以给他提供一份想要的工作。”

第二天，高桥夫妇给了那个印尼人500美元现金，告诉他这些钱大概够他坐飞机去东京一半的路费，如果他能够攒够剩余的路费，就可以到日本来住在他们家里，而且可以在高桥的公司里上班。

大概过了一年时间，高桥一家收到了他的来信，他终于讨够了剩下的路费，现在正在前往东京的路上。他在日本生活了8年，有一段时间是和高桥一家住在一起。他学会了日语，然后又回到印尼，在巴厘岛当一名日语导游，专

门带日本团。“他的名声好得不行。”高桥先生骄傲地说，“大家都特别喜欢他。有一家大型的旅游杂志还把他评选为全印尼的最佳日语导游。”

## 到工厂的车间里走一走

大成工厂的外形很难算得上什么设计精品。它看起来和周围的工厂没什么两样，附近的工业厂房大多建成一个模样。前排的建筑是简约的办公区，大部分的白领工作都在这里完成，在这里上班的通常都是和车间工人穿同样厂服的经理。办公楼后面是主厂房，公司最主要的客户，也是尼桑的一家供货商，不论什么零配件都是在这里生产出来的。美国来的参观者到了车间里以后可能根本感觉不到公司有多需要外来劳动力，甚至会完全忽略这里移民工人的存在。第一群他们所忽略掉的人很难辨认出来。他们是日本民族的后裔，或者有部分日本民族的血统，他们是日本移民的后代，这一批日本移民主要是前往南非到农场上找工作的。早期去那里的移民大部分最后都成了大庄园里面的工人。有25万日本人最终设法到了巴西<sup>①</sup>，但是他们分布在拉丁美洲的各个地方。

他们在新大陆的出现，主要是那时日本人口危机造成的。20世纪初的那几十年里，日本的主流观点认为日本无法养活岛上的五千万居民。乡下有太多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大部分都不是家中的长子，因此也没有希望会继承家里的土地用来耕作。多出来的男性劳动力成了家庭的负担，妨碍了日本现代化的进程。在政府的支持下，一部分日本人在南美洲发现了新生活。作为那里的农场工人，他们备受欢迎。那时候全世界都在迫切需要南美洲生产的庄稼和粮食，例如咖啡和玉米，所以无数大庄园一时都缺乏足够的人手，有了日本人的加入，那里的农业一时间变得如日中天。今天，日本人在南美洲已经绵延了六代人。

今天南美洲的日本人后裔绝大部分都已经脱离了当日庄园工人的身份，也脱离了佃户的低下地位，有些人跻身巴西最大的种植户行列，并且控制了某些种植业经济的命脉。日本移民的后代成了他们所在国专业人才的支柱，人口上占绝对优势。这笔遗产比起在20世纪初期在亚洲邻国所建的规模来真有天壤

---

① 巴西也有130万居民是日本人的后裔。

之别。日本需要减轻它所假想的人口拥挤带来的社会危机，正是它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采取殖民政策的主要动机。

今天的日本仍然努力在政治上同那些当年深受日本军事和殖民政策残害的国家冰释前嫌，谋求和平，当年日本出此下策，主要是想掌控它的人口宿命。

过去的一个世纪日本和南美洲的人口已经发生了几轮大反转。现在正如厄瓜多尔人把工人源源不断地输入西班牙，南美洲也在向日本输送产业工人。当年日本面临人口爆棚的境况时狗急跳墙般将大量国民弃之如敝屣，现如今对移民劳动力的需求日渐增长时又视之如黄金，对他们比对任何别国的人都更觉亲切。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经济如日中天，而巴西的经济则一落千丈，日本对巴西籍日本人回国实施了解禁政策，从前一直不断回归日本的移民数量开始渐渐增长。日本的汽车产业和电子产业一直热烈欢迎他们的加入，几乎来者不拒，今天的日本国内大概有27.5万名巴西籍日本人后裔。<sup>33</sup>

## 不安全，不卫生，不容易

大成建设工厂里面的南美裔日本人来自巴西和秘鲁。走近前去看一看，他们和日本的同事长相还是不太一样。有的相差甚远。有些人头发是红色的，上司走近跟前的时候他们坐在那儿纹丝不动。他们看起来更像是夹带南美洲城市气息的混血儿。

路过南美裔日本人的工作岗位再往下走，可以看到三个中国人，戴着护目镜，穿着工作服。想要看清他们的面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腔调、手势和仪态都显示出他们绝对不是日本人。这些工人来大成建设就是以三年期培训项目为名义的。尽管这样，这个三年期的烦琐过程绝不会持续太久。日本对工人的需求量实在太大了，没有一家公司愿意花费大力气招进大批工人然后对他们进行培训，等他们刚刚上了道儿马上就离开公司。2008年，为了对制造商所形容的迫切需求做出回应，政府部门开始讨论将三年培训期延长到五年。这项讨论刚刚开始，获得通过几乎就是势在必行的事。移民劳动力的门槛，最终是更多外国人在日本定居的门槛，都会逐渐遭到拆除，这一天将会加速到来。日本甚至比西班牙更甚，想方设法吸引与日本人有文化关联的外国人前来，但是与西班牙情况相仿，当这种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以至于移民冒险走出劳动区间。

的间隔时，雇主就会变得极其谨慎起来。

大成建设的一位高级经理，多田先生，将外国人居留期的延长看成祸福参半的一件事。“要是他们居留期变长的话，工人反而会惹祸上身。他们买房子，结婚成家。这样，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起来。”

小心谨慎的多田今年68岁，仍然有必要容忍一些这样的祸端。“要是30年前的话，在我这样的高龄是绝对想不到还能在公司里面上班的。但是现在政府补贴我们，让工人一直可以在这里工作到六十多岁。这对我们非常有好处，因为我们雇不到年轻的日本人。”

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的日本年轻人越来越看不上他们所谓的“三不”工作。这个称号描述了日本年青一代设法避免的工作环境，至少老板给的现有工资水平是绝对留不住他们的。这个所谓的“三不”概括起来就是：不安全，不卫生，不容易。

“但是对于外来的务工人员来说，这里的工作却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多田说在日本现在的培训项目里，外国工人赚的薪水只有日本同行的一半，要是外国人通过了一系列的日语水平测试，公司会给他们发一小笔奖金。

对于来日本的这些工人，大成建设可以说是成败参半。第一批来接受培训的6个人里面，有3个人培训期没有结束就离开了。其中一个人离开这里以后就杳无音信。他成为日本非法地下移民队伍当中的一员。媒体报道对日本非法移民人数的估计大概在22万~25万人，并且以每年1万名新移民的速度递增。这个数字大概不到日本人口总数的0.25%，在经济总量和日本相当的那些国家里这个数目根本就不值一提，更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在美国，有4%的人口是由非法移民构成的，非法劳工的数目几乎是日本的50倍。英国和法国，他们的人口总数都不到日本的一半，非法移民的数目几乎是日本的两倍以上。那些确实实在日本扎下根儿来的人不得不偷偷摸摸地过日子——靠自己，靠朋友，靠打黑工的老板。

2004~2005年，野口莎伦——《圣荷西信使报》（*San Jose Mercury News*）的一名特约撰稿人，申请到富布莱特研究基金用来研究日本的移民团体。她追踪日本的非法劳工，他们不停地从一份工作换到另一份工作，这种追踪大多要尾随他们，只有一些小工厂，一些食品加工企业，还有一些服务业会雇用他

们。有个她追踪的工人11年里一共做了13份工作。这类非法劳工不论走到哪里都是荆棘丛生的道路，但是在日本，雇用他们的老板心里清楚不论怎样虐待这些人，他们都找不到任何庇护。

即使是合法进入日本的工人也会滑入深渊遭受盘剥。外国人一到日本，他们一般都得把护照上交给新老板，这种做法让新老板几乎完全掌控了他们的生活，除非这些工人不要护照潜逃出去，但是这样做他们更没有出路，随便哪个老板接受他们，他们只会遭到更加苛刻的待遇。一旦沦为非法劳工，他们拿到手的工资只有合法劳工的零头而已。如果是女性，她们还有被人哄骗沦为妓女的危险。至于社会保险和医疗福利，那更是天方夜谭了。

大成建设的另外一名外国培训员工没有能够如期完成合约是因为他被东京警察厅拘捕了，罪名是没有居留证而在街头游荡，最后被遣送回国。日本的犯罪率总体保持在较低水平，近年来虽有所上升，但影响不大，而且日本人往往将其归咎于外国人。有时候这种诡辩可能变得歇斯底里起来。日本前任保守党法务大臣，著名的政治家鸠山邦夫，为了迎合公众的担忧心理，保证收紧“移民管理政策”来降低犯罪率。<sup>34</sup>日本内阁一名成员谈到日本的100万外国移民时，说他们才是谋杀和盗窃团体滋生的温床。东京一名市长谈到外国人时说他们都是些“偷偷摸摸的小毛贼”，<sup>35</sup>日本全国的国民都被发动起来，监视日本境内的外国人，确保每个人都有合法的证件。哪怕是有合法证件，忘记将其带在身边的人也会受到严厉的制裁，严重者甚至会被遣送回国。

大成建设还在其他国家建立了一些分厂。现在那里主要是设计研发中心，并没有制造任何产品。这种状况很快就会发生改变。高桥先生相信大成建设会坚守国内市场，为日本消费者制造的尼桑轿车供应零部件——这家工厂到目前为止并不生产销往国外的汽车。但是他补充说日益萎缩的日本迫使像他这样的公司采取全球战略，不仅为了市场考虑，也是为了员工考虑。石板泰正是莲花投资（Lotus Capital）的常务理事，莲花投资是日本一家私营的普通股权基金，专门为日本国内一些最大型的机构投资者提供服务，他说日本的老齡人口迫使日本在更为年轻的国家扩张和投资。他说，抓住那些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些势头，对于支撑一个老齡化的日本至关重要。大成供应零部件的那些汽车制造商在新兴市场投资几十亿美元资金扩大生产，以应对国内日趋萎缩的生意。即使

是2009~2010年全球经济不景气期间，拉丁美洲和近东一些国家还是收到巨额的资金投入。各大公司拥有的工业、金融和消费产品总体上加速了他们在新兴市场的投资规模和速度，目的就是为了取代一度生机勃勃（并且套牢难以抽身）的国内市场。“日本公司正在越来越多地国家发现新兴市场。”《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10年7月期这样写道，“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日本人的消费习惯不断改变，这一切都在持续不断地给日本的未来罩上一层阴影。”难怪高桥先生也没有多少信心，像大成建设这样中等规模的制造企业是否还会在日本经济中占有今日这般重要的地位。

他说：“我那一帮制造业的朋友当中，好多人都已经急流勇退了。他们卖掉厂房，腾出钱来投资房地产业，他们相信房地产业会比做实业更有前途和价值。很少有人愿意一天到晚操心，又是招工，又是和政府部门打交道，又是以日本为大本营进军全球市场。”这种转变让他觉得很悲哀。“制造业才能生产出真正有价值的商品，给人们提供有价值的好工作。可是人们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日本未来的发展模式就是把工厂建到其他国家去，雇用其他国家的工人来工作，然后从国外的工厂源源不断地赚钱回来。”

## 日本公司进驻中国

随着工人的整体数量日渐萎缩，有技术的年轻日本工人的经济价值开始不断增长。但是老板也有办法应对。不是这招儿就是那招儿，最终他们还是能够找到应付人口紧缺的解决方法。他们越来越依靠在年轻人身上套利来应付这个问题，选择国外价格不是太昂贵的年轻人来干活。今天，大约有2万家日本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厂。他们合在一起大概直接雇用了100万中国员工。

这一数字只是暗示了日本工业界情愿将“三不”工作转移到中国，转移给中国海量的工人去做，可以用低价购买到他们的劳动，他们的工作激情可以在日渐增长的经济前景下被点燃。在众多日本的工厂身后还有几千家中国的公司，他们成为日本工厂的供应商。这些供应商，通常是中国的企业家创办的企业，源源不断地供应零部件和服务，然后进入终端产品，从日本企业设在中国的分厂再源源不断地流出来。这些新兴企业重新带动了成堆工厂的成立，它们是日本一度引以为傲的供应商网络的新版本，那时的供应商也构成了日本20



世纪工业发展的心脏和灵魂。这些国家，比如中国，拥有大批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供日本公司选择，就是今天日本这些新兴工业集团建立的地方，也是日益老龄化的日本利用手中的现有条件牢牢把握住的地方。

高桥先生有时候受到邀请，让他给年轻的日本人讲一讲制造业对于日本国家力量的重要性。但是他的口号里隐藏的是前途未卜的担忧：哪怕是奉行“三不”主义的那些年轻人也在冒着釜底抽薪的风险，因为日本的公司奉行扩张政策来应对国内消退的人口浪潮。日本大学生选择工程专业和其他技术类相关专业的比例正以每年大约10%的速度下滑，在日本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下，主要的企业家纷纷招募国外的工程师来替代国内高工资的劳动力，这种选择也是一种理性和必然的回应。哪怕是父母送孩子学工程专业时也会犹豫不决，他们知道印度、巴西等一些国家的工程师只需日本人初始工资水平的1/10~1/3就能揽下他们未来的所有工作。日本总务省（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估计日本单是在数码领域就有50万的工程技术人员缺口。<sup>36</sup>日本工业协会不惜一切代价吸引年轻人填补这些空缺。他们打出无数光鲜花哨的广告大肆渲染工程人员的地位。单独作战的企业为了挖到有能力的工人，提出一旦他们能跳槽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就和他们签订奖金合约。这种挖人和跳槽的手段不久之前还是不可想象的做法，因为日本这个国家曾经一度以“脚踏两只船”为耻。

日本的企业难逃自己亲手造成的劫难。随着人口的削减，学生变得越来越珍贵，他们不断流向那些诸如法律和医学之类的专业，这些专业工作环境比较干净，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日本企业为了避免国内人才缺口和成本上升转而向国外大举扩张的时候，他们不会遭遇低价竞争而被人横刀夺爱。

有些人看出工作流动的原因是国外的人力成本更低，因为正在走上坡路的经济体里的工人特别勤劳肯干，这些人眼里看到的日本国内不断变化的全球化场景就会更为完备。变化的人口改变了工作和员工的价值，有能力的工人在发达国家不但没有失去价值，反而在不断增值，但是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特殊地位迫使人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替代措施以降低他们的价值。


这个主题在日本大型公司的企业市场推广策略里经常得到体现，他们似乎已经将撞响人口问题的警钟当成自己的一项使命。著名的影像制品公司柯尼卡、美能达在2007年的企业责任报告中强调柯达公司一方面想方设法将公司

的中国员工提升到符合公司的最高标准，另一方面公司还在采取措施来应对日本的人口下滑。<sup>37</sup>日本曾一度坚定不移地以经营和振兴本国经济为己任，由于人口转变带来了巨大的缺口，现在它大幅地将财富挥洒到可以填补这一缺口的国家。这个策略本身带有巨大风险，那就是日本的工厂——硕果仅存的服务业和创造性产业——会受到进一步削弱。丰田汽车是第一家在中国建立全套厂房的日本汽车制造产业，致力于在中国制造汽车然后出口卖到日本。2009年8月，《华尔街日报》亚洲版报道，日本本土产业从来不愿与印度的技术外包公司做生意，总是将其拒之门外，现在印度这些公司突然间开始大规模招兵买马来服务日本一些著名企业，例如日立、富士通，还有尼桑（这很可能会影响到高桥的前途和命运）。“随着日本老龄化人口的不断增长……”报纸上说，“印度公司在未来会得到更多的订单和生意。”日本公司在中国一直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在大连市，中国的媒体报道那里有1.4万名软件工程师正在给一切事物制造计算机编码，从重型机械到日本电脑再到游戏控制台，有些是给日本人用的，但更多的是给注定会增长的外国市场制作的。

## 新的家族产业

回到镰仓地区，高桥一家人正在考虑怎样处置姑姥爷去世以后的这幢布局凌乱的房子。高桥夫人最新的计划是要把它改装成一个老年护理中心。它将会给入住这里的老人提供有尊严的照料，围绕在他们周围的是传统的家庭生活和如画的自然风光。想一想日本很快就会拥有的海量老龄人口，这一定会是一桩大有前途的生意，她这样想。还有就是这幢大房子是个退休以后生活的好去处，更不要说可以容纳三代人融洽幸福地住在同一屋檐下了。





## 第6章 哄骗死神

我们还在襁褓之中就开始了死亡的过程。这个说法似乎有点自相矛盾。怎么可能这样呢？

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是，我们出生之时就已经在享受现代社会带给我们的种种健康和福利了。而且，摆在我们面前同样重要的事实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健康和长寿分配的比例还相对失衡，主要取决于我们出生于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来到这个世界或在这个世界长大成人。环境带给我们的各种影响也不都显而易见，不一定都言之必中。我们老了以后，同那些和我们同时代的人相比，身体和精神能维持在何种程度的健康水平，需要我们冥思苦想，看看我们的祖先赋予我们怎样的基因，看看我们生活和成长的这个世界周围的环境压力到底有多大，以及我们选择什么生活方式。

妈妈怎样对待襁褓中的孩子将会对其顺利长大成人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80岁时罹患癌症，如果查一查遗传上埋下的诱因，可能还要追溯到母亲怀胎十月之时所生活的环境。伦敦大学学院儿童健康研究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Institute for Child Health) 的阿伦·琼斯把怀胎十月和幼儿时期称为“机会之窗”，这时期的基因可以被“翻译成遗传密码”，通过表观遗传学的作用朝健康和疾病两个不同方面发展，他进一步将其称为表观遗传学，即基因和环境之间微妙的相互作用。琼斯强调，表观遗传学与人的一生都有切不断的联系。<sup>1</sup>

一旦人体发生表观遗传方面的改变，人体的 DNA 就产生化学基团来应对，化学基团可以激活或者抑制基因。但是表观遗传的改变不会影响一个人的基因序列，而是影响人体基因的激活、蛰伏过程或者改变基因的功能。

环境通常是引起表观遗传改变的重要因素。举例来说，如果一位怀孕的母亲让腹中的孩子接触到人工合成的生长激素（也许是服用医生开给她的处方药，也许是通过日常饮食带给孩子），孩子长大以后对天然生产激素的反应就会变得不正常。未出生的婴儿有时会为母亲的一些行为付出一生的代价，例如母亲怀孕期间的压力（可能造成神经系统的过度反应），怀孕期间的饥饿（这会引发婴儿的身体储存热量，然后将这些热量转变成脂肪，而不是肌肉）。情感上遭受虐待的妈妈生下来的宝宝可能也会遭受随之而来的折磨（孩子极易患抑郁症，这在年老的时候会成为健康杀手）。

## 好消息

如果我们还在襁褓之中就开始了死亡的过程，我们也可以从襁褓之中就获得长寿的机会，而且比生下来以后再亡羊补牢更见成效，只要我们福星高照，在襁褓里就能获得妈妈的悉心呵护。因此延长人类寿命周期的探索从襁褓之中就已开始。从前看来是命中注定的那些东西现在都可以通过医学干预实现转变。

孩子将要出生和正在出生的这段时间对人的一生健康至为重要，然而以前常被视为母亲和孩子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现在这段时间得以重塑，成为孩子一生机遇的开启之门，这时候的医学干预会对孩子一生的寿命长短和生活质量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怀孕的母亲都会接受一组简单的 B 组链球菌检查——这种病原菌会让成年人产生感染，而且根本没有任何的症状表现，但很容易使新生儿感染脑膜炎，

并发展成脑瘫。受检的孕妇可能会服用抗生素来预防新生儿可能遭遇的一切疑难杂症。只要做一个简单的血液化验，就可以确认新生儿有没有感染多达50种以上的疾病。在新生儿出生不久，医生或护士会在婴儿的脚底扎一针，取一滴血，然后涂在一张很小的试纸上面。化验师在遇到罕见的情况时会分析血液样本，这些罕见情况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可能会影响孩子一生的身体健康或精神健康，甚至会让孩子中途夭折，或者是患病以后中途夭折。

“我得承认这种方法在我过去20年的从医经历中确实是最大的一个改变。”丽贝卡·昂格尔医生说。他是芝加哥儿童医院（Chicago's Children's Memorial Hospital）的一名小儿科医生。“一开始我们只检查5种病症。现在检查的项目是原来的10倍还多，而且一旦发现病症，我们还能及时找到对策。”如果血液检查发现新生儿患有一种叫做原发性冠状动脉夹层（SCAD）的疾病，只要改变新生儿的饮食结构就可以让他茁壮成长免去后顾之忧。这种病每4万名新生儿当中就会出现一例，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突然发作起来可能会危及性命，造成严重的呼吸困难。这种脚底血液测试还能检测出每2200名新生儿当中有患上准甲状腺机能减退的风险，这种症状会发展成呆小病，是一种发育障碍症，患者会智力低下，身材矮小。

“如果化验结果显示上述症状检测有一种是阳性，那这个病例马上就被当成十万火急的大事。”昂格尔医生说，“不管我们身在何处，化验室都会设法找到我们，告诉我们问题所在，这样我们就能立刻根据婴儿的实际状况对症下药，否则婴儿及其家人一生都会深受其累。而现在婴儿的健康状况简直有了天壤之别。”

一直以来公众普遍有一种担忧，这种担忧其实也情有可原，那就是随着拯救早产儿的技术突飞猛进，有些在母体当中没待够37周的早产儿，即使救活以后经常也会面临重大的健康问题，进而一生都需要别人服侍。早产儿面临患上多种疾病的高风险，包括脑瘫和智力迟钝。治疗早产儿的费用可能会非常高昂，而且持续不断。早产儿通常会面临一段时间的呼吸困难，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5%~10%的新生儿需要施行心肺复苏术。过去通常还需要辅以氧气治疗，用来辅助婴儿那幼小虚弱并且常常会衰竭的肺部器官应对难以承受的呼吸压力。但是氧气会带来极大危害，过多的氧气会让婴儿患上一系列难以治愈的

重病，包括癌症。

今天的早产儿机会要比过去好上很多倍。例如他们通常可以依靠自身呼吸维持生命，只要婴儿拥有足够的肺泡表面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对于婴儿肺部的功用，就好像增加泡沫的化学物质对洗衣粉的功用一样，使婴儿的肺部能够膨胀，并且保持规则的圆形。“我过去常以为工作最困难的地方就是眼看着早产儿在新生儿护理室里因为呼吸不继而不停地扭动身体。”昂格尔说道，“我真怕看到这一景象。现在大部分这样的早产儿可以依靠自身力量自如地呼吸。”

当医药帮助婴儿来到这个世界上，它们同时也为婴儿后天通往健康幸福生活的漫漫长路减轻了很多负担。在发达国家，人们的平均寿命还在进一步增长，今日的早期医学干预带来的切实好处就是可以延长好多年的寿命，只要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不要去破坏它们即可。

## 我自己的表观遗传身份

虽然我们在知识层面已经明白我们深受周围居住环境的影响，但要把现实世界当中的表观遗传现象和理论层面的表观遗传现象进行对比，几乎还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有一小部分人却有罕见的机会观察到表观遗传层面的现实，并且对其做一番思考。

研究发现，在同卵双生的双胞胎身上，表观遗传方面发生的改变几乎总是最容易观察到的。在他们出生前、出生时和出生后很长时间里这种改变均有可能发生。事有凑巧，我正好就是同卵双生双胞胎中的一个。我弟弟和我的基因遗传基本结构完全相同，从本质上说，我们就是一对克隆兄弟。即使是今天，我们俩都已经年过50，我们的脸庞、声音、体态几乎还是一模一样，让人难以分辨。但是我们俩生活的环境，或者说我们一同寄身的妈妈的襁褓，其中还是有些因素使我们在细微之处有些不同，虽说细微，但也不能忽略不计。我刚生下来就比弟弟个头大一些，而且更健康些。生下来之后妈妈就把我带回家，而弟弟却在医院的恒温箱里面多待了一个月。我比弟弟要高出5厘米，但是弟弟在和我进行竞走比赛时几乎百战百胜。我有心律不齐的毛病，那是因为我心脏周围多出来一些神经元，在做手术治疗以前，我的心脏有时候跳得跟蜂鸟的心脏一样快，但弟弟从来就没有过这个毛病。我大学毕业以后在热带地区生活了

好些年，因此我更容易患皮肤癌，而弟弟则不会。我受到过更多太阳光子的猛烈照射，而且日晒时间也更长，而他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类似的经历迂回进入我的基因，改变了基因的一些结构。尽管我还从来没得过什么大病，医生说基因结构的改变可能在日后会引发很多疾病，他们的统计数字吓得我胆战心惊，而且如果我的寿命够长的话，我注定难逃癌症的魔爪。我跟其他人一样尽量不去想这些让人闷闷不乐的消息。

依照传统学说，我的孩子和弟弟的孩子从遗传基因上来说就是半个兄弟姐妹。但是如果我由于日晒时间过频导致身体的表观遗传结构改变，那我的儿孙患皮肤癌的概率就有可能比我弟弟的儿女要高出很多。这并不是因为我的基因组发生了什么改变，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是因为激活或者抑制我体内基因的“软件”被重新编程，因此我的基因序列和我弟弟的基因序列有所不同。换句话说来说，就是影响我体内基因的“软件”已经发生了改变。

从更大的范围来考虑，越来越多有关表观遗传学的研究有助于展现一代人的选择会对下一代人的健康和寿命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换言之，如果我们能理解今天我们的所作所为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也许我们就能帮助我们的下一代活得更长一些。

## 我是金牛座，你的星座是什么

一度遭人忽略的人们早年生活的种种差异，也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例如，小酒吧里打情骂俏的家伙过来搭讪时问的一句“你是什么星座？”，竟然不经意之间对他们的调情对象做了一番小小的研究，看看她们表观遗传上的潜在不幸到底有多大。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人口统计学家就开始对以下现象产生了好奇之心，那就是一个人出生的月份、季节或者年份有可能同他的早年夭折、中年患病或者安享晚年的机会产生种种必然的联系。

出生日期里暗藏玄机这种想法在现代的萌芽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由耶鲁大学的地理学家埃尔斯沃斯·亨廷顿发起，他是个现实版《夺宝奇兵》（*Indiana Jones*）类型的足迹踏遍地球的学者，在他研究的领域里是个大师级人物，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在人们想象中也是个巨人，但是现在人们大多已将他遗忘，或者根本不屑一顾。在他职业生涯的后期，在经历了一系列惊心动

魄的近东游历后，亨廷顿挂起他的战靴，一头扎进耶鲁大学图书馆和市政厅的资料室，开始探幽逐奇，寻访新的秘密。他的第一站就是要啃下大部头的系列参考书《美国传记大字典》。亨廷顿对其中的10 890个词条逐一爬梳，整理核对了里面刊载的所有杰出人物的死亡年龄，然后再将他们的年龄同他们的出生月份进行比对，结果发现有一大批在6月出生的名人在他们69岁生日前一两个月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另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发现是一大批在2月出生的名人则在70岁生日前一个月时离开了人世。

当亨廷顿开始审视全美国范围内的公共记录的时候，他发现这个规律大同小异。由亨廷顿发动的系列思潮与古代星象家占卜和预言的不同之处在于，亨廷顿继而寻找存在于地球上的环境影响因素，而占星家则将人的命运同星体运行联系在一起。太阳当然也是一颗恒星，事实证明太阳运行季节更替和基因的裂变关系相当大，而基因裂变又影响着我们的老年以后的经历和命运。

今天大家对于环境影响我们的健康和寿命这一事实已经再无异议。但是最近的一些新发现似乎显示出我们生活的环境对分子/基因的命运所产生的影响要远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这些发现并不是人类学家首开其端，而是由临床医生和流行病学家一块儿揭开面纱，

20世纪70年代，医学上一般认为生活方式的选择是导致肺癌和心脏病最强有力的诱因，但挪威医生安德斯·福斯达尔却发现，他的那些患肺癌和心脏病的病人，其发病原因和他们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并没有太紧密的联系，与他们的财富水平（挪威在当时还是个财富相当平均的国家）更没什么关系。就连吸烟看起来也是个无关紧要的因素。<sup>2</sup>

福斯达尔子承父业，成了挪威北部一个偏远乡镇的医生和公共卫生官员。他对这片地区里不同种族的生活情况了如指掌。他能找到的和这两种疾病最强的联系就是这些病人出生的地方是否相同，还有就是出生地的婴儿死亡率是不是相对比较高。患心脏病和肺癌的病人大部分都来自挪威那些幼童死亡率较高的地区，而没有患这两种疾病的人更多是来自那些孩子能安然度过童年的地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对人们的出生记录、健康状况和死亡时的情境记录都比较详细，而且过程描述得很具体，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19世纪，有时候甚至更久。



看一看那些有关健康和死亡率的数据，然后再把这些记录同他们的出生月份进行比对（即使是比亨廷顿那种简单关联的方法要复杂很多倍），结果可显示挪威地区人们幼年期的生活状况是否会对他们的人生产生长期而又严重的影响。把这个结果再同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比对（尤其是同他们的近邻俄罗斯进行比对），结果显示斯堪的纳维亚人一般而言都比较长寿。这项研究主要就是为了得出在同文同种情况下难以得出的健康和寿命方面的巨大差异。

供职于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人口研究中心的加布里埃尔·多海姆莱特调查了几百种有关环境和人身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sup>3</sup>她得出结论就是人们的寿命长短和他们的出生月份确有联系，但这种联系随着地区不同会产生巨大差异。挪威乡下地区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季节的原因，总体说来，在令南半球的人感觉相当不适的月份，北半球的人感觉往往要好得多。产生这种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20世纪初期，怀孕的母亲在有几个月或几个季节里比其他月份或季节病得更加厉害。因为母亲的健康状况对她的子女的一生健康至关重要，让我们回溯到接受调查的老一辈挪威人还在襁褓中的那些年，回顾其中有段时期人们普遍的健康状况，看看对于他们今天晚年的健康状况会产生怎样巨大的影响。

这是个整体的发现，如果将调查锁定在较大团体当中，将比针对个人展开调查显得更有意义，但结果无非都是证实了环境在我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生活在充满致命烟霾或有毒水源的城市会导致大量的早发癌症和英年早逝。挪威的例子，同样还有瑞典的研究，都是在大部分处于原始状态的地方提取的，那里没有现代化带来的环境毒素，但是却承受很多的环境压力。

瑞典的研究同时还关注这样一批人，他们的寿命和健康状况可能会受上两个世纪发生的大饥荒的时间的影响。饥荒不仅仅剥夺那些身历其境的人们的幸福，同时还会对他们的后代产生深远的影响。针对瑞典的丰年和荒年所做的研究显示，灾荒时期出生的婴儿，哪怕是在饥荒结束以后出生的婴儿，以及他们的儿女，比起那些母亲没有遭遇饥荒或者母亲不是饥民和灾民的后代的那些儿孙来，寿命明显要短一些。（总的来说，饥荒会缩短身历其境的那些人的寿命，但是饥荒好像也会延长其中很小一部分人的寿命，因为环境压力增大导致他们的基因发生改变，因此其适应能力变得更强。）污染、饮食习惯的改变、战争

和迫害带来的压力，都属于影响基因的激活和抑制的环境因素，这种基因的变化进而影响我们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影响我们的整体寿命。

从更大的范围来考察，有关表观遗传学的越来越多的研究有助于展现一代人的选择会对下一代人的健康和寿命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这些研究不仅仅显示经历困难和压力时期的母亲，她们或她们的子女会死得更早。孕期母亲所经受的压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父亲所经受的压力，似乎不仅仅会影响到他们的儿女，而且会影响到他们的孙辈，甚至重孙辈。即使年轻一辈在自己的一生当中从来也没有经受任何类似于他们祖辈那样的压力，这种情形仍然是历验不爽。现在的研究正致力于搞清是否存在遗传性的触媒对基因产生作用，然后从父母传给子女，一直传到两代人或者四代人，甚至更多，但是却超越或者高出人类的基因组，因为基因组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经历同样的变化。继承而来的“表观基因组”有可能会是在健康和寿命方面区分人们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人们的个性和认知能力。

## 老得令人恐怖

理解了环境因素对人们的寿命长短所带来的影响，人们自然会希望发现环境因素的哪些变化能够延长人类的寿命。这就是老龄化研究领域一颗重量级明星的出场之时。有一种小小的蠕虫，研究者称之为“线虫”（*C. elegans*），是秀丽纤杆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的简称。这种线虫只有大约一粒芝麻那么长，如果仅仅就线虫本身而言，它基本上一生只做三样事情：蠕动、吃细菌，还有排泄。线虫是透明的，成天和基因以及细胞打交道的研究人员非常习惯这一点。线虫也是种非常强悍的小蠕虫。有些线虫甚至在“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空中爆炸以后产生的震荡中存活了下来。它们还能以一种冬眠的方式在深冻环境下存活，解冻以后又开始蠕动。这种线虫难以长期存活下去的主要障碍就是生命周期，它们的自然寿命只有两周，但是，它们是最理想的研究对象，和这种蠕虫合作研究的科学家摘走了三届诺贝尔奖。

对那些将老龄化视为疾病的研究人员而言，线虫创造了很好的例证。如果它们能在培养皿里存活下来，而且有足够的食物维系它们的生存，不会面临外界附加的诸如疾病和精神创伤之类的压力，它们仍然会自然死亡，那就意味着

是它们身体内部的某种因素促使它一步步走向死亡。因为它们的有机体构成分析起来非常容易，同时其基因组序列已经被破解得尽可能详尽，研究人员就可以利用它来观察怎样才能以合适的方式和基因周旋，用于生命。

而且，这种小蠕虫的基因结构同复杂有机体的基因结构非常相似，例如人类的基因结构，因此研究它的老化过程也就有了普遍意义。在实验室里，可以通过以下过程来促进线虫的变异。先是培养一些携带遗传物质的细菌，一旦这些细菌被线虫吃下去，它所携带的遗传物质就开始改变线虫体内某些特定基因的状态。和人类一样，线虫的体内也有控制生长和老化的基因，主要用于调节影响生长和老化的荷尔蒙激素。一旦这类基因遭到改变，有机体成长和老化的方式也将发生改变。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辛西娅·凯尼恩领导的一系列实验当中，实验小组抑制了线虫体内一种代号为 *daf-2* 的基因的表达。这种基因对一种依附于线虫细胞薄膜上的激素受体进行编码。正常情况下这种基因会让某种荷尔蒙激素加速老年线虫的老化进程。人类主要由荷尔蒙胰岛素以及胰岛素增长因子（IGF-2）来实现类似的进程。一旦蠕虫体内的基因被抑制，它们的寿命就可以加倍。

如果说这种实验显得神奇万分，长寿的蠕虫在它们新增的老年寿命期里的生活状态也一样令人印象深刻。当普通的线虫到了它们在地球上两周寿命的最后时刻，它们仍然排泄、进食，但是再也爬不动了。而基因改变的线虫在第三周的时候还在到处乱爬，而且看上去能抵御疾病、毒素和压力（例如冷热失调），其水平要比正常线虫高出很多。它们简直变成了超级线虫。在酵母菌、果蝇和老鼠身上促进同样的基因变异旨在控制影响生长和老化的荷尔蒙激素，结果同样延长了这些生物的使用寿命，并且增加了它们的活力。

这样的进程会不会在人类身上发生呢？凯尼恩说现在所开展的一些神秘而有趣的仍旧不为人所知的工作，世人如果知道以后一定会异常感兴趣。同时，她还介绍了针对人类百岁老人开展的一系列研究的情况，她注意到这些老人通常也有经过改进的基因路线图，可以分辨出他们是怎样调节荷尔蒙激素的，这些人特别擅长避开疾病侵袭，应对环境压力。同时，在实验结果显示我们能否重新设计人类的寿命之前，线虫将是很好的研究途径，为我们研究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提供有益的线索。这个过程完全是关于我们怎样应对环境附加给我们的种种侵害，我们

的身体在变老的时候怎样激活自身的一些基因。我们的基因不断激活和抑制那些让我们变老的机制，人与人在基因表达上存在着巨大的变化和差异。

## 再生的功能是否已经退化

未来人类寿命还可能大幅延长，要实现这一点还有许多别的途径，这些途径来源于最基本的一些事实，任何接受过心脏移植、肝移植、角膜移植或者肾移植的人都知道，一个人可能会拥有对他人非常有用的特定身体器官。

研究员汤姆·兰多不相信科学能在帮助人类健康活到极限寿命方面取得任何重大突破。他说，其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某些人体机能运作过程在年轻时可以让人保持健康，而在年老时会转而与你的身体为敌。但是，他找到一种解决方法，可以让年老受损的身体能够快速康复起来。一般情况下它根本不会康复，即使康复其过程也异常缓慢。兰多本人体质纤弱、身材匀称，有点谢顶，一脸乐呵呵的样子让人一见他马上就会烦恼全消，他表现出工作在最前沿实验室里的科学家找乐子的时候一定会有的那种乐呵呵的样子。兰多同时还有常人难以比肩的好奇心，属于那种让你怀疑他对世间任何事情知道得都要比你多比你全的人。凑巧的是，他看上去好像长生不老，50岁的他看起来只有不到30岁的样子。

兰多拥有三个哈佛大学的学位，其中一个博士学位，一个硕士学位，他的履历表上的职位和头衔多得足够填满一家研究所的所有空缺。但是他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当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实验室主任。在那里他和他的团队研究肌细胞的生理以及它和肌肉干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的研究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肌肉会再生，以及人们变老的时候肌肉会如何退化。看到他那年轻的样子，人们有理由怀疑兰多是不是在一个密封的抽屉里面隐藏着一种秘密的血清，他根本不打算跟别人分享。这里毕竟是硅谷的核心地带，流水一样的金钱不断涌进来，用以资助各个方向各种方式的学术研究——机械方面的、电子方面的、生物方面的——都是为了延长人的寿命。迄今为止，只有人生留在这个地球上的时间才是最为稀缺的资源和最值得去竞争的对象，至少到目前为止，用金钱还是无法买到足够数量的时间。硅谷地区一定不乏一两两位巨子大亨，愿意不惜一切代价，获得一小瓶能够再活一两百年寿命的长生不老药。古老的道德故事

真会让人产生幻觉，好像这里马上就会发生这样的奇迹，因为这里汇集了太多世界最伟大的财富、最超群的思想，和最超常的自尊，简直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兰多博士并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他在人体治愈和恢复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让他能够通晓和洞悉老龄化领域的所有研究维度，从最令人振奋的一切到最让人恐怖的一切。

随着时间的推移，哺乳动物失去肌肉恢复的自然能力，尽管兰多对于寿命延长方面能否取得突破进展一直持怀疑态度，但他相信医药确实能够帮助人们更加持久地维持其再生的能力。兰多的实验室位于帕洛阿尔托退伍军人医院第四层几扇紧锁的大门后面，这家医院也在资助他的这项研究。到他的实验室需要穿过医院病区，路过一些老兵，这些老兵有很多因为战争而变成瘸子，伤病一般都会加速他们衰老的过程，有些伤病一直要到他们老了以后才会体现。他们有的严重毁容，一瘸一拐，有的动弹不得，他们努力与体质的加速滑坡抗争，伴随而来的还有身体上的萎缩和精神上的绝望。头部受伤让受害者的身体急速滑坡，变得神志不清，记忆衰退，这些通常都在年老的时候发作。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的战争尤其对美国士兵的头部造成惩罚性的灾难。老兵医院希望他们精心照料大批受伤士兵，阻止受伤士兵经受未老先衰式的身体大滑坡。为什么一家专门负责治疗受伤士兵的医疗机构会赞助兰多教授有关伤后恢复这一领域的研究，为什么兰多会这样激情四射地投入工作呢？一看这里的情况之后人们马上就会恍然大悟。

## 打造一只更健康的老鼠面临的困境

兰多实验室的一项发现就是肌肉通常有一种潜在的能力用于进行自我修复。存在于肌肉组织里的肌肉干细胞，也叫做卫星细胞，必要时会启动从而修复青年人肌肉组织里的损伤。但是卫星细胞在老年人的体内并不会这样如期启动。干细胞就在那儿，它们本可以启动而引发修复过程，但是它们一事无成。这些细胞“对肌肉的求助呼喊充耳不闻”。

“一个人的身体变得越老，受伤以后留下疤痕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兰多说道，“留下疤痕的肌肉，还有留下疤痕的皮肤，它们的功能会大大减弱。疤痕

就是年岁渐老之后不断出问题的地方之一。”为了了解这个问题的根源，兰多和他的团队招来一批老龄的白鼠，它们的肌肉恢复能力非常弱，同时招来一批年轻的白鼠，它们的肌肉恢复能力非常强，然后通过一些非常精巧的手术，把它们的循环系统连接起来保持6周。实际上，兰多创造了一个“5月—12月”啮齿类连体儿。<sup>4</sup>

然后兰多的研究团队将老白鼠的骨骼肌弄伤，骨骼肌主要是帮助老鼠移动的肌肉，“哎呀你瞧。”兰多说道，“老白鼠恢复的速度那叫一个快。”几乎和年轻白鼠不相上下。为了验证年龄的差距确实起到作用，一些老白鼠又被相互连在一起。它们恢复的速度一点儿也快不起来。老白鼠的肝脏也恢复得异常缓慢，可是一旦它们同年轻白鼠连接起来，它们的肝脏马上恢复得飞快。兰多推测并不是年轻白鼠的干细胞在起大作用，而是“围绕这些细胞的化学泡沫”在起作用。“老”泡沫对创伤恢复根本不起作用。

兰多警告说，要想发现年轻白鼠的细胞泡沫当中真正起作用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将会是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需要检测血液当中的几千种蛋白质、脂肪和糖类。兰多同时还警告说，这些实验只是研究了急性伤害，而不是长期情况下肌肉慢慢丧失功能。

“老龄化过程中的损耗现在仍然是件神秘莫测的事情。”他说。但是最终，随着科学逐渐破解怎样促进静止细胞回复到它们原来在创伤恢复当中的角色，这些研究结果可能有助于治疗一些退化类疾病，包括阿尔茨海默氏病，这个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 上下一致始终健康的生命

在上面所说的老鼠实验当中，一旦老白鼠同年轻白鼠之间的连接结束，老白鼠在肌肉恢复方面所得到的种种好处就马上终止。兰多警告人们，不要去设想将他的实验广泛应用，从而逆转正常衰老带给人的种种影响，或者将人类寿命延长到其自然极限以外。我们身体中有些神秘的限制物在阻止这样的实践发生。身体对于干细胞恢复功能的抑制也许是进化方面的最好回答，它成功抑制了人体内不健康因子的成长，让它们不再构成侵害。在年轻动物体内，快速成长是一件好事，但是在老年动物的体内，快速成长就是一种疾病。

“干细胞一直在等一个信号，如果我们通过人工手段给了它这个‘信号’，很可能就会诱发癌症。”兰多说。本来当成一种治疗手段，貌似能担负治愈人体的慢性衰老过程，结果却释放出人体内更具破坏性的一些应激反应。“有得必有失。”他说，“医学最擅长的是对人体内损坏的部位进行修复，而不是组织人体发展的自然过程。”

他接着往下说，我们生活的世界毕竟不是一个魔幻世界，不是每个人都能像青少年那样轻松自如地打网球，“但是多数人所持的观点就是疾病能马上治愈，人的生命总能得到维系，科学总是能让人的生命保持始终健康的状态，因此在人们倒地不起的那一刻到来之前一直都是健康无虞的。”他所说的始终健康，就是指只要人能活在世间，人体的所有功能都能得到最大的发挥。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健康的画面总是定格在那种金字塔的状态，底部又宽又大，代表着年轻时活力四射，塔身越往顶部变得越细，代表随着年龄增长人们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到目前为止，如何有效防止年龄老化给人体带来的损害，兰多将他在治疗方面所给的建议严格限制在“合理膳食，经常运动”。

兰多的发现又会带来哪些伦理学上的挑战呢？“在我看来，老鼠实验真正让人们感到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兰多说，“人们可能会想，我们的实验会鼓动未来的老年人想方设法地通过手术将他们和孩子连在一起，就为了治愈自己患上的一些疾病。”

最让人称奇的并不是人们会设想出这样一幅场景，而是人们很自然就会想到那些有本事安排这样一个连接手术的人，马上就能享受比别人更长的寿命，继而很自然就能联想到这样一个市场将会以怎样的速度遍地开花<sup>①</sup>。在我们这样一个日益衰老的世界，人们一直不断地寻找青春永驻的法宝，一旦他们发布研究成果，这样的事情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想为人母的女性或是担心她们年龄太大，或是操心事业太忙，或是挂念容颜太美，不想自己怀孕生子，这批人

---

① 芝加哥大学的法学教授理查德·爱泼斯坦在1998年的时候曾经引起过一场轰动，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栏文章，提倡建立一个人体器官交易市场，人们可以在里面自由买卖器官，不论是死人身上还是活人身上的器官都可以（活人身上的器官主要是肾脏和其他一些可有可无的器官，没有这些器官人们照样能活下去）。他的理由是：与其让一百个人每人拥有两个肾健康生活，还不如让两百个人每人拥有一个肾而绵延生命，批评人士认为这样一个制度安排肯定会鼓励人们肆行侵害穷人利益，对那些孤苦无依的人举起屠刀。

现在已经有了选择，可以雇用年纪更轻、身体健康状况更适合生育的女性给自己代孕。人们甚至还可以购买年轻女性健康活泼的卵子，然后再将这些卵子移植在另一些女性的身体内进行受孕。这两类市场的生意都一片火爆，价格贵得吓人。

在美容皮肤科学方面，用于注射的胶原蛋白，既可以让女性的双唇保持活力和圆润饱满，又可以遮盖面部皱纹，胶原蛋白一个最主要的来源就是从细胞中提取，在此基础上培养出很长很长的皮肤，但并不和人体的任何一个部位相连，这样可以用来治疗烧伤科的病人，或者是那些眼睑脱落的病人。据说成纤维细胞还运用在美容霜里面，使用以后可以促进皮肤活力胶原蛋白的产生，但这些说法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然而市场却已经望风披靡，剂量大约只能治疗一小块巧克力大小的皮肤色斑的美容霜，批发给医生的价格大约是1 000美元。2009年2月的《美国科学》(Scientific American)评估了这种皮肤疗法的疗效，说其对于伤疤的治疗卓有成效。但这份杂志怀疑带有纤维母细胞的霜剂对皱纹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sup>5</sup>

如果世界上真成立一个市场，让有需要的人共享血液，年轻健康的供血者同意在获得一定经济补偿的条件下把自己和受伤的病人连在一起，那这个市场绝对会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就算老年人和年轻人实际上并不拴在一起，在一个老年人口增长的速度快于任何其他人口的社会，老年人的巨大需求也会促使这个社会以各种不断翻新的方法来采掘和榨取年轻人的能量。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健康和幸福将会以各种方式盘根错节地缠在一起，其紧密程度将远远超出当前的财政、社会和道德的种种限制。

在兰多实验室进行的老鼠实验基础上的改良实验中，东京加藤女子医院(Kato Ladies' Clinic)的香川奈美子领导的研究团队在2010年6月宣称他们已成功移植了大约3个半月大有生育能力的小白鼠的卵巢，将其植入17个半月大已经没有生育能力的雌性老鼠体内，这些老鼠原本只剩下大约3个月的寿命，马上就要开始其自然死亡的过程。香川说这些啮齿类动物中移植了卵巢的老鼠，其行为开始表现得如同年轻老鼠一样(它们会和年轻的雄性老鼠交配)，而且其预期寿命也比原来延长了40%。香川推测说也许人类可以从器



官移植的老鼠现象中获得启发，如果女性能在年轻的时候将自身的卵巢组织切除并且冰冻起来，等她们年老的时候再将卵巢组织移植回去，她们一定也能大大获益。<sup>6</sup>

这就给老龄化社会带来另外一种可能性。如果生孩子比较早的那些人担心她们八九十岁老得不能动的时候，她们的子女自己也年事已高没有能力照顾她们，老年人还可以在晚年的时候再生些孩子，在生育已经毫无可能的情况下还能再燃希望。那时候 90 岁的老太太还可以生育儿女，在他们长到二三十岁的时候，正好可以照顾自己的父母，而不用去依赖那些颤颤巍巍自身难保的老年儿女，更不用依靠陌生人。这样的世界到来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很多迹象均显示出这一天来临的曙光。

妇产科医生今天使用的工具已经在帮助将女性生育年龄的界限不断向后推移，甚至可以让年迈的祖母继续怀孕生子。如果生育科学的发展最终实现父母和子女之间可以横跨六七十年的时间，我们可以创造这种未来，那就是生儿育女和为人父母都是人们退休以后才会考虑的事情。那些茕茕孑立的孙子辈由谁来照应呢？没关系，奶奶反正可以再生几个孩子，陪他们好好玩。这个听起来是不是荒唐透顶？2006 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雷丁镇，62 岁的詹尼斯·伍尔夫，一位双目失明且身患糖尿病的老太太，本身已是 20 个孩子的奶奶，而且是三个孩子的曾祖母，却又产下一个健康的男婴。这个红头发的小男孩是伍尔夫和她第三任丈夫的第二个孩子，他的哥哥比他早三年半出生，两个孩子都是通过人工授精产下的。

伍尔夫告诉美联社记者，她的老年得子对于老年女性而言简直是个石破天惊的好消息。“年龄不过是个数字而已，你感觉有多大，自己就有多大。”她说。2008 年，印度北方邦乌塔普拉德什一名有五个孙子的 70 岁老祖母生了一对双胞胎，也是通过人工授精生下来的。她接受人工授精治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和丈夫拥有一位男性继承人。人们一定都以为新晋妈妈/祖母的那些已成年的女儿，在得知家里的农场将要落到这个新生的弟弟手里一定伤心欲绝，而事实却是她们那 70 岁的老父亲早已将家里的田地典当一空，水牛也卖得一头不剩，银行里的存折早已是不名一文，而且信用卡中还有 8 000 美元的外债，以用来支付价格高昂的人工授精费用。双胞胎产下来的时候体

重非常轻，一生下来立刻就送进了恒温箱，妈妈甚至都来不及抱一下。“我只想看一看我这对才出生的儿女，在我还能动的时候好好抚养他们成人。”老太太说。

## 我们会不会一直老下去

人们想越活越长的这种愿望和努力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观点在世界各地因人而异，层出不穷，本身就反映了这种预测面临的种种缺陷和不足。年龄会不会像身高一样，一方面在合理膳食和良好环境下可以产生巨大的改变，另一方面有其自身的遗传极限，达到极限以后无论怎样努力都不会有任何突破？多年以来解剖学家一直想知道荷兰人到底能长到多高。故事书里面的荷兰人形象通常都是又矮又壮。今天，行走在全世界各座城市大街上的荷兰游客成了荷兰的形象代言人，他们身高接近2米，年纪轻轻、身材高挑、一头金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荷兰人口的快速增长达到了井喷的程度，荷兰人变成全世界身材最高的人。荷兰男性的平均身高是180厘米，荷兰女性的平均身高是168厘米，营养水平（其中包括许多富含钙元素的奶制品），医疗保健（在荷兰医疗保健全民享有），还有高质量的公共卫生制度在提升荷兰人的平均身高方面功不可没。

营养水平和医疗保健的普及也是延长人类寿命的重要因素。1981~2007年，荷兰人的平均寿命提高了将近7岁。荷兰人身体健康的年限也在不断增长。身高的增长和健康的可预期经常是紧密相连的。一项针对15 000名年龄在45~64岁的男女的研究，所在地并不是在荷兰，而是在苏格兰，发现“不论男女，其身高和冠心病、中风、呼吸系统疾病的死亡率正好成反比例<sup>①</sup>。”身材高挑能让人远离疾病的侵袭，研究专家发现即便他们将身高对寿命的影响与社会阶层对寿命的影响进行对比，身高在抵御心脏病和中风这两种疾病的侵袭方面所起的作用仍然能够略胜一筹。多年来专家一直想弄明白荷兰人到底长到多高才会停下来，因为他们不断增长的身高正在使他们变得越来越高，比其他

---

① 荷兰人的笑话说他们不断累加的身高是对海平面的适者生存。洪水卷进崩塌的沟渠大坝把他们那些身材矮小的同胞全部卷走，因此只剩下高个子的人开始繁衍生息。

欧洲人都要高。但是从2001年开始，荷兰人好像在身高方面已经再无建树，也许是因为他们已经达到饮食和基因之间平衡的理想状态，因此身高达到了巅峰再也无法突破。

间隔也有一些对老龄化问题持相反意见的论调占了上风，与官方的人口统计员和联合国精算师发布的主流权威预测背道而驰。哪怕不考虑横空直降的大灾难，如战争、大范围传染病、生态环境融毁，一些世界一流大学的知名预言家还是认为人们的寿命可能会逐渐缩短，而不是增加。

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的公共卫生学者杰伊·奥尔莎斯基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观点代表了越来越多的流行病学专家的普遍观点，他们认为患肥胖症的人不断快速上升，伴随肥胖症而来的糖尿病、极易中风的危险，都对长寿构成巨大的威胁，并且这种威胁还在快速增长。奥尔莎斯基说今天的青少年很可能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第一代寿命不如父辈的人。但这一点根本改变不了世界人口即将来临的老龄化进程。老年人还是会变成世界上人口越来越多的一个群体（因为家庭规模正在急剧萎缩），只是未来的老龄人口的年龄也许并没有今天的老年人口年龄大。

对老龄化的长远未来持反对意见的人一致同意一些无法逆转的现实：步入老年的人口和老态龙钟的人口数字均在急剧增长，所有人都任重而道远，这样大家才能弄明白这种变化在未来几十年里将会对我们个人和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 仿生超人是最后的结局吗

科学在预防疾病和防止器官功能老化而致人死命方面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先进。科学甚至能解决长生不老这个难题。有些解决方案可能要借助生物力学，将人与机器连接，用机器来替代人体器官的某些技能。通过手术植入某些人造关节、精心设计的一些骨头，还有眼睛上的一些镜片，都是较为现实的过渡仪器，为那些经济能力可以负担的老人量身定做。我那89岁的姑姑，她做过两次股骨置换手术，两次腿骨置换手术，依靠硅脂镜片来替代她从前那双朦胧的白内障眼睛，直到最近她都一直到处听讲座，参加各种读书汇报组，每周打桥牌和高尔夫球，每天早上准时到树林散步，而且，以她特有的走走停停、从容

不迫的方式反向跳舞。

尽管这些科学上的进步如此神奇和难以想象，未来有一天它们在机械拼凑人们的肌肉时还是会显得过于简单，因为下一波的科学突破将会涉及计算机化仿生学和微电子学的结合。有些工具已经投入使用——植入人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相连接，帮助那些瘫痪的病人或者四肢有残缺的人重新行走和挥动手臂。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发明了一个仿生手臂，由电脑芯片控制每个手指的运动，这个手臂和佩戴它的人的神经系统配合得天衣无缝，它甚至可以用来弹奏简单的钢琴曲。也许更为知名的是人工电子耳植入术，这种手术让耳朵全聋的人接收到一种听力设置，通过电子将他们和有声世界联系起来。

科学上的新发明还在源源不断地增长。只要花大约 14 000 美元，日本的生化人有限公司（Cyberdyne Inc.）就会提供一种半自动的外骨骼，可以帮助老年人走更远的路程，还可以帮他们举起家用的重物。你想背包里扛着大约 230 公斤重的物品远足一整天不停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美国军事工程师有一套设备，可以让人背负这样的重担而感觉却像只背了 4.5 公斤的物品，还能让背负的人悠闲自在地登山。有一天，这套装置的改良应用版可能帮助奶奶将爷爷从椅子上面背起来然后背到床上，然后在回去的路上拿一把扫帚，并且把钢琴移开。

罗布·斯宾塞是一名加拿大的纪录片制作人，他在孩童时期去野外打牛粪块的时候枪支不小心走火发生意外，因此失去了一只眼睛。在他即将 40 岁的时候，他开始和一群工程师和视力专家合作制作一只电子眼，用以替代他那只受损的眼睛。虽然斯宾塞并不能直接用这只新眼睛观看一切（这个功能还在进一步研发中），但是它将会以一种类似眼睛形状的无线摄像机的形式被植进斯宾塞眼内，不论斯宾塞用这只眼睛看向哪个物体，他所看到的東西都会被传播和记录在到摄像机里面。斯宾塞已经在网上传了一个视频，展示他那只残疾的眼睛通过手术被摘除掉，准备移植电子眼的过程。<sup>7</sup>这一切都指向一个多机器化的未来，假体不仅仅替代了人体的某些器官，而且会重新界定人的经历。斯宾塞的眼睛，如同在别处实验室里工作的其他眼睛一样，理论上而言可以记录从他移植眼睛那一天起人生中的每一个时刻。这只眼睛和一种用来录音的电子耳

设备，还有一个可以添加标签和索引的计算机化的数据库技术一起，整套技术可以构建一个电子记忆库，一旦记忆库的主人的自然记忆需要慢慢加以锻炼，储存在其中的记忆就可以不停回放。

## 纪念那过去的回忆

电脑先锋戈登·贝尔，现在已经七十多岁，在微软一个低科技版本的项目组工作。这个项目的名称叫做“人生日志”，贝尔的目标是记录下他每天过往的几乎每一件小事，而且以电子的形式永久存储起来。他一直以各种方式出现在这个项目里，其实只是一种虚拟意义上的储藏，他这样做已经将近10年时间。他脖子的系索上挂着一个数码摄像机，摄像机的程序已经设定好，每隔30秒就会拍一张前方的照片，不论前面是什么东西。脖子上的另一根系索挂着一个数码录音机，大概有一盒口香糖的大小，录下贝尔遇到的任何一种声音。这样，他获得的资料如山一样堆积起来。在他拍下的成千上万的数码照片中间，其中有5万幅家人的照片。贝尔从来不会删除任何一份电子邮件，他的电脑里存储了大约超过10万条信息。他的哲学就是电子记忆太便宜了——几千本书籍容量的信息可以存储在几张记忆卡上面，总共还值不了一本硬皮书的价钱——一个人在世界上每一天的生活可以被巨细无靡地一幕一幕记录下来，而花费却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将一张记忆卡塞满凌乱的信息，要好过将自己的大脑塞满凌乱的记忆，这样大脑的空间就可以释放出来，做更多开创性的思考。而且，当一个人的记忆力开始衰退的时候，一生当中每隔30秒便回放一次的片段就在那儿，在屏幕上不停闪现，不断提醒你——假体的记忆。还有一样东西暗示着你的不朽：那张小小的晶片上包含了你的一生。

与此同时，在刚刚过去的几年里许多家公司不断推出一些电脑程序，设计用来遏制记忆的丧失和老年消费者面临的其他智力上的难题。通常这些公司都有心理学家和医生加入董事会，或者处于行政岗位上，他们的那些项目都经过仔细设计，用各种各样的测试训练老年人，测试他们回忆数字、认识图案（例如声频信号）的能力。这些公司资助并生产大量研究论文，用来进一步支撑他们的论断，那就是他们的训练在一段时间内确实能推延甚至是扭转智力的衰退。

公司的产品一般是销往老年中心、老人居住的社区、养老院，以及单个的老人。这些公司很少提到的是这些训练对受训者的自我形象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当他们第一次接受测试的时候，所处的环境也许会是特意布置用来使其相信他们必须要接受训练，因为他们的智力已经开始衰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项目也许会让它们相信自己可以克服成见，重新获得信心，这一系列的轮回设计其实就能提高自身表现能力。这种科学只能骗骗孩子罢了，但它却变得人尽皆知，尽管结果通常都没给人留下任何深刻印象。

## 我们目前并不急于回答的难题

对人类寿命能进一步延长的任何一种思考，不论这种寿命的延长是源于父母更精心的照顾、出生后基因的修补、移植了其他人的身体器官，还是植入体内的电脑装置，更不用说更为规范的治疗和更先进的医药方面所取得的持续进步，只要稍作思考，就会引出一大堆难以解答的深层次问题：我们自然可以活得更加久，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谁会真正从这些维系生命的新技术当中获益，谁又不能获益？谁来为这些新技术埋单，不管以什么方式？如果有一天人们会跟自己重孙的重孙见面，这又会意味着什么？人类无休无止地开发延长寿命的技术，并且广泛应用，会不会让一批老人比他们本来的老态龙钟还要老上加老，因而让这个社会增加更多的老人，从而加重社会的负担？面积小并且富有的国家享有的集体命运会不会从数量上和其他的国家产生巨大的差异？也许这些问题之中最难以回答的问题是，到底要老到什么程度才真的算老？





## 第7章

# 螺钉之都的扭曲命运

## 美国罗克福德市

提起罗克福德，人们会说，哦，它离芝加哥不远！该城市位于芝加哥西北方，走简亚当斯纪念公路（Jane Addams Memorial Tollway）大概需要 90 分钟。然而，大多数罗克福德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都与芝加哥人截然不同。罗克福德人会自然而然地提及罗克福德市里分布广泛却并不为人所知的航空航天公司；或是罗克福德市里比芝加哥奥尔默机场还要广阔，却没有多少客机的机场；抑或是市内屈指可数的咖啡厅，以及为数不多的别致餐厅，这些餐厅专为市内商业区提供服务，否则，店里将空无一人。

罗克福德是城市与乡村的混居地，在这里，十层以上的楼宇少之又少。单独庭院的房屋错落有致，那些正在紧张运作和已停歇的工厂环绕其间，与其紧紧相依。罗克福德市内豪华住宅众多，然而，罗克福德人谈论得最多的却是与其豪华程度相比，它们当前的市值如何。最近才重新修葺的伯皮自然历史博物馆也坐落于此，暴龙骨架既是此馆的镇馆之宝，也是罗克福德全新河道风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地铁中心是罗克福德的另一道风景线，1981 年，滚石乐队

曾在这里的圆形舞台上表演；如今，这里吸引了众多乡村乐队和大脚车表演队在此表演。该城市拥有几支冰球队和棒球队、一座历史博物馆、一支高度专业的交响乐队、一座有固定节目的戏院，甚至还有几家协会，这些协会的资金问题对富庶的中西部中型工业城市而言并不困难。时至今日，罗克福德还留存了一些艺术组织，这些艺术组织过去曾一度辉煌，而今在全美各地却度日艰难，甚至已销声匿迹。城里甚至还流通一些旧币，与之对应的是一批老用户。

## 喧嚣的罗克福德

纵观 20 世纪的大半叶，罗克福德都算得上美国最富有的前 20 名城市之一。相较于其他同等规模的大型城市而言，罗克福德的富豪人数占城市人口总数的比值更高。该城市魅力十足，实力雄厚，然而这些魅力与实力都是其作为美国中型工业强市在其繁荣时期所得的。而今，尽管罗克福德的国民收入已降至国家平均线以下，但其依然吸引着各种消费人群。城市周边商店林立，几乎可见所有美国零售大卖场以及餐饮连锁店的踪影，现在一些大卖场已人去店空，不少停车位也已废弃。然而，该城市的大部分地区还是非常适合青少年成长的——尤其是对那些收入较高足以支付私立学校或者教会学校的学生家长而言。

罗克福德也是养老的好处所。在罗克福德买房养车的费用不高，甚至聘请一个好点的律师，或者请个移民来提供 24 小时的家政服务也较之繁华都市便宜许多。该地社交网络四通八达。去教堂里做礼拜的人数众多。城里有座民族俱乐部，每个民族都在该俱乐部内拥有自己的会所。还有一些民族诸如波兰人、意大利人、德国人还有墨西哥人以及瑞典人和挪威人等，他们创建了一些独立的民族俱乐部，希望以此保留自己的独立民族身份。这些俱乐部能够存活保留，得益于老龄市场，老人们都挤满俱乐部。然而多数老人也认为俱乐部已时日不多。一些俱乐部如果不是改头换面，在大厅里提供老虎机或其他游戏项目的話，将难逃关门歇业的结局。在罗克福德的退休社区，俱乐部是个永恒的讨论话题，该城市的劳务市场上，很多人都在苦苦追寻一份能拿小费的俱乐部酒保工作，一旦找到，将是令人艳羡而需谨慎维护的。

罗克福德的工业化足迹沿伊利诺伊州北部边界的中心传播开来，直至威斯



康星州边界附近。罗克福德拥有 15.7 万人口，是美国第 146 大城市。光阴荏苒，一些城市在时光的流逝中日渐繁荣；也有一些城市，譬如中西部汽车产业带的废弃工业城市，则逐渐萎缩。2008 年，经济大崩盘来临了，在这场大崩盘中，与美国其他地区相比，罗克福德已不能用衰退一词来形容了。因为该城市早已萎缩，所以它可以称得上从衰退走向了萧条，罗克福德的失业率记录在美国城市里不是“高居榜首”，也称得上“名列前茅”。

怀旧的人们不难回想起罗克福德稳定持续的繁荣时期，这些繁荣景象实际上是经历了过去的动荡与混乱才发展而来的。在美国内战的时候，这个城市还几乎不存在；工业革命时，罗克福德才逐渐成形。1880~1930 年，按每 10 年计，这个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都达到了 10% 以上。移民从美国乡村和中北欧蜂拥而入。早期瑞典人的移民潮，以及程度稍轻的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移民潮，其痕迹在今天的罗克福德仍然清晰可见。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商店、公务部门、酒店、工厂、博物馆和政治活动中，北欧人的姓氏签名随处可见。移民带来了工业技能，促使罗克福德成为美国工业腹地的一处动力之源。

几十家家具厂使罗克福德成为美国第二大家具制造中心，仅次于密歇根州的大急流城（Grand Rapids）。在一个如今饱受犯罪摧残的住宅区——这个城市最古老街区内的很多小房子里，移民为自己家园雕刻的做工精巧的木模、楼梯和壁炉架，依然在展示着昨日的辉煌。随着美国经济社会越来越复杂，需求越来越多，这个城市也在历久弥新地改造着自身。罗克福德成为了其他工业城镇离不开的工业城市，生产着制造其他机器的机器，并源源不断地输出工业化美国所需的零件。

当地的商业兴起又衰落，市民的财富陷入了困境，1344 平方公里的城市景观也随即改变，随之改变的还有人们对罗克福德的昵称。以前，它被称为“森林之城”和“花园之城”，因为欧洲移民及他们的子孙热衷于花园，留出了大量公共绿地，面积多达 4 万亩。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业规模的扩大，还是一直沿用这些昵称，然而此时的罗克福德已然成为大量工业紧固件制造公司的驻地：接头、夹具、铆钉、螺母、螺栓以及其他世上所见的接合工具。现在，罗克福德仍然处于世界最大紧固件制造商聚集地的中心，而被冠名以“世界螺钉之都”这一著名称号。

如今罗克福德却以美国最麻烦的公立校区所在地而著称。低毕业率、暴力和难以铲除的黑帮充斥着该城市的教室。或许罗克福德更出名的是它的失业率。对于承诺让人们重新就业的政客来说，该城是必经之站，他们认为，罗克福德是美国中部城市的一个代表。但是，政客们没有提到，对于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企业来说，罗克福德等美国中部地区缺乏朝气、平庸无能、养尊处优。或者说，将资金和工作机会转移到劳动者既年轻又充满热情的地区，或者大学毕业生的薪水比罗克福德的高中辍学生更低的地区，或者可以为“中部王国”提供服务的地区，将有更重大的经济意义。

按照罗克福德市民的说法，特别是长期以罗克福德为家园的白人和黑人家庭——不是那些最近才从芝加哥和密尔沃基搬过来的西班牙裔家庭或黑人家庭——的说法，该市根本就无法留住年轻人。尽管搬出去的也绝不会全是白人，但在改变该市白人人口的年龄分布上，年轻人大批离去这个结果还是让人震惊不已。在过去的20多年里，罗克福德的非白人人口增长了两倍多，这使得罗克福德的支持者声称，尽管陷入了经济困境，该市仍在发展；他们提议，把罗克福德的排名往上提。位于罗克福德的伊利诺伊大学医学院的人口统计学家乔尔·考恩（Joel Cowen）认为，新居民涌入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旧居民的外流。随着原居民离开家园，他们的房产贬值，低收入的少数族裔家庭得以入住。迁入的大部分是西班牙裔，而这些西班牙裔中，多数是墨西哥人，他们竭力想住在消费水平更高的美国都会区，但是那里的高房价让他们望而却步。考恩说，罗克福德的住房便宜得多，这使得他们能够留在美国，只要家中的经济支柱不嫌到芝加哥的路途遥远就行。

罗克福德还有其他的新入迁者。该市有近1 000名缅甸难民。绝大部分美国人从来不会留意任何来自缅甸的人，但是，在罗克福德15.7万居民中，缅甸人却引人注目。这些人最近才迁入，他们所组成的中欧居民区也已经成形。在今天看来，这分明是一幅主要由白人组成的美国中西部城市的衰落图景，但是，这也是罗克福德的新美国人动手重塑城市的开端。对于这些新美国人来说，该城市不仅为他们提供了逃离家乡人口压力的途径，也为他们创造了在重重重压下寻找机遇的可能性。

## 特许经营

新迁入的亚裔和欧裔通常充当该处老年白人居民的看护，该工作称得上罗克福德极少数真正处于上升期的行业之一。凯西·维特斯（Kathy Wetters）过去是一名工业工程师，现在，她经营着一家全国性家庭护理机构设在罗克福德的特许加盟店。她之所以改行是因为发现老年人护理行业是该市经济上最具前景的细分行业之一。

维特斯毕业于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世界首屈一指的工程学院之一。她说话仍然带有南方人惯有的快节奏和魅力，然而，在讲述生活中的细节时，她却带着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确。作为一名工程师，她之前工作于在员工 500 ~ 1 200 人的大型工厂。20 世纪 90 年代初，当时住在伊利诺伊州西北部的维特斯开始不满于这份工作，就像企业家创业之前常想的那样，她不禁想：能否将平生所学用于经营一家自己的小公司呢？

在维特斯开始到处寻找商机之时，她亲自聆听了一次有关看护行业的课程。维特斯母亲诊断出患有癌症，而她婆婆也迁入了一处提供长期看护的居住区。“我了解到我们该如何像一个家庭那样团结合作，了解到大型疗养所是怎么回事，了解到为居住在美国另一方的老人提供远程看护是什么样子。”在老龄化人口不断增长的地方，家庭成员都会在看护亲人的时候接受全面但不正式的培训。看护工作有时只需要简单的技巧，有时又需要娴熟缜密的技术应用，看护需要高情商，也需要智慧。专业级别的看护者中充满了维特斯这样的人，他们认为该工作极具挑战性和魅力，值得将其作为终生职业，全身心投入。

维特斯认为，她可以把个人经验与专业能力相结合，做一个家庭护理行业的培训师。如同日本镰仓（Kamakura）的喜诺先生一样，她也从人口老龄化中看到了前景。“首先，我们考虑我们能享受到什么。我有两个儿子，他们都受过教育（这方面的任务我们完成了），因此，我想点能得到回报的事情。我们研究了一番人口统计资料。非医疗护理是私人付费的（也就是说人们在这上面花自己的钱），我们发现，随着人口的老龄化，需要接受私人付费的护理服务的人口数量惊人。”

维特斯注意到，在罗克福德，蓝领家庭的成员采取共同出资为父母寻找看

护的形式。“可能有六个子女来付费，而且他们都履行了义务。家庭生活越艰难的，付费时就越当回事，这是他们的职业道德。接受他们报酬的人，将用努力工作来回报他们，这一点他们也清楚。你应该担心的是那些较为富裕的家庭，他们不把这当回事。”

维特斯说，最近，她安排看护者进入了更多这样的家庭：父母贫穷，但成年子女正努力开创事业，或者正奋力抓住时光在一份新的工作中有所建树。在罗克福德，这通常意味着他们在尝试离开这个城市，到别处谋生。总之，由于很多家庭父母与子女相隔遥远，这方面的需要促使了她的生意兴隆。

通常，子女们想找到些方法，让父母们只干点简单活，不做那些对老年人来说有些危险的事。“住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儿子回到家里，看望他年老体弱的母亲，当看到她打扫房间时，他意识到需要做点什么改变局面。但是，母亲性格倔犟，自立心很强。他斩钉截铁地要让她接受我们全套的服务，而其他人聘用我们的人员只是想让父母有个伴。”

维特斯说，开始的时候，她的工作人员时薪只有 8.5 美元，这通常低于罗克福德的蓝领工资，而最高时薪是 11.5 美元。她聘请的很多人都是疗养院的护工，对于这种呆板的工作，他们的激情已经燃尽。在美国，低端疗养院的工作人员都不会长期从事这份工作。整个美国，该行业的员工流失率在 80% 左右，在很多疗养院，这个数字超过了 100%，这意味着，在一年中，一家疗养院流失的员工比它在某个确定时段在岗的员工还要多。

进入美国家庭护理行业的一种方法是，从一家给特许加盟公司提供营销、培训和管理指导的公司那里购买特许经营权。对维特斯来说，最大的一家提供特许经营的公司——家庭保健服务公司（Home Instead Senior Care），已经经营得非常成功，她所在地区的护理公司都想得到它的特许经营权。2009 年，在家庭保健服务公司的 800 家特许加盟公司中，约有一半是 2005 年后加盟进来的。

于是维特斯转向了另一家规模较小但增长很快的提供特许经营的公司 Right at Home, Inc.，2010 年，这家公司在美国有 185 家加盟公司。2003 年，维特斯的加盟公司成为第 28 家，现在，她已经有了 3 家分店。

经营初期，罗克福德的加盟公司只是一个设施简陋的办公室，位于一家喧

器的购物中心的二楼。她为员工提供担保。鉴于罗克福德的雇主已与别处雇主一道弃用白领工人，而她却在最近聘请了一些教育良好、以英语为母语的员工，如同萨拉索塔的雇主一样——这些工作，过去的从业者，或者是长期从事薪酬最低行业从业者的低学历本地人，或者是在美国劳工市场寻找落脚点的外国人。

原则上，也因为法律的需要，维特斯没有种族歧视，但是，在接受这项服务的白人家庭中，她发现情况有些不同。

“对于我们为之工作的人来说，种族融合是一个问题。”她说，“我在南方长大，亲身经历了种族主义。但是，在这里，有些家庭打电话给我，对我说他们不想让某些种族的人进门，这还是让我感到很震惊。对于某些家庭来说，对肤色的考虑比什么都重要。”

“这让我们在开展护理工作时进退两难。通常，他们宁愿要一个三个星期前才从波兰过来，甚至还不会说英语的人来看护，也不愿意要一个在附近长大、在任何方面与他们都所差无几的人。这令我大为不解。”<sup>①</sup>

## 轮船、火车与卡车

罗克福德的经济展示了工业的复杂性：无论景气与否，它都必须裁减美籍工人。2000年开始，在最初的7年里，美国工业总产值稳步增长，而与此同时，工业界裁减了300万工人。也就是说，美国工业界用少得多的工人，制造了多得多的物品。位于华盛顿的经济政策研究所（th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EPI）——一家通常倾向于维护劳工利益的智囊机构——约什·毕文斯（Josh Bivens）解释说：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在减少，这标志着美国经济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从1964年开始到2000年，美国制造业的雇员人数在1750万~1900万波动”。他说，但是，在接下来的2000年，制造业劳动力中出现了一

---

① 有时令人不解的还有其它事情。2009年10月，生于乌干达，在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住过25年的查尔斯·韦斯利·穆姆比里（Charles Wesley Mumbere）回到祖国。在美国，穆姆比里干过很多工作，其中就有疗养院的护工一职。美联社报道说，56岁的穆姆比里的朋友和同事都惊讶于这样一条消息：他要离开美国，去做鲁恩祖鲁鲁（Rwenzururu）王国巴孔左（Bakonzo）人的国王——该王国在乌干达也以月亮山脉（the Mountains of the Moon）著称。穆姆比里说，他是因为护工这份工作的安全性才去受训做一名护工的。

种“非正常”下降趋势。根据经济政策研究所的调查数据，2000~2005年，罗克福德所在的伊利诺伊州减少了大约8万个工作岗位。更为恶劣的情况出现在人口更多的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和纽约州，这些城市分别减少了26.9万、13.6万和10.5万个工作岗位。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消失后，蒸汽就不再是推动人们成为中产阶级的巨大引擎之一了。在美国，随着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减少，财富的差距变大，更多的财富集中到了富人手中，从前在社会上充满活力的家庭衰落到了中产阶级的底层，甚至更糟。在2007年之后的经济萧条中，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再次减少，这期间，中西部的汽车产业也分崩瓦解了。

本书付梓时，还未拿到汽车制造业减少的工作岗位的确切数据，但是，根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估计，2005~2008年的减少量至少为14万，进一步的数据显示最终的统计结果很可能多出几十万。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工作岗位的减少促成了美国经济历史性的转变，政府发放的工资和低收入补助金超过了私营企业发放的工资，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担心，全球化和自动化意味着，整个经济体中，数百万的制造工作岗位很可能消失殆尽。无论经济繁荣与否，就业前景都不容乐观。老工人的压力增加，国家金融系统的风险加剧，通向美国中产阶级与传统退休的门路也随之关闭。

引人注目的是，在美国经济体中，物流业成为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提供就业岗位的行业，它为全国和整个世界协调商品流通。由于靠近公路、铁路、河流和运河而发展起来的美国老制造业中心，在巨型仓库的建设热潮下，已经焕发新姿。这些仓库建成后，很多用来储存大量涌入美国的国外商品。某种程度上，这种转变促成了一种势头：罗克福德在老化，它的魅力前景也在暗淡。罗克福德的一个经济发展梦想是成为商品流通中心之一，为全世界众多商品制造者不断流通的商品提供服务。

困难时期促使企业加速削减成本，这通常意味着，找到途径，在本土削减工作机会，并把生产转移到低成本地区。在未来的繁荣时期，企业会再次扩大生产，但是，大部分的生产将会在国外进行，而不是在美国。在国外，花费不高就能雇用到年轻的工人；而在美国，要留住在岗的老工人成本很高。美国的

每一个港口和陆运—海运集散中心都期望贸易规模显著增长，当地企业重金投资，设法确保他们满足将来的运输量要求。崭新而更加宽阔的巴拿马运河开通后，货轮转运到美国南部和东部港口的速度将加快，为了储存更多国外制造的商品，更多的仓库将涌现出来，对老产业工人的需求量将持续降低。对于如何为老工人提供岗位，物流行业的商业资料现在应付公事地提议说，为他们提供设备，帮助他们升举并运送商品。接收、储存和装运外国制造的货物，这样做不需要向普通员工支付他们与制造商品同等的工资薪酬。蓝领仓库工人<sup>1</sup>的时薪通常少于 10.5 美元，并且该类工作通常还是季节性的或者兼职。

## 向谁诉说

2001 ~ 2009 年，制造业裁员了 530 万美国工人。2009 年第三季度，美国劳工统计局报告称，在大约 6 000 次“批量解雇事件”中，共计约 62 万工人遭到解雇，这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些失去工作的人里，1/5 的人岁数超过 55 岁。该比例与全国劳工的年龄状况很贴近，但是未计入为数众多的老工人：未被裁减，而是单位给予奖励，或者提出强制性建议，要求提前退休甚至以伤残的名义病退。2009 年，由于雇主明确地表示不需要老工人而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和要求社会保障和残疾津贴的人数，比前一年翻了一番还多，达到了 46.5 万。社会保障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曾预计，在第一波婴儿潮中出生的人达到退休年龄的那一年，该数字只会攀升到 31.5 万，而实际上进入退休的数字证明大大出乎意料。

随着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减少，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女性劳动力人数多于男性的情况。这种反转紧跟着两大趋势：劳工大军中女性的比例更高；男性的比例逐渐下降。女性的工作岗位更充裕，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她们填补了更多服务性岗位，这其中包括卫生保健行业，随着老龄人口的增长，该行业史无前例地增长。对于在罗克福德新创造的工作岗位来说，不仅在家庭护理业和卫生保健业，而且在其他抵档的服务行业中，女性看起来都更受欢迎。呼叫中心已经在罗克福德会聚一堂，充分利用该市的低工资和人们对工作的渴望。呼叫中心让员工在白天和晚上轮流值班，这很适合那些需要兼职工作、有多份工作或者同时在做看护者的人。对于罗克福德这个就业困难的市场来说，雇用年长

妇女的企业备受推崇。一家全国性的代收欠款公司——财务管理系统公司（Financial Management Systems）一直在罗克福德蓬勃发展。如果有一个地方，在这里，该公司能找到善于设身处地为人着想的代表来填补“入门级学生贷款回收员”和“扣发工资专家”的公开空缺，那么，罗克福德就是值得他们一看的好地方。财务管理系统公司的分公司运营主管对《罗克福德登记明星报》（Rockford Register Star）说，对于在该市聘用更多的人员，公司的管理人员很兴奋。他说：“看我们在罗克福德能安置多少人，这是优先考虑的事”。罗克福德的困境将在两个途径为他们提出帮助；随着罗克福德更多的人需要新工作，财务系统管理公司的劳动大军将继续扩充；欠款回收企业也会稳步增长。

老工人也许还在失去他们重回工作岗位的机会。在失去工作6个月后，大部分人仍在失业。只有1/3的人在失去全职工作后半年内找到了工作，而且，找到工作后，他们得到的薪水很可能比前份工作低。城市学院（Urban Institute）报告说，失去一份工作并干上另一份工作的老工人中，43%的人挣的薪水比原来的少1/4，超过1/5的再就业老工人，新找的一份工作只有原来薪水的1/2，甚至更低。<sup>2</sup>

老工人通常选择提前退休，这并不奇怪。如果平均来看，美国社会保障局支付的保障金比老工人在工作上挣的一半略少（45%）<sup>①</sup>，而年长的求职者要么在就业市场困难重重，要么就凑合做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挣的钱，比起他们从社会保障局里拿到的钱，通常甚至更低，这样，不再工作，只靠社会保障攒钱，就算不上疯狂的举动了。政府来源的收入现在超过了私营企业的薪水，也就没什么了。失业但是有些养老金收入的人，在收入上可以轻松地媲美他们就业的时候。<sup>②</sup>立法者们在文件中甜言蜜语、天花乱坠地鼓吹：这是一个年长美国人能工作多久就能工作多久时代。但是，在真正的就业市场中，对于百万计的老工人来说，事实就是：比起他们根本就不去工作，他们去工作挣的钱多不了多少。

---

① 国会研究服务部报告说，对于美国65岁以上的人来说，平均从社会保障获得的年收益，在2008年达到了12 437美元。对于同一年龄段的人群，各种来源收入的中位数为18 208美元，但是，美国65岁及以上的人群中，1/4的人收入低于11 140美元。

② 一个人在年龄较大时是否去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失业时他所享受的养老金类型，以及他的年龄和社会保障资格（或者他让自己进入社会保障伤残名单的本事）。



当然，如果人们真的需要工作，他们会竞争得很激烈。被迫提前退休的人，通常刚刚结束了他们一生中最风光的时刻，正准备开始重新攒钱。子女们离家；不用再在教育上开销，或者这些开销越来越少；抵押贷款也可能接近尾声。职业生涯的最后10年或15年，是抓紧在退休前存钱的黄金时段。失去一份工作意味着失去存钱的机会。相反，随着债务越积越多，有存款的人也会更少地取钱。即使没失去工作的人也经常受困于退休。更多农村的退休者在退休时存款只有不到5万美元，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注定要靠保障金或某种形式的公共援助过日子。或者，如果他们还有能力的话，会去工作。

尽管老工人在找工作时面临着重重困境，但是，即使是低收入工人，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也自愿在过了传统的退休年龄之后去工作——或者，很可能听天由命地去工作。尽管7/10的美国工人说，他们打算在“退休时”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去工作。2009年，在660万超过65岁要么工作要么想工作的美国人中，只有1/2的人得到雇用。<sup>3</sup>现在，他们中只有1/3的人（当然，大部分退休者不再属于劳动力考虑的范围）在退休时有份工作。<sup>4</sup>

总体来说，官方登记的54岁以上工人失业率低于总人口的失业率，但是统计数字可能会令人误解。因为老工人一旦丢了工作，再找工作时，他们就没那么幸运了——要找到新的岗位，他们平均要花34个星期——在官方对求职者的统计中，很容易忽略他们。这些统计纳入了寻找兼职工作的人，但没有纳入在找寻数月以后还找不到任何工作从而放弃寻找的人。此外，对老工人的调查，只纳入了那些竭力保住工作并坚持下来的人。

老工人在经济衰退时失去工作的速度说明，这个阶层的人是多么脆弱和没有地位。2009年12月，美国政府报告说，计入失业的55岁以上工人比起记录的任何时期都多，它们的数字比一年前暴涨了50%。2007~2008年，年龄在55~64岁的工人，他们的失业率增长到3倍，而同期总人口的失业率只增长到两倍。<sup>5</sup>

## 失业之城

在诸如面临困境的罗克福德工业城市里，找到一份新工作尤其艰难。即使人们真的上班了，也通常是兼职工作，薪水很低。在维特斯的护理公司，她不

仅聘用了更合格的人员——因为更合格的人员就在失业大军之中，而且还聘用了很多需要工作时间灵活的人。通常，这些人同时干几份低薪工作，以此来攒钱过日子，他们通常也想要自由支配时间，从而能够照顾需要他们的家人。在美国，有30%的人免费照料家人，人数达65.7万，平均起来，为了照料年长的父母和其他亲人，他们每个工作周投入19个小时。<sup>6</sup>从事看护职业的人通常来自这个人群。维特斯雇用的工人，最年轻的25岁，最老的75岁，但是大部分在50岁及以上，这个年龄段的人最有可能是在亲自照顾家人的。

如果对于美国来说国际贸易的面貌有所改观，或者跨国公司和全球的消费者不会也认为罗克福德在走下坡路时，在维特斯的工作名册上，更年长和更合格的员工看起来就不会这么多。罗克福德的滑坡，某些方面是在重复它繁荣—衰落历史循环中的衰落时代。比起高度分化的地区经济体，过分依赖制造业的地区在经济潮流中遭受着更惨重的双重损失。但是，考虑到其他的长期趋势，罗克福德最近的衰退已经更明确，前景也更加不妙。该市曾经大部分的遮蓬公司由家族经营，以前聘用了数万工人。

这些公司一个接一个地被大型全球集团公司收购了，或者跟其他公司合作成立了私人股权投资公司。罗克福德曾经是其几乎所有大型公司的总部所在地；现在，只有一家大型公司还把总部设在这里。总部在外地的新公司使用了惯用的方式来榨取价值：裁减员工、海外采购和自动化，以及合并工厂，削减一直在职和新聘用员工的工资和津贴。美国现在盛行的多重工资结构，也在罗克福德施行了，这样，老资格的员工按照给他们的时间表领取了比新聘员工更多的时薪，而新聘员工的整个职业生涯都维持在低工资和低福利计划中。当然，这也使工厂里的代际怨恨火上浇油。年轻的工人可能从来没有实现过前辈那样的生活方式或退休政策，尽管他们有望过得一样好，甚至更好——管理层有更多理由去裁减或买断老工人。

## 航空业的预兆

随着一家家公司将生产移到海外，在专业技能娴熟的员工退休之前，公司把他们留了下来，以满足海外运营快速发展的需要。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的那几年，美联航和美国航空从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O'Hare International）

到上海或北京的航班一直没有停歇过，一直都需要提前几个星期预订。在这些航班上，经常可以看到同样的场景——超大的商务舱座位上，坐满了一排排旅客，身上佩戴着美国工厂生产的珠宝，乘飞机去中国的新兴工业城市群。

对于为职业生涯后期的工人着想的人来说，看到这一幕实在是再高兴不过了。这些飞机不仅坐满了在行业里久经历练的高管和金融家——通常他们占据着高价舱的座位，而且坐满了新兴的高知工人——在国内熟悉所在公司生产线投入与产出情况的工程师和蓝领工人。这些乘客一只手设法拿稳饮料，另一只手翻着厚厚的黑皮笔记本，查看工厂和物流的图表，他们身上体现着老一辈工人的每一种美德。他们清楚生产过程中的所有障碍和麻烦。对所在的公司，他们无比忠诚；多年的工作经历后，他们开始把同事和老板看做家人。不像年青一代的工人——为了构建本国团队他们可能也会被派遣到中国，他们不会考虑如何才能为了去另一家公司而偷偷积累经验，他们不想完全脱离家庭生活圈。X一代<sup>①</sup>和新千年一代的人可能认为自己是上帝给他们雇主的礼物；他们可能想承担起把老一辈工人远远甩在身后的责任。但是，这些经验丰富的公司老兵，留着保守的发型，戴着结婚戒指，手捧着平装本的惊险小说，关注公司的命运就像关注自身一样。

做这种旅行的人通常已经退休了，但是在丰厚的酬劳诱惑下又回来了，担任所在公司的顾问，在一家新开的中国工厂解决生产问题。有一名58岁的老人，来自离罗克福德不太远的小镇，2007年来了上海。他告诉一名同行的乘客，他在两年前就退休了，但是以前的经理最近打电话给他，问他是否去过国外，或者是否想去国外。这位老人说，他很少离开伊利诺伊州，更不用说美国了，但是他接受了这份工作。他说，现在，他每次在上海与南京之间的一个工业城市待上几个月，在他以前上班的一家伊利诺伊州的公司新运营总部里，为中国市场和出口市场制造农用和建筑设备。

他说：“我喜欢这份工作。饮食有时候是个问题，我不喜欢喝那么多酒。我没法去教堂和中国人一起做礼拜。但是，这里的工人很棒——又勤奋又年轻。他们很尊重我。我是老江湖，他们都想从我这里学几招。”

---

① X一代指1965~1976年出生的美国人和加拿大人。——编者注

他谈天说地，言无不尽。他说，如果没退休的话，他可能永远都干不上这份工作。工会的规矩不会允许他这样做。他清楚，自己让在家乡的工会朋友工作难保。但是他说，无论发生什么，都会很快有所改变的，他还是安心挣点钱，体验生活。他说，今年公司的利润很高，宣布年度业绩时，管理层特地提到了中国。公司的股价也高企，他已经把公司的股份纳入到了退休计划中。

在这趟飞机旅程几个月后，有一次，在他所属公司在罗克福德的一家供应商附近，我们共进午餐，席间，这位老工程师对他能否守住这份工作却不那么自信了。现在，形势更紧张了，他的公司与其合作伙伴都在美国成千上万地裁减员工。他说，他们的中国分公司没有在缩减规模，因此他跟往常一样忙。但是，他在家乡的很多朋友都被公司裁员了。“直到最近他们才给每个人提供各种奖励，以此来推迟退休。现在，就是这些工人，他们正排队等候以原来 1/5 的工资在家得宝（Home Depot）和沃尔玛（Wal-Mart）上班的机会。”

过去令人羡慕、备受追捧的熟练工人会遗憾地发现，即使找一份低薪工作也是一种幻想。老年人想工作更长时间以弥补自己养老金计划损失的需求，已经超过美国企业聘用他们的能力了。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的两位经济学家科特尼·科伊勒（Courtney Coile）和菲利普 B. 勒维恩（Phillip B. Levine）预计，年龄在 55 岁以上的工人里，被迫退休的人数相比退休时会找个法子守住工作的人数，大约多出一倍。<sup>7</sup>

即使是看起来相对比较有保障的细分行业的工作，也会使老工人位置不稳，很容易被裁员。国防和航天公司——它们最近习惯于充当美国国防与战争开支的一个挥霍渠道——普遍预测，不远的将来，它们的订单会显著减少。

工作岗位的供应短缺时，老工人与年轻的工作申请者成功竞争的能力会让人喜忧参半。老工人真的成功后，对于他们所取代的人来说，会造成终身后果。比如，在罗克福德，总体失业率于 2010 年达到历史新高，在就业市场上，老工人非常充裕，以至于他们跟 20 岁左右的工人激烈竞争。由年龄来划分低端劳动力市场，如果在罗克福德的趋势跟全国的趋势一致——照惯例来看，全国的趋势会更严重——的话，在跟初入职场的年轻工人的竞争中，老工人的工作经验可能会让他们更胜一筹。

一门心思寻找有薪工作的老工人，现在捡起了罗克福德入门级的工作，而

在最近，这些工作对于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是进入职场的可靠敲门砖。华盛顿的就业政策研究所的克里斯滕·洛佩兹·伊斯特里克（Kristen Lopez Eastlick）说：“你能够（作为一名雇主）在受过高等教育、经验更丰富且能力更强的工人中挑选，但那些年轻人却一点机会都没有。”<sup>8</sup>

不景气的就业市场中，在努力闯入市场的年轻人跟竭力保住市场中的一个位置，即使是缩水位置的老年人之间，很难做出区分。<sup>⑨</sup>西欧国家试验过，采用多种策略使处于职业生涯后期的工人退出就业市场，给年轻工人腾出位置，但是年轻工人的失业率始终居高不下，在欧洲很多国家都这样。当然，现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在提高退休年龄。也许最让人感到困惑的是，在如何让年轻人更具工作能力上，欧洲的大众教育计划很失败。有一种批评的观点认为，欧洲大部分的年轻人口现在受到了过多的教育，这使得对于欧洲公司可能会需要填补的工作岗位来说，他们的费用都太高，聘用不起。照这条线索推理下去会发现，欧洲投入了很多资源在年轻人的高等教育上，并使用珍贵的公共基金为大学及其他中学后教育付费。与此同时，该观点认为，各项政策推迟了相当大一部分人口进入就业市场，从而缩短了他们的工作寿命，即使他们的自然寿命比以往都长。如果人们在二十几岁才开始工作，在55岁左右或接近60岁时退休，然后通常活到80多岁或更高寿命，那么，他们挣钱的压力就难以承受了。

## 未曾学习隐形课程

罗克福德跟其他任何地方一样，让年轻人找工作花的时间越长，他们的长期经济前景就越糟。他们失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工资与获得晋升的机会。耶鲁大学的一名经济学家丽莎·B·康（Lisa B. Kahn）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衰退期开始其工作生涯的工人，他们的起薪太低，即使每年都涨工资，要达到他们在经济状况更好时得到的工资水平，也需要10年的时间。<sup>9</sup>在存款

---

⑨ 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的一项分析（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说明，2008~2009年，在食物制备和服务行业中传统提供给青少年的工作岗位中，老工人明显地占据了一席之地。例如，16~19岁的青少年占有的岗位少了24万个，而55岁以上老人占据的岗位多了12.8万个。在销售行业，青少年的岗位少了53.2万个，而55岁以上老人的岗位多了82.2万个。在办公室和管理工作中，聘用的青少年少了55.3万人，而上岗的老年人多了109.1万人。

能以最长时间和最高的利率复合增长时，他们却在早些年没有存下钱来。也许最糟糕的是，失业的年轻工人错过了学习工作上获得的“隐形课程”——这些东西是课本上学不到的，却能让身处职场的人焕然一新。这些“隐形课程”包括一个人在工作场所习得的社交技巧和政治头脑。比如，年轻工人通常有更多犯错的空间，也有更多空间在工作上打拼。老板们都清楚，新聘员工需要学一些东西，如果一名员工失去了一份工作，失败的教训对他的下一份工作有所帮助。

更不用说在工作早期工人学到的专业技能了。罗克福德推出了一项旨在为求职者培养基本职场技能的计划，该计划的负责人说：“（年轻工人）在职业生涯早期培养的人际关系，会伴随他们终生。（年轻工人在这时候获得的工作）对于他们来说是宝贵的经验。”<sup>10</sup>如果事实证明，年轻人的失业比其他任何年龄段的人失业的时间都长，那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恢复元气的基础就会削弱。如果就业形势更平稳，年轻人就会积累起他们的财力——挣钱能力和存款，从而能够扶养没有参加工作而依靠他们的人，比如小孩和退休的父母；不是直接依靠他们的话，至少也是通过他们缴纳的税收。况且更重要的是，工作可以帮助他们支付“隐形课程”，包括职业培训和学位课程。如果说，随着年龄变老，人生也越来越成功的话，这更有可能是源于在人生的历程中积累起来的优势，那么，罗克福德失业年轻人的命运就预示着，他们的未来和他们的城市情况不妙。

## 工人之间

国家的未来也是建立在比较优势上的。让老工人与年轻人在寒酸的就业市场上竞争，是历史造成的，会在未来几年里结束。一个国家能聘用的年轻员工越多，它就越有可能积累起存款和投资资本。亚洲奇迹般的经济体都是在其年轻劳动力最盛的时候繁荣起来的。中国现在就处于这一阶段。中国的工人充满了生产能力，整个国家的储蓄率非常高，贸易与货币的盈余也非常充足。日本已经过了类似的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认为，在日本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之前，它的发展速度不会减缓。在战后繁荣期和婴儿潮的两代年轻人参加工作并从美国积累的储蓄中为美国提供投资资本时，美国的劳动力也很充足。

从人口统计上来看，比起老龄化更快的欧洲与东亚国家，美国的形势还不是那么严峻，但是，如果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的话，这个问题就会使美国应该从其年轻劳动力上获取的人口实力发挥不出作用，甚至会逆转。<sup>①</sup>举个例子说，在罗克福德，有一种不无道理的恐惧认为，整整一代年轻人，如果他们一直耗在这里，就会一辈子受尽煎熬，甚至会更糟。洛佩兹·伊斯特里克说：“研究表明，在十几岁时失业的人通常会在很多年以后还赶不上他的同龄人。”<sup>11</sup>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事物的另一面。在一个衰落的市场中，年轻的求职者学到的“隐形课程”还有依赖与沮丧——在年轻人失业严重的时期，这两个趋势非常明显。在最近一份对美国 18~34 岁年轻人的调查中，皮尤研究中心发现，由于找工作失败或者惧怕当前的工作没有保障，10% 的被调查者搬回了父母的家中。

衰落的就业市场可能正在让美国人推迟或放弃组建家庭。2008 年，全美的出生率比一年前低 1.5%，而在伊利诺伊州，低了 3%。罗克福德的医院报告说，整个这段时间，出生率下降了 4%。结婚的人也变少了。<sup>12</sup>

## 解聘

与欧洲情形大致相同，在美国，社会保障体系正在促成鼓励老工人失业的恶性循环。失业本身已经成为一项标准，现在不做事的工人被认为有资格领取伤残保险。宽松的伤残标准经常会鼓励低学历的老工人不去就业。此外，西部的政府还普遍允许各公司将伤残津贴惠及面临大幅裁员的工人。这项津贴用的是政府的钱，但是提供起来却是有条件的，要让公司承诺不会全部重新安置工人，也不会裁掉更多的工人。这种鼓励措施使老工人不去工作，但恰恰就在这个时候，跟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求在职工人要比以前多等上一两年，或者三年，才能开始积攒他们的标准退休津贴。

在美国，对老工人来说，这种矛盾描画出了一幅特别的图景。位于卡拉马祖（Kalamazoo）的 W. E. 就业研究所——这是一家密歇根州的研究中心，致

---

① 2005 年左右，美国的年轻人失业率为 29%，自 1947 年开始收集统计数据以来，该数字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在伊利诺伊州，年轻人失业率为 40%。

力于就业问题研究——的高级经济学家苏珊·豪斯曼（Susan Houseman）说：“我们看到，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工人数量增加了，主要原因是他们杀回来，干起了兼职工作。但是，在年龄55~65岁的人中，没有出现更高的参与率。尤其是你去看一看他们中低学历的工人，这些人大部分都不再工作了。”

豪斯曼的研究还将老工人的失业与全球化结合了起来。2009年，她发表了一份流传甚广的批评报道，抨击美国在商业统计与GDP计算的错误方式。豪斯曼表明，美国工人的生产能力被高估了，因为在产品最终由美国工厂售出时，政府的数字错误地把进口的低成本商品算做高成本最终产品。在一个类似罗克福德的城市里——这里的制造商用大量进口零件制造成品，在标准会计账目下，创造财富方面，公司的生产线看起来比实际的情况强大得多。该报告中指出的错误也有助于解释即使工人的生产能力看起来已经提升了，制造业的工资为什么还要走下坡路。在过去，产量的增大一直伴随着工资的增长。

这就是过去使罗克福德成为蓝领工人的理想之城的原因。随着他们的雇主成为更富有经验的国内制造商，蓝领工人人们的工资也节节攀升。全球化逆转了这个平衡，很大程度上，生产能力在最近的提高是进入美国市场的廉价商品创造出来的一个幻景。按照豪斯曼的判断，进口零件的到来是美国制造业快速毁灭的主要原因。美国也许可以吹嘘说，即使数百万的制造业工作岗位都被破坏，美国的制造业产量依然会处在巅峰，但是，这些产量中相当大部分是虚构的。正因为这样，豪斯曼才建议，美国应下调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其幅度高达一年8%~10%。

现在，在罗克福德，干一份新工作通常意味着在卫生保健行业培养出新技能，这个行业已经快速发展成为该地聘用人员最多的行业。该地聘用人员最多的四个单位中有三个是医院（罗克福德学区是聘用人员最多的单位），聘用人员第十的单位是诊所网络。<sup>13</sup>

从理论上来说，罗克福德的人口结构使人们觉得它比佛罗里达州的萨拉索塔县年轻，但是这掩盖了一些在统计上很重要的相似点，对此，罗克福德人不会感到诧异，他们似乎都认识某个已搬到佛罗里达城市的人。这两个地方在人口结构上相似的一个方面是，两市都有高比例的西班牙裔白人，他们的白人人口显然比作为少数人群的非白人人口年老。但是，从环境上来看，两个城市给



人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当罗克福德的市民满世界跑时，来自全世界的人都跑到萨拉索塔。<sup>①</sup>这里的度假胜地吸引着一波又一波的老年人，他们的到来使萨拉索塔充满了活力，萨拉索塔的经济也有赖并借助于这种特点。然而，罗克福德的经济状况却反复地让人们想到，对于本地的企业来说，本地人一旦到了五十多岁，他们就是多余的。两个地方的白人都不年轻，但只有这个伊利诺伊州的城市，它的经济在强化其“老化”的一面；而佛罗里达州的这个城市，却在突出其活跃的一面。在萨拉索塔，60岁的老人还是“小孩”，而在罗克福德，50岁老人却要面对一种表明他们正在被淘汰的社会和经济环境。

罗克福德的房产价值很低，远远不够帮助一个家庭换到另一处新家，无论是在更为繁荣的地方，还是在萨拉索塔之类优雅的退休居住区。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可以离开罗克福德，因为他们不需要父母卖掉房子，好在别的地方定居。罗克福德之外最吸引人的地方是芝加哥。但是，在美国，当年轻人搬家时，他们喜欢搬得比过去更远，有更高比例的人搬出了伊利诺伊州。但是，也许最不愿意挪窝的是那些年轻家庭的人，他们的家庭有两份收入，一栋漂亮的房子和一个院子，这份家业，在美国流动性更旺盛的地方，他们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挣到。而且，处在一个老龄父母可以资助中年的孩子、帮他们照顾孩子，并提供人脉和其他服务的地方，周边的家庭也可以提出一大堆令人信服的理由留下来。大部分的农村地区之所以没有以前那么活跃了，其原因也跟使美国变老的经济与社会变化有关。关于这一点，科特金说：“在几十年疯狂地流动与同化后，我们看到，这里正在发生着一个朝向稳定的转折……”

罗克福德的年龄中位数为34.4岁，比全国的年龄中位数大约年轻1.5岁，该市的黑人与西班牙裔的年龄中位数大约是26岁。市内的非西班牙裔白人——仍然约占该市人口的70%——的年龄中位数为41.8岁，几乎比全国老

① 奇怪的是，如果罗克福德的市民正在逐渐离去，他们就会再一次被全国的潮流抛在身后。在全世界城市与郊区生活方面发表过很多极具影响力研究的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解释说，在20世纪70年代，每一年，大约1/5的美国人会搬到一个新家中，但是现在，这个数字接近1/8，这是美国政府从1940年开始记录流动性以来的最低值。他写道：“2008年，变换住所的总人数少于1962年的总人数，而当时全国的总人数还不到1.2亿人。”科特金的观察可能适用于罗克福德的年轻人，也可能不适用，但是，在描述罗克福德老年人群上，它完全正确。拖家带口、正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罗克福德本地人和老年市民留了下来。而且，实际上，无论他们喜欢与否，他们都在这里扎下了根。

5岁。

白人与非白人人口之间的巨大差别表明，少数族裔的人口是多么不相称的年轻，而占多数的人口有多老。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别。医学院的人口统计学家乔尔·科文（Joel Cowen）巧妙地问道：“罗克福德大部分的白人是不是越变越老？当你看到搬出罗克福德的人中，70%~80%的人都是少数族裔，受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也在往外搬时，你很难看到其他方面的问题。”科文说，在哪些人离开方面，没有确凿的数字，但是，这几乎是该市的人们普遍看到并感到困扰的事。

## 请留下来

罗克福德目前的市长拉里·莫里西（Larry Morrissey）在一次讲坛上讲话时承诺将出台一些复兴策略，让离开罗克福德的市民回来。作为一名政治新手和独立候选人，莫里西在36岁时赢得了市长席位，向根深蒂固的党派文化发起了挑战。他清楚人们为何离开罗克福德。他本人曾搬到芝加哥做执业律师，逃离了这个他一度认为必定会衰落的城市。莫里西获得了法律学位，他需要离开罗克福德去谋求事业的发展，这没有什么不寻常的。莫里西回忆说：“我回家后参加的首批会议中，有一次是跟罗克福德区域经济发展委员会（Area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一起开的，讨论如何吸引和培训年轻人。我认为这次会谈感觉像某种科学试验，我觉得自己就是试验的受试者。年长的与会者都在谈论着他们离开了这个城市且一直都没有回来的孩子，而我也被看做没有回来的家伙。我当时28岁，回来加入父亲的律师事务所，也为了创造机会让年轻而富有天赋的人把罗克福德变得‘酷’一些。我还有两个目标，第一个是我想住在一座酷酷的阁楼上。我用5万美元买了一套300平方米的房子，实现了这个目标。我的第二个目标就是在罗克福德与芝加哥之间来回跑动，于是我开始致力于恢复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客车服务。我们还在这个目标上努力。”

莫里西聘请了一位顾问来研究罗克福德需要些什么。“她得出结论，我们需要一个很酷的城市，街道整洁，绿草如茵，沿着河滨有自行车道。”莫里西在一家闹市酒吧附近租了一套公寓，以此来验证这个理论。其他人也跟着做了。“我问自己，这是否就是年轻人想要的，答案是，确实是的。我们这一代

人感兴趣的不仅是郊区边缘的 12 亩房子，还有共享的社区资产。我们的市区很大，我们可以‘再次开辟’它。”

教育是决定谁会离开罗克福德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但对于罗克福德来说，令人伤心的是，大学毕业的本地人太难留住了，而他们刚好也是罗克福德最渴望的居民。罗克福德需要他们，因为他们是开创事业并能给学校和当地机构带来稳定性的人。

罗克福德区域经济发展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说：“过去，罗克福德有机会拥有一些机构，这些机构能帮助我们拥有现在所需要的工人。我们本来会有一所大学。但当时的当权者认为，城里有一所大型大学会阻碍年轻人在高中毕业后投身工厂。”

如果恰如当地人所传说的那样，罗克福德真的拒绝过一所综合性大学的话，那么，事实证明，工业大亨们的担忧也确实有先见之明。罗克福德受过最好教育的年轻人常常背井离乡，为其他居民区添砖加瓦。但是，大亨们并不完全正确。中西部的大学同时也会吸引那些需要聪明、高技能工人的行业。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和中等规模的工业城市也许在衰落，但一流的密歇根大学所在地安阿伯（Ann Arbor）却成为很多世界最先进的科技公司的聚集地，它们中有谷歌和无数处于创业期的公司。还有并购了罗克福德最重要的制造业公司的跨国公司，对顶尖人才求贤若渴。如果他们不能在罗克福德招揽到所需的人才，他们就会在能够吸引到人才的地方——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任何会有收获的地方——开设办事机构。

## 城市命运

在全国和全世界的市政府与经济发展部门里，对于怎样吸引并留住年轻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才，官员们都感到很棘手。对这种愿望，现在任教于多伦多大学的地理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的表述最著名。他经历充沛，写了一系列书和文章，在这些书和文章中，佛罗里达雄浑有力而又充满争议的观点认为，很大程度上，美国城市在信息时代的命运取决于它们为他巧妙地称之为“创意阶层”的群体提供服务的能力。这个阶层由明显具有艺术气质的人——音乐家、画家和作家——组成，他们中有些人在阁楼里做事，

干起来就没完，还有些人参与到主流的企业、政府和机构的事务中。广告公司富有创意的主管和广告词作者，对于一个地方的活力来说，很可能比梵高和艾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son）这样的人更重要。然而，重要的是，很多创意阶层的人并不是那样具有艺术气质。

他们是工程师、科学家、慈善家、教育工作者，以及很多让一个地方充满文化与知识气息的其他类知识工人。他们可能是年轻人，正处职业生涯中期，也可以是老年人，但是，如果他们是创意者和革新者，他们就会互相吸引。创意阶层也渴望文化资产能高度集中。他们需要咖啡社团、音乐现场、对着到场者讲话的艺术。佛罗里达说，模仿保守的欧洲人仓库文化的歌剧团、交响乐团和博物馆在效果上很好，但是，要吸引并留住创意阶层，它们还不够。年轻的创意者和革新者没有仅仅因为工作而搬去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Austin）、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Boulder），或者圣弗朗西斯科。他们也没有因为布鲁克林、上海、巴塞罗那和东京是观赏印象派画作、毕加索作品或陶瓷作品的最佳地点而搬到那些地方去。这也许是一部分原因，但最主要的是，他们追求那种自己能够作为一个阶层参与其中的文化。能留住他们的文化既迎合他们求新的感觉，也由他们来创造。

对于想重整旗鼓并在与时俱变的环境中活得有滋有味的人来说，创意阶层所渴望的珍贵无比。这些人中，有中年人，也有老年人，他们想结交新朋友，迎接新挑战，融入到能在智力和感受上让他们精神为之一振的氛围中。

在他 2008 年的一本书《谁是你的城市》（*Who's Your City*）<sup>14</sup> 中，佛罗里达写道：“空巢者越来越欢迎大学城，因为它们能提供很多方便优良的卫生保健，大量的设施，以及大量在智慧上给人启发的社团。”按照佛罗里达的分类，空巢者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年龄在 45 ~ 64 岁，这个年纪已经老到足够看到自己的成年子女搬出家门。但重要的是，他还把可能没有子女的普通人和同性恋者都归在了这一类。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俄亥俄州的哥伦布等大型大学城可以看到大量的空巢者。

尽管如此，这种趋势还是没有年龄上限。对于退休者来说，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城都是受欢迎的迁入之地。现在，超过 500 所美国的大学已经出台了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计划。很多学院和大学都需要找到办法来购买教学用品和筹措

助学金，每一次这样做时，入学者都忙个不停，学校也在这个时候赚学费。对于为最年老的美国人营造场所的开发者来说，看起来，大学城对70岁及以上年龄的老人群体有着同样强烈的吸引力。比如，萨拉索塔的格林里奇之后的公司，现在全力投入到了大学城的项目中。人们在仍然能够去剧院和观看运动赛事时，通常会搬进一个能提供不间断护理的社区。大学城的开发尤其吸引事业型的男毕业生，他们毕业后仍然深深地依恋母校。实际上，居民们没法轻易利用城里的所有便利设施，它们是为迎合学生的需要而建的。但尽管如此，城里的氛围和市民彼此之间的关爱还是让人无比动心的。

## 重新审视

佛罗里达所说的城市繁荣需要的东西，经济发展部门没法都提供。罗克福德没有能力搬一个大学到城里，但是，他们可以推动便利设施的建设，使创意阶层的人对这个城市做一番审视。举个例子说，罗克福德年轻的市长运作了一个论坛，通过绿化空间的改善、开有时髦咖啡馆的宜居商业区、餐馆以及活跃的夜生活来描画这个城市的未来。在所承诺的每个方面，他都提出了计划。廉价把戏乐队（Cheap Trick）的吉他手，在罗克福德土生土长的里克·尼尔森（Rick Nielsen）对复兴城市满怀憧憬，他支持修建一个50亩娱乐区的计划——该娱乐区将包括音乐表演场、会议中心和一个展出他大量吉他藏品的博物馆。在所有的烟囱、生产线、货品寥寥的商店和蜂拥而出的健康诊所之外，藏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是一个迅速脱颖而出富有创造力的城市。罗克福德可能仅仅是美国第146大城市，但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些制造企业布满了它的角落。罗克福德有成千上万的工程师——理查德·佛罗里达最喜欢的创意者群体。按照经济发展委员会的说法，在专利产品与工艺制造的品种多样化上，他们已经使罗克福德高居美国第10位。

罗克福德可能认为，在这个“年纪”融入一种更具创造力的风格中，压力太大了。在莫里西领导下工作的城市经理詹姆斯·瑞安（James Ryan）反省说：“我们的人口正在老龄化，而且越来越穷。”瑞安认为，市民的生活水平在下降，没多少办法能让其回升。他指责说，公共开支投入的方向变了，已经重新投向了老龄人口的保障、护理与抚养费。例如，在罗克福德，市政府还在捉

襟见肘地支付救护车节节攀升的费用——为了把老人从家中拉到医院，这些救护车开动得日益频繁了。“我们在这个城市的挑战是，太多的钱投入到了抚养费中，而不是投入到建设未来上。”

在莫里西看来，他有更积极的看法。“我告诉人们，文艺复兴不是从罗马开始的；它开始于佛罗伦萨，这里的很多家庭积极赞助城市事业的发展，使得佛罗伦萨充满创造力。我们的命运由自己做主，我们不能指望华盛顿或伊利诺伊州来帮助我们摆脱困境。如果城市打算把人们召回，就必须得依靠自己的双手来赢得战斗。”

有些市民把讨论集中在罗克福德可以效仿哪些城市上。

## 承诺

另一个现在让罗克福德羡慕不已的城市，密歇根州的卡拉马祖，也曾遭受过沉重打击。在最繁荣的时期，卡拉马祖给人的印象是勤劳而繁荣，在大型家族企业的努力下，卡拉马祖实现了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和相当程度的社会稳定。这里也有一个交响乐团、多个剧院和艺术中心，在这方面它可以跟大得多的城市相媲美。在这样的背景下，1995年，该市在经济上遭受了一次惨痛的挫折。这一年，该市一家重要的公司，有着110年历史的普强公司（Upjohn Company）跟一家瑞典的制药公司法玛西亚（Pharmacia）合并了。普强在罗克福德聘用了1200名员工，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是高薪的博士。普强公司一旦不再为当地所有，就抛弃了卡拉马祖，在随后的两次收购与合并中，每一次，普强公司的工作岗位都在减少，很多管理公司的知识工人也没有幸免。该市的贫困率上升，中产阶级家庭放弃了公立学校系统。人口增长率也变成了负数。照国家标准来看，该市人口统计出的平均年龄不算老——因为年轻人的比例高，大型学院和大学有助于使年龄统计显得不高——但是该市只有少数家庭有小孩，当地的出生率只能勉强达到2.1这个更新换代所需的神奇标准。

幸运的是，卡拉马祖并没有失去所有的致富动力。2005年11月，在一项令人吃惊的公告中，该市公立学校的学监宣布了《卡拉马祖承诺》（*the Kalamazoo Promise*）——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慷慨的一次誓言。一群匿名的捐献者把他们的资源汇集起来，发誓给城里每名读书的孩子提供助学金，好让他们进入密

歌根州的任何一所学院或大学。在卡拉马祖学校系统里读书，从幼儿园到从高中毕业的孩子，他们的学费都会由助学金来支付。该计划的资金来源是受到保护的机密，但是，在2008年股票市场下跌的传言威胁了其可行性时，该市的管理者发布声明，坚定地让人们再次放心：资金没有问题。这项承诺的规模及其坚持的时间，都让其他居民区感到惊愕，也让他们羡慕。<sup>①</sup>

2010年，该计划资助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完成了学业。总计起来，该计划提供的助学金惠及人数超过860人。

对《卡拉马祖承诺》撰写过第一份综合性研究报告的政治科学家米歇尔·米勒-亚当斯（Michelle Miller-Adams）说：“他们的想法是，承诺计划可以成为一个工具，用来完成很多事。它是一个基于地方性经济发展的计划。承诺计划不要求学生做什么，只要他们住在这里，在这里上学，并在这里毕业。尽管这个整个想法是为了本地的发展壮大，但最终，这令很多新家庭加入了学校系统和社区。”<sup>15</sup>

地方性的经济发展筑起一道壁垒，来对抗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提出的“世界是平的”这一著名主张。在其畅销书中，弗里德曼对标题中所用的这个短语做了重点介绍。他的观点是，制造业或信息经济中几乎任何工作岗位都可以从世界上的某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去。弗里德曼对世界的描述，深深地吸引了跨国企业发挥想象力；理查德·佛罗里达在评价当地实力的价值上鲜明对立的观点，吸引了当地经济的推动者。在为了适应老年人口活动而建的场所里，这个看似矛盾的观点描述了互补现象。对于众多精明的企业家、投资者和工人来说，世界也许确实是平的。他们推动了工业区的转移，令其从工业化的中西部和低成本欧洲国家的制造业中心转移出来。但是，如果位置真的不重要，世界上资本、商品和人员的流动就会少得多，这些资源的流动无非是为了利用地域优势。它们必须做《卡拉马祖承诺》意图做的事——培

---

① 人们普遍怀疑，史赛克（Strykers）家族赞助了承诺计划。该家族资产达360亿美元的同名（史赛克）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病床供应商之一。BizAcumen所做的一份市场研究报告说，老年人口的增长直接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病床短缺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动荡的市场中，史赛克一直为选股者所钟爱，而且也一直表现良好。因此，看起来，在留住美国城市里的年轻人和家庭方面最雄心勃勃的计划，可能是由一家公司承担的，这家公司令人印象深刻的财富直接而紧密地参与到了一个老龄化社会中。

养决定性的一大批人，他们可以把生活、技能和财富都投入到这个地方来。当地给企业提供税收激励，承诺政府拿出相关资源在当地投资，甚至用公共开支来培训工人。

通常，这些措施会奏效，但有时也会做些无用功。结果，当其他地方出台了更诱人的待遇时，追寻过激励的公司会再次这样做。《卡拉马祖承诺》是一次首先吸引家庭而不是公司的尝试。它的支持者认为，公司将会接踵而至。教育是人们在重新安家时会考虑的一项利益，如果提供了教育，人口统计上年轻家庭比例小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sup>①</sup>。

在《卡拉马祖承诺》实施的前几年，公立学校的入学率激增。幼儿园的入学率也几乎涨到原来的3倍。《卡拉马祖承诺》的消息为国人所知后，一次性就搬来了数百户家庭。市里的房地产代理人整天忙着接电话，解答当地房地产市场方面的问题。新房子如雨后春笋般蓬勃而起。在一个学区里，3/5的学生都是低收入的少数族裔家庭孩子（为了废除学校的种族隔离，卡拉马祖最近卷入了一场艰苦的斗争中），人名表上好几年没有出现中产阶层的白人小孩了。

米勒-亚当斯预测说：“城里的捐款者那时很可能都在读托马斯·弗里德曼和理查德·佛罗里达的文章，他们看到了汽车工业搬出后，密歇根州弗林特（Flint）肆虐的荒废与贫穷。”而且，他们把《卡拉马祖承诺》看做把这座城市从全球化最糟糕的一面中拯救出来的途径，为卡拉马祖储备富有教养的年轻人，战胜这片家园的老龄化和退化，他们肯定要实现对承诺的充分利用。

## 精英荟萃之地，不要离开

在美国，似乎有一些中小城镇大方地让它们的市民在全国各大都市安居乐业。它们通常是以前繁荣的工业城市周边人气旺盛的郊区。这些搬出去的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在美国和海外更富有生命力的地方从事着专业和管理工作。拜访纽约城的一家大律师事务所就会发现，这里有好几位律师曾在克利夫兰城外的谢克海茨（Shaker Heights）读高中。提到在北加利福尼亚的风险投资

---

① 最近，IBM选择将一家工厂设在艾奥瓦州的迪比克（Dubuque）。罗克福德试图成为候选城市，但失败了。迪比克被选中，不是因为IBM能够吸引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来到迪比克，而是因为该市有的是教育良好的工人和家庭，他们决心在该市投资数亿美元到城市复兴之后留下来。



公司工作，你可能感觉他们是加州土生土长的人，但是，打听打听是否有人来自底特律旁边的布鲁姆菲尔德山（Bloomfield Hills），答案很可能是：有几个。在东京的一座寺院里游玩，埋头在看一本《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旅行指南的美国游客，非常有可能来自密苏里州圣路易斯郊外切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的城里或城外，但是她住在东京从事保险销售工作。

跟这些培养了国家级高知精英的郊区繁荣小城镇相比，罗克福德有所不同。罗克福德不算郊区；它没有培养出大量的高知工人。在罗克福德，能从高中毕业的公立学校的孩子不到一半，不仅如此，该市只有很低比例的人获得大学学历。在美国的中等和大型都会区中，就市区大学毕业生的比例来说，罗克福德排在倒数几位。罗克福德经济发展委员会充满激情的主席简尼斯·费登（Janyce Fadden）已经把提高罗克福德的大学毕业生数量作为工商界的重中之重。费登解释说，大学毕业生数量每提高1%，就会给工商界带来2.4亿美元的额外收入；如果罗克福德能够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它的总收入就会增加不止15亿美元，这种差距使得罗克福德需要外地的大学毕业生。尽管该市缺乏大学毕业生，但市内的工程师比例比全国平均百分比更高。这种吸引力还不够强，不足以在市内保持具有决定性数量、富有教养的年轻工人，他们的数量足够多，才能吸引其他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搬到罗克福德来。

这位主管经济发展的人士说：“我们努力组织起一个社区内新来者的网络。我们举办过聚会，他们在这里与同龄人相聚，分享共同关注的问题。我们运用当地的组织把他们团结起来，让他们自愿加入社区，并在此扎下根来。我们让他们的孩子注册加入青少年体育联赛，并帮助他们找到教堂。他们说，他们努力把罗克福德当做自己的家，但是要留下来，仅仅有家的感觉还不够。两三年后我跟他们交谈，总是听到他们说已经对罗克福德不抱什么期望了。他们说，这个城市的派系观念太强。他们去参加聚会，发现很难找到跟他们情趣相投的人，每个人只管谈论着自己的高中时代。他们对我说打算离开了。”

## 需求护士

卫生保健业是罗克福德必须主动吸引熟练工人的另一个细分市场。该产业的成败不仅关乎经济，也关乎社会发展，而且，对于罗克福德众多的老龄化市

民来说也是生死攸关的事。在该地区最大的医疗集团罗克福德卫生系统（Rockford Health System）主管人力资源工作的丹·帕罗德（Dan Parod）说：“我们的员工是什么情况？他们在老化。我们的员工中，85%的是女性，他们的平均年龄在40~45岁。”他接着说，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肯定会退出这个系统。帕罗德的系统中，1/3的员工是护士。“我们需要大量的护士，因为婴儿潮出生的人和他们的父母都在老去，这些人群需要护士。卫生保健业的发展取决于护士。对护士的需求量正一路上扬，而现在，全国对护士的需求极为迫切，我们也毫不例外。”

预计到2025年，美国会缺少26万名护士。<sup>①</sup>听起来，这也许很可怕，但是比起几年前的权威预测——到2018年，护士短缺将达到100万名——这个数字还是让人感觉轻松很多。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别就在于，经济不景气，加上预计护士工作会有高薪，工作也有保障，这些因素使得护士学校的报名人数和毕业学生猛涨。2010年，比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数字，20岁出头的新护士更多了。对护士的需求已经推动了收入的增长，从而护士能够赚得与高薪的医师一样多。在老年人群明显增多的日本，浴池服务生得以生活无忧，这两者的原因是一样的。

随着美国老年人口的增加，卫生保健业肯定会迅猛发展。对未来的形势，帕罗德比大多数人看得更清楚。在他针对罗克福德的就业形势了解到的资料中，有一种是当地报纸和网上的招聘求职广告，在这些广告中，需要卫生保健人员的广告所占的空间比其他所有广告加起来还要大。另一种资料是当地经济发展的方向，跟萨拉索塔一样，就收入和就业来说，大医院现在是最大、最重要的经济推动力之一。只有学校系统——没有一家罗克福德的工厂——比医院系统雇用了更多人。

---

① 整个世界护士的供应都短缺。2009年6月，《纽约时报》报道说：捷克的卫生保健提供者面临严重的护士短缺问题，他们不得不提供极大的激励措施来吸引人才，促使解决这一问题。在提供免费德语课程、更长的度假时间、吸脂术和硅胶乳房植入手术的条件下，布拉格一名31岁的护士才被吸引，与一家私营健康诊所续约了。一切待遇加起来顶多1400美元一个月的工资，按照捷克的收入标准来看，也不算高。她对报社记者说：“我们经常被教导说，如果一名护士性格好、聪明、热爱工作，而且看起来也可人，那么病人就会康复得更快。”在捷克的市场上，提供免费或打折的整形手术已经流行开来了。捷克的护士，考虑到相对于其他国家，她们的薪水较低，已经在大量离开捷克。仅仅2008年，就有1200名护士跑到德国和英国。

对于帕罗德来说，另一个能说明问题的细节是，在老年病人的问题上，医院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花费了多少精力，展开了多少讨论。帕罗德说：“在人们将不得不开支（或为他们开支过）的费用中，风烛残年的医疗费用是最大的花费之一。（由于人口老龄化）现在的情况是，医院里的病人比他们10年前的状况糟得多。结果，卫生保健业的工作强度大大上升了。我们现在有400个床位。过去，它们中绝大多数用于普通的健康护理，只有少部分用于关键性的看护。现在，情况倒过来了。”从帕罗德的观察来看，作为一名雇主，老年人群护理的工作强度更大后，由于对体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的残酷需求，他的护士员工干这份工作时老得更快了。在和很早就从岗位上退下来的护士交谈后，帕罗德得知，很多护士，以前给过病人很多照料和关心，得到的只是一些口角和好言好语的劝慰，在新环境下，医疗护理需要他们的手脚更快，这让他们感到压力过大。

护士在医院工作到45岁左右，身体通常就会出很多毛病。“他们离开（医院里的）直接看护岗位，寻找不那么繁重和紧张的工作，比如说为医院或家庭护理公司旁边的保险公司等机构工作，在这种地方，他们不需要12小时倒班，在超出他们身体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可以半退休，或者至少不再工作。”

他们之所以半退休，一个原因是，他们还要同时照顾家里的配偶或年老的父母。“护士进入我们系统并在5年后想要孩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他们工作时提供日间护理。但是现在，太多的护士年龄在40~50岁，有很多人在考虑老年护理的问题了。婴儿潮一代出生的护士想在家里照料父母，但是我们需要他们看护病人。他们不想两样事都做，于是，如果在照料父母，他们可能会辞职。”

## 从菲律宾引入护士

如此一来，现在聘用的护士均来自其他国家。2001~2008年，约有50万名护士加入到罗克福德的劳动大军之中，其中1/3为外籍人士。拔路儿（Parod）略显沮丧，他说：“现在，护士是菲律宾最大的输出资源。”他所陈述的事实并非毫无道理。现在，菲律宾人大量涌入罗克福德，填满了整个市区保健行业劳动大军的巨大缺口。罗克福德拥有众多民族俱乐部，如今，一个较大

规模的菲律宾社团也已融入其中。前往罗克福德市内最大的天主教教堂里祈祷的民众全是菲律宾家庭，就连该教堂的牧师也是菲律宾原著居民。

在菲律宾，有10%的居民（约850万人）在国外工作。他们在年富力强的时候离开国家，远赴他国，事实上，他们还带走了菲律宾23%的处于劳动年龄段的民众，他们都是菲律宾的精英劳动力。国外务工人员汇寄回国的工资是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最大来源。数百万菲律宾人前往亚洲，从事护士、生活助手、室内或野外工人等各种职业；其中，一部分妇女主要照料小孩或老人。大部分菲律宾男性公民被派遣到中东地区的建筑和管道工程队工作，而他们从事的具体工作由当地市场的繁荣或萧条情况而定。近百万菲律宾人在沙特阿拉伯居住和工作。在迪拜大兴土木时，25万菲律宾人前往迪拜工作，为当地城市建设添砖加瓦，为当地服务经济的发展出谋划策。然而，他们在这里的收入与那些在古老闻名的西方高收入国家工作的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同胞们并不能同日而语。

出于历史和经济原因，美国仍然是菲律宾人的最佳去处，因为保健类工作为他们提供了进入这个国家的最好途径。在美国和菲律宾，不同专业的人才收入悬殊；因此，已有8000余名菲律宾籍医生报名参加护士培训班，如此一来，他们将有机会前往美国寻求发展，因为与外籍医生相比，美国的移民政策更青睐外籍护士。罗克福德健康研究者拔路儿如此描述这一境况：天主教医院和方济各会（OSF）保健机构的区域网向位于吕宋岛（Luzon）东海岸的碧瑶市（Baguio City）输送了大量的护士和行政人员；他们共招募了百余名护士，而最终只会录取35名。方济各会还远赴伦敦，但他们并不是在此招聘英国护士，而是为了吸引外国护士到此工作，从而引其进入美国中西部地区。这些应聘人员发现伦敦吸引了形形色色的外籍护士，这样方便他们从中挑选人才，建立多样化的人才库，从而通过一站式服务的方式满足美国各个名族病人群体的需求。

## 乔斯林为何移居罗克福德

乔斯林（Jocelyn）说其实她并不想出国。乔斯林来自马尼拉（Manila），于2006年移居罗克福德，在方济各会任职，那时，她年方26岁。乔斯林貌美

如仙、身材纤细，身着名牌牛仔裤，佩戴着镶有宝石的名牌眼镜。晚饭后，在罗克福德的一处平房住宅里，她正和一小群同胞们相聚一堂，分享她的故事。客人走进房屋时，他们正在随意地谈论着记忆深处最冷的那个一月里，由于寒冷而变得坚硬、凄冷的走廊。进屋后，房间顿时变得宽广敞亮，餐桌上炒面、菲式猪排、肯德基炸鸡套餐盒和苏打汽水等丰盛的点心和饮料应有尽有。有人说这顿丰富的晚餐并非是健康保健专业人士聚会时所推崇的健康型盛宴，其中一位男士这样说道：“的确如此，但这顿晚餐非常丰盛！并且，这或多或少可以和我们在菲律宾享用的晚餐媲美！”<sup>①</sup>

虽然乔斯林刚来美国，但她丈夫在小学时就已经来到这里，现在他能像罗克福德本地人一样地道地说当地语言。乔斯林曾梦想成为一名室内设计师，但在其母亲的一再坚持下，她选择了护士这一职业。乔斯林说她母亲曾希望成为一名护士，最终却未能如愿以偿。乔斯林说：“我是一个听话的女儿，对母亲言听计从。也许您会说我重蹈了母亲的覆辙，因为她也必须对我外祖母言听计从。在美国，孩子们做任何事都会由着自身的爱好，而在菲律宾，孩子们必须遵从父母。我对医院感到无比恐惧，我讨厌医院里那种刺鼻的味道以及医院带给人们无形的压力。我的家族里，从未有人在医院工作过。我一直认为如果您想嫁给一名医生，您就必须学会护理，除此之外，我对护士这一职业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护士要穿戴护士帽和护士服。我过去总喜欢看美国电视剧《天才小医生》（*Doogie Howser, M. D.*）。”在护校入学考试中，乔斯林以优异的成绩被顶尖的学府录取。就这样，她成为一名护士。“能在顶尖的学府中学习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乔斯林说。

乔斯林与同学们的求职踪迹遍布欧洲和中东各地，但他们与招聘机构联系甚少。每次与他们接触的都是外国人聘用的代理商。方济各会聘用了一个佛罗里达州的代理商，该代理商专门负责菲律宾籍护士的招聘工作，并且负责在菲律宾国内进行前期准备和开展筛选工作，从而为方济各会选择优秀合适的候选职员。乔斯林并不想出国，所以在与这些代理机构交谈时，她多少有些心不在焉。可在最后，即便如此，她还是觉得如果她出国务工，或许能使家人过上更

---

① 在菲律宾，糖尿病患者数量不断攀升，每年以2.5%持续增长。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控制，到2025年，将有1/12的菲律宾人承受病痛之苦。

好的生活。

“我家的生活水平也仅仅处于当地平均水平，父母也没有任何积蓄。母亲并未要求我出国，但是我认为自己必须得出来。如果我去美国工作，我必定会令家庭情况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妹妹已经大学毕业，并取得了临床心理学学位；一开始她被聘成为一名心理医生，为沙特阿拉伯患有孤独症的孩子提供帮助。但最后，她成为了一名家庭佣工。”在方济各会为乔斯林提供工作机会后，乔斯林花了5年时间来完成进入美国所需要的专业考试和相关入境手续。“我并不知道他们如何计算薪酬，我所做的一切，只为进入美国。但是当我到达美国时，方济各会相关人员到场迎接，并将我安顿下来。在他们的安排下，我在万豪酒店（Marriott Hotel）住了3个月。那种感觉好极了！紧接着，他们给了我3000美元，让我在一个小镇安顿下来。我并不知道罗克福德和南加州有何区别。他们说罗克福德常年被冰雪覆盖，我觉得这听起来极具趣味，因为那样，我就可以滑雪、堆雪人，而事实上，这冰凉刺骨。在菲律宾，我用3000美元就可以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一套宽敞美丽的大房子。在这里，我第一天的工资比我在家里辛苦工作一周的收入还多，我第一个月的工资也比我在家里辛苦一年所挣的钱还多。尽管我父亲已经在菲律宾军队工作了25年，并且升为海军上校，但我现在的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他了。所以，我意识到，如果能在这里工作，我就可以帮助更多人，特别是我的兄弟姐妹们。如此一来，我就可以让我的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罗克福德许多公司都已经实行双轨制薪资体系，罗克福德市内聘用外籍护士的医院启动了新制度，为菲律宾籍护士提供与医院美籍雇员同等的薪资和福利。员工们可以非常谨慎地监督工作场所，最大限度地确保公司不会出现种族或国籍歧视等不良行为。

为什么这些自愿工作并不嫌弃报酬低的移民工人们现在能与本地的劳动大军平起平坐，而在当地工厂，年轻的罗克福德原著居民却常常无法从其上司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薪酬呢？上述两种结果都是国际市场对于生活在老龄化的地球上的年轻人的作用。对前者而言，由于某些工作必须需要引进人才，所以会特意培养年轻工人；而对后者而言，罗克福德原著居民所拥有的技能都很平常，他们擅长的领域中年轻人众多，价格低廉，并且这些年轻工人很容易动员。

## 生活在自然老化退休社区

在罗克福德市东北边，如果您沿普莱森特瓦利大道（Pleasant Valley Boulevard）前行，越过卡弗里车道（Carefree Drive），再左转，您将会进入森尼赛德车道（Sunnyside Drive）。展现在您眼前的是保存完好但较为常见的近代古典家庭院落。下午两点，整个街区空寂无人；然而，在森尼赛德车道的尽头，众多房屋的另一边，车来人往，它们在福瑞斯特山（Forest Hill）的游廊（Cloisters）里进进出出；主干道的另一边矗立着一栋三层公寓群，若隐若现。公寓群房间众多，这些房间布局合理，井井有条地环绕着一个由玻璃镶饰的天井。格状天花板硕大无比，足以为一间酒吧挡风遮雨；通往天井的小道四通八达，正中的游泳池造型独特，别具一格，倘若傍晚打开水底照明灯，整个泳池瞬间散发出一种令人着迷的热带蓝色光芒。

很多罗克福德人都未听说过游廊，而类似游廊的居所出现在这样一个小镇，也的确不可思议。如果走进游廊，您还会感到惊奇不已。这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罗克福德的退休一族；居住在这里的大多数妇女都已年逾古稀，此外，许多居民都是寡居。年迈的居民时常围坐在泳池边的桌旁，或是三五成群促膝交谈，或是玩牌娱乐，抑或是聚精会神地研究着大小适中的拼图玩具。

此处的公寓群并非专为老人而建；老人们找到了这里，久而久之，越聚越多，如此一来，老人们几乎将这里接管了下来，并逐渐占据。森尼赛德车道附近设计得完美无瑕的双层小屋激起了无数的担忧，因此，游廊应运而生；在这里，楼梯、铺设的人行道以及车道（一到冬天就变得泥泞不堪、湿滑不已）都会受到严重影响。而放眼全国，单层庭院备受国人青睐。（当婴儿潮一代人为他们人丁兴旺的家庭购置房屋时，他们更喜欢像森尼赛德车道边那些建筑一样的双层小屋；然而，当他们的子女长大成人，离开他们，并且自己腿脚不便时，单层庭院则更具吸引力。）因此，在游廊，电梯是最值得拥有的“珍宝”。<sup>16</sup>⊖

---

⊖ 如果在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能更多地利用楼梯，他们必定会做得更好。他们总会过早地为以后做打算，在50岁左右就开始购置房屋庭院，这便意味着当他们真正行动不便，需要这样的房屋时，他们住在这样的房屋里必定比居住在每天都需要攀爬楼梯的房屋里好得多。

午后，老人们围坐到中庭的天井边；此时，手杖、助步器、轮椅以及弯曲的背影随处可见，现在您便会豁然开朗，他们为什么要离开之前的住处。一位女士说：“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丈夫去世之前，他每踏上一步阶梯，就犹如攀爬一个危险四伏的悬崖；虽然那时我并不强壮，并且骨骼也不如年轻之时，但很多时候我都必须搀扶他，帮助他上楼。如果他摔倒了，我们两人都将面临危险。”她说，如果现在她还住在家里，在上楼梯时，没有人可以帮助她，所以她选择了一栋配有电梯的房子。

另外，这些妇女感觉住在游廊会比住在她们先前的家里更安全。这里照明充足，并与其他安静的街区有所不同；在这里，随时都有人乐意伸出援助之手，比如，如果邻居没有和他们一起玩他最喜欢的多米诺游戏，他们会有所怀疑，担心邻居的安危。

一旦少数老年人发现这里适合他们居住，他们就会鼓动搬到这里。这里居住着一位92岁高龄的老大爷，这里的女士们都认为他是“她们极度宠爱并都想嫁给他的小伙子”，他说：“我们之所以喜欢这里，是因为我们拥有了自己的自由之地，并且在这里能够学会独立。”他环顾四周，众人点头赞成，他继续说道：“我们有了自己的自由之地，这至关重要。如果我们不愿离开这里，谁也不能让我们离开！”

现在，这个建筑群中一室两厅户型的单元的价格低于8万美元，在这里居住的成本要比在整个国家其他提供继续护理服务的社区中的同类户型都低得多。游廊的居民们是美国老年人的典范，他们绝大多数人都不喜欢居住在管理更加结构化的高级住宅区。在美国，只有11%的老年人一直居住在专为老年人设计的住宅区内。这包括萨拉索塔和其他退休人员居住社区里丰富的城镇式户型，以及那些仅供上流社会人士居住的高尔夫社区，此类社区专为那些需要日常生活的人群提供帮助。（大约45%的美国人都曾在护理疗养院居住过，但他们只是休养康复，短时居住。）

位于罗克福德的游廊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演变成为老年人的专属社区。尽管这里的居民在听到旁人谈论他们已经创建了一个高级住宅区时会感到些许不快（“这里并不是老人之家！”），但这里宽敞明亮、热闹非凡的休息室和装饰亮丽的府邸都使这座社区与其他有组织的高档社区不分上下。在这里，几乎每



一道门都经过精心装饰。漂亮的装饰玩具、夺目的花环和精美的照片为社区墙壁添色不少。社区还专为老人安装了夜视灯，有时还会提供额外的辅助设备，使老年人在邻居家享受完晚宴后能安全到家。供应晚餐的小汽车总会停在社区外，随时为一些无暇东顾的居民供应晚餐。居民们三五成群，一起到罗克福德市内各地参加各种社会文化活动。闲暇无事时，他们总喜欢站在自家的阳台上俯视小区的泳池，有时，直到邻居拜访或者该吃晚餐时，才会再次回到久别的屋内。从来没有谁正式地组织过一起出游，但居民自发组织的出游却其乐无比。

有人问起 92 岁高龄的老先生，他们曾经是否讨论过为社区建立一套持久的服务体系，为那些年迈的老人提供各种帮助；他又一次环视周围的女士，然后说：“我们认为任何类似的服务对我们都非常不尊重。您不希望护士们进进出出，也不希望坐着轮椅的人躺在医院的病床之上。据我所知，没有人愿意享受那种别人将食物放到托盘上，再用汽车给我们运来的这种有组织的膳食服务。这并不是我们期望的。我们拥有自己的家，这里是公寓，而非社会福利机构。”

游廊已经逐步在那些专为老年人成立的快速增长的高度本地化社区中崭露头角，这些老人们在一起工作，却不愿住进那些专为他们这种年龄段的人设计的管理更加正式的社区。游廊的成立别无他意。这一类社区称为自然老化退休社区（Naturally Occurring Retirement Communities, NORC），在这里，40% 以上的居民都为老年人；这里已经逐步成为老年人社区的典范，特别适合那些家居城市，却希望拥有自己的房子和社区的老人们。一些自然老化的退休社区形似城市街区，在这里，人们相依而居，数十年如一日，一起变老。

建立组织严密的自然老化退休社区这一想法最初出现在纽约市。在纽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那些居住在大型集资合作建筑和出租公寓群内的居民们，他们在年老时并不会搬到他处。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市内犹太人慈善总会开始考虑如何在那些年迈的老人家里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服务。慈善总会安排专人担任这些居民的个案经理，来协调对他们提供的关怀和帮助事宜。纽约最著名的犹太人慈善会——UJA 联合会制订并执行了一项方案，如今，该方案已经为数以万计的纽约老年人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服务，为他们输送了社会福利工作

者，带去了形式多样的教育项目，并在纽约的各个剧院、公园以及博物馆为老人们量身设计了日夜皆可从事的各项活动。最重要的是，这一项目开创了先河，在这里，老年人可以齐聚一堂。

尽管游廊的社区管理和安排远远不如其他自发组织的社区，但是罗克福德的国家社会服务机构的确为这里的居民提供了多项可供选择的服务，并且这些服务可随时间的推移逐步得到完善。游廊会逐步向纽约、波士顿和其他地方的 NORC 项目的方向发展吗？游廊居民的年龄结构使得这一趋势变得极为可能。也有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像游廊这样的非正式自组社区将变得非常普遍。一旦将年轻的美国青年视为一体，类似的社区也将变得非常普遍。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老龄化研究教授、社会学家安德鲁·沙尔拉克（Andrew E. Scharlach）指出：“大多数美国成年人都生活在郊区，其实郊区很适合小孩成长，但不适合老年人居住；在郊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非常大，并且往返于各地之间都过多地依赖于汽车，这使那些不会驾驶汽车的老人寸步难行。”由布鲁斯金研究院<sup>17</sup>（Brookings Institution）开展的 2007 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研究表明，美国的郊区是全美人口老化最快的地区。数十年前选择在郊区生活的美国人仍然对他们的居所、庭院和朋友难以忘怀。这种居住模式常见于纽约和芝加哥这种历史悠久的大都会，在幅员广阔的阳光地带<sup>⊖</sup>也非常普遍。如果人们一直居住在像菲利克斯和亚特兰大这样的新城市里逐渐老去，虽然这里的郊区风景如画，但他们可能会看到“特大海啸”。

沙尔拉克说在选择居所时，这里的老年人常常错误地定位他们的长期需求。退休人员已经逐步成为了总人口变化的一部分，现在，他们都离开主城区，来到郊区，于是孤立了起来。沙尔拉克说：“我们并未认识到我们对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所产生的价值，我们时常认为我们对社会关系产生的价值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老年人在社会中起到的隐性作用的一个方面。人们在晚年时常会不经意地使用他们的社会关系。孩子们希望长大成人后父母能搬过来和自己一起居住，但是却忽略了在过去 5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父母已经通过教

---

⊖ 指美国南部和西部地区。——译者注

堂、犹太教堂、当地的市场和他们的邻居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

所有的这些关系都极为重要但又非常微妙，人们常常只有在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才认识到朋友是何等重要。“我们打算等母亲搬进来的时候，将她身边的一切都带过来。但我们做不到。”虽然这方面的所作所为对健康的风险难以预料，但是应该是健康的。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如果把年迈的父母接到自己家中，虽然这会迫使他们和他们的老朋友产生一定距离，但这一做法对他们的确有益。然而，沙尔拉克指出，大量的证据显示那些拥有社会关系网的人们能更好地应对健康问题，甚至还有一些证据表明，他们会活得更久一些。

沙尔拉克认为，对那些喜欢居住在退休老人社区的人来说，退休老人社区对他们非常有益，并且沙尔拉克对这些人建立起来的社区意识赞赏有加。尽管如此，他说：“退休社区还存在进入权限的问题，以及社区里各种机会与外界机会的悬殊差距，这种社区体制使得退休社区只对小部分能够在退休社区居住的人群开放。多数的高于退休年龄的美国人几乎都是依靠社会保障生活。那些资金真的不多。我们必须改建那些已经有人居住的社区，如此一来，这些人便能如偿所愿地居住于此。”

沙尔拉克说游廊的居民们已经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社区。当他们与其老朋友和好伙伴围坐在泳池边畅谈时，他们已经潜移默化地作为居民融入其中，那些在他们搬进社区后认识的人们，与他们一起散步聊天，谈着与政治、家庭、业务等息息相关的话题，但这些话题又时常转向罗克福德的街道、商店、茶馆、民族俱乐部、工作场所等他们生活数十年的地方。近一半的居民说他们的子孙居住在美国各地。其中一位妇女说：“我从来不让我的孩子生活在这里，但是我也不会居住在其他地方。”

## 被迫转型的公司

对成千上万的罗克福德人来说，伍德沃公司（Woodward Governor Company）数十年来一直是他们工作生涯的中心。伍德沃生产能源控制产品，从1870年开始就已成为了罗克福德地区非常重要的企业。伍德沃一度是为那些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的主要企业之一。伍德沃的员工对老板忠贞如一，这也合情合理。在漫长的职业生中，或许雇员不会一直对家族企业为其指定的职位感兴

趣，但伍德沃的员工们在这种家庭化价值观的推动下一直齐心协力，通力合作。

约翰·艾略特（John Elliott）年轻时已在伍德沃工作，他一直留在公司，直到50岁时，公司发出信号暗示约翰这一代员工应该离开公司，并且为他们提供了奖励，促使他们离开。他说：“我大半辈子都与公司及伙伴们在一起。除工作以外，我的朋友都在伍德沃。”每当艾略特打棒球或者周末旅游时，他的工作也总会陪伴左右。艾略特所属的俱乐部里全是伍德沃的员工。很多家庭包括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亲戚在内的所有人都在伍德沃工作。伍德沃拥有自己的医生、牙医和护士，他们专为公司员工及其亲属治病。早在家庭照顾休假被认为是开明政策并被正式审核通过前，伍德沃就已倍加推崇这些政策。伍德沃现任经理说：“伍德沃企业文化的一大亮点就是如果您按公司规章办事，您将终身受聘。而现在并非如此。”

## 老员工的工作，新员工的工资

近年来，伍德沃已经开始更多地向工人们灌输工作的不安全感，甚至是对那些言听计从的工人。对于老员工，公司多少有点闪烁其词，来回兜着圈子。公司让这些工人离开，或者让他们短暂地回到公司上班，或者雇用那些从未涉足公司业务的老员工们，但是给他们的底薪却非常之少。然而，很多人仍然认为这里是值得他们工作的地方，当与罗克福德的其他大公司相比时，伍德沃得分甚高。然而，伍德沃现在是一个睿智的全球性企业集团，而不再是以前的家族企业了，因为公司必须这样发展。

伍德沃将其总部由罗克福德迁往科罗拉多，并且已经在美国、日本、中国和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起了众多举足轻重的生产中心。伍德沃在中国的业务使其成为了投资组合专家们的挚爱，他们一直对伍德沃赞赏有加，因为中国城市基础建设的飞速发展，使其对伍德沃产品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伍德沃也是如此看待，2009年，公司对外宣布其将极力扩展在中国的业务，并计划向除中国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出口更多的产品。伍德沃在罗克福德的工厂只是其整个业务中非常小的一个部分。

对管理层和公司员工来说，公司的改变并非一帆风顺。伍德沃曾经一度受

到国际市场阻力的冲击而寸步难行。在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通过削减国防支出的方式扰乱了航空航天业的发展，那时，伍德沃遭受了其有史以来的首次亏损，这次冲击使伍德沃不得不选择大幅削减成本。公司人力资源经理卡罗·史密斯（Carol Smith）说公司出现的首次成本削减风波使公司说服众多员工提早退休。她说：“我们为那些提前退休的员工提供了丰厚的补助。那些在公司工作了 10 年以上，年龄在 55 岁或以上的员工会获得一笔每年 1 万美元的补助，并且得到一个量身定制的福利计划，即公司还向他们提供传统的退休养老金。”

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纽约和华盛顿遭受恐怖袭击后，伍德沃再次削减开支。公司的产品主要与燃油、水和空气的各类应用相关，伍德沃产品常被用于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只要有能源消耗的地方就可以找到伍德沃的产品，公司的产品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被用于各个领域，并且在进入每个领域时都会受到严格控制。在美国和全球众多的电力建设中都会用到伍德沃的产品。飞机制造业是伍德沃的空白市场之一，在“9·11”事件后，航空制造业的前景备受质疑，而此时，伍德沃对其每一类业务都进行了削减，包括其核心业务。

回顾过去时，史密斯感慨万分：“那是一个错误的抉择，很多我们仍然可用的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员工都离开了伍德沃。那时，我们失去了众多经验丰富的工人和至关重要的导师。”公司现在繁荣兴旺，也时常返聘之前失去的员工，但这些员工也只是作为临时工和兼职工在公司工作。史密斯还说出了伍德沃对老员工态度的改变，她说：“事实上，不济的经济稳定了我们的工厂。”这就是说，工人们会肩负着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害怕离开这里。

“站在我们的立场来看，我们需要那些 55 岁或者年龄更大的老员工。因为他们更加沉稳，对公司也更加忠诚，更值得信赖。”史密斯说在伍德沃要向年轻人传授成功所必需的工作态度非常困难。她满是疑惑地说：“我前不久会见了一名 19 岁的年轻小伙子，他刚辞去手机销售的职务。他告诉我他需要灵活性更高的工作。也许他住在家里，并且在外的工作也非常稳定。”以前的工人，特别是战后的这一代工人，也就是约翰·艾略特的同僚们时常在想，他们可以比其父母做得更好。史密斯认为如今的年轻工人甚至并未想到如何才能做到与其父母不相上下。他们选择的更多的是生活方式和金钱，而不是勤奋努力和恪

尽职守。如果移动电话销售允许销售人员工作时可享受更多乐趣，则移动电话销售也会成为年轻工人的选择。史密斯摇摇头，继续说：“尽管如此，年轻工人有他们自己的优势。他们对当前的信息技术了如指掌，并且能从事一切与之相关的事情。老员工却害怕在工作中使用电脑，有些人甚至不会使用。”

伍德沃在 2008 年共接纳了 206 名员工，其中有 20 名由于表现较差离开了伍德沃。“在这 20 名离开的工人中有 18 人都是老员工，他们觉得他们的工作、使用的机器以及电脑屏幕都太复杂了。”史密斯说还有许多老员工都与公司共同作战。伍德沃试图将这些老员工调配到那些能让他们更好展现自己才能的领域，并且让他们从事不需面对电脑的工作。史密斯说，但是，强烈的自尊心和职业道德使得老员工期望仍然在其工作岗位工作。“当我们看到公司的老一辈员工时，他们所拥有的技能已不能与年轻员工相比，他们也不能像年轻工人一样快速地做出反应。我们尽可能地将老员工安排在他们感觉比较舒适的岗位。在雇用他们前，我们会问很多问题，并向他们介绍公司的机器。但是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不承认自己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史密斯说，他们宁愿在他们不能做好的工作上奋力工作，也不愿意承认他们不能胜任这项工作。

伍德沃似乎有足够的理由引导其老员工从事对脑力要求比对体力要求高的工作。一些老员工表现不佳，而另外一些则表现得较好。与年轻的同事相比，老员工的体力相差甚远。一个由加拿大研究员组成的团队在分析众多关于工人体能的研究时得出如下结论：65 岁员工的平均体能仅为 25 岁员工平均体能的一半。总体来说，随着年轻时所做的体力劳动的减少，人的身体机能也在逐步退化，超过一定年龄后，心智能力和社交能力也会逐步退化。这些退化与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新陈代谢和肌肉等机能的降低紧密相连，这些机能一开始降低得不多，但到 40~50 岁时，将达到顶峰。在 40~60 岁时，工人们持续从事体力劳动的能力将降低 20%，自此之后，降低加速。<sup>18</sup>

## 延迟退休如何延长学习

老员工经验丰富，而体能高峰期已过，他们如何做好更为复杂的工作，更多地取决于工作性质，以及他们的履历。老员工在工作过程中不断学习，当他们融入一项工作时，他们往往非常用心地学习，并且始终保持着良好健康的

心态。

伍德沃并没有明确规定员工的退休年龄，公司希望工程师、律师、会计师、营销人员以及部门经理们在五六十岁后能继续在其岗位上工作，为公司出策出力。一些事实表明之所以许多老员工不能跟上计算机发展的步伐，是因为他们认为当他们从事的工作需要使用到计算机时，他们早已退休。如果现在的经济状况迫使他们回到对计算机技能有所要求的岗位工作，那他们真可谓时运不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著名老年病学家罗伯特·凯恩（Robert Kane）在一项研究中指出老员工在那些技术更新较快的工作岗位上表现得一塌糊涂。

适应不断发展的新技术也是一项技能，如果一个人拥有正确的经济动机（经济担忧）意识，他或许能更好地掌握这项技能。相反，一些拥有最新计算机技能的老员工似乎并不愿意在短期内离开工作岗位。相应地，那些打算在传统退休年龄后继续奋战，并充满学习计算机新技术热情的员工比那些打算退休的员工更容易学习新知识、新技术。还有一个发现值得注意，很多员工在学习完计算机新技术后，比他们未学习这些技术前更有热情，也更愿意工作更长的时间。<sup>19</sup>

或许还存在其他因素，比如提前退休员工沉着冷静的直觉。那些隐藏自己缺点的员工，除了不能接手不熟悉的任务外，身体条件也可能每况愈下。但有人会感到疑惑，比如，许多提前退休的员工（或许在此不指那些被辞退的员工，而指那些自愿离开的员工）在离职后都会饱受认知功能衰退和健康衰退的折磨，而导致这一切的原因是他们在职时，这些机能已经开始衰退，只是他们不愿承认，自欺欺人而已。一旦离职，他们将寻求曾经无暇顾及的医疗帮助。<sup>20</sup>

当然，如果提前退休的人并未受到老年痴呆症、失忆症、情绪或其他因素的影响，提前退休能提升人们的总体健康水平，使人们能勇敢地面对新挑战，并取得成功。<sup>㉞</sup>

---

㉞ 芬兰人 J. 伊尔玛利宁和 J. 兰塔宁（J. Ilmarinen 和 J. Rantanen）过去十多年里跟踪调查了老年城市工人相关状况，于 1999 年经过分析，得出如下结论：近 1/3 的老年人平时工作中表现较差，年龄在 51 岁以上的员工在离职后 4 年内变得手脚不便。62 岁时，有 1/10 的人已经驾鹤西游，仅有 1/40 的人仍然坚守工作岗位。

## 辛劳工作

约翰·艾略特 18 岁时就已经在伍德沃工作，那时他是公司最基层的职员。他主要负责向工厂各条生产线输送各类零件。这些年来，他操作过众多机器，后来被派遣到施工现场工作，为公司顾客服务。艾略特曾是销售员和质量控制经理。他说：“曾经，我职业生涯中近半的时间是在从事液压控制工作，随后，我被调往航天航空部门。”35 年来，艾略特生产、销售并检查了众多机器，现在，他可以熟练地将这些机器拆开然后再重新组装，他知晓每一个可以使这些机器重新运作的捷径。人力资源经理史密斯说艾略特在其工资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减少的时候，决定离开这个公司。艾略特在伍德沃的最后一项工作是担任公司负责公共事务的副总裁的助理。

艾略特说：“伍德沃是罗克福德最好的公司之一，我为自己能成为它的一员深感自豪。当我在伍德沃工作时，我总会关心我是走是留，即使在非工作时间，我都不想使公司陷入窘迫的境遇。”

艾略特说他非常喜欢自己的工作。在伍德沃工作的最后 10 年中，他从未申请过旅游休假或病假。他第一次离开岗位是在提前退休的那一天，即 2000 年，那时他 53 岁。艾略特说：“离开公司，我无怨无悔。但是我总觉得这样的结局来得太快。我只有 30 天的时间做出决策。”艾略特认为自己是伍德沃劝退员工中比较幸运的一员。他虽然被劝离职，但公司为他提供了很好的福利。但是，艾略特说，也正是现代劳动力缩减这一事实传递了公司期望他们离开的信号，这需要员工们去猜测其雇主潜在的想法，并做好最坏的打算。一般来说，类似的伎俩不会与年龄歧视搭上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所谓的苦甜参半的共赢互利的模式，而另一方面，他们则会要求这些得到福利的员工签署不再指控他们的协议。律师的调查结果表明，这些伎俩是欺骗和威逼利诱的综合违法模式，而对于经历过这些的员工来说，他们只感觉这是一种年龄歧视，一种裹着糖衣的年龄歧视。

艾略特有先见之明，他对此看得非常透彻，因为他遭受到了更为强力的裁员措施，获取到了更少的离职福利；并且亲眼目睹了同事们在他离职后所面临的更为严苛的各项条款。艾略特在此岗位工作 35 年，如今，他感到极为震惊，



以至于失去了被出卖的感觉。随后，这种感觉一直给他带来极大的冲击。现在，他百感交集，他既为公司和他工作多年的地方感到自豪，却又对公司如此霸道地将他逐出感到无比沮丧。对艾略特和他的妻子戴安娜（Diane）来说，现在最大的苦楚就是失去了由公司支付的健康保险。“我们误以为我们还会享有和以前一样的保险。”而事实上，艾略特一家人需要背负着每年 22 000 美元的巨额保险费用。如果按罗克福德的平均收入来算，这笔钱几乎耗尽了艾略特所有的税后收入。同样，他也感觉到这和年龄歧视相差无几。对艾略特一家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他们能承受。

因为艾略特和戴安娜都在工作，所以肩上的负担轻了不少。艾略特说：“人们并未意识到他们退休后的支出甚至比他们工作时还要高，因为闲暇时间更多。我的一位朋友被提前劝退，但是他没有提前退休的退休补助，所以他除了提前使用 401（k）的退休基金外别无他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说他们必须得工作，直到生命的尽头。”

艾略特曾经由于众多原因游手好闲，过着艰苦的日子，他发现除了工作外，他别无选择。原因之一在于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了伍德沃的养老金制度，退休后，公司一次性给了他一笔退休补助，所以他不得不决定接下来该用这笔钱做些什么。艾略特说：“2001 年，在技术股泡沫崩盘前，我们的投资顾问将我们的资金都投进市场。我们是一个思想保守的家庭，而那种投资又充斥着巨大的风险。所以我们的资金几乎全部付诸东流。”如果某人已经退休，而恰巧此时股市频繁出现危机，那么即使是一个人一生的积蓄也只是杯水车薪。退休者不再是长期投资者，并且也不再妄想等待几年或是数十年，期望他们的账户能一如从前。

## 顺势而为

在艾略特失去退休金，命悬一线的时候，他接到以前同事打来的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改变了他的命运。艾略特说：“他在寻找具有伍德沃公司管理经验的合适人选。”于是，从 2002 年开始，艾略特便专为 3 个其他行业高管提供项目咨询服务，这三人创立了保养维修伍德沃旧设备的业务。“一开始，我和水电控制官员一起工作，他主要负责用于电站的涡轮机的水流量。”

很多项目都需要艾略特修理那些伍德沃公司不再提供维修服务的设备。艾略特往返于全球各个水电站，他常常在一些蓄水大坝上看到伍德沃的机器设备，这些设备都已经使用了半个世纪，甚至更久。他知道如何修理这些设备，这也给他带来了不错的收入。艾略特说：“我现在比在公司时的收入还要高。”在伍德沃工作时，艾略特很少离开伊利诺伊州，而现在，他穿梭美国南北，欣赏着南北半球景色优美的荒原，往返于由湍流带动涡轮机发电的蓄水大坝。那些他在开始这项工作前毫无所知的地域风光令他屏气凝神。艾略特来自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平原地带的俄勒冈州（Oregon），华盛顿（Washington）的崇山峻岭让他惊奇不已。同时，艾略特还为这里需要他修复以保持正常运转的设备感到惊叹，因为某些设备有冰窖那么大，并且都在大萧条时期制造而成，但到现在它们还能为数以万计的人提供电力和水源。但或许最令他惊叹的还是这里的水的流淌方式，以及时间是多么短暂，一条急速流淌的河流流过蓄水大坝时的用时短暂意味着价值。他也认识到，如果他不在此处，这里的人们将如何处理面临的危机，如果没有他现在拥有的相关经验，这里的水或许将不能转换成各种能量。他常常将自己与施工现场那些电力设施方面的年轻工程师们做对比。他说这些工程师聪明灵敏，能力强，并且求知欲也很强，但处理事情的经验积累尚浅。艾略特说：“我能解决设备的相关问题，分析设备结构，并且知道如何利用身边的资源。我可以判断许多问题的根源，但年轻人可能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并顺利渡过难关。他们很多时候都希望能有一个权宜之计，而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在这之后再次完善。也许有的年轻人已经在电力公司工作十余年，并且从未遇到过问题。而我却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于每一项工作，我都会有很多新发现，而且我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就在艾略特的工作已经转型的同时，这个曾经由3个人成立的罗克福德“工业浪人”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拥有75名员工的企业，还不包括像艾略特这种合同工人，在公司，这类工人共有12名。从某种角度上讲，这类人群的聚集现在也许成为核心创意类人群的一部分，他们现在属于美国老一代企业家，这是在所有创意类人群中最具创意的一群人。

艾略特的咨询服务并不是老一辈员工们激情澎湃的创意业务的唯一佐证。在从伍德沃离职后，艾略特和他的妻子戴安娜还开展了另一项业务。“我们买

了半亩地，还有这里的冰激凌。”当艾略特谈到他们所购买的季节性甜筒销售站（也称为奶制品仓库）时这样说道。刚接管这里时，艾略特需要清扫装修，而所有的木工活、油漆活和机械安装都需要他亲自完成。艾略特在伍德沃的工作经历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帮助。艾略特说：“我能安装任何东西，甜筒冰激凌机就像一个小型的发电站拦水坝一样。我非常清楚，如果我不安装这些机器，我们就不能使业务正常运作。”炎热的夏季持续了3个月，在这段时间里，艾略特共销售了18 000个8种不同口味的圆筒和圣代。

## 创业者的成熟关系网

当罗克福德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努力寻找出路时，经验丰富的老员工们却能安然自若。罗克福德拥有众多可以相互连接成网络的关系。艾略特可以通过电话或者网络连接向高山上的地方提供咨询服务，但除了罗克福德那些对他的技术和行为方式了如指掌，并非常信任他的人外，这种方式的服务从未出现过。艾略特在伍德沃35年的经历使得他的咨询服务成为可能。

堪萨斯城（Kansas City）考夫曼基金会（Ewing Marion Kauffman Foundation）是一个致力于研究和促进企业家精神的专业机构，其分析员戴恩·斯坦格（Dane Stangler）说：“在开展一项业务前细究老员工们所拥有的企业家精神和各种优势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斯坦格的研究重心是创业、经济增长和城市未来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说：“当你发现每隔10年人类寿命就延长1年多时，当你思索如果一个人在65岁退休后还有2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时，人们就会畅想如何才能使他们广泛、深厚的关系网融入到他们自己的业务之中，从而使业务腾飞。”

斯坦格说，对创业者而言，经历和关系网络远比金钱重要。这正是约翰·艾略特这类老一辈创业者的优势。“然而，企业家精神还有一个重要元素。你了解的企业家越多，你就越有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你便会将这视为一个可想象的选择。大量的企业家精神来自对外接触。”

企业家精神更多是对工厂中残酷的现实做出的应对方式，而不是单纯的追寻美国梦<sup>①</sup>。从1980年开始，男性员工一直从事某项工作的平均时间缩短

<sup>①</sup> 这里指追求富庶、自由和机会均等。——译者注

了6年（女性的平均时间较男性稍长一点）。斯坦格说：“毫无疑问，这一现象与这个社会不再存在终身聘用的事实紧密相连。许多人被迫加入创业的行列。”

许多初始创业公司都接手曾经只在稍大一些企业内部运作的业务。斯坦格指出：“波音公司生产飞机时，他需要数以百计的公司与其携手。许多小公司都在帮助大公司研究和开发。”紧接着，那些低成本的家庭作坊犹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但它们的发展潜力仍然不容忽视。亚马逊（Amazon.com）和易趣网（eBay）允许他人建立店铺，并通过它们的在线端口进行销售；同时，它们也加速发展数十万项业务，即通过在更大的网站上设立的虚拟店铺销售货品。斯坦格说没有谁在一开始就对复杂多样的新业务了如指掌。

## 老革新者

我们更需要明白，是谁创立了所有的新企业。难以想象，在美国硅谷里工作的大多数企业家都是一些男性技术专家，他们有着与众不同的奇思妙想、少量的资金，并且常常在车库里挑灯夜战。常规思维并非是完全错误的。独行其是的年轻技术员们并非与这里格格不入，他们是促进美国和其他一些推行新公司的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改变的创新力量主要源头。斯坦福大学著名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一直坚信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年轻创造者的格局，如果抛开技术经验来看，年轻创造者可能是比那些老同伴更优秀的革新者。在保罗·罗默看来，当用一种全新的方式重新整合资源并增加其价值时，经济将会得以发展，这就需要年轻的思想家，包括年轻的创业者。硅谷的风险投资家因解雇40岁和30岁以上的创业家而闻名世界。《圣何塞信使报》是报道硅谷的主要日报社之一，它的专栏作家克里斯·布莱恩（Chris O'Brien）在2009年后半年引起了轰动，因为他当着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商学院（Sloan School of Business）学生观众转载了VC巨人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的伙伴道格拉斯莱恩（Douglas Leone）所做的评论。莱恩说在红杉他们会将重心放到30岁以下的创业者，因为30岁以上的创业者没有创新力。莱恩还表示他认为在诸如社交媒体等在线领域，年轻的创业家是更好的选择，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用户。

事实上，与年长的创业者相比，年轻创业者比例偏小。在过去 10 年间，美国 18 ~ 44 岁的公民参与的创业活动的比例大幅缩减。其中，年龄在 25 岁以下的创业者参加创业活动的比例下降得最多，约为 30%。同时，年龄在 45 岁以上的创业者的比例在逐步上升；一项新研究表明，年龄在 65 岁以上的创业者的创业比率极高，几乎该年龄段的人群中 1/20 的人已经开始或打算从事某种业务。<sup>21</sup>在美国，1/10 的工人为自由职业者，而在年龄超过 50 岁的人群中，有 1/6 的人为自由职业者。现在美国创业更具代表性的创业者或许要数那些具有创新精神但不太情愿与社会断层的男性或女性，他们年龄都在 50 岁左右，或者更大。不管怎样，老年创业者的巨大力量是他们融入当地各种业务和步骤的最好连接。

## 窃取普罗米修斯之火

有人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创业阶层的老龄化可能会消耗美国一些创新和发展的潜力。许多国家拥有可以时刻窃取普罗米修斯之火的极具潜力的年轻创业家，普罗米修斯之火已经带领美国的创业者们将所有事物从信息经济逐步转换为对 DNA 的合理应用。与之相反，这些担忧可能会代表着一些正面的征兆。年长的创业者将会创造更多工作岗位和机会。在美国，小型企业是最大的工作“生产机”。斯坦格指出，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融入美国经济中的数百万的工作岗位几乎都是由那些从小型企业逐步发展扩大起来的初始企业提供的。另一方面，由旧版财富 500 强中的工业企业提供的工作机会显著下降。另一个迹象便是，年长的创业者将逐步成为极具创造力的人群的核心，从而为他们居住的地方带来勃勃生机。人们开创一项新业务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相信自己能胜任这项业务，或者他们能制造出比市面上已有的产品更好的产品。这是对创新一词最好的阐述。除了创造工作机会和促进生产力外，创业者也是其他公司提供和出售的服务和设备的消费者，也是创造性破坏中的创造组合的一部分。在罗克福德，他们可能抓住这个最佳时机重新打入那些曾经将他们逐出在外的行业。

## 祖母的公益事业

在罗克福德（更宽泛的说是在美国），这一代人将时间和金钱划分在劳动力的范畴之外：即“大家庭”经济<sup>①</sup>。在这样的家庭里，那些通常都已不再工作的祖父母们必须抚养和照顾他们的孙辈。

在美国专为享受政府补助的家庭修建的住宅区内，有一个2居室的公寓，这里居住着这样一个家庭：63岁的老奶奶（我们叫她伊冯娜·弗劳尔）和她的“大家庭”。目前，这个家庭还包括她的两个13岁的孙辈。公寓里四处洋溢着生活的气息。客厅里植物林立。孩子们随手画成的图画布满墙壁。

伊冯娜是一个养育者。她对“上帝”赤胆忠诚，“上帝”向她发出了信号，并指引她照料孩子们的生活起居。据伊冯娜回忆，有一次她心跳停止了25分钟。随后，医院里的护士宣告她已经死亡，但是“上帝”拯救了她。在祷告时，伊冯娜祈求能活下去，这样她便可以看着她的孙辈（我们叫他们廷娜和韦尔）茁壮成长、上大学以及成家立业。

迄今为止，伊冯娜还照料着她的孙辈。她从濒死的边缘侥幸生还。如今，她患有肾脏疾病，所到之处，她都必须携带便携式透析设备。她还患有糖尿病，每天都要注射胰岛素，而通常都由她的孙辈为她注射。尽管如此，伊冯娜仍然购物、做饭、做清洁并且带廷娜和韦尔去教堂做祷告。

伊冯娜已经获得了成功。一篇有关老龄化的医学文献指出，仪式能为参与者提供交流机会，延伸友谊，从而避免孤独与分离。祷告和冥思还可以帮助人们控制影响心理健康的荷尔蒙的分泌。

伊冯娜所说的话几乎展现出了她与家庭和社会网络连接何等紧密。逝去的父母在她的生活中仍然举足轻重。对伊冯娜来说，她的父母仍然指引着她的精神生活，并时刻提醒她恪守对她子孙的承诺。每当她与年青一代交流家庭价值观念时，她总会用她父母的语气与他们交流。她常常会向子孙们讲述他们是如何从亚拉巴马州前往美国北部，以及她的父亲是如何从拉煤的卡车司机变为备

<sup>①</sup> 大家庭是一个新创词，指由于孩子的父母不愿或无法抚养孩子，而由孩子的爷爷奶奶、祖父母和其他亲属共同抚养孩子的家庭。——译者注

受尊敬的牧师的；她也经常翻阅家庭相册。每当伊冯娜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她便会让 16 岁的孙女去拿所有与故事相应的照片和纪念物，并且她非常清楚每样东西放在何处。当伊冯娜讲述一个细节的时候，孙女便会记录下来。这便是伊冯娜经常讲的故事：一个在隔离时期试图将黑人家庭带离美国南部地区，并在上帝帮助下获得尊重的新家庭的故事。她的家庭并非小时候那种传统小家庭。现在的家庭更大，如果在过去伊冯娜不极力地将其融合在一起，现在这个家庭或许已经四分五裂了。

以前，伊冯娜是美发师和厨师。她曾经在学校、有钱人家里、白人家庭和罗克福德的社会俱乐部中工作。“1989 年，我辞去了在罗克福德的工作，并到俄亥俄州照顾我的母亲，她那时已经不能四处走动了。父亲年龄太大，不能照顾她，所以我搬了进去，并且照顾了她两年。”伊冯娜说她母亲在一家当地的私立养老院遭遇到了困境，他们并未很好地照顾她。

## 奥巴马的医生

总体来说，美国白人使用养老院的机会比非裔美国人大。大卫·沙因尔（David Scheiner）是芝加哥的一名医生，在 2009 年的总统就职典礼前，他是奥巴马的私人医生及其探讨医疗保健政策的益友。沙因尔身形偏瘦、秃顶并极具书生气质；他非常健谈，并且时常在美国现代医疗公约规定的时间外花费更多时间和病人们相处，因此，他家喻户晓；沙因尔在和病人对话时倾听病人的健康情况，并时常倾听病人讲述家人的压力和骄傲。

他说，多年来，他已俨然是一名老年病学家了。他有一丝波希特地带（Borscht Belt）的特点，他喜欢和病人们讲笑话、开玩笑，因此，很多病人来看病时，都会给他准备很多笑话。沙因尔说他的病人已经和他一起变老，并补充说：“他们现在身体状况极好。事实上，我在想他们这样棒的身体状况能维持多久？”

如今，沙因尔 70% 的工作都是为那些 60 余岁或者更年长的非裔美国人提供医疗服务，还有很多病人已有 90 岁高龄。沙因尔发现在这些病人之中，他们享受到的院户照顾非常值得怀疑。他说：“我所见到的黑人家庭会利用他们有权享受到的所有社会服务和公众援助，但他们会想尽办法做出安排，使大家

庭中的老人不在养老院度过余生。在美国，拥有黑人家庭这种思想的人不可避免地破坏了家庭这一实体，但当我对比白人病人是如何照顾他们大家庭的时候——爷爷奶奶照顾孙子孙女，外甥女照顾年迈的姑妈——我常常在想，这些白人病人的家庭看似更加支离破碎。在这些家庭里，孩子与父母分隔两地，父母们离开子女自谋生计。这些家庭安排了家庭看护或其他人（也许是一名移民护理员）来到家里，担负起本应由家庭成员担当的角色。”

在罗克福德，伊冯娜是一个年轻的祖母，当她在1993年接过她的孙女廷娜时，她才46岁。她的第二个孙子韦尔在2010年时已经6岁，当伊冯娜七十余岁时，韦尔仍有可能还待在这个大家庭里。

## 忙碌劳累的祖父母们：祖母是孩子们的“新妈妈”

伊冯娜对她孙辈无微不至的照顾恰巧反映了美国祖父母们逐步恢复的角色。根据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来看，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祖父母信息中心（AARP Foundation Grandparents Information Center）的艾米·格伊尔（Amy Goyer）报告如下：在美国，30%的年龄在5岁以下的儿童定期由其祖父母照料；所有儿童中，有6%的儿童生活在以祖父母为主的家庭之中；已有240万祖父母负责照料和他们一起生活的孙子。格伊尔指出，如今，承担父母角色的祖父母们还相对年轻，其中71%的人低于60岁。从长远来看，照顾孙子的开支会给他们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格伊尔说：“照顾孙子的祖父母们常常会花掉他们的退休存款，并不得不放弃工作来抚养小孩。大约有20%的由祖父母照顾的儿童生活都比较贫困，他们身体、精神等方面的发病率更高，并且1/3的人没有健康保险。”<sup>②</sup>

在美国，有一半的由祖父母照顾的儿童都是由祖母一个人照顾。只有很小一部分的儿童由祖父照顾。在很多情况下，政府通过援助项目向抚养孙子的祖父母发放的补助是这些祖父母们极为重要的收入来源，没有政府的援助，许多祖父母都不能照料他们的孙子。

伊冯娜有精力、精神并带着足够的爱去照料她的两个孙子，对她而言，钱

---

② 美国非贫困儿童的数量几乎与之一致。



是不够用的。她能选择的工作机会很少，即使拥有一项工作，她也不可能回去上班。她患有两种慢性疾病，并且还有一个只有6岁的孙子在家等待照料，照料孙子便是她的“工作”。许多需要照料孙子的祖父母都发现在他们退休后，儿童们的需求使他们不得不重返工作之地。还有很多人发现，家里的孙子使得他们与工作无缘。当地的就业市场、照料孩子和收入援助的可用性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选择。

伊冯娜的儿子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但是三三两两的工资并不能使其渡过难关。伊冯娜直言不讳地说：“今年，桑特答应给我的孙女买一台电脑，但是至今尚未实现。”社会工作者说，在罗克福德，祖父母想从儿女那里寻求资金帮助是非常不现实的。子女们很少愿意主动提供帮助，往往也无能为力。

尽管在非裔美国家庭中，祖父母作为监护人的角色更为显著，但每个人种的祖父母们都担任着母亲的角色。在美国，大约1/4的作为监护人的祖父母都是非裔美国人，这一数目差一点就是美国非裔美国人总数的2倍。<sup>①</sup>在罗克福德以及全美，靠曾祖父母抚养的儿童日益增多，他们由未婚少女所生，这些少女自己都还是他们祖父母的法定监护对象。

## 祖父母巨大的经济价值

“几乎我所有的案例（93%）都涉及鼓励祖父母照料他们的孙子并且使这些孩子不至于寄养在别人家中。”生活景象社区服务中心（Lifescape Community Services）的社工谢里尔·戴维斯（Cheryl Davis）如是说，生活景象社区服务中心是罗克福德一家由伊诺利斯州授权的社会服务供应机构，该机构和各个家庭密切配合，并且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被视为不适合照料自己小孩的家庭提供基金。将小孩和家庭成员安排在一起生活而不是寄养在别人家中是有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原因的。一般来说，小孩更容易和自己的家庭成员相处，而非寄养家庭。同时，对于国家而言，让家庭成员照顾小孩的开支远比寄养的开支少。纵

---

① 18岁以下非西班牙裔美国黑人占全国儿童总数的14%。72%在美国出生的非裔美国小孩由未婚妈妈所生，而全美由未婚妈妈所生的孩子的比例为40%。2007年，170万的美国小孩是由未婚妈妈所生，从2002年起跃升了25%。当然，并非所有的未婚妈妈都是未成年人。未婚未成年孕妇的比例在过去15年都有所降低，然而从2007年开始，这一比例又开始逐渐攀升。

览全国，寄养一个小孩的平均开支为每年 22 000 美元，而若让小孩和其祖父母一起生活，所需的开支只是上述数额的 1/5。

有时，父母自己做出选择，遗弃他们的孩子。有时，父母死亡、被监禁或是因为虐待子女或受到毒品影响而不允许抚养小孩。戴维斯说，通常，她的要求都会遭遇到强大的阻力。“祖父母常常并未打算或者压力太大并不想承担抚养孙子的责任。有些祖父母认为他们的年龄使他们不能很好地承担这一责任。一般来说，在 50 岁时，一对夫妇已打算退休，并且打算开始他们计划已久的长期旅行；而此时，两三个小孙子的到来，使得他们失望至极。我想说的是，在我的案例中，近半的祖父母都为此感到非常费神，但是最终，他们都选择了抚养他们的孙子，使其不会寄养在别人家中。”

在美国，大约 1/20 的小孩都由祖父母中的一人或两人照料。但戴维斯说她所负责的案例中该比例更高，并且正在逐步攀升。2009 年，她的公司（在罗克福德仅此一家同类公司）成功说服了 100 对祖父母照顾他们的孙子。戴维斯说，但是这一数量剧增并未使经济状况好转。在 2010 年，她所在的公司处理的案例的数量是以前的 2.5 倍。除了数量的攀升外，公共服务机构并未达到他们所需要的家庭的数量。

纵观全世界，祖父母为家庭提供了广泛却不受重视的安全网络。他们常常这样做，因为他们认为有必要并且也有时间这样做；然而，他们往往需要为他们提供的帮助做出“英勇牺牲”。通常情况下，当与老年人群相关的赡养问题出现时，接踵而来的便是对老年人赡养问题的担忧。然而老年人一般提供服务都无须报酬，或者花费较少；事实上，老年人常常自掏腰包，帮助子女们照顾孩子，使他们能在工厂正常工作，不受影响。

最近，戴维斯在协助组织社区会议，她将这一会议称为“罗克福德的祖父母的峰会”，并提供服务和选举出一个决策咨询班子。那些经常感到遗憾的祖父母们说他们名为祖父母，但事实上已经担起了父母的角色，因此多了许多额外的负担。“他们需要从孙子们的必需品入手，而非一贯地宠溺他们。他们必须管教孙子，为他们提供食物并设定界限，而不是一直溺爱他们。”祖父母们还寻求减轻脱离他们监理由的方法。他们将本应用于和同龄朋友沟通、攀谈或用于户外活动的的时间都用在了监护孙子。

此外，祖父们所做的努力或许与今天人们养孩子的方法有所出入。他们常用打屁股或其他已经不适用的方法教训小孩，那些受到顶撞的祖父母尤其是如此。并非每个由祖父母“当家”的家庭都像伊冯娜家庭一样洋溢着温情。跨代的照料和教育往往会产生失败的结果。比如，那些经常被辱骂或虐待的小孩，长大后更有可能辱骂或虐待自己的小孩或其监护的孩子。而在祖父母家里孩子可能会受辱骂或虐待。戴维斯说：“我们现在遇到的虐老事件越来越多，这主要是来自那些小孩受到虐待的家庭。”通过公共机构所处理的一些最麻烦的案例，戴维斯认识到了这一点。

整体来说，祖父母提供了大规模的家庭服务（除去情感价值不说）。用一个比较保守计算分析，城市研究所估计，在2002年，美国作为全职或兼职监护人所提供的服务的总价值将达到392亿美元；加上对老人、配偶和自己孩子的照料费用，55岁以上的美国人在家庭护理方面已经提供了价值1000亿美元的服务。戴维斯指出，在罗克福德，她的客户中，照料孙子的祖父母们还要照顾他们更加年迈的父母或是仍须照顾的子女。当然，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充满爱和自我奉献精神的妇女们会一直工作到由于事故、疾病或是年龄因素而必须退休时，那时，她们就需要别人照料她们了。





## 第8章

# 我们该如何看待老人

亨利·奥尔森（Henry Olsen）居住在芝加哥西北边。虽已年逾九十，但他身体健康、面颊红润；红色的看守员工作帽以及耷拉在头上稀松的灰色头发使他显得再普通不过了。亨利硕大的眼镜总会无形中淹没他的脸庞，在他说话时赫然滑落在他的瘦骨嶙峋的鼻梁上。他总会不断地用手轻推这副下滑的眼镜，使它能与他浅蓝色的双眼完美相称，每当这时，他总会眨眨眼睛。亨利的尼龙风衣也总是硕大无比。老照片上的亨利是一个身材瘦小的男士，因此，那件硕大的夹克便成为了一件神秘的事物，就好像它是亨利未花费分毫从地上捡的一样。亨利极度节俭，正因为如此，日积夜累，差点为此命丧黄泉。这真是一个悲剧性的讽刺，亨利毕生的存款差点毁了他。如果没有这一临时的特别干预，亨利恐怕早已身无分文，居住在芝加哥的一座养老院里，并在那里孤独终老。

而今，珍妮负责照料亨利的起居。珍妮是一名脾气暴躁的波多黎各中年妇女。她已经当上了奶奶。珍妮从来都会自然而然地取笑亨利，并对他呼来喝去。她还负责看管整个房子。珍妮说她的工作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但是亨利

基本上比较健康，也很和蔼，对她来说，这也是一种欣慰。就在最近，她照顾的老人大量咯血。另外，一位八十多岁的妇女叫她“妈咪”，并且行为异常，就像个小孩一样。然后，还有一名妇女整整一个星期都冷酷地坐在一条躺椅上一言不发，有一天却忽然站了起来。

亨利的话题总是滔滔不绝。他有时非常鲁莽。珍妮说：“当我开始工作时，如果我和他吵了起来，他会诅咒我下地狱。即便如此，我还得继续工作。他不雇用我，也不想要我帮他，但我仍然有自己的工作要做。他总会一连几周吃同一锅饭，他丢掉发霉的部分，然后继续煮剩下的饭菜。他会在地上吃饭。我总会告诉他，我在这里是来帮他做饭的。”

亨利的言语中总夹杂着性别歧视的含意，这对照料他的人来说不足为奇；但这并非明智之举，因为在过去两年间，已经有8名照料者到此照料他，并且所有的照料者都得完全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他们还将他看做一个守旧派的种族主义者，带有一种来源于芝加哥旧时期的种族部落的态度。

黑皮肤的珍妮并未因亨利的偏见而对其抱有意见。面对守旧派的种族主义，是她工作中遇到的各种情形的一部分，就像清理血迹和痰或者和精神症患者进行简短的对话一样。在珍妮不在的日子里，两个黑人妇女，其中一个是在牙买加人，代替她照顾亨利。在描述她们的时候亨利不存在任何成见。珍妮说，那就是亨利，那就是他来的那个时代。不管怎样，亨利仍然需要照顾，而珍妮也有责任照顾他。珍妮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亨利也逐渐学会更加尊重别人。

尽管对照顾他的妇女们稍有抱怨之词，但亨利对她们的赞赏之词更多。他说：“每一个女孩都有不同的故事要讲。来自非洲的女孩教我如何打鼓。曾经还有一个来自亚洲的非常安静的女孩。她的的确确触动了我的心。她有一对女儿，并且拥有自己的小楼。她说我可以为她画画。本来我可以画下来的，但是当我挤出时间想为她画画时，她到一个炒杂碎的餐馆工作了。”

亨利清楚明白地要求照顾他的“女孩们”做什么。容忍亨利的上述行为是她们工作的一部分，但是亨利的性骚扰却激怒了珍妮。

珍妮提醒到，亨利心情不好，因为他被禁止与邻居攀谈，然而，他的邻居却在阳台上闲逛，以引起亨利的注意。珍妮说，亨利坚信他的邻居是他唯一真正的朋友，并且他不相信任何从他家进出的人。他害怕他们从自己身边带走任

何东西。

## 芝加哥童年

在仔细倾听 10 分钟以后，亨利变得滔滔不绝。有人问起了 20 世纪 20 年代他在芝加哥的童年，这使他振奋不已。他心情激动、兴致勃勃；当回忆起生活中各个精妙的细节时，他语速极快，没有任何停顿。亨利出生在芝加哥，父母都是挪威人。亨利曾在芝加哥巨人巷技术高中（Giant Lane Technical High School）就读，在那里，他成绩优异。毕业后，他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西方电气部门（Western Electric division）找到了一份工作，并成为一名技术员，他天资聪慧，勤学好进。亨利工作后不久，他的父母就买了一套住房，亨利现在仍居住于此。此前，亨利一直和他的弟弟阿恩（Aren）同住，直到 2006 年阿恩去世。与此同时，亨利被派往区上较小的工作间或较大的工厂，这些工作间和工厂都配备电话和确保电话系统运作所需的各类设备。市外的西方电气各工厂群共雇用了 45 000 名员工；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使得数十万人走上了中产阶级的道路，其中包括大量来自中欧和北欧的白人移民，他们聚集在工厂周围。

从 1984 年开始，西方电气业绩开始下滑。1986 年，西方电气停止在美国生产电话，并在 1995 年惨淡收场，那时西方电气的资产被美国其他电信公司悉数瓜分。

2008 年秋，珍妮在亨利家已工作了数周，对她来说，这里仍旧像迷宫一样。房间里没用的纸张堆积成山，废弃的材料使人难以进屋。阿恩和亨利会“收藏”任何东西。

从 1989 年开始，这里就有很多杂货都原封未动。充满恶臭的霉菌弥漫着整个房屋，啮齿类动物在房间里四处游荡。这些霉菌和动物粪便会给亨利带来致命的危险，因为他依靠心脏起搏器而活着。现在，只有还未清理的地下室才有恶臭，并从地下室的门中吹散而去。不过现在每天也有新鲜的空气流过房屋，并且房间总会弥漫着厨房里加热午餐时迷人香气。

最近，在别人的帮助下，亨利找到了他家人 65 年前的照片，虽然已经泛黄并有许多斑点，但这些照片仍然装帧完好。为了使亨利回忆起他更为正常的

过去，珍妮将这些照片钉在墙上。当人们看到亨利和他的朋友还有家人穿着挪威滑冰齿轮鞋的时候，就仿佛他们是索尼娅·海妮（Sonje Henie）<sup>①</sup>电影中的主角。

亨利说：“对，对，那就是我们。我们在挪威。”当有人问起，他是否在芝加哥滑冰时，亨利说他在芝加哥滑过冰，并用手指着一张他和朋友在当地公园的冰面上拍的照片。“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女孩，我们一起去滑冰。她对我真的很好，我很喜欢她。我们围着冰槽转啊转，我经常见到她。她喜欢我，我也喜欢她。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她最终却杳无音信。”眼泪在亨利眼中打转，但他很快恢复了过来。

亨利滔滔不绝地说着，几乎没有任何间断。他谈到了教室、老师、社团、同事、家庭成员，以及那些走进他的生活并照看他的政府官员最近所做的让他觉得不公正的事情。

## 节俭的百万富翁

20世纪20年代，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开始践行全球首创的雇员持股计划。亨利购买了少量的股份，持股量逐年递加。几十年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已成为全球持有量最高的股票，并且该公司也成为一家值得信赖的公司。尽管很少有人有亨利那种计划和长远的眼光，但数以万计的员工都充分地利用了公司股份购置计划的优势。在晚年，亨利换了工作。当真利时（Zenith）这个远程遥控和“收费电视”的开拓者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电视和收音机制造商时，亨利成为它的技术员。（真利时现在名存实亡，该公司残余部分很久以前就已转移到一个韩国集团公司名下。）亨利还接受了真利时的股票。与此同时，他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也在不断升值。

“我的股票一点一点地积攒了起来。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分割掉，你怎么知道接下来会怎样？”亨利夸张地问道。亨利的投资历史与公认的将所有储备金投资到很少一部分股票上的“聪明做法”大相径庭。亨利持有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真利时公司的股票一路上涨，并且在全球化竞争击垮两个公司前，他总

---

<sup>①</sup> 挪威著名滑冰选手。——译者注

是幸运地在合适的时间将其出手。而在不合时宜的时候，他也会感到悲观沮丧。

亨利很长一段时间都居住在他工作的公司里，从而积累了许多经验。那些经济持久性较高的公司（如西方电气）在这个大型公立公司不能连续运营 50 年的时代里，已经不能持久地坚持下去了。而对于像亨利这类少数极度幸运的人，他们能很好地掌控自己的金融卡，在他们 90 岁时，这些股票的复利非常可观，以致世界上的许多报刊最近一直在关注这些节俭的蓝领工人和教师们们的故事，他们仍然是不动声色的潜在投资者，并为那些毫无戒心的慈善机构或学校留下大量资金<sup>①</sup>。

亨利非常节俭，但是他一旦做出决定，便不再更改。他告诉所有人：“现在，我的身价是 400 万美元。”就如他生命中的其他种种事情一样，他这个唐突的举动，使人大跌眼镜。他笑了，坐直身子，然后说道：“就是这样，我有 400 万美元，那又怎样？”

这并非一个神志不清的老人所做出的声明。他指定的代理方确认了他最近的资产状况。然而，对一个刚才还像妄想狂的人来说，这的确令人惊讶。亨利记忆力仍然很强，听觉灵敏，并且发音清晰，所以人们很容易忽略他的一些痴呆表现。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大脑前庭受到伤害，这一区域主要控制逻辑思维、自我意识和社交能力。这种情况夺去了亨利大部分判断能力。

亨利在言谈中随性、不经考虑的语言也许正是一个征兆。口部过度活动症（Hyperorality）是痴呆的一个征兆，它使得患病的人将那些不合适的物体放进

---

① 最近的一些捐助者看起来不像是百万富翁：密歇根的教师埃德娜·迪尔（Edna Diehl）在 2006 年去世，享年 88 岁，她将 130 万美元的资产捐助给一个她工作了 29 年的地区。希拉·迈尔（Sheila Mair），88 岁，是苏格兰的一名教师，为人谦虚，于 2007 年去世，去世后为苏格兰的慈善机构留下了 400 万英镑的财产。多伦多一所小学的教师罗伯塔·兰德瑞（Roberta Lantry）在其岗位上坚守 55 年，享年 89 岁，他的朋友一直以为他一贫如洗，却惊讶地发现他将 430 万加拿大元的遗产捐赠给了加拿大自然保护局。91 岁的工具与模具制造工在 50 岁时退休，他由于未付电费，家中断电，于 2009 年 1 月冻死家中，他为密歇根医院留下了 60 万美元的资产。内布拉斯加州格雷沙姆的沃尔特·施米特（Walter Schmitt）是一名 94 岁的退休铁匠，他从未上过大学，也从未结婚，他穿着工装裤，住在简朴的住宅里，于 2009 年为内布拉斯加大学留下了 350 万美元的遗产。乔·特姆斯泽克（Joe Temeczko）是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名孤独的杂工，他是一名波兰移民，曾做过与自由女神像有关的工作，还被人误认为“乞丐”。他在 81 岁时去世，“9·11”事件之后的一个月。在死前，他修改了他的遗嘱，留下 140 万美元翻新纽约的一个公园，以纪念“9·11”事件的受害者。



口中，这可能使亨利对珍妮进行猥亵。亨利的健康状况已经多年未得以确诊，甚至数十年。<sup>①</sup>在全球 460 万例痴呆病例中，额颞痴呆只占不到 1/20。在美国，和亨利患有同样疾病的人有 14 万 ~ 35 万人，这个数字相当庞大。除非有一个彻底的突破，否则随着所有人群中老年人口不成比例地增长，这一数字还会不断攀升。到 2040 年，当所有健在的婴儿潮时期的人都逐渐变成高危人群时，这个世界上患有痴呆病症的病人将增至 8 100 万人，是现在受到这类病痛折磨的人群的 3 倍以上。

据亨利自己说，他弟弟更关心他们的业务。阿恩健在时，他都会将哥哥的事情一起处理。但是，87 岁的老人是不能永远照料他 90 岁高龄的哥哥的。

## “恶鲨”入室

阿恩去世后，亨利变得非常沮丧，并且丧失了处理日常事务的能力。此时，一个远房表妹来到了亨利家中，并审查了两兄弟的所有记录。紧接着，她匆忙地聘请了一名律师，并向亨利施压，让他签署一份授权书，授权她掌管所有资产，并起草一份新遗嘱，将其所有的遗产留给她。在这些文件最终定稿前，亨利已经开始将钱从他的账户中转出了。亨利在邻近整洁的小院子里走来走去，与每一个停下来的人热情交谈。

一位中年邻居对这个老人不着边际的言语非常感兴趣，他是一名失业人员，有着很多空余时间。两人每天都相互交谈。亨利向邻居道出了他现在的处境，他的孤独、沮丧以及他的财务状况。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位邻居向亨利出示了一系列新的授权书，要求他授权自己掌控他享有的一切东西。邻居从亨利家中搬出各种物品，并在网上售卖。

亨利的表妹意识到她的计划即将崩溃，于是她向库克县公共监护中心（Cook County Public Guardian）办公室的律师报警，该中心负责照料那些不能

---

① 在 2003 年的《内科医学年鉴》（*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的一项研究中，一组美国研究者发现近半的痴呆症患者从未被确诊。迄今为止，奥尔森的痴呆症已经使他的精力远远超出了自家庭院和邻居之外。在患有痴呆的老年人中，他们走失的可能性极大，因此，这已成为公共卫生和安全官员关注的重点。2010 年 5 月，《纽约时报》第一次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大型警察局接手的最多的人员失踪案件将会是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们。

处理日常事务，并容易受到虐待或容易被利用的儿童、残疾人和弱势老人。监护中心办公室的一名社工拜访了亨利。亨利拒绝了拜访，但社工仍然坚持开展他的调查。监护中心发现了一系列他们每年都会遇到上百次的金融虐待问题，于是他们将办公室搬进了亨利家中，并在亨利、他的表妹和那个有嫌疑的邻居间建立起了一面法律保护墙。

库克县公共监护中心的律师温迪·卡佩莱特（Wendy Cappelletto）主要负责为老年受害者提供监管保护，他说：“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亨利将在不久后一无所有。我确信，如果我们不提供帮助，亨利的钱财将会消失殆尽，房屋将会被变卖，钱财被花光，而他自己将会在养老院孤独终老。我怀疑，邻居那里可能还有另一个版本的亨利的遗嘱，在这些遗嘱中，这位邻居是受益人。”

## “必须有人照料这些人。”

根据社工的报告以及对亨利痴呆问题的医学诊断检查结果，亨利在县里的病房中住了下来。监护办公室为亨利安排了照料者帮助他在家中的生活起居，并为他雇用了律师，帮助他重新起草遗嘱，使遗嘱的内容能满足他乐善好施的伟大愿望。在亨利房间里发现的一大摞纸是上百份小额的作废支票，大多数的数额都在 25 美元左右，这些都是多年来寄往各式各样的慈善机构的支票。此外，他们还花费了数十万美元来清理囤积在这里的杂物，更换并重建被霉菌侵蚀的墙壁以及支撑房屋的整体结构，修复即将损坏的楼梯，并安装新的天花板。

卡佩莱特说：“我们将亨利的钱用到他自己身上，意义重大。现在，他很喜欢我们，并且很信任我们。这是件好事，因为他有资金。”

亨利的故事看似很极端，但更为极端的事实是，现在或者不久以后，像亨利一样的生活状态将变得非常普遍。亨利没有子女，也没有值得信赖的亲属照料他，这使得他更像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而非流浪者。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将没有子女，或者和他们的子女分隔两地，届时，和亨利一样，上亿人将会没有更多的家庭资源。

卡佩莱特说：“现在，芝加哥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的任务是为那些

无人帮助的人们服务，不管是不是因为没有家人或朋友帮助他们。他们的家人已经过世、离他甚远，或是对他们不尊重、弃之不顾。”我们的名单越来越多，数字无论如何都几乎不像我们所期望的一样，老年人群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慢慢地，将有人来专职的照顾这些人。在探索社会将如何管理这些人群时，我遇到了诸多困难。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

亨利有可能再活三四年，甚至更长。如果他活到了100岁，那么他很有可能再多活两年。<sup>1</sup>我们希望亨利能享受他自己的晚年生活。拥有一个干净整洁的家，没人欺负虐待他，没有恐惧，并向那些有幸听他讲故事的人讲述从很久以前到现在发生在他身上的所有故事。

## “合法”欺骗老年人

亨利这样的事件并不少见。老年人往往都有很大一笔财富，年轻人都非常想得到这些资产，所以他们会伪造与老人们的友好关系，从而悄悄地盗走那些期盼已久的资产。然而，在没有违反法律的情况下，老人们的财产被骗会出现什么事情？精神不健全的定义何在？这与平缓的老式判断力有何区别？

在美国，金融服务行业使用的与老年人有关的销售规范早在2007年就已受到额外关注。那时，信贷危机使得各类已经摇摇欲坠的退休计划纷纷瓦解；随后，法院陷入了困境，他们不得不代表这些年迈的投资者声明他们的财务顾问本应慎重地少拿年迈的客户所愿意拿出的投资，而更多地拿出与年龄相关的需求。换句话说，代表老人提起诉讼的前提是老年人被年轻人歧视了。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并且在急剧恶化。年龄歧视，正如它有关年龄的字面意义一样，存在于每一个社会团体，存在于各种贸易间，存在于工厂，并且是一种既嘲弄老年人的智慧与才智，又不能充分考虑老年痴呆这一流行病的做法。当人们不接受变老的现实时，就会出现歧视，但是当人们夸大变老这一现象，或者有时不清楚人们变老这一情况并且不知如何接受时，也会出现歧视。

罗伯特·J·派尔（Robert J. Pyle）是一位80岁的独居男士，他的案件成为了老人们渴望独立，以及社会强烈要求给予老年人更多关心和爱护的两者间的矛盾冲突最为轰动的诉讼案代表。《纽约时报》的查尔斯·杜海格（Charles

Duhigg) 在 2007 年圣诞前夜写了一篇关于贫穷的派尔的长篇故事；这篇来源于现实生活的伤感故事，深掘了一个男人面对其贪婪的朋友、寒冷以及集市冷淡的态度时所展现出的自尊心和怯弱。<sup>2</sup>这一故事还招来了高级律师、监管人、新闻出版物和愤怒的市民们洪水般的评论。同时，这些评论和保险行业组织的公众游行一起，使派尔名誉扫地。

1999 年，退休的航空航天工程师派尔经济状况不错。他曾经组织一队工程师参加了由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 (Lockheed Martin) 承包的高度复杂的技术项目。派尔得到了一栋价值 65 万美元的房屋，并且还在银行存了 50 万美元。但是，自从他的妻子去世后，派尔的精神一落千丈，接着便是一场漫长的大病。独居数月后，派尔喜欢上了一个邻居，是一个 40 多岁的单亲妈妈，她常常会驻足与派尔交谈，并时常逗得他喜笑颜开。

派尔给予这个女士很多鼓励，并担当她的司机，这位女士找到了一份清洁工的差事。以前，派尔常常控制自己的开支，现在他借钱让她能支付房租。后来，当她冒充顾客在商店行窃被抓后，派尔又借给了她一笔钱，将她保释出来，再后来，派尔还给她借钱保释了她的男朋友。他一共借给了他们 4 万美元。派尔告诉媒体，他们分文未还。但他说这并未阻止他为这位女士和她的家庭购买两辆轿车。所以，他一共借给了这位女士大约 20.9 万美元，借款方式多样，有直接借出的，有偿还她债主的债务，并且还至少给过她两次现金。

派尔的继子通过各种努力劝说并阻止派尔，但派尔总以继子不尊重他的隐私和尊严圆满回避。显然，派尔没有向他们提供任何信息，因为他感到羞愧。由于缺钱，他抵押了他的房子，贷了一大笔资金，但这不足以使他偿还所有债务。他再次融资，通过一个经纪人，他偿还了 35.2 万美元贷款中的 3.3 万美元，但他还是不能偿还他的月度款项。贷款公司的一位发言人告诉《纽约时报》，他们没有责任告诉他这或许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或）告诉（客户）如何过他们自己的生活。

借款方决定取消派尔的赎回权并扣留派尔的房屋。派尔以更差的形式再次融资。派尔试图再次用他的房屋融资，却被一名 19 岁的房产经纪人断然拒绝，他说派尔的风险太大。相反，这位年轻的经纪人自己要约购买房屋，并且最终的议价比预估的市价（53.9 万美元）低了 20%。破产以后，派尔搬进了继女

家的小房间内，在这里他冥思苦想自己为什么会像约伯（Job）那样落魄了。

不像约伯，上帝不会使派尔重新振作起来，但是因为派尔是加利福尼亚居民，所以加州的法庭有望给予他一定的救济，而当地的法庭总会站在受害者一方。派尔已经81岁，他提起诉讼，准备夺回他在过去8年中失去的上百万的资产。与他有生意来往的公司和销售人员都是被告。

在美国，由有能力处理大多数日常事务的人提起的诉讼中声称他们的年龄使得他们不能处理他们的金融事务，如若不是这样，这一案例仅仅是一件让人好奇的事情而已。正是因为如此，所以那些与老人们有业务来往的银行家、经纪人和其他人应当采取额外的缜密的措施来保护他们的客户，使他们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不管是通过强制方式还是自主的方式来实行这些保护措施。

在加利福尼亚州，禁止虐老的法律使得这些诉讼有望胜利，因为这些法律为金融虐待设定了“现实生活中人们有目共睹的”标准。派尔的行为并不诡异，并且没有明显的脑损伤（对内科医生而言）。派尔只是年老而已，有点健忘，非常孤独，而且根据他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些老朋友和一部分同代人所述，他太容易相信别人。

很明显，派尔被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和一些压榨别人的金融机构利用了。但是这些不良行为显而易见吗？这是利用老年人与年龄有关的追诉时效性的一种特殊形式吗？

尽管派尔在诉讼中声明他能力不健全，但他告诉《纽约时报》他仍打算坚持独立生活。为了给予派尔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最后的裁决，尽管他以荒唐的价格第三次抵押房子的做法，但他有望一直住在他的房子里直到他人生的最后几年。金融的崩溃戳穿了美国抵押市场的一个现象，老年借款者有时候是那些黑幕经纪人的一枚棋子，他们给老年居民提供房子短暂居住，即使这些居民根本负担不起。不管怎样，派尔找到了三家机构，并完成了三轮复杂的文书工作，从而使他们与自己达成了交易。他设法获得所有的法律文书，从而安排出售他的房屋。这些事情并不简单。

那么，这代表什么？派尔是否能得到独立，是否可以像一个自律的居民一样受到尊敬？或者，有人会保护他吗？如果是以上几种情况，事情就不是那么

简单了，除非我们愿意在老年人陷入危机前尽力地评估他们的认知状态。或者，确定一个年龄，比如说73岁（派尔说他的麻烦开始于此），以此作为老人们极易受到伤害并且独立生活能力受到挑战的参考年龄。诉讼的目的就在于朝那个方向反战，但那些仍然可以处理自己事务的人们将会被推后，而在其他人侵犯他们自主权的时候，快速地聘请自己的律师。

## 辨认大耳朵与肥脸颊

亨利·奥尔森和罗伯特·派尔的案例引起了恐慌，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些事件是如何发生的。老年人往往会感到孤单，并且很容易受到伤害。而他们的弱点也清晰易辨。几乎每个人都能看到，的确如此！

即使是2岁的小孩也已经可以辨别出他们身边的大人的年龄。我们成熟以后，可以更准确地猜测别人的年龄；成年后，我们善于按年龄将人分类，并猜测别人的年龄，猜测的年龄差一般在4岁以内。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通过观察他人的面部来判断他们的年龄。

我们常常依据一些众人皆知的人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变化判断人们的年龄。科罗拉多州立大学（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的马修 G. 罗德（Matthew G. Rhodes）已经编录了随着时间推移人类面目的变化。<sup>3</sup>在童年时，随着面部的生长，面容将会改变。幼童的头较大，因为他们的头部比他们生理特征发育得较快，比如他们的下颚和鼻子，这些部位都需要时间增长。眼睛看起来较大，因为脸上的其他部位仍然相对较小。（想要判断眼睛相对于面部其他部位稍大的老年人的年龄是比较困难的。）前额逐渐变大，并且开始出现更大的坡度，鼻子和鼻梁逐渐丰满，并形成了更加立体的棱角。总体来说，随着下颌的生长，面部也有所变化。

20岁时，大部分人都不再长高，但面部仍然在不断变化。鼻子和耳软骨变得更大，面部皮肤也有所改变，不再像以前那样光滑。当人们30岁或者更年长时，连接面部皮肤和下部骨头的组织开始伸长，皮下脂肪开始消失。皮层变薄，变得更加透明（将照片中一位老人光滑的皮肤设置成像，人们估计的年龄非常不准确）。头发变得灰白，并且更细。一些牙齿也掉了，其他方面也都产生了变化。眉毛变得浓密了。颅骨也有所变化，从而改变了面部的形状。眼睛

的变化是判断人们年龄的最重要的线索之一（给人们戴上眼罩，会影响别人对他们年龄的猜测，这就是为什么老年人戴上太阳镜会精神很多）。当人们打量别人时，他们会从多方面入手，而老化的面孔为他们提供了众多线索，通过这些他们可以核查或相互核查彼此的年龄。如果在擦皮术或整形术后，皮肤变得完美无瑕，但是眼睛的眼白和瞳孔将会显得异常苍老；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不好确定一个人的年龄，但是也不会让他们看起来年轻多少。

面部的相关观察点很多，并且非常有用，所以就算是机器也能识别它们。世界各地的公共场所和商务区域已经安装了自动面部识别机。面部识别系统可以通过视屏摄像机捕捉半径为12米或更大区域内路人的影像。并且，通过一套可以辨别随着时间变化某个人发生的细微变化的计算程序，该系统可以将保存下来的影像和储存在电脑服务器数据库中的面部图像进行匹配。如果系统中也有摄像机上的面部图像，系统很可能会将两者匹配起来。

有些系统要求获取当时高达90%的精准匹配。（2009年，我参加了由南加州一个公司举办的演示活动，该公司主要向美国军方出售面部识别系统，当时我与我的同卵生双胞胎<sup>⊖</sup>兄弟一同前往。该系统甚至能将我们区分开来。）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计算机科学家<sup>4</sup>已经着手研发“自动年龄估测”程序，该程序可识别人们的年龄，而不是识别不同人群间的面部差异。该系统通过大量已拍摄的不同年龄段的面部图片来分析人的面部特征。现已证实，实验版本的准确率极高，很少出现错误。

不难想象，面部识别软件将会受到广泛应用，不管是用来搜索人的身份或年龄，还是二者兼顾。但是，当老年人大量聚集在人数众多的商场、火车站、汽车站和公共广场时，这样的软件是否适用？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桑市，当地官员通过软件得知这里将会出现交通大堵塞。

## 与年龄相称

苏珊·博伊尔只比我小三岁，这位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中年大妈昂首阔步地在“英国达人”（*Britain's Got Talent*）选秀舞台上首次亮相，引起了观众哄堂

---

⊖ 同卵生双胞胎性别相同，相貌相似。——译者注

大笑。博伊尔在英国选秀节目中一举成名，成为了传奇人物，但在过去，她曾鼓足勇气想要角逐于电视选秀竞赛，却因为害怕年轻貌美的容颜比一副金嗓子更受重视而最终放弃。据报道，甚至当她的前声乐教练鼓励她参加“英国达人”选秀时，也曾警告说：“……她年纪太大了，要知道，这是年轻人的游戏。”像苏珊·博伊尔这样的人物，比人们见惯了的电视里的标准形象行动更加迟缓，这使观众们对她实际年龄的猜想增加了几岁，因为电视里的人都想方设法地使自己看起来尽量年轻。

所以，如果苏珊·博伊尔看起来实际年龄像47岁，那么在电视界她应该差不多要60岁的样子。当博伊尔踱入舞台，节目的观众们，或许是受到主持人的影响，蹙起眉头连连摇头。裁判问苏珊有何才能，博伊尔晃动着臀部，如同卡通动画里的人物一般，给人印象深刻。

当然，苏珊·博伊尔事件称得上一场巧妙运作。过去电视制片人习惯性地渴望服务于18~35岁的人群。但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金钱与权力的走向往往受到婴儿潮一代人及其父母的影响，现实表明，选秀节目，例如“英国达人”、“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以及“星随舞动”（*Dancing with the Stars*）的运作已然吸引了老年观众群体，或许这种吸引是无意的。在美国，婴儿潮一代人每周花费在收看电视节目的时间大概39个小时之久，这比刚离开校园的痴迷于因特网与移动电话的年青一代人要多12小时。

吸引住老年观众能够带来经济效益。“星随舞动”节目以及其他国家的类似选秀节目，直接目的是为了传输一种理念，活力四射、勇于冒险甚至性感妩媚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任何年龄阶段都能拥有这些。这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新世界，年龄的增长并不会给人带来任何束缚。在这个世界里，你可以肆意扮年轻，当然你也需要遵循一些规则，如果你唱歌唱了45年还没成为流行歌星，那么来唱段音乐剧中激情高昂的抒情歌曲吧；如果你会跳舞但还没成为说唱艺人，那么请锁定舞池。公众希望你展现真正的年龄层次，除非你想来段另类演出。

这种现状能否改变，生物学家与社会学家们对此有着不同的观点。

## 理解老人

社会日趋老龄化，映入人们眼帘的老人们将有增无减。你想去商铺购物时



能快捷一些？你是避开排队的耄耋老人，还是快步上前帮助老人清理购物车？你想乘车穿过城市？放眼望去吧！驾车者们也老龄化了。到2030年，在美国，将有1/4的驾车者超过65岁，比现在的比例高出10%。我们在写字楼里、购物超市中，或者停车场上时，将会认真关注人们的步态、仔细倾听快捷线索来辨析他们是否条理清晰、牢骚满腹或者信任过度。我们将跨入一个新天地，在那里，越来越多的人们生活中充斥着无处不在的老龄化人群。

有种观点批判社会上忽视了老龄人群，这很快将被证明纯属谬论。社会的绝大部分将由上年纪的人组成。日常生活将被打上老龄世界的标签，人们对上了年纪人的直觉与概括认识将时常影响我们，无论我们对如何定义较老者、老者以及极老者是否有清晰的判断。老人的刻板对人们的日常交流的影响也将有增无减。

人们的大脑充斥着刻板思想，遨游于日益老化的世界中，人们将照此行事。一家学术机构已建立了理论心理学来阐述刻板思想的复杂成因，它推翻了刻板思想一无是处的传统观念，这是一门“社会认知病理学，它既不以经验为基础，也不以经验为可变基础。”<sup>5</sup>

戴维 J. 施耐德是休斯敦莱斯大学的教授，他于2004年撰写了《刻板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Stereotyping*）一书，全书围绕该主题开展了详尽的探索性工作，施耐德注意到，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已有超过5000多项试验研究着眼于刻板心理学学科。不出所料，该类研究的开展越来越受欢迎，就如学术界中关于民族、种族和性别分歧以及伴随进行的全球各地的民权运动一样如火如荼。当政治关注点转移到老龄化世界时，学术界的影响力将开始在潜在的年龄歧视问题上展露光芒。

施耐德的个人观点来自当代认知心理学。认知理论探讨了智力形成的基本过程。该领域的核心理念认为，智力是一个信息收集集合以及整合配置其内信息的混合过程。一种强有力的认知心理学早期观点认为，人们的“认知性”将其他人依照其特征、体格特征、期望值和价值观归类为一系列“存储桶”。<sup>6</sup>人们对其他人的印象是一系列刻板的特征集合，这源于认知过程的构建。根据这种观点，刻板是一种“重要的、基本的、固定的认知活动。”放弃它，施耐德说，我们将不得不放弃我们的概括能力，相信没有人会这么做<sup>7</sup>。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心理学家开始考虑人们为何倾向于将其他人归于特定类别的，并且开始探索导致人们对他人印象刻板化的潜在认知过程，将刻板与人们处理信息的基本方法联系在一起。这摒弃了刻板一直以作为腐朽思想或病态文化产物的思想，相反，刻板是人们想做就做的事情。

## 为何老人不受欢迎

我们中许多人都认识一些健康积极、生机勃勃的老年人，他们推翻了人们对待老人普遍的负面看法。然而，他们不仅是为了年轻人印象中的尊严而战，同时还要为同龄人的印象而战。多项研究表明，生活在刻板阴影下的老年人将形成刻板的性格特征。如果让其相信他们所处的年龄段记忆力已经衰退，并且无法像过去一样进行数学运算，那么他们的记忆力以及数学测验能力将真的萎缩。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繁荣托马斯·赫斯对两组六七十岁的老人进行了记忆力测试。第一组老人在接受测试前得到信号，由于年龄过大，他们可能预期表现不佳。该测试的计划是营造一种氛围，即施测者对这些老年受测者的印象已经定型，并且瞧不起他们。“这种氛围。”赫斯回忆道，“或许正是老年人日常经历的一部分，正如他们担心工作中他人如何看待自己而忧心忡忡，从而对个人行动产生的负面影响一样——这恰恰在潜意识里加强了负面的刻板印象。”

实验者煞费苦心地不以任何方式污辱第二组。结果表明，不但第一组较第二组，正如预期一样，表现不佳，并且越是受过最高教育的人群差距最大。“从另一方面讲，该测试的积极意义。”赫斯说道，“在于那些未受歧视的人们，或者生活在对待老年人态度正面积积极的环境中的人们，展现了明显较高的记忆能力……其关键信息是，消极的社会因素可能会对老年人的记忆能力产生负面影响。”<sup>8</sup>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贝卡·利维及其同事对70~96岁的老人进行了3年的研究，他们取得了令人震惊的发现，老人们对待年龄问题的刻板思想将影响他们的感官工作。<sup>9</sup>老人们理直气壮地抱怨自己听力损失，这是老龄化中最常见的困难之一。然而，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36个月的研究中，对老龄化看法最负面的受试者蒙受了最严重的听力损失。综观其他文化群体，利维发

现，那些生活在较少受到歧视甚至较受敬重的环境中的老人，蒙受的听力损失将更轻。<sup>10</sup>

老人们的刻板思想，实际上是一个积极、中庸、消极的复杂混合体，认为老人和蔼可亲且富有同情心的观点，抑或认为老人碌碌无为与能力低下的观点对人们而言有着同样深刻的印象。<sup>11</sup>虽然有些文化可能对刻板思想的衡量标准略有不同，但认为其是混合体的观点似乎相当普遍。哈佛大学的艾米·卡蒂等人进行的研究考察了约24个不同的美国社会群体的观点态度，其中包括亚裔美国人、残疾人、无家可归者等。“老人”一遍又一遍地被形容为和蔼可亲但能力较低的人群。其他研究表明，人们对年龄的成见较之对男女性别的成见已然占据上风。无论是男性老人还是女性老人都被打上了较之年轻人，不管是男性青年还是女性青年，都更加缺乏野心的烙印。

## 歧视老人的泛文化

一项国际研究考察了来自比利时、哥斯达黎加、以色列（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日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韩国各地的大学生对待老人的态度。他们认为老人们和蔼可亲、缺乏野心并且能力低下。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普遍认为老人地位低下。“年龄歧视。”卡蒂说，“是泛文化。”

现代化可能是罪魁祸首，卡蒂和她的同事说。随着社会从农业转移到城市，工业化贬低了老年人在若干层次的社会地位。老人们的寿命增长带来了数量剧增，退休制度否定了老人作为生产参与者的身份。现代化往往使人们的技能伴随年龄的增长而过时荒废，令其在新的领域中束手无策，因而带来求职困难。现代化还使得年轻人忙得连轴转，从而造成了一种短暂的现象，年轻人已较少与老龄亲属进行沟通以获取实践经验与情感支持。引起这些改变的束缚力来自老年角色的贬值，他们已不再代表精明博学。图书、报纸、电子媒体以及同龄人的交流都能告诉年轻人当前流行的是什么，相反，老人们的回忆或者口头传述已不再那么可信。

卡蒂的分析更像是在描述人们对一场某时某刻即将到来的世界人口老龄化的观念。“众所周知，刻板思想相当棘手，它面对大量反证而继续长期存在……即使我们全部变老，我们仍然倾向于为未来生活划分一个老年分界点。”

吉姆·谢尔曼说道，他是一位来自印第安纳大学的心理学家与资深教授，白发苍苍，留着络腮白胡须，于20世纪60年代初大学毕业，已任教超过40年。“朋友们往往将上年纪的人与耄耋老人相提并论，可是，哎，我们只是上了些年纪而已！”

谢尔曼是给奥巴马首次总统竞选提供策略建议的学术团体成员，该团体建议奥巴马推翻美国保守人士心目中对民主党人、城市居民以及少数民族一贯持有的刻板印象。倘若种族或性别烙印与老人的刻板思想有着相同点，那么，无论年轻还是年老，人们对老年人的消极态度与日常行动已根深蒂固。

无独有偶，一项对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美国最热门的养老胜地之一——关于歧视老人方面的研究证明，老年人的集中化对老人的刻板思想起着放大作用。当地居民进行了尖锐的评价，比如老人们扰乱交通，在当地关于减税需求以及降低年轻人教育开支的政治争论中占据下风。<sup>12</sup>

## 为何惧怕老人

研究老年病学的先驱罗伯特·巴特勒于2010年去世，终年83岁。他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大量撰写老年病学的著作，普及了“老年歧视”这一说法。他同样是世界倡导研究老龄化议题的主要机构之一“国际长寿中心”的创始人、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巴特勒在2006年著书写道，对老年人的歧视来自“人类内心深处对老年生活固有的脆弱无助的恐惧和忧虑”，而这些感受“转化成了蔑视和怠慢”。<sup>13</sup>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出现对人群加以分类并且歧视老年人的现象，其实是人们内在而本能的一种反应。

巴特勒的观点借鉴了“恐惧管理理论”原理，该理论源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人类学家欧内斯特·贝克尔的著作，是一种心理学的变形。简而言之，该理论认为人类终其一生都在努力生存、克服死亡的恐惧以及尽量避免考虑死亡问题。

按照巴特勒的观点，老年歧视表现在很多描述老年人的日常用语中，比如“老色鬼”和“贪婪的老家伙”，而这些用词是任何其他群体都无法接受的。像“老色鬼”和“贪婪的老家伙”（我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这类嘲弄，似乎并不能揭示不公正的种族歧视，但巴特勒的素养使其不愿记录更龌龊的用

词。再说，在正式场合里，这类婉转的用语伤人更深<sup>①</sup>。

总而言之，社会和个人对老年人的歧视是真真切切，无处不在的。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即人们对老年人长期不断的歧视已成为当今社会工作中的主流势力。而那些描述年龄歧视的文献著作以及公众倡导机构，由于怨言甚多，往往引来相互竞争或遭到排斥。公众对老年人的呼声掺杂了太多的抱怨，似乎更强调了他们原本深恶痛疾的刻板思想，即老年人不讲道理、固执暴躁而又苛刻严厉。

比如，有人强烈控诉，说老年人总体上已被社会排斥在外，他们不仅处于社会边缘，而且所做的贡献也未得到公正的回报或重视。老年人应该得到一些重视，比如尽可能长时间的独立自主权，比如临终前对其住房、金融资产或决定其命运的医疗保健措施等的完全参与权。所有的问题都很复杂。

与此同时，人们也存在一些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老年人出于自尊或对他人恐惧心理，坚持过长时间的独立自主，最终孤苦伶仃，存在忽视自身需求的风险，以及因为周围无人相助而遭受伤害的风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老年人身体和心理功能的双重下降，以及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的改变，将使他们产生异常需求。

反对老年歧视的文献著作指出，该类控诉有时司空见惯，通常在日常对话的侮辱语言中加以体现。老年歧视表现在人们与老年人谈话时，会盲目认为他们听不清楚或理解力差，因此说话语速很慢，说的话也很简单。“人们谈论老年人的方式也体现了老年歧视。”加拿大预防老年人歧视网站撰文写道。在医学、法律和社会学科中，经常能够看到歧视老年人的字眼，比如用“衰老者（the elderly）”和“老家伙（the aged）”指称老年人。这两类用词都给人一种印象，即多数老年人不仅身体虚弱，而且精神脆弱。健康期刊有时会把五十几岁的人归为衰老群体。<sup>14</sup>该类控诉，也出自其他方面，比如对话类控诉，即人

---

① 在英国，用来警示司机经过老年人聚居地减速慢行的路标上，画着弯腰拄拐的男性女性形象。过去该路标以粗体的“老年人”三个字加以突出。但在被看做“老年歧视”后，当局已去掉这几个字。鉴于现在的老年人腰不再弯得那么厉害，而该图片显然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老人们发起了要求去除路标上图画的运动。这带来一个问题，当仅靠限速不能减慢车速时，那应该在路标上写些或画些什么，以提示司机减速慢行。有人建议将老年人居住区当做学校，这样司机行至该处就会自觉减速，但这同样带来了另一个问题，这样做是把老年人当成孩子。

们极少因为老年人听力不好、不能领悟复杂的新信息或新任务的元素而改变与其的对话方式。

同样，反对雇主及退休政策中要求或强迫人们于 50 岁、60 岁或 70 岁退休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他们同时还谴责政府和私人因为缺少退休资金而鼓动老年人工作的做法。老年人拥护者提出抗议，认为他们因为享受收入补贴、医疗保险和其他服务，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政府赤字的替罪羊，且该态势在未来将有增无减。实际上，这是经济精英们为老年人设的一个阴谋。<sup>15</sup>然而，拥护者同样也担心面对以后更加严重的老龄化现象，政府将会出现严重的资金不足现象。

不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他们都对老年人存在看来互相矛盾的态度，我们该如何对待这种态度呢？

这两种态度都是正确的。老年人本来就是人类中多样化的一个群体。

## 我年过半百的妻子，花季少女

尽管人们在辨析真实年龄方面有着聪慧的天赋，但心目中依然留有包容之地，当朋友、自身或者他人看上去倍显年轻时，我们仍然会为之雀跃。

在舞台上，我的妻子萨拉，看上去 18 岁。她告诉我这些，无论是从剧院里我所在的座位望去还是通过我们紧紧相系的心灵沟通，这都不显得牵强附会。“你知道，每个人都在告诉我，他们以为我是一个花季少女。”她在最近一场戏“日本天皇”（*The Mikado*）中饰演一位女学生，演出结束后她说道：“他们说我是如此生机勃勃与妩媚妖娆。看来我把头发染了是明智之举。”萨拉白天是营销经理，但在晚上，她是一个歌手，一个有着热情洪亮嗓音的女中音歌手。她参演歌剧、轻歌剧和音乐剧，身影遍及大大小小的各类剧场，她通常饰演懵懂少女和年轻母亲的角色。最近，当地一所大学的学院俱乐部的年度杂志对她进行了角色描述，老教授们将她看成是剧场新星，喜欢对她进行精心装扮。在最后一场演出中，她饰演一位性感的法国哲学学生。她头戴贝雷帽，身穿深红色礼服，腿裹鱼网长袜，一只眉毛上扬，当她用发育口音唱出“萨特”和“笛卡儿”时，全场轰鸣，观众们唱起“少女时代”（*ooh la la*）。

我敢肯定，在大多数观众的眼中，萨拉看起来只有 18 岁。对于那些歌剧、轻歌剧的观众以及学院俱乐部书评读者来说，中年女性已经足够年轻。他们有

着强大的视觉与听觉包容力与灵活丰富的想象力。即便是为年轻人准备的音乐剧，观众年龄段也可以自由扩展。在最近的复兴剧“音乐人”（*The Music Man*）中饰演市长夫人的女演员，就在其耄耋之年饰演了一位艾奥瓦州十几岁姑娘的母亲。该作品导演在其近六旬高龄时依然舞技精湛，也许这使得他忘却市长夫人一角该具有什么老年特征。脚本中，她是一位古怪荒唐、吹毛求疵的老太太，故而这一角色找一位八旬老人饰演理所应当，是这样吗？或许，当我们看到舞台上或者生活中同龄人和老朋友们在扮年轻时，我们自己也感到同样变年轻了。这可能让外人分辨不清，但是，话又说回来，现在人们的年龄与社会角色似乎也通常以美妙的方式扑朔迷离着。

我们可能已然忘却何种社会角色该如何行事，或者说我们对半个世纪前的传统母亲形象一无所知。像美洲狮那样？观众席中坐在10岁姑娘身边的55岁男子可能是姑娘的父亲、祖父或者表哥。导演们或许没有子女，他们遗忘了传统家庭的一般印象，于是一位满脸皱纹的足以扮演年轻姑娘祖母的高龄妇女被安排来饰演姑娘的母亲。想想看，现在的祖母形象多么混淆听众。在现实生活中，奶奶们可能比舞台上的母亲们更显年轻。她们甚至有可能像孙子孙女们一样，手持 iPod，或者出入于健身房，甚至能当长跑运动员。

透过舞台的距离从台下来看，一些祖父祖母级的人们看上去，如果称其18岁过于夸张，那他们也就四五十岁。理应如此。他们运用演员们惯用的外形化妆技巧，例如昂贵尖端的化妆品、染发、假发、假睫毛、假晒黑、腮红、洗牙、美容、整形，以及注射美容等。表演者们通常还同样身材适中、体态优雅，这也有助于他们扮年轻。对他们而言，放任身材臃肿邋遢无异于自毁前程。哪怕到了耄耋之年，也最好能身体柔韧，而且能够跳舞。<sup>16</sup>⊖

我妻子，哪怕她艳妆浓抹并且加上她所有的辅助装备与良好习惯，在近距离看起来也绝对不像花季少女。我们都已年过半百，共同度过了生命中超过半数的时光，我想，近距离看，我们看上去就是年轻人，也就35岁。

⊖ 当然，还有唱歌。英国坎特伯雷基督教会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对1.2万名世界各地的合唱团歌手进行研究，发现唱歌能够锻炼上身肌肉，且效果显著。它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有氧锻炼方式，缓解压力，提高灵活性，并缩短肌体细菌感染的恢复时间。某些学科的研究表明，但并未明确证明，经常唱歌能够缩短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恢复时间。研究者们发现唱歌益处多多，目前正建议英国国民医疗服务制度采纳唱歌来推进全民健康的方案。



## 第9章 中国是否会未富先老

2009年，60岁以上的中国人达1.67亿人

2050年，此数字预计为4.38亿人

中国位于老龄化世界的中心。为什么会这样？日本和南欧国家的人们年龄可能更大；美国中心地区的工业劳动力日趋衰老，可能促使企业将工作转移到国外；西方福利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负担可能会对全世界经济的健康状况产生极大的影响；但最深刻地感受老龄化世界的优势与挑战的国家却是中国。面对日趋老龄化的世界，中国提供年轻的工人，消耗全球企业生产的产品，同时，中国自身也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 关于中国经济的预言

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在2010年1月《外交政策》中发表了预测中国未来的文章，令人震惊。<sup>1</sup>福格尔认为：“到204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达123万亿美元，是2000年全球经济总量的近三倍。中国的人均收入预计将达8.5万美元，比欧盟高出一倍多，远远高于日本和印度的水平……中国大都市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准将是普通法国人的两倍……中国占世界生产总



值的份额将达40%，远远超过美国。”<sup>①</sup>

这个预测颇为大胆。如果要达到福格尔的预计，那么中国经济需以年均18%的速度增长。尽管中国现在的高速增长已属罕见，但还是远远不及预测的18%。世界对中国的主流预测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更为一致。基金会综合了国际投资银行、金融服务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数据，描绘出中国的未来。基金会预测中国的经济首先将于2030年赶上美国，随后将于2050年超出美国20%。<sup>2</sup>中国政府、银行和投资基金会通过盛赞中国前景的方式来吸引资金，不过即使是其中最乐观的估计也比不上福格尔的预测。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中西智库专家注意到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后，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将停滞甚至倒退，但福格尔的预测将完全消除他们的忧虑。

不过，福格尔提到了其他预言者忽略的一些理由，非常具有说服力。他注意到：在日益受到科技驱动的世界经济中，中国向年轻人提供了充足的教育资源，把他们培育成为高级技工；中国还集结资源建造了几十个大都市，配有崭新的大型工业设施。<sup>②</sup>

## 庞大的数额

无论以何种方式统计中国的人口，庞大的数目总是让人大吃一惊。中国的人口多达13亿，因此老年人的数量庞大也就不足为奇了。2009年，在中国居

---

① 尽管福格尔预计美国经济将降至全球总量的14%，但他并不认为中国的人均财富能够超过美国。他对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前景较为悲观，认为这些地区将经历较大规模的地位转变，如同罗克福德那样日渐衰落。这些地区曾经接近全球财富金字塔的顶端，但现在财富减少，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减弱，受外部竞争的影响增强。

② 首先，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其他经济体的老龄化说明了国家和家庭应对变化的方式难以预料，进行创新反而可能带来违背常理的结果。谁能预料倾向家庭的倡议，特别是在东亚和欧洲南部地区提出这样的倡议，反而会造成人口的大量减少呢？福格尔认为教育会推动经济增长，这个观点基本正确。但是在21世纪早期，有迹象表明在不少地区教育昭示的经济前景反而下降。西欧和日本的年轻人现在都享受最好的教育，尽管他们取得了不错的学位，但在人才市场仍饱受煎熬。那么中国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会不会走上同样的道路呢？可能现在大部分职场新人不会，因为他们要照顾父母。不过到下一代就难说了，那时的父母有更好的资源照顾独生子。以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趋势来推断，中国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环境因诸多变量而日趋复杂，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无论幸福的定义是什么，人们开始找寻幸福。过去一个世纪中国的变化和重塑告诉我们：中国的规则和在全球地位的变化有多大，中国家庭适应生活的能力有多强。

住着 1.67 亿 60 岁以上的人。<sup>3</sup>到 2050 年，每三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即大约 4.38 亿人）将超过 60 岁。<sup>4</sup>如果这些老人自成一国的话，他们将组成世界上人口第三大的国家，仅次于印度和中国本身。每个年龄组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65 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将从 2008 年的不足 7% 上升到 20%。

与其他老龄化国家一样，尽管中国老年人的数量将有所增加，但是中国总体的人口数量将会下滑。除非中国完全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否则中国人口在 2000 年增加 2 亿~3 亿之后，将于 2035 年开始减少。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比例也将于 21 世纪中期开始大幅下滑。15~64 岁的人口占全部中国人口的比例将从 2008 年的 75% 降至 2050 年的 66%。

同时人们的寿命也会更长。现在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为 73 岁，在生活条件较好的东部城市里，居民的平均寿命已达 80 岁，接近世界最长寿的国家——日本和南欧的水平。中国人整体的平均寿命也将于 21 世纪中叶达到 80 岁。这就意味着国家需要照顾的老年人将会增加，但是供养他们的劳动者将会减少，这种转变正在迅速发生。几乎所有中国的劳动者都在 60 岁时退休。2005~2015 年，中国 60 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将翻一番，从 1 亿增长到 2 亿。<sup>5</sup>现在每 10 个工作者供养两位老人，但到了 2050 年，每一个工作者就要供养 6 位老人。<sup>6</sup>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这样描述中国的人口转变：“1975 年，每 6 名中国孩子才对应一位老人，但到了 2035 年，每一名孩子就对应 2 位老人。1995~2005 年，中国工作年龄人口增加了 1.07 亿。但是 2025~2035 年，工作年龄人口却将减少 7 900 万。<sup>6</sup>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中国的老龄化人口：到 2025 年，中国人口将占世界人口的 1/5，而 65 岁以上老人的数量却占据全世界的 1/4。

## 眼见并不为实

在中国做普通的短途旅行或商务旅行并不会感受到社会的老龄化。在中国

---

⊖ 2010 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计算了亚洲 2008~2050 年的老年人口比例，即 65 岁以下的人口与 65 岁以上的人口作比。日本的老年人口比例从 17% 上升至 38%，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从 11% 升到 33%，韩国从 7% 升到 35%，新加坡从 7% 升到 33%，泰国从 7% 升到 23%，中国台湾地区从 8% 升到 26%。（<http://www.nber.org/chapters/c8144.pdf>）

翻修一新的大城市里，无论是在街上、酒店内还是旅游风景区里，到处都充斥着忙碌的年轻人。中国的工厂和办公室与西方和日本的极其相似，但是更加宽敞，里面坐满了年轻人，做着外国同行们现在在做或曾经做过的工作。这里的年轻人很多，但中国老龄化的速度却又如此之快，不久之后，中国每年退休的人数就将超过工作的人数了。

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城市老龄化的速度很快，但仍比不上中国较贫穷地区的老龄化速度，那里最能赚钱的人都到了北京、上海和其他广阔的市场发展。到2025年，很多中国较贫穷的省份和大都市周边地区的平均年龄会比其他富裕城市高得多。

亚洲的老龄化可能始于日本，不过亚洲其他地方的老龄化速度大有赶超日本之势，有一天日本反而可能成为相对年轻的地方。到2025年，日本的年龄中位数将为50岁，而中国黑龙江省的年龄中位数将超过51岁。<sup>7</sup>黑龙江省年龄曲线的增长率是日本的两倍。

中国的官方日报一直非常关注人口问题。在一长串政府提案中，关于人口的问题总是夺人眼球。报纸不仅报道常规新闻，也提及国家老年人口数目不断攀升、人口统计，以及共产党如何管理这个世界最大规模的“家庭”。

不过，另一类人口新闻也总是占据着中国官方报纸的头条：中国流动人口。中国在市场改革中又回到了依靠家庭赡养的模式，人们集中收入和储蓄供养从婴儿到曾祖父母的几代人。实际上，市场改革也让国家处于流动中，产生了大量农民工和移居者。在2010年，至少有2亿劳动者离开故乡和家庭外出工作。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由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仍处于萌芽阶段；另一方面，大量涌入的年轻农民工迫使最大的地铁中心也得扩张两倍到三倍，此外还要加紧建设新的地铁中心。不过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还将有大约5000万的人由于城市化而离开农村地区。

## 中国的家庭政策

在新中国早期，国家鼓励母亲生得越多越光荣，这带来了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婴儿潮，其间中国人口增加了5000多万。

此时，家庭规模要大，但作用要小。

在改革开放以后，人们一一评估了传统和习俗，恢复了其中有助社会稳定的部分。市场改革一开始，传统家庭就再次成为了支撑人民生活的中坚力量。中国仍然缺乏一套全面的社会福利制度来赡养乡村和城市的老人，所以现在家庭必须花费时间和金钱养育孩子，送他们去学校念书。孩子们和家长们要尽到传统的家庭责任。这点非常必要，因为在当今迅猛发展的中国，家庭纽带常常磨损。而在老龄化的社会中将有上亿的老人需要依赖负担不断加重的年轻人。

## 与时间抗衡

中国正处于极大的压力下，因为它从一个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国家在向一个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国家过渡，而这种过渡的速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

其他一些较为富裕的亚洲和西欧国家（例如日本和西班牙）的出生率和中国差不多低，但是它们家庭规模减少不是由于人为的规定，而是其他一些因素，主要包括经济繁荣、公共卫生的进步、城市化、女性接受教育和开始工作等。一旦大量人口迁居城市，出生率就会下降，需要照顾的儿童比例也随之下降，工人的生产率提高，适龄人口有偿工作的比例也随之提高。这就使得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渠道稳定甚至减少，愿意工作的人数上升。<sup>8</sup>因为生产力高的工人工资也高，所以这样的改变使社会更加富裕。而在工作人口的增加和儿童数量的减少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需要赡养的老人也随之增加。

其他高收入的亚洲国家都努力应对这种改变，以免影响生活水平。例如日本和韩国都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来提高教育水准、提升工作场所的自动化、增加女性和老人的工作选择、发展低价值工作外包的贸易战略。

中国如果不能创造财富，就会造成人口的增加。建设城市、铺设道路、开发新地、投资新兴产业，这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不遗余力地进行发展，不仅使超过4亿人脱离了贫困的深渊，还产生了中产阶级。

不过中国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过去的30年间，有2000万~3000万的中国人首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在未来的20年，每年大约有250万人

将会开始找工作，其中绝大多数为年轻人。如果中国发展的速度够快，就能更好地应对挑战；否则，家庭要承担的责任就更加重大。

中国已经意识到了老龄化已成为主要挑战。在大型会议的讨论中一如既往地强调了未来最紧急的问题：中国是否会未富先老？这个问题与前几代人的要务恰好相反，当时中国人口的增长唤起了人们对于马尔萨斯人口论崩溃的担心<sup>①</sup>。

## 计划生育

1986年，中国东北部的辽宁省贴出了一张宣传海报，上面写着：“抓好计划生育，促进经济增长。”海报上画着一位美貌的中国黑发美女，她的形象即使用在罗马、墨西哥城或特拉维夫市（伊朗港口）的美容霜广告中也毫不逊色。她顶着一头时髦的短发，长着弯弯的眉毛、长长的睫毛和红宝石般的嘴唇。她代表着中国现代女性的新形象。而在1980年之前，中国女性的形象往往失去了性别特征。衣柜里挂的都是军装式的套装，毫无款式可言。当时的人几乎都没听说过美容院，所有女性都和男性一样梳着简单的蘑菇头。但这幅计划生育的海报却展现了一种全新的女性形象：现代化、有魅力、与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她的纤纤玉手中拿着一台带天线的半导体收音机。最显眼的位置画着鸽子、鲜花和迎风飘扬的中国国旗。她的后面则是现代化城市的高楼大厦。收音机的上面画着一个婴儿，躺在气泡里，周围有一圈鸽子，婴儿正享受着女模特宠溺的目光。这幅海报直接将现代化与计划生育联系在一起，向遵守和提倡计划生育国策的人展现了一幅美好的生活画面。

总体来说，在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后，家庭和国家需要抚养的儿童数量显著减少。1963年，每千人生育43名婴儿，这个数目于1982年降至22名，到了2003年降至只有12名。在40年间，每名中国妇女生育的婴儿数由大约6名降至1.4~1.9名。中国政府预测，执行计划生育的30年中少出生了4亿人，相当于现在美国和墨西哥的人口总和。

---

<sup>①</sup>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由于人口增长快于粮食供给，因此人口增长失控会导致灾难。——译者注

清华大学老年学中心主任、社会学家裴晓梅曾在美国接受教育，她指出尽管中国人照料老年人已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国文化和宗教传统的一部分，但是在历史上，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不超过 35 岁，所以孝顺的子女们责任和负担并不重。

## 每个孩子对应六位老人

人们担忧中国的劳动力将快速萎缩，老年人将以前所未有的比率迅速增长，等到人口老龄化过快、占全国人口的比率失调时，再想平衡或逆转这样不均衡的人口结构就困难了。

独生子女政策也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每个孩子对应六位老人”政策。严格执行此项政策意味着独生子女幼时会得到 2 位父母和 4 位老人（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照顾。人们现在普遍认为，独生子女被溺爱的家人宠坏了。年纪较大的评论者抱怨，“小皇帝们”吃得太多，要什么有什么。的确也有实验证明现在的孩子是被宠得过分了。在 2004 年，一组来自瑞典和中国的流行病学家对北京超过 5 600 名 6 岁以下的孩子进行了体质指数的测试。这些孩子中 90% 是独生子女，并且大部分都由祖父母抚养。专家们还随机访问了其中的一些孩子。<sup>9</sup>他们发现，一旦祖父母负责烧饭、喂养孙辈的话，那么孩子肥胖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祖父母们告诉采访的专家，孙子孙女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自己无事可做，所以就把大多数时间花在逛超市和烧菜上，结果食物就越做越多。饭菜也是以孩子们的喜好准备的，而不是以成年人的喜好。

研究人员还发现，在北京，祖父母们认为体重重的孩子才健康，孩子越胖，说明他们照顾的越周到。他们觉得，孩子小时候胖一点，长大了就高又瘦了。相反，他们认为瘦削的孩子不健康。一位祖母还这样告诉研究人员：“孩子胖了，（孩子的父母）会觉得我在尽全力照顾。”<sup>10</sup>

6 个大人照顾一个孩子的时候负担较轻，不过一旦孩子长大要照顾 6 位老人的时候，负担可就重得多了。而且中国法律也规定孩子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

---

<sup>9</sup> 祖父母照顾下的孩子更容易长胖，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伦敦大学的研究小组调查了英国 2 000 名 3 岁的儿童，调查显示，祖父母照顾的儿童与主要由父母照顾的儿童比起来，肥胖率会高 34%，主要是膳食和缺乏体育活动导致的结果。

义务。

## 不尽责的孩子

中国的法律还规定，如果父母对不尽赡养义务的子女们不满的话，有要求子女付赡养费的权利。<sup>⑨</sup>在河南省中部的某县，子女照顾父母的积极性不断下降，这种现象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所以政府出台了公务人员的工作准则，将他们的升迁与孝道联系在一起。县政府派出官员询问公务员的亲属，调查他们是否尽到家庭责任。“政府官员应当具有孝道和家庭责任感的传统价值观，这些都是事业成功的基础。”该县一位领导接受当地报纸采访的时候这样说。<sup>10</sup>

在南京市还有一个专门处理家庭问题的民事法庭，这在中国可不多见。近些年来，成年子女不尽孝道的案件有所增加。类似的案件并不经常当庭审讯，因为让子女丢脸已经足够让他们改进了。之前，家庭所在社区的管理委员会负责解决这些问题，不过，只有父母和成年子女同住一个小区时才有用。

《上海日报》写道：“尽管尊重父母是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与父母住在一起，或者由于繁忙的工作不再定期探望父母，这种传统正在逐渐减弱。”

大连正在蓬勃发展，住在那里的一对老夫妇就想出了一个非常新奇的解决方案。当地报纸报道了一对生活富裕的六十多岁的林姓夫妇，他们的退休金大约为每月4 000元。子女不来探望的时候，他们非常想念子女。于是他们与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签订了合同，向每月至少来探望两次的子女支付1 000元人民币，如果把孙子孙女带来的话就再加钱。<sup>11</sup>

---

⑨ 新加坡是个城邦国家，位于亚洲东南部，国内75%都是华人。自1999年起，新加坡就允许父母通过法律向子女追讨赡养费。新加坡是全世界出生率（1.28）最低的国家之一，人口的老龄化和下滑的抚养比率迫使政府要求成年子女承担照顾父母的责任。新加坡《今日报》曾报道，2008年新加坡法庭受理了127起相关案件。自法律出台以来，法官们总是偏向老年人，80%的案件中都判老年人胜诉。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因为大量家庭无法承担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费用，案件的数量迅速增加。面对这场可能让国家基金库消耗殆尽的危机，一些新加坡的立法者呼吁出台更严苛的法令，但是也有一些平素最为活跃的老年维权者认为，严苛的法令会让成年子女感到绝望，使之前还能接受一点家庭赡养的老人失去所有的照料。

正是这种家庭金字塔式的结构奠定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父母需要抚养的子女越少，他们就越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拥有一两个孩子成为常态之后，年轻人就不会急着生孩子。他们可以年纪轻轻就开始工作，然后一直工作下去。他们会移居到其他的城市生活。他们也推迟了结婚年龄。他们放心地把这一两个孩子托付给父母照顾，因为祖父母也都还年轻，足以承担照顾孙辈的责任。祖母可以四处跟着孩子，在学校门口接他们放学；祖父则负责购物，准备当天的饭菜。因此，中国工作年龄人口的就业率是全亚洲最高的。<sup>12</sup>中国是女性就业比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顶峰时期，中国适龄的女性几乎都会和男性一样工作。中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女性几乎都在工作，尽管数据可能有所偏差。<sup>13</sup>

## 女儿其实更好

同时，孝道的标准也在发生着变化。2010年，超过半数的老人都不再与子女同住，而且这个比例还将上升。这可能是因为老人不想与子女住在一起，也可能是因为孩子们自己搬走了。

在乡村地区，“空巢”（子女不再与父母住在一起）的比率也在上升，主要是因为子女们都搬走了。有越来越多的父母缺少他们想要的家庭赡养，孤独感正在蔓延。

旧规则正在发生改变，因为人们，尤其是城市居民，首次认为女儿比儿子更好，因为与儿子相比，女儿更愿意向父母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照顾。东亚城市居民普遍相信，女儿能够在自己年老的时候提供更好的照顾。在城市里，因为老年人往往不与子女住在一起，所以赡养老人意味着儿女要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探望父母。新观点认为，女儿更愿意抽出时间去探望父母。

“城市的居民们认为女儿比儿子好得多。尤其是女儿在照顾父母方面更加细心。”南京大学社会学家冯笑天（音译）在接受《新闻周刊》记者梅琳达·刘的访问中这样说。根据全国报纸最近的一次投票显示，有29%的被访者倾向女儿，以微弱的优势超过倾向儿子的28.4%。<sup>14</sup>农民们仍可能偏向男孩。不过在亚洲的城市化地区，因为依赖儿子而惨淡收场的悲剧常有发生，所以很多初为人母的妈妈们都偏向女儿。在韩国，儒家主义家庭观一直占着主导性地位，



不过现在父母经常通过产前鉴定的方式来选择女儿。<sup>①</sup>

## 与高先生的坦诚对话

距南京市中心一个半小时车程有一片新建的工业区，沿着长江绵延数千里，其中坐落着一家没有显著标记的纺织厂。工厂里没有任何装饰，连公司的商标都没有。大厅里的壁炉本为陈列之用，不过现在只看得到灰色水泥上的一大片褐色水渍。

生产线经理高先生瘦小、秃顶、戴着眼镜，不过伸出的手却结实有力。他穿着白色的短袖汗衫和黑色裤子，外貌普通。他带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的椅子摆放在折叠桌的前面。高先生拿出了自己珍藏的茶叶，放入纸杯中。

高先生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30年了，这家公司起初是大型的国有企业，雇用了几千名员工生产厚棉布衣服，比如蓝牛仔裤和防水油布。当时这家公司还在南京市内。20世纪90年代工厂民营化之后，这家公司出租了原先的厂房，搬到了现在的地址。

如今，高先生雇用着200名员工，还不到之前员工数量的1/20，不过现在工厂60万米的年产量倒是与之前差不多。

高先生告诉我们：“工人们年轻多了，但都留不长。以前工人一直工作到退休，我们负责工人的方方面面，包括老年。不过现在我们只支付薪水，缴纳社会保障金。”

纺织厂的员工数量大大减少了，不过工厂仍需向遣散的老年员工支付退休金。高先生说，退休金并不从公司的营业收入中支出，而是来自于南京市内厂房的租金。他还说，这块土地将重建，带来更大的收益。

“工厂还在南京市的时候，员工都是城里的工人，我们搬到这里之后就聘用了农村的工人。不过除非居住在南京市附近，否则他们不愿意来这里工作。所以我们在南京市周边建了寝室，每天派巴士接他们来上班。”

为了保证劳动力的流动性，公司每年都会招聘员工，而且每年与员工签订新

---

<sup>①</sup> 在中国的水果种植区，因为女孩采摘浆果比男孩更熟练，所以父母更偏向女儿。

合同，因为他们处于全球竞争瞬息万变的纺织业市场。

为了保持竞争性，工厂尽量降低成本。高先生说：“我听很多人说过要涨工资，但我们厂已经6年都没有涨过工资了，而且我们这里也不缺员工，因为年轻人都想住在南京市里。”他还说，即使年纪较大的工人和农村的年轻工人条件一样，他也不会雇用年纪大的员工。

“年轻员工们效率更高，现在这些员工比我们遣散的老员工要好得多。年轻人更有动力为自己的生活而奋斗。年纪大的人有了积蓄后工作就不那么认真了。”

高先生还谈到来自印度、越南和柬埔寨的竞争也抢走了一部分生意。他说：“高技能的劳动力才能竞争，所以我们雇用有领导力的年轻员工，这样比较好培训。”

## 众多免费的劳动力

雇主和全球顾客们都意识到了中国年轻工人背后的“剩余劳动力”，那就是他们数以亿计的祖父母们。1.5亿~2亿祖父母们免费替年轻的工作者或未找到工作的小辈揽下大部分家务<sup>①</sup>。

改革开放后，约有1.5亿中国人率先离开家乡，这批和整个美国的劳动力数量差不多的劳动者将于2015年退休。1980年时20岁的女性在2015年就到了55岁的退休年龄。

老人免费提供家庭服务，扮演了稳定社会的角色。中国政府中很多重要职位都是由老年人承担的。

## 就留在这里吧

日坛公园是北京绿草成茵的公共场所之一，每天清晨，这里都召开一场派对，参加者是数千名精神抖擞的退休者。于是每天早上7点~9点半，日坛公园就不折不扣地成了世界最大的老年活动中心之一。

---

<sup>①</sup> 商界和政府觉得智囊团自2008年起就开始担心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不过经济学家们都知道，劳动力短缺又名“工资短缺”。只要在中国提高工资，就能吸引更多的潜在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

日坛公园坐落于北京东部的朝阳区内，是北京发展最迅速、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公园的中心位置每天都吸引了很多老年人，就像夏夜的烟花表演和摇滚音乐会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一样。在早晨7点以前，公园和周边小区的林荫大道上还看不到北京拥堵的车流，就连随处可见的出租车也不多。不过人行道上随处可见健康的老年步行者，他们成群结队地走向公园。

在一个小型的红色露台上，一群时尚的老人组成了合唱团，他们音高准确、无师自通，唱的曲子中就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歌曲，旁边一位书生气十足的电子琴手和穿着皮夹克、带着大墨镜的手风琴手为他们伴奏。四排老太太在乐曲伴奏下尽情舞动着，有些老人留着花白的卷发，顺着节奏摇摆；也有些老人一边拍着身体打节拍，一边犹豫着追随自己的节奏，点燃着内心的激情。如果这些老人去萨拉索塔的话，肯定能马上融入当地的鼓乐团。

在嘈杂的各种声音中可以看到公园里人数最多的小组——几百个打太极的人，他们根据水平高低分成50人左右的小组，优雅地、缓慢地打着太极，在声墙中制造出自己的宁静。公园的小树林里还有持剑和持杆的练武者，以及打羽毛球的男男女女们。公园里还能看到唱京剧的人，他们颇受欢迎，不过只有少数人在唱，多数人在听；还有一个男人带着一箱大小不同的口琴，邀请过往的老太太在他的伴奏下唱歌。

公园里还有一块空地专门供人放风筝，除此之外，还能看到绕着公园行走的散步者。大多数人都是脸朝前行走，但也有一对夫妻倒着走。

公园里到处都是舞者。83岁的严平（音译）胸肌发达，站在公园旱冰场的中心带领大家跳舞，旁边一个小扩音器中传出了中国迪斯科的音乐。他一个人快活地在一对对敏捷的老年舞者中穿梭、舞动。严平比大多数人都高，他脸色红润，包着一块厚厚的猫王般的白色头巾，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露出了一颗黄色门牙。

“我年轻的时候在军队服役。”严平的声音低沉浑厚，“之后我在北京担任城市规划者。我抽烟，超重，体重曾飙升到二百多斤，我不得不背着特制的腰带和裤袋来保证我的胃不移位。”严平现在小腹平坦，他从腰部指到胸膛比画着他以前肚子的大小，然后弯下腰。

“我当时身体状况很不好，从来不锻炼，一直伏案工作。我66岁的时候退

了休。1992年的时候，我遇到了几个北京舞蹈学院的教授，他们给了我几盘世界舞蹈锦标赛的录像带，里面有探戈、华尔兹和其他几种舞蹈。”

随后严平把刚才提到的舞蹈种类都展示了一小段，然后问我能否认出他在跳哪一种。“你可能认不出这种，这是18世纪的意大利舞蹈，现在已经不流行了。”严平说他每天在公园里跳2个小时，现在已经瘦了100斤。他现在成了舞蹈老师：“我教小区里一个14岁的女孩，她比大多数电视里的舞者都跳得好。每个周五周六晚上我们都会去另一个公园跳舞。”

日坛公园早上的聚会气氛浓厚，与老北京人一起去再合适不过了。在公园里，人们可以从谈话中拼凑出这群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人的生活。这样的聊天非常重要，起着社交作用，更主要的是，这样的聊天让人快乐、满足。日坛公园坐落于北京大使馆区附近，很多公园的常客都是或曾经是中国的公务员。其他人则是国有公司的员工，曾经下岗，不过好运气的眷顾让他们在北京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市场中分得一杯羹。其他人虽未能抓住这个机遇，不过也能依靠退休金、工作或与家人一起生活。

## 建设年轻北京，服务整个世界

在北京朝阳区内的日坛公园旁耸立着新建的中央商务区，这里高楼大厦的数目比欧洲主要城市的还要多。大多数北京的高楼都是在2005年之后建起的。北京的蓬勃发展与老年居民的生活水平紧密相关，中央商务区的建设已经改变了成千上万老年人的生活，有些变得更好，有些变得更差。这也是这些老年人每天早上去日坛公园的原因。

这种商务区往往建设在既有大型商业，又有重要政府机构的城市里。跨国企业通常在中国建立两个总部，一个在业务最多的城市（通常是上海）；另一个在北京，处理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日坛公园旁的中央商务区仅仅只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体现之一。为实现中国对国际企业的承诺，中央政府投入了不少资源，出台了很多激励措施。北京的市政府也使出浑身解数，与其他城市的商业区竞争。同时，他们还向受过良好教育的海外华人（包括华侨和华裔）提供了丰厚的条件，吸引他们回国创立企业。<sup>15</sup>如今的中央商务区呈现出一幅超级现代的画面。商务区中随处可见时髦、

年轻的白领和外国经理，还有高级得近乎夸张的设施，彰显出这里的超前需求。

很多建筑都是由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顶尖建筑师设计的。珀金斯伊士曼建筑设计事务所是世界最大的建筑师事务所之一，公司纽约处的创始人布拉福德·珀金斯认为，对于像他这样 60 多岁的建筑师来说，中国是一个回报非常高的地方，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改造自己方面。在像北京这样的城市里，顾客们敢于设想大型项目，在这里设计建造大型项目的时间比在美国做一个环境影响研究的时间还要短。北京郊外建设了能容纳百万人居住的城镇，建设这些城镇的时间比在美国通过世界贸易中心建设计划的速度还要快。

珀金斯说，中国顾客与很多西方的顾客不同，他们偏向经验丰富和眼光成熟的老一代设计师，尽管有时他们的创意颇为大胆。

中央商务区中大多都是银行、金融企业、媒体公司和其他企业，此外还有奢华舒适的高层公寓。这些都建在新开发的空地上，洗去了曾经落后的痕迹。北京的一些中央商务区取代了巨大而破旧的工厂。直到 2000 年年初，朝阳区里还耸立着按大规模生产模式建造的一些重工业厂房。市场改革为这些工厂画上了句号，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升和对市中心的需求都意味着重新开发这块土地。当工人离开工厂之后，闲置的厂房也被推倒了。

如果北京想要继续发展的话，就必须保证不断提供更大更好的空间，不断完善商业基础设施，同时尽全力培养出世界上最好的年轻工人以进入世界最好的公司。这样北京市以及中国才能参与并推进全球化时代的套利活动，让中国成为全球化的驱动者。

北京市需要更多的空间。在今后的 40 年中，上亿的年轻人将离开农村地区和小城市，一些城市的规模将会扩大，现在的一些大型城市将不断成熟，发展成为大都市。不过这些都不会动摇北京市的地位。首都北京每年都会增加 100 万左右的人口，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北京将于 2025 年接近国际大都市东京的规模。

## 家庭住房

现代化的北京还有许多奇迹，其中之一就是传统家庭住房面积的扩张。现

在中国的人均住房面积已增加到了1980年时的3倍。在中国繁荣的城市里，住房面积的扩张速度就更快了，看看北京的天际线就知道了。北京现有人口为1700万，大约是1949年时的4倍，不过北京也比那时高了4倍，宽了4倍。城市的立体化和蔓延扩张让曾经几代同堂的家庭住进了自己的多居室公寓。

长期持有北京的住房可能完全改变一个家庭的生活状况。在这场历史上少见的房产繁荣中，日坛公园附近的房屋是一笔非常大的财富。房地产市场以几何级数增长，这让房屋的价值上升了1000多倍。如果正确利用杠杆原理的话，日坛公园附近的房屋价格可以置换很多套公寓，然后可以用其中的几套收租，几套留做投机，或等到值得卖的时候再卖，剩下的留给成年子女<sup>①</sup>。

不可思议的房产繁荣让一大群老年人（虽然他们在中国所占的比例很小）以一种无法再现的方式致富。即使房地产的价格下跌，中国经历房产泡沫，价格的下滑仍远远低于从房地产博弈中获得的利益。（当然，杠杆率过高的情况除外。）日本和韩国过热的房地产繁荣也产生了老一代的房产投资者，他们的时机掌握得非常好，而无法进入房产市场的年青一代则感到沮丧。这也意味着年青一代会像城市化的日本和美国年轻人那样，推迟结婚年龄，在父母家住得更久。总体而言中国家庭还未达到那个阶段，房产市场的赢家正在为自己的孩子准备房屋。不过，像日本和美国那样的情况终会来临，并将深刻改变。

## “房奴”

在中国市场活力的推动下，东部城市发展成了大都市，这股非凡活力又注入中国北部、中部和西部，产生了数百万房产市场的赢家，但这同时也带来了问题。房产的繁荣造成了全世界罕见的贫富差距。与日坛公园锻炼者的谈话会让人发现一些令人惊讶的情况。他们当中很多人有多套住房，儿女和孙辈们在国外接受教育，随后在政府高层或跨国企业工作。

与大城市中为房价烦恼的人相比，他们都是赢家。2010年北京一套新建小型套房的价格相当于一位中层管理者年收入的9倍，比普通劳动者一生的积蓄

---

<sup>①</sup> 北京人以及所有中国人住房的土地实际上仍归政府所有。人们“买”房子买到的只是约100年的长期租约，并没有土地的所有权。

还要多。房价的问题让数百万中国人都迷上了一部名为《蜗居》的电视剧。

在中国的富裕城市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正趋于紧张，原因之一就是年青一代必须依赖父母提供的资金才有希望进入房地产市场。年轻的购房者在支付首付时，60%的人都会向父母求助。如果父母没有房子的话，子女要买房就困难了。有房产的父母会面临压力，考虑是否为子女卖掉自己的房子筹措资金，也有很多父母置换较小的房子来帮助子女买房。

“这种现象很正常。”美国马萨诸塞大学达特茅斯分校的经济历史学家、《中国百科全书》的编辑程琳孙这样说。“很多中国父母都会这样做，不过也有一些不会。中国老年人节俭的程度令人吃惊。就算收入微薄，他们也能省下很多钱。他们给子女的钱也多得令人吃惊。老年人可能认为这也是对自己的投资。”

在中国这个家庭成员互相依赖的国家里，在这个老年人众多但年轻人不足的国家里，父母认为他们所做的牺牲可以加强家庭纽带，让他们老有所依。年轻的购房者夹在中间努力奋斗，不过他们也可以选择其他购房方式。正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京房价达到巅峰时日本采取的措施一样，中国现在的银行也为潜在的房产购买者提供最长达一辈子的超长期房贷。支付房价的压力落在一家三代，甚至更多代身上。父母付首付，购房者还20年左右的贷款，退休之后让孩子还完剩下的贷款。

## 是家庭幸福的大众错觉吗

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晨练之后从日坛公园匆忙地往家赶。她说她愿意边走边接受采访，不过她不能停下来，也不想告诉我们自己的名字。她要赶在儿子儿媳出门上班之前回家照顾自己的孙子。孙子快5岁了，在儿子儿媳晚上8点下班回家之前，做奶奶的她要一直照顾孙子。

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小区里漫步，与牵着孙辈的老人聊天，人们很快就会发现，看管孩子的任务总是交给了老人，这也符合中国的传统价值观。老一代人深深疼爱自己的孙辈，认为孙辈是自己生活的意义。在北京，每天小学放学的时候，周围的人行道和绿化带里都站满了40多岁，甚至更老的人。他们一边站着，一边与周围的人聊着天，张望着孙辈们什么时候放学。年纪较小的孩

孩子们冲到自己的爷爷奶奶面前，要么牵着爷爷奶奶的手，要么被爷爷奶奶一把抱起。大一点的孩子通常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讲话。贵族学校的学生们则玩着手机走出校门，然后抬起头寻找来接自己的人。

不过这个急匆匆赶回家的老太太似乎不太乐意离开公园，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自己的职责时，她认为孙辈能带来美好的未来只不过是一种新的大众错觉罢了。这位老太太表示，当儿子离开家之后，她很享受与朋友在一起，做自己喜欢的事的日子。不过后来她有了孙子，儿子和儿媳又都是专业人士，下了班之后也要留下来继续工作。

她说，一旦孙辈出生了，中国奶奶们的业余生活就结束了。“大概失去了10年的光阴。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老朋友。他们也要照顾自己的孙辈，他们也失去了自我。我搬到了我儿子居住的地方。他们也搬到了自己孩子那里，甚至搬去不同城市。我们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10年后，你根本就不知道和哪些朋友能相聚，因为你已经10年没有见过他们了。”说完，她冲我们摆摆手再见，走得更快了，一阵风似的穿过马路。

## 牵着我的手，一起回家吧

如果说有的祖父母们并不愿意放弃之前的生活习惯去照顾孙辈的话，那么有的人则把孙辈的降生看做是对自己的拯救。朱莉雅·林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刚刚结婚。她曾经担任某广播电台《驾驶时间》访谈节目的英语主播，现在一家刚成立的媒体公司上班。朱莉雅因工作需要，经常加班，并且要去全国各地出差。作为负责公司业务的一位经理，公司的发展前景很好，但这也意味着朱莉雅在未来几年生孩子的可能性很小。

“我妈妈才不管我有多忙呢。”朱莉雅大笑着说，不过也流露出些许不安，“妈妈总说我应该尽快生个孩子。我说我不想要孩子，不过那个孩子不是为我生的，是为我妈妈生的。她说她无事可做想要带孩子。她提醒我说体力总是会下降的，不过现在她还有力气，足以照顾小孩。她总是不停地说这件事，我们也总是争论这个问题。我觉得妈妈是害怕如果我不生个孩子给她带的话，我会忘记她；有了孩子的话，等妈妈真的老了，她还有我、我丈夫和孙子，她就不会感到孤单了。”



中国祖父母愿意照顾孙辈的理由非常复杂。在农村地区，成年子女在外打工，祖父母们则照顾孙辈。对于贫穷的农民来说，打工子女的汇款很可能占到家中收入来源最大的一部分。即使是工厂的低工资也可能是普通农家收入的三四倍，所以寄回家的钱都能改善生活。

对于子女已在城市生活的贫穷父母们来说，进入成年子女的家庭，承担照顾孙辈的责任，则提供了一次享受家庭赡养的机会。传统的家庭体系中有“代际互惠”的概念，就是父母（尤其是父母掌握家庭资产的经济控制权时）能够享受到子女们照顾父母的义务。现在，祖父母们非常努力地照顾孙辈们，希望等到自己老了以后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清华大学的裴晓梅评论说：“人们总说中国的传统就是祖父母照顾孙辈。有的时候可能是这样，不过在大多数中国家庭中，通常由母亲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同样，母亲也承担照顾孩子祖母的责任。

## 寄钱

最近一项对中国流动人口的调差显示，尽管他们面临生活中的艰难困苦，但总体而言，他们还承担着赡养老家父母的义务。大多数人给生活艰苦的父母寄钱，也有不少人保持与父母的联系，给予情感上的支持。

尽管中国家庭的组成发生了改变，但仍留有好的一面，那就是不管现代生活对家庭有多大的影响，家庭之间的情感纽带依然非常稳固。2009年春天，由英国和北美公司的10位主管组成的小组来到江苏省的乡村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熟悉中国大城市周边乡村的情况。他们花了一天时间调研了东山村的一所高中，它位于上海和南京之间，离两个城市分别相距1个半小时和2个小时的车程。他们把中国的学校按教学质量分成了1~5级。这所学校名列第2级，英语和数学课都上得非常好。

调研的最后一小时留给学生和主管互相提问。学生们最喜欢做的事是和同学们一起玩以及协助学校举办各种活动。有些学生也喜欢读书，不过只读喜剧结尾的书。大多数学生说除了学习外，他们没有太多时间做其他事。当被问及长大后想做什么时，很多学生说他们还不知道。

调研组中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性，在一家加拿大大型消费品公司担任市场

总监，她问学生们：“如果我给你们500元，你可以用这笔钱做任何事，你会做什么？”

一开始没有学生回答，不过在主管们的催促下，一位女孩说她会把钱交给父母。其他学生也加入了讨论，都说会把钱交给父母。

这位加拿大的女士并不接受这个答案。她说：“不对，我是指如果你可以给自己买点东西，买点你真的想要的东西，你会买什么？”

学生们又一次说他们会把钱交给父母。有个男孩靠在椅背上，摸了摸下巴然后举起了手。他的新想法是什么？存钱！房间里响起了几声窘迫的笑声。其他学生看了看他，他的同桌还拍了拍他的手臂。一个坐在最后一排的女孩说，男孩存钱是想要留到以后再给父母。房间里还有老师和学校的校长，所以学生的答案可能经过润色，以便迎合长辈的道德标准。

但这个男孩坚持到底，他想把钱存着以后再给自己买东西，不过买什么他还不知道。其他学生闻言摇了摇头。

“这实在是太令人惊讶了，这反映了不少中国小孩的情况。”这位加拿大女主管吃惊地说，“我在你们这个年纪肯定不会这么说。我会用这笔钱买鞋子、买牛仔裤或者和朋友们出去玩。如果非要让你们用这笔钱给自己买些好玩有趣的东西，你们会买些什么？”

整个房间一片沉默，很长时间都没人回答这个问题。女主管继续启发学生们：“你们女孩想买杂志上那些时髦的玩意儿吗？”一些学生们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你们阅读哪些杂志呢？”学生们回答说他们没钱也没时间看这些杂志。这个回答听上去值得怀疑。女孩子们即使穿着校服也想方设法地在衣服上增加点时尚元素。一个女孩转向旁边的男生，说她知道男孩想买什么。男孩自己给出了答案：一个篮球，然后把剩下的钱交给父母。

## 祖母的故事

离日坛公园不远的地方矗立着一大片住宅楼。粉色坡顶的建筑楼有20层之高，小区里车道盘旋，站得笔挺的保安监管着整个小区，不过他们却很健忘，几乎让所有的来访者都进入小区，但不忘在每个人通过的时候投去严厉的一瞥。

刘洋（音译）和严金滕（音译）住在其中一幢大楼的中间楼层，他们的房子有两间卧室，总面积大约 55 平方米。刘洋今年 36 岁，在一家大型美国商业软件公司中担任中国区运营经理。他的妻子严金滕 4 个月前刚生下儿子，现在暂时没有工作。刘洋请自己的父母搬来帮忙照顾孙子，现在他们住在同一幢楼的一套较小的房子里。刘洋的母亲今年 66 岁了，脸色红润，花白的头发卷曲着，就像蒲公英的花蕊一样。

刘洋把自己的父母接过来不仅是为了照顾家里，也是因为老夫妻没什么其他地方可去。刘洋的母亲严星君（音译）叙述道：“我出生在湖南省的一个地主家庭，到了 1958 年，我被送往青海省西宁市。三天之后我就开始在一家毡毯厂工作。我被分到 30 人一间的宿舍，整个房间里只有两个脸盆。1988 年我 45 岁的时候从工厂退休了，不过之后又工作了 5 年。我有养老金，还有一些工厂额外给的钱。”

“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还年轻，与室友们的关系都很好。我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家人，对他们也只有支离破碎的记忆了。20 岁的时候我结了婚，一年之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丈夫出身好，所以我们就分手了。”

1970 年，27 岁的严星君再婚了，又生了 2 个孩子。不过她不能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她回忆道：“当时几乎没有传统的家庭生活在一块儿，因为住房都是由单位分配的，分到的房子比现在最小的公寓还要小。我母亲当时与我一起住在宿舍里，负责照顾我的孩子，不过她因为裹过小脚，所以连做到这一点也很困难，于是她回到了家乡。我的孩子们就上了单位的托儿所，我每两个小时去喂一次奶。”

一开始在厂里工作的时候，毡毯都是手工编织的。西宁是丝绸之路上历史悠久的纺织中心。“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严星君被提拔为工厂的质量检验员。退休前她的工资为每月 160 元人民币，退休之后返聘的 5 年，她的工资大概是这个数额的 2 倍多。“这对于我来说是很大一笔钱了。当时一只鸡 5 元钱，这样你对我当时工资的数目就有了大致的概念<sup>⊖</sup>。有一天我穿着漂亮的新衣服

---

⊖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鸡对于中国的工人们来说是很贵的，所以他们不太吃鸡。现在严星君的退休工资为每月 1 000 元人民币，这意味着她在北京的生活费几乎全部都是由儿子儿媳承担的。现在北京市场上一只整鸡的售价大约为 20 元人民币。

去工厂，每个人都想知道衣服值多少钱。我记得我说花了80元，这在当时算是非常贵的了。”

来北京之前，老夫妻住在青海省照顾外孙女，她的女儿女婿远在几百里外的四川省省会成都市打工。外孙女11岁时回到了父母身边，老夫妇也就搬到北京和儿子住在一起。

“我外孙女和我的关系非常好。”严星君眼中噙着眼泪说，“和想女儿比起来，我更想外孙女。我的3个孩子都是由母亲照顾的，所以我已经习惯子女不在身边了。当时我非常努力地工作，所以也不太关注孩子们。不过我非常爱子孙女，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现在我又习惯了与家人在一起的日子，我也喜欢大家庭。我不知道怎样描述这种感觉。”

严星君告诉我们：“儿子一直劝我搬过来，他希望孩子出生的时候我能在这里，而且适应这个城市也需要时间。他们甚至延迟生小孩的计划，直到我们搬过来并且能承担大一点的房子的时候。”

不过严星君儿媳的说法就略微不同了。她和善地告诉我们：“婆婆实际上催促我生孩子，她说她想在年轻能够照顾孩子的时候帮我们带孩子，我的公公比婆婆大4岁，他身体很好，可以买买东西烧烧饭。”

对于严星君来说，成为祖母填补了她情感上的空虚，带给她前所未有的感情纽带。她说：“我对子女和孙子女是不一样的。对孙子女们，我只要疼爱就够了，教育是他们父母的责任。”

## 菜场

日坛公园旁边的绿荫大道上布满了各种欧式餐馆、咖啡店和精品店，满足居住在这里的外籍人士的需求。大道旁有一个老式的中国食品市场，虽然并不那么有魅力，却秀色可餐。卖蔬菜的小贩站在摊位的后面，摊位上堆着1米高的各种绿色蔬菜。卖肉的小贩一边称赞着自家的猪头肉和猪蹄，一边不停剁着其他肉。还有一个卖火腿的小贩，展示着来自浙江省金华市的金华火腿，让人垂涎三尺。这位中年小贩说欧洲人都很喜欢这些火腿，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还曾告诉他，他们用金华火腿替代了当地的火腿，因为金华火腿要便宜得多。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还向他学习怎样腌火腿，就像他学习怎样烧意式面条一样。

这位卖金华火腿的小贩和众多企业家、个体经营者一样，都帮助国有企业卸下了照顾员工一生的重任。自市场改革以来，中国已经成立了数千万大大小小的公司。

他们也可能是经济最底层的临时工或承包人。在老年人成群结队地去公园锻炼的时候，他们可能在沿街搬运、回收垃圾，缓慢地用力蹬着三轮车，车上堆满了大捆的硬纸板、大包的汽水瓶和包装纸，还有水桶、晾衣架、水果刀和发条玩具等家庭用品。

在中国的劳动人口中，大约有45%的人做着非正式的工作。许多老年工人加入了小规模企业主和个体户的行列中。大部分人是为了生活，不过也有不少人是为了巩固和重塑他们在家中的地位。这些老年人不仅用赚来的钱保持经济独立，还能帮助孙辈缴付学费和生活费。

随着数以亿计的中国老人重新开始工作和照顾下一代，代际关系将影响中国的未来。





## 第 10 章 围桌而坐的一代

从现在起到 2055 年，据预测世界人口将增加二十多亿

2011 年全世界每天将增加 65 岁的人口为：12.6 万

到 2031 年，此数值将达：21.6 万

百分比差异为：71%

同期的每日出生人口增长率为：0.59

我们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阅读这本书会让你延年益寿的机会大大增加。为什么呢？因为你活在世界上的时间越久，世界赐予你的寿命就越长。现在每过一个小时，人类平均寿命就会增加 11 ~ 15 分钟。每过一天，平均寿命就增加 5 个小时。如果你居住在没有流行性肥胖症而且能享受到良好的医疗、教育的地方，并且不受战争和极端贫穷的困扰，那么你的寿命应该更长。此外，你在阅读过程中还处理了一个复杂的难题，这样你锻炼了头脑，保持了认知健康。当然，如果你同时还在跑步机上做运动就更好了。最好你是在阅读小组里阅读这本书，因为这样你还享受了社交的好处。如果再给每个参与讨论的人上一盘西班牙火腿配雪利酒，寿命又进一步延长了。

### 回到之前的餐桌旁

让我们再回想本书开篇时提到的节日家宴吧。不过这一次不是数用餐人数，而是看看家庭成员选择的生活方式对世界老龄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首先出现的是人数最多的一组，这些年轻的兄弟姐妹们涌向自己的“儿童桌”。主桌上坐的人少了一些，主要是孩子们的父母和叔叔阿姨。人最少的一桌也是辈分最长的，包括祖父母、姨婆和舅公们，甚至曾祖父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逢年过节的餐桌就是这样安排的，当时我还是众多孩子们中的一个。

如今，即使在这本书中所描述的老龄化地区，凑满一桌人也非常困难了。祖父母肯定还会出席，中年的亲戚们数量也不少。小孩子、青少年和青年人或许可以坐满圆桌的一边。现在，他们有很多堂亲表亲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不过有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的可能性倒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出席家宴的老人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可能都离过婚或者根本没有结过婚。他们很可能一个人居住。总体而言，家庭规模变小，成员变老。

## 数十载的关爱与关联

如今家庭生活的一个好处就是家庭成员们不会轻易地给对方加上老年人的标签。正因为家庭成员们已经共处了很长时间，有时长达60年甚至70年，所以家庭往往使人更好地感觉到了生命的延续性。长时间的跨度超越了所有生命中的大事，缔造了密切的感情。家庭成员们都看到父母将哪些品质遗传给了子女，子女又怎样延续了父母的特点。家庭中的秘闻代代相传，让年青一代有机会了解到老一代的过往。此外，年青一代还经常传递新的文化，让老一代开怀大笑，与时俱进。这可能就是天伦之乐和长久真挚的友谊能让人永葆青春，精力充沛的原因。与家人在一起也能更好地培养老年人与年青一代的感情。就连坐在轮椅上好像整晚都在发呆的老人，也会在一位年轻妇女走进房间时抬起头，露出微笑。年龄并没有夺去他的思维，全家人都知道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留有激情和浪漫。

那么谁是最快乐的人呢？我们发现，亲人越多，朋友圈越大的人往往是最快乐的。相反，最不快乐的人又是谁呢？答案往往是那些失去与别人联系的人。他们可能被骄傲、害羞、魅力不足束缚住了；可能是身体或精神的疾病隔离了自己也吓走了别人；不过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活得比兄弟姐妹和所有朋友们都长。不妨提醒大家：与老来孤独的战斗开始得再早也不算早，延续得再

长也不算长。

很多70岁、80岁和90岁的祖父母们可能不仅照顾自己还要照顾家庭。在富裕国家，老人花在子孙身上的钱可能比年青一代花在老人身上的还要多。这样家庭就能更好地粘合在一起，老人们也能进一步参与到年轻人的生活中去。

为此，最年长的一辈需要与最年轻的一辈保持联系。祖母可能会提议孙女多来看看她，为了定下见面的日期，孙女可能会拿出她的iPhone，祖母则拿出一家吉特巴公司（Jitterbug）的定做手机。这款手机有大字体的显示屏、大按钮以及与最新款数码式助听器匹配的耳机。祖母对话筒发出语音指令后，几百公里外的话务员已经在电脑上看到了祖母的预约表。话务员礼貌、高效地找到了与孙女见面的合适日期。正是这种便利帮助祖母更好地生活。这款服务还可以预约午餐、剧院和户外远足的日子。

当然有些祖父母们需要的就不仅仅只是年青一代的关心了。他们也需要钱，可能是因为他们存的钱不够，可能是因为把积蓄都花在照料生病的老伴上，可能是因为赔了养老金或被公司管理层输掉了，也可能只是因为钱用完了。老人们看到年青的一代毫不费力地就能吃得下，听得见，走得好，不免想到自己什么时候会不可避免地体力衰竭，需要家人的额外照顾。

在座的老年人中可能有人曾经聪明机智、诙谐幽默、友善和蔼，但现在连举办家宴的原因都搞不清，连家庭成员都认不全。生活虽是一种恩赐，但因为所有超过85岁以上的人都均等地有可能患上老年痴呆，所以面对至爱的人脑力衰退实在是非常恐怖的经历。如今的药物精于保持身体健康，却不善于维持脑力健康，所以造成痴呆的老人接连参加家庭聚会，让其他人悲哀地见证他脑力的逐渐衰退。如今老年痴呆症正在蔓延，越来越多的人遭受到亲人痴呆的痛苦。家庭聚会上曾经孩子的玩闹声将被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胡言乱语、呻吟哀叹、惊恐甚至暴力所取代。

## 专业看护

照顾他人不仅费钱还可能失去本职工作，所以家庭看护常常会陷入贫困。难怪节日的晚餐桌上总有一两个位子留给专业看护的，因为他们有偿地减轻了家庭负担、帮助调解代际关系。如果没有这些专业看护的话，桌上就会缺少



几位客人，甚至会失去年纪最大的主人。专业看护并不是家庭成员，但家庭需要他们。有时无论是家庭成员还是看护都会异口同声地说“看护就像家庭成员一样”，这也是为什么移民潮的涌动总是与全球老龄化的发展方向相一致。<sup>1</sup>

如今全世界数以百万的来自乡村地区，以及厄瓜多尔和菲律宾这样高劳动力输出国家的年轻工人都涌向老龄化国家，满足当地的经济需求。他们在逃离自己家乡老龄化的同时也导致家乡的平均年龄不断上涨。到下一个世纪，来自环境的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大人口流动的规模。2010年6月，美国国家科学院公布了三位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的报告，指出气候变化造成的农业失收会进一步推动贫穷国家的人向富裕国家大规模移民。例如，墨西哥农场的产量每下降10个百分点，就会在原有移民的基础上增加670万人去美国寻求新的生活。大部分移民都是年轻人，这让本已迅速老龄化的墨西哥的平均年龄再一次上涨。<sup>2</sup>

看护离开餐桌休息的时候就会回到小房间，那里的有线电视可以收看家乡的电视剧，因特网连接可以让她与自己的父母和孩子视频聊天。一旦她重新回到餐桌，坐到老人的轮椅旁，她就会拿出装有晚上药物剂量的盒子，然后得体地建议老人上趟厕所。

看护可能被认为“就像家庭成员一样”，不过她也有自己的家庭要抚养。这就会让她与餐桌上的一家人意见不一致。这一代的眼护，无论是土生土长还是移民而来的，都会走上街道和政府办公楼要求最低生活工资。由护士、护工和看护组成的工会已成为发达国家所有工会中增长最快的组织。在老龄化国家里，工会组织者抛下工会活动减弱的流水线、学校和城市政府，转而关注工资低却工作辛劳的看护们。在养老院、医院大厅和需要看护的私人住所里到处可见这些数目庞大的劳动者。在公共预算遇到危机，家庭成员面临裁员、业务外包和公共支持削减的压力时，这些看护的团结和议价能力对需要看护的家庭造成了最大的影响。到2015年，大批婴儿潮一代将达65岁，他们的父母也将成为耄耋老人，这对看护们的劳工活动有利，却会给婴儿潮一代的人和他们的父母们造成不利影响。

## 困难的一步

当餐桌上的谈话内容转到做出困难决定，即下一步该如何照顾亲人时，家

庭成员们，尤其是当事人的兄弟姐妹和伴侣，就会谈到曾经是禁忌，但现在颇为常见的内容。就连曾经人们会条件反射般说永远也不会把父母送到“老年之家”的国家，现在也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养老院，满足工作忙碌、相隔遥远的家庭成员的需求。外包照料老人就和大公司为了省钱，将生产外包到国外一样，不仅节约开支，还能让家庭成员们不再担任看护的角色，投身于利益更多的本职工作。

科技是一种居中的解决方式，并且越来越多地成为用餐时的话题。一些与时俱进的家庭就使用网络摄像头、对讲机和无线局域网来密切关注体弱多病的老年亲戚。

全世界的大型科技公司也有自己的解决之道。英特尔和通用电气都启动了价值数十亿美金的项目，为需要照顾的老年人开发家用科技产品。飞利浦也承诺要照顾老年人，公司不仅仅停留在家庭监控服务“生命连线”上，其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分公司已经注意到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市场。为了迎合这个市场，飞利浦推出了数款新商业计划，其中包括可以远距离监控重要体征的遥控医学服务。有心脏病、中风或心律不齐的病史？不要紧，飞利浦和其他公司都推出了随身携带的实时心脏监控产品。此外他们还推出了家用去（心房）纤颤器，使家庭成员们可以迅速将心脏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做到曾经只有护理人员和急诊室医生才能做到的事。公司还推出了一系列高级成像设备来诊断老年病人的病因，还推出为老年家庭设计的特殊照明线路，帮助老人晚上下床时看到路。

飞利浦和其他全球居家护理市场的竞争者都得益于层出不穷的创新，这些创新旨在将技术商业化，满足为了获得独立几乎不惜代价的老年人的需求。位于匹兹堡康卡迪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款名为“心情备忘录”的产品，这是一种装有传感器的特殊衣服，可以将卧床病人身上的传感器与某位家庭成员或看护相连接，病人的身体功能就会激活穿着这种衣服的人相应的身体机能。实际上，这种衣服就好像让健康的家人或看护覆盖上病人的表层。一些硅谷公司组成了一个名为“老龄化技术联盟”的组织，致力于开发老年人和老年家庭的新技术，这可称得上是市场不断扩大的好兆头。

## 自动化的老年房屋

人们还在不断改变老人房屋的设计。在美国养老院及老年人服务协会一年一度召开的会议上，卫生保健供应商、器具制造者、建筑师和房屋建造者共同设计了一幢独特的房屋，它令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也能主办家庭聚会。厨房里的台面设得很低，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也能切萝卜；气体开瓶器能打开红酒，电磁炉可以在文火慢煮的同时不烫伤手；地板也经过特殊处理，能缓冲老人摔倒的冲击力，地板下铺着传感器，能感应类似事故的发生；只需按键，厨房台面上的橱柜就会慢慢延着液压臂降落，让老人可以轻轻松松拿到橱柜最高层的罐头番茄酱；睡床可以监测 90 岁老人的每个身体动作，还会帮助姿势太久不变的老人翻身。

未来的浴室也会发生改变。马桶会装上漂亮的扶手，马桶盖能自动升降，还会在老年人清洗不到的地方喷水。当空气不够清新以后，浴室还会给马桶、使用者和整个空间除臭。

## 老龄化劳动力遭遇被迫工作的年代

餐桌上五六十岁的人大都身体健康，而且起码还可以保持这种状态 10 年甚至 20 年。提倡积极老龄化的社区、中心和健身俱乐部常常请 50 多岁的健康人士来做广告。女模特留着精心打理的灰白色平头，穿着无袖衬衫，展示着富有弹性的胳膊和苗条的身体曲线。穿着针织衫的男模特头发茂密，牙齿坚固，身材结实。对于坐在餐桌旁 50 多岁的男人来说，这些广告形象让他们兴奋、紧张又妒忌。他们能拥有广告上泳装模特般身材的可能性非常小，就和在学校操场上打篮球的人成为勒布朗·詹姆斯<sup>①</sup>的可能性一样渺茫。不过改变生活方式从长期来看还是能够提高生活质量的。医疗预算可能会增加，不过花在护理和预防、保护动脉、切除早期癌变和应对慢性疾病上的钱非常值得，这笔钱能让人生活得更好，无论在办公室里，体育场上还是床上。

60 岁的人可能感觉自己在体力上和 50 多岁的人没有明显区别，不过他们

---

① 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司职小前锋，效力于 NBA 迈阿密热火队。——译者注

的抱怨却越来越多了。如果他们做的是繁重的体力活和重复性的工作，想要赶上年轻同事们则非常困难。他们的老板会带着提前退休的计划敲响办公室的门，可能最终他们也会对这些计划感兴趣。

找个有趣的地方退休是个不错的想法，或者找一份尽管工资减少，但是体力要求不高的新工作也不错。欧洲人、美国人和东亚人对于过了退休年龄还工作的看法不一，但都反应强烈。在美国和东亚，很多人想要工作得更久，可能换份新工作，其中最想工作的还是亚洲人。

在全世界范围内，退休年龄应该定在什么时候尚未达成一致，因为很难找到适合所有人的退休年龄。有些人较早达到老年状态，50岁就退休了（如中国很多工种的妇女就是如此），也有人60岁退休（如法国人），或62岁退休（如希腊人和美国一些早退休的人），还有65岁才退休的（如德国人）。实际上我们注意到，因为离职买断和收入补助等原因，退休时间总是比预期来得早。此外，工作和期货交易不如预期也是原因之一。很多工作都迅速遭到淘汰，包括曾经在地方经济中看起来不可或缺的工作。

## 老年人与工作

老年人应该怎么办？他们可以在这个老年人越来越多的世界里轻松地找到工作吗？年龄套利已经成为商业人士在全球经济竞争中非常重要的战略。如果公司拥有年轻工人和低工资的神奇组合，那么管理层就会寻找各种方式摆脱年龄大且工资高的员工了。本书访问过的商业人士和普通民众告诉我们，老年人比例越高的地区，年龄套利的负面影响就越大。整个工业都会从老龄化的地区向年轻工人充裕的地区转移，即使微小的差别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世界追逐的低工资年轻人一旦年龄稍有增长，工资稍有上升，其他地方的人就会取而代之，之前的热点地区就必须更改策略。有的地方成功，有的地方却失败了。一些高产地区有天才想出各种新办法，让老年人分享的经济蛋糕小一点，再小一点，而不能想出办法摆脱老龄化劳动力则被认为是管理人员自身的失败。

每当节日聚餐设在工人互相熟识的欧美工业城镇旁边，或曾承诺“终身雇用制”的亚洲制造中心的时候，曾经最受欢迎的话题——每个人做得怎么样——现在常常不予提及。人们甚至会故意避开这个话题，以免年轻的父母和

刚退休的员工争论起来。最令人痛心的是，附近公司年轻员工的起始工资大大低于市场价，提前退休的人——那些政府帮助辞退的员工——每月的退休金比年轻全职工的工资还要高。

公司需要摆脱老年员工的需求使所有人都置于困境。就算政府不支持公司摆脱员工，员工还是可能被裁<sup>①</sup>。像日本这样的国家仍然保留老年员工，一旦年轻员工不愿意工作，老年员工就可以接任。日本可能是全世界最适合养老的地方，但是日本的老人也是全世界最容易陷入贫困的。日本65岁以上的老人每5个人中就有1个生活在贫困中。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的老人不愿意退休的原因。

在崇尚集体主义的亚洲和地中海沿岸的国家里，让老年人继续生活在长期形成的社交网络中是帮助老年人的方法之一。不过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学家约翰·卡乔波注意到，在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中，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更容易感到孤独和绝望。老年人出于对工作的内在需求，对所需报酬的降低和对社交的渴望，让雇主可以向老年员工支付较低的工资，给予较低的工作级别<sup>②</sup>。

老年员工面临的另一种情况就是孤独。就像日本的“大破烂”和“黄枯叶”一样，连有老伴的人都可能感到孤独，独居老人就更不用提了。在老龄化国家里，尤其是在亚洲，感到孤独的老人不断增多。工作可以让人忘记孤独和情感的创伤。在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的世界里，工作对老人的诱惑在不断增大，所以老人也更愿意接受工资降低、工时缩短和低于技能水平的工作了。当然还有其他的应对方案，比如萨拉索塔县的老人们就知道，志愿活动和社区活动都可以替代工作，只是没有收入而已。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多数老年人都无法延长职业生涯。乐观的文

---

① 匹兹堡迪尤肯大学的马克·哈斯指出，如果没有政府支持的话，工业化国家中大部分的劳动者都将生活在贫穷中。在美国推出社会保障制度以前，老年人的贫困现象非常严重，65岁以上年龄组比其他任何年龄组都要贫困。现在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和其他年龄组几乎相同（贫穷现象最严重的是幼儿组）。美国有一半的退休者都靠社会保障制度的救济，欧洲超过一半的家庭都表示他们几乎存不下钱。在法国和德国，政府补助占到了老年人税后收入的2/3，因此即使是收入略微减少都会把很多老人推入贫穷的行列。

② 卡乔波指出了—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判定—个社会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观察人们如何吃饭。如果人们不反对独自在餐馆吃饭的话，这个社会就是个人主义社会。如果人们需要聚在一起吃饭，还会花很多时间互相传递—盘盘的食物，那么这个社会就是集体主义社会。

学作品经常搬出各种数据，指出老年雇员能够工作也愿意工作，但这些作品都聪明地避免了不能或不愿工作的老人的数据。美国每 10 位 65 岁以上的人当中有 4 位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非常好，但大部分的老人并不这么认为。不健康可能是全职工作的最大障碍，多种慢性疾病共存的现象非常普遍。大多数疾病是可控的，所以老年员工仍能正常参与各种活动。高血压和轻度关节炎并不会让律师离开办公桌，或让护士离开岗位。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疾病都会加重。多种疾病可能不会影响工作者本人，但足以影响他照顾自己的爱人。这就是为什么灵活的工作条件能帮到老年员工，为什么那么多的成年人就算身体健康也无法继续工作。

## 社会无保障

餐桌上将近 70 岁的老人现在符合几乎所有关于老人的法定和正式定义。如果他们居住在有社会保险金的国家里，他们已经可以领取保险金了。老年人担忧政府是否有能力支付社会保险金。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曾走上街头，质疑老人领导的政府是否可信，大声抗议精英资本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这样的抗议现在出现在法国、西班牙、德国、中美洲和亚洲一些中心城市的街头，年青一代对与自身息息相关的福利政策进行抗议。现在人们反对的是福利国家和全球资本主义，因为它们过度扩张影响到了自己的国家。标语和横幅宣称老年公民沦为国家财政紧缩的受害者，这不公平。这些人的抗议和同样在街上抗议的看护工抗议的内容不同，不过抗议的时间倒是一致。

随着婴儿潮逐渐步入生命最后的 25 年，构建了数十年的人口计划也终将收场。人们预测人口的最终数目已有多年，不过在 2007 ~ 2010 年才初见端倪。婴儿潮和他们的父母都是悲剧英雄，他们听到了建立美好社会和慷慨国家的承诺，却也看到了自己在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贪婪，可惜结果只是一次次地暴跌和崩盘。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日本接二连三的政治危机、美国的公共债务、金融市场的崩塌、房地产市场的萧条几乎随处可见。

全球化和劳动力的老龄化直接影响到何为富裕国家的理念。当国家拥有大量年轻劳动力，当更加年轻、规模更大、更全球化的竞争者似乎遥不可及的时候，私人养老金和充足的公共金库就显得不可侵犯。全球化本身似乎就是一种

年龄歧视，只是它的规模更大、形式更复杂。它淘汰了老年员工，迫使国家赡养他们，公司则纷纷将工作外包，降低制造业的工资。国际金融市场的破坏可以逆转，政府们也终会醒悟，开始调整国家的财政状况和退休制度，符合国家能够承担的情况。不过一旦确定了实际能够承担的情况，那么实际上就由现在五六十岁的老年人和年轻人承担代价。

无论每个国家怎样应对本国财政的紧张，他们所做的选择都会对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很大的影响。首先，管理老龄化人口的政府有两个选择来支配财富。他们可以把钱花在老龄化人口上，确定优先分配财富的领域——国防、教育、基础设施，等等；也可以降低政府对老年人口的承诺，把更多的钱花在其他方面。

要指出地缘政治的长期局面并不容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理查德·杰克逊和他的同事们认为全球老龄化将给国际事务带来不稳定因素，因为老龄化会让日本、欧洲和俄罗斯国力衰退、减弱他们在战略上的关联。这样他们既无法有效地从地缘政治上与美国对抗；也无法结成伙伴，监督其他贫穷、年轻和好战的国家。从这个角度来看，搭乘美国军事支出“顺风车”的欧洲和日本将会迫于国内政坛的压力进一步减少防备开支。美国必须找到合适的（以及可以承担的）方式长期监督全世界，否则就放弃美式和平的想法。这将会增加失败国家的危险，无论他们是主动还是被动放弃全球化。冷战已经结束了，但是要管理好战的国家将更加困难。

匹兹堡迪尤肯大学的马克·哈斯（Mark Haas）展示了一幅略微不同的场景。在他看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工业化国家将产生巨额养老金和服务成本，而这会带来“老年和平”，之前好战的国家也会随着国家的老龄化而慢慢淡化地缘政治的雄心伟略。他还指出在年轻人失业率高的发展中国家里，尤其是失业者以男性为主的国家里，宗教和政治的意识形态会煽动激进主义，造成危险。不过哈斯认为这些危险只局限于当地，因为这些国家没有能力找到可以与美国匹敌的盟友，所以危险程度不过如此。

## 老龄化的世界，年轻人的未来

世界老龄化复杂得让人无法理解。选民们应该怎样衡量各种措施，避开可

能是人类创造的最复杂的物体——世界金融体系的贪婪和不确定呢？连受过多个领域及多年高级训练的专家们都无法确定老龄化社会需要何种可信体系，所以人们可以做的就是尽量存钱，也可以在地板底下藏点金子。如果做不到，就最大限度地对孩子和自己进行智力投资，这样家庭才能拥有宝贵的可以一直携带的资产。

老龄化国家的人们就是这样想的。教育已经取代了大家庭，成为他们最偏向的老年保险。如果政府和私营部门只能勉强兑现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健和养老金承诺的话，那么人们就会孕育更少的孩子，更加严格地教育他们。全世界所有老龄化国家都鼓励父母多生几个孩子。在人们被迫成为自身保险的都市社会中，全球老龄化将怎样变化，我们拭目以待。

## 老龄化世界：巨大的反馈回路

如今的世界一边通过福利国家赡养老年人口，一边通过全球化战略避开私营部门的成本，这样就会造成一种不可避免的情况，那就是全球老化的速度可能比世界政府和国际组织给出的最大胆的预测还要快，虽然人们常常忘记这一点。的确，现在全世界正面临一个巨大的循环，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也是让军事分析家最担心的国家都如此年轻，但它们却都可能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

让我们简单思考社会从年轻向老龄化发展的因素，一些让人们活得更久，还有一些让孩子的数目变少。首要因素是文化，尤其是人们经过多年教育后有了文化，能够在现代化的工作岗位服从指令；此外还有公共医疗保健的因素；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大批人口从生产效率低下的农场向生产效率较高的城市和工厂转移；允许妇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和工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老龄化社会的特点就像全球化的表象指标。自20世纪中叶以来，从贫穷的农业经济向强大的、现代化的、广泛的全球事务转型最成功的工业国家都经历了上述步骤。当然，这些国家转型的目的可不是为了老龄化，而是为了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进行商业往来，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从而满足世界其他国家的需求。如果想把制成品卖到美国和欧洲市场的话，最好先尽量模仿欧美国家的高效率机器。打败游戏中最强的玩家，生产更好或更廉价的产品。彻底改造自



己贫穷的国家，而不是改造其他的富裕国家。

日本是第一个经历这种转变的国家，它几乎就是战后国家崛起的模板。日本比现代化国家还要现代化，几乎接近超级大国的地位。日本从世界上平均年龄最轻的国家之一到最老龄化的国家之一，花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包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内地和越南在内的不少国家和地区都追随日本脚步，采取了相同的做法。来自日本的竞争迫使美国公司开发国际战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外国投资促进了中国早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不过比较日本战后的转变和中国的转变之后，我们发现后者转变的速度迅速加快。每当罗盘上的指针停留在下一个提供年轻廉价劳动力的地方，转变的速度就会加快，这个国家老龄化的速度也会加快。加快生产的新科技是由多个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空中航行和电信业的进步也是如此。就连老龄化国家急着把工作和生产转移到有数千万年轻员工的地方也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这样才可以取代生产成本渐增的国内和其他老龄化国家的老年员工们。

现在中国已经面临着劳动力锐减和人口迅速老龄化的两难局面。全球化带来的压力和承诺已经转向了印度，结果就是印度也成为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按照最新的统计数据，印度的老龄化甚至比中国还要快。现在，很多非洲国家开始迅猛发展，因为非洲老年人口成几何级数增长，面临着逼近的种种危机，不过如果发展和全球化像降临到亚洲那样降临到非洲大陆的话，那么非洲大陆将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地方。

老龄化国家把年轻国家看做经济的安全阀，导致年轻国家迎来不断加速的老龄化，既带来希望，也带来危险。

同时，我们也不能屈服害怕，认为地球将不可逆转地衰退。毕竟，地球拥有我们最想要的东西——我们的一生。很少有人想长生不老，但大部分人的确想活得更久、活得更好。在延年益寿的药物、公共卫生项目和保健知识的帮助下，我们大部分人肯定能够活得更久，活得更好。这是好事吗？如果是，我们就要面临老龄化的矛盾了：最幸运的国家也是需求最大的国家。尽管老龄化是国家大部分人选择的总和，但是我们怎样引领这个世界的未来——我们怎样爱自己，关爱我们珍视的人——将越来越成为个人化的选择。

## 最后一个故事

两年前，我 83 岁的老母亲在巴塔哥尼亚<sup>①</sup>看到企鹅，还在孙子向齐柏林飞船摇滚乐队献礼的音乐会上兴致勃勃地跳舞。在过去的 3 年里，她都一个人住在我父亲于 20 世纪 80 年代设计并建造的乡村小屋里。母亲仍然在院子的一边种着香草和蔬菜，在另一边种着黄水仙和郁金香。楼上，我父亲用于保存文件的房间很少有人进去。父亲身体不好时曾打翻过一瓶墨水，墨渍仍然留在旧书桌上。灯泡需要换了。装着热水器的房间曾经水漫金山，差点引起火灾。

母亲说房子在慢慢变老，而老房子需要维修。母亲承认要自己维修很困难。她的视力正在减弱，晚上再也不适合开车了。母亲说：“我感觉更无助了。”

不过因为房子是父亲建造的，所以住在这里能感受到父亲的气息。母亲很想念他。在父亲生日的那天，母亲会邀请孩子们讲述有关父亲的故事。3 年并不长，不过房子和周围的邻居已然发生了改变。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还有很多周围朋友的陪伴。他们邀请母亲去做客，母亲也会邀请他们过来。他们交换种植的花草，在周围的公园散步，谈谈自己的孩子。不过现在只留下了一对认识 60 年的夫妻。其他人离开的原因不难猜测：死亡、疾病、倾向温暖的气候、能提供更好照料的养老所或是投靠住在另一个城市的儿女。

现在母亲听说，就连这最后一对夫妻也将搬进科罗拉多州的一家护理机构，为了离自己儿子近些。母亲说：“我很悲伤。”她抱怨她跟现在住在周围的人一点都不熟，无法邀请他们来参加小型晚宴。

不过母亲还是非常聪明的。最近她在市中心附近购买了一套小居室，可以步行去看喜欢的戏剧、音乐会和电影。她买这套房子也是为了离孩子和孙子们更近。现在她的计划总体还是成功的。和她一起跳过齐柏林飞船舞的孙子会去看她，两个在大学读书的孙女也会在放假的时候探望她，尽管有时候需要母亲主动联系他们。母亲还为我们准备晚饭，周末来我们家和孩子们一起吃饭。

不过母亲买这套房子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她想“诱惑”已经 89 岁的孀居

---

① 南美的一个地区。——译者注

姐姐来这里，这样她们可以一起去听音乐会，一起过夜。母亲和姨妈偶尔会争吵，不过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她们自20世纪40年代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在一起了。

母亲是这样计划的，不过却突然发生了意外：在去年春天一个美丽的晚上，母亲和姨妈一起坐在街边的咖啡馆享用晚餐，姨妈突然转向母亲，问她叫什么名字。母亲最初被她的话震住了，随后她握住姨妈的手，告诉她自己是她的妹妹。姨妈感到非常困惑，不能分辨真假，于是问母亲她自己家姓什么。母亲回答了姨妈。姨妈点点头，让母亲把她的名字和电话写在纸上，这样她们以后可以一起出去吃饭了。

接下来的几天母亲做了一系列的事情：她打电话给亲戚和医生、联系护理机构以及评估经济状况。与此同时，母亲还要照顾姨妈。姨妈现在只能间歇性地认出家庭成员，不过她已经感到自己的生活在迅速变化。她表达最清楚的一句话就是她“想死在床上”。

母亲是个超乎寻常的乐观者，她数年夜以继日地照顾父亲，但她现在却走进房里哭了起来，我们从没见过她哭得这么伤心过。一周后恰逢我女儿的毕业典礼，典礼都是母亲帮忙筹备的。当被问及是否需要取消庆祝派对的时候，母亲坚持说这样做太愚蠢了。当问她是否会来参加派对的时候，母亲回答说是，而且非常确定。

母亲说：“不过我不知道这次会不会和她跳舞，不过我尽量。”

我非常高兴母亲这么说，后来看到母亲和孩子们跳舞的时候我更加高兴了。我们都知道时间宝贵，因为它转瞬即逝。



# 致 谢

这本书能够顺利完稿，我要感谢所有提到和没提到的人们，感谢你们的慷慨相助。我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常常被问及写一本关于老龄化的书有什么感受。其实我最强烈的感受之一就是感激。这本书的内容包罗万象，和我谈论过这个话题的人、做调研碰到的人、作报告遇到的人……很多很多。我首先要感谢所有听过我谈论这个话题的人，所有大方与我分享个人感想的人，分享家庭的秘密故事、生理功能、个人憧憬和担忧的人。我还要感谢所有坦诚讲述自己家庭、公司和社区经济状况的人。还有一些人我也同样感激，但出于保护隐私和个人要求的原因，我没有在这篇致谢中提到他们的名字。毫无疑问，我会遗漏一些想要感激的人，今后我一定会后悔忘记提到他们。我还要感谢书里出现过的所有人，无论我提到的是他们的真名还是假名，都丝毫不影响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这本书既有我的个人感受，也有别人的见解，不过我对这本书承担所有的责任，所以除了感激以外，我还要指出书中的错误与帮助过我的人无关，错误都是由我个人的不足造成的。

这本书最初的想法源于我和科林·哈里森的讨论，他是我的老朋友、私人老师、合作者和编者。自从20世纪他带我加入《哈珀斯》杂志<sup>①</sup>以来，他几乎读过所有我润色过和没润色过的作品，不过当时我们都想象不到一个老龄化的世界会和我们自己有什么关系。这本书的话题是我在《中国公司：下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如何挑战美国和世界》一书出版后，与科林的谈话中确定的。在我们看来，中国的老龄化就像一扇窗户，通向一个更为广泛的主题，连中国自

---

<sup>①</sup> 《哈珀斯》杂志创刊于1850年，以有见识的新闻报道为特征，结合时装和时尚。——译者注

身的崛起可能只是这个大主题中的一小部分。科林斯鼓励我考虑并充实老龄化带来的全球影响，最后得出的结论显得太重要、太引人注目、太有趣了，让我无法抵挡这个话题的吸引力。科林斯聆听我的构思，他的好奇、知识和热情不断地给调查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我还要感谢苏珊·莫尔德芙、南·格雷厄姆、洛克斯·利普、卡尔西·史密斯、保罗 O. 哈洛伦、凯特·苏埃德和凯蒂·里佐。斯隆·哈里斯从一开始担任我的经纪人起就说过希望能一直做我的经纪人，直到退休，尽管并不是完全以他想要的方式，不过斯隆也最终得偿所愿了。他是这本书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他的知识、专业经验、私人经历和冷静建议伴随了整本书的写作过程。斯隆并不仅仅只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他还全身心地把大家联系在一起。

此外，我还要感谢吉姆·彼得森，他极佳的判断力和抓重点的本领一直给我很大的帮助。吉姆合并我的写作片段，阅读我手稿中的每个词，建议扩充某些观点来增加论证的说服力，我都充分听取了他的意见。还有，与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乔纳森·蔡特林和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赫立格尔在海德公园的长谈也非常重要。他们帮助我理解这个话题包含了多么广泛的内容。他们全面的知识为我奠定了写作的基础，树立了我追随的目标。

斯坦福大学的长寿中心虽然设立不久，但早已成就斐然，里面的工作人员劳拉 L. 卡斯滕森在我研究的过程中向我提供了中心的资源，让我可以借助长寿中心的学者和支持者的网络迅速开展研究。卡斯滕森和她的同事们致力于老龄化问题的跨领域研究，他们的触角已经远远超过了社会科学和医学领域，他们都特别理解和支持我的广泛研究。我还要感谢斯坦福大学的史蒂夫·戈德邦德，他支持我的假设，有时也会挑战我的想法。他协助我共同探索了斯坦福大学和帕洛阿尔托<sup>①</sup>的深层次资源。长寿中心的全球老龄化研究项目主任阿黛尔·哈玉婷向我介绍了研究中心的数据，她还对我一些自命不凡、尚未证实的理论提出质疑，让我避免尴尬。卡罗尔·威诺格拉德向我介绍了老年医学操作中的挑战，其中复方用药的危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卡罗尔·德威克则向我提出了一系列有待探索的问题，贯穿了我从头至尾的研究。

---

① 美国旧金山附近城市。——译者注

在本书中提到的每一个地区，我都非常幸运地遇到了好导游和好老师。（我会省略在书中已经提到过的人。）在萨拉索塔县，我非常感谢曾经的市长——克里·克什那的友谊和建议，他现在担任阿格斯基金会的执行总裁。自从我们第一次通话以后，他就全力帮助我。克里不仅让我融入他的交际圈，还带在我去城市考察，向我讲述他对社区的观点。斯科普公司（SCOPE）的蒂姆·达顿和金姆·韦弗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正是他们的努力才让萨拉索塔县成为美国老年人商业和服务业的摇篮，让我领略到了萨拉索塔县高层次的服务业经济。鲍勃·温德姆博士也提供了很多帮助，他向我展示了城镇中各式各样的医护设施。凯文 O. 尼尔博士、阿特·马奥尼和汤姆·奥利弗也贡献了他们宝贵的时间和观点。乔治·斯佩克特一家人经营的社区可谓是同行业中最好的社区之一，他和善地向我介绍了佛罗里达州生活的愿景，以及活跃又有同情心的当地居民是如何享受生活的。萨拉索塔县南佛罗里达大学的凯西·布莱克抽出时间，向我阐述了佛罗里达州服务经济的特点。切尔、鲍勃·巴亚曼蒂和哈丽雅特·拜尔让我在佛罗里达州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在日本，我的好友兼老师神余与一带我走遍了他们的城市和国家，向我展示了老龄化对日本日常生活的影响。他的快乐、乐观和对人性的信心帮助我理解了日本人民面对世界人口的老龄化是多么足智多谋。他的公司名为“快乐老人”，很多开发的项目都体现了这种精神。这些项目帮助老人表达自己的感情，以创新和正面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与神余与一的日本之行是一段共同分享的经历。《中国公司：下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如何挑战美国和世界》一书的日文翻译小寒“山姆”森纳和他博学、和善的妻子龄龟一起，担任了我日本之行的东道主和文化翻译。刚毅勇敢的力王筱田是我在东京的翻译，她带我走进在剧院工作的青年朋友圈。在我的要求下，她带我深入探究日本的风月场所，几乎从不畏惧。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朱莉雅·阿德尼·汤姆斯，她是美国圣母大学的历史学副教授，在日本为我做了很多宝贵的引导工作。我还要感谢普林斯顿的东亚研究教授大卫·莱海尼，他表达了自己有关日本代际分歧方面的看法。我还要感谢北斗市外美丽的黑森村里的农民——他们几乎都叫高桥，我要感谢这些村民们花了整整一天欢迎我，为我安排项目，让我得以窥见他们几乎濒临消失的生活方式。此外，我还要感谢美国哈特福德金融服务公司日本部的

经理格雷戈里 A. 博伊科，他向我提供了日本退休老人经济生活的复杂数据，以及他自己对日本人观念的了解。格雷戈里告诉我，日本人从经历中学到拿退休存款投机是很愚蠢的。格雷戈里对祖国的热爱和对顾客的允诺堪称全球金融服务业的典范。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的里克·穆迪鼓励我去日本，参加他们组织的亚洲老龄化问题的国际大会，让我汲取了很多有用的信息。里克还是好老师、消息提供者和我在美国的意见征询者。

在西班牙，我非常幸运地遇到了乐观的迭戈·萨拉查，想法多多的他在马德里和瓜达拉哈拉<sup>①</sup>担任我的通信员和翻译。在巴萨罗纳，我遇到了令人惊讶的丹尼尔·希尔，他会说8种语言，在需要时游刃有余地运用其中任何一种。西班牙的很多学者、活动家和官员们都腾出宝贵的时间，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我理解西班牙。此外，我还要感谢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的胡安·迪茨尼古拉斯，马德里社区老年人组织的会长乔斯·费尔南德斯·马蒂纳斯，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的玛格蕾塔·德尔加多以及工人联合总会的罗莎·莫雷诺·罗尔丹。

在罗克福德，我接受了詹尼斯·布伦南·法登的盛情邀请并开始了我的研究，詹尼斯是美国罗克福德地区经济发展委员会的会长，他很有毅力，坚持不懈。他和汤娅·拉弥亚、马克·波戴斯基、埃里克·伏尔和卡里·扎斯迈尔一起回答了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们总是能够找到能够给出满意答案的人物和地方。他们对社区的优点缺点都一样热爱，让我看到了这个城市虽然历经兴衰荣辱，但仍不断迸发出创造力。我还要感谢布恩和温纳贝戈县<sup>②</sup>劳工投资委员会执行总裁达西·布霍尔兹的卓越贡献，以及向我介绍菲律宾社区杰出成就的神父伯特·阿布萨隆和约维·雷耶斯，还有不断提出新观点的克里斯汀·维兰纽瓦。我还要感谢 OSF 圣安东尼医学中心的露西·里瓦斯，丹佛斯驱动器的阿伦·博伊森和卡门·乔丹。最后，我要向埃林一家表示感谢，他们让我看到了罗克福德的教会生活如何促进当地老年人的社交生活。

在中国，一群杰出的翻译和研究人员向我提供了无限的帮助。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通过托尼·皮尔斯、龚利和伊莎贝尔·曹的介绍来帮忙的。这些都

---

① 西班牙中部城市。——译者注

② 位于美国艾奥瓦州。——译者注

是我的好朋友，他们耐心地倾听一个外国人通过家庭的故事来捕捉现代中国的人口现状。在北京期间，当时还是清华大学学生的尚媛结合了民间和学术界的资源，帮助我进行了第一轮的研究。之后另一位出色的清华大学学生张造里接替了她的工作，现在造里正在密歇根大学攻读硕士。尚媛和张造里都善于消除受访者的紧张情绪，使他们幽默、真挚地讲述自己的故事。我在南京的研究获得了霍普金斯大学—南京大学中美中心简·凯利的大力协助，她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在南京的时候，简不仅给我提供了住宿；让我进入中国最好、最开放的研究图书馆，还让我接触到了霍普金斯大学—南京大学中美中心的很多专家。我有幸在中美中心与多伦多大学的地理学家阿莱娜·博兰进行了讨论，她广博的知识几乎延伸到我研究的方方面面，阿莱娜还从南京市的情况和学术界两方面帮我整理了调查资料。在南京市区和市郊的探访则要多谢王雨琼的帮助，这位中美中心的研究生担任了研究员和翻译的工作，他在商业领域的专业知识为我们的采访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在上海，本书以及《中国公司：下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如何挑战美国和世界》的出版都要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们的支持，以及社科院外事处的处长李轶海，这位和蔼、忙碌和镇定的主任帮助我开排调度了人员。

无论是健康活泼还是体弱多病的老人，对他们的日常愿望和需求最了解的莫过于珀金斯伊士曼建筑设计事务所的建筑师和设计师们了。在北京、芝加哥、匹兹堡、剑桥和马萨诸塞州，布拉德·珀金斯、丹·西内利和大卫·霍格兰都帮助我思考，还向我介绍了他们特别设计的生活空间。此外，我还要感谢事务所的洛里·米勒，他告诉我建筑师们的全球观点怎样改变了老龄化世界的日常生活。在房屋方面，我要向美国老年人住宅与服务协会的萨拉·马什伯恩表示感谢。她向我介绍了协会活动的服务提供商。

如果不是我家乡芝加哥众人的帮助，这本书也肯定难以完成。亚当·哈布尔帮助我进行记忆方面的研究，他还完成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设立记录体系，一次次地救我于水火之中。吉姆·兰克管理我的办公室、整理我的想法，还设立了庞大的资料档案，只有像他这样精通资料管理的人才能做到。吉姆的幽默和工作操守也感染了其他的工作人员。他已故的父亲休·兰克提供了来自第一线智慧而勇敢的观察。尽管科学技术和自然条件都足以使他放弃，



但他却从未妥协。我很怀念休，他是我一生的楷模，虽然他已经不在了，但是他的精神永垂不朽。杰夫·马康斯的努力工作让我避免犯《芝加哥格式手册》<sup>①</sup>中的错误。求知欲强烈的理查德·里维罗帮我搜寻西班牙语的材料、进行采访，还协助研究和编辑工作。在公共监护员罗伯特·哈里斯的支持下，库克郡公共监护办公室的律师吉姆·伯顿和卡里·冯竭力地向我展示了不为人知的遗弃和虐待的情况。他们就是好人做好事的生动例子。埃文斯顿<sup>②</sup>商会的乔纳森·珀金斯告诉我社区为什么需要最好、最有价值的年轻员工，以及社区为此采取的战略。

在英国的研究之旅，我受到了前卫生部国家老年主任伊恩·菲利普的热情款待，以及萨莉·格林格拉斯男爵夫人、克里斯博士和玛塔·富特的帮助，他们向我介绍了英国老年人的福利制度，帮助我了解大西洋另一端的老年人制度是多么不同。约翰·格里姆里·埃文斯爵士在牛津的格林学院接待了我，向我介绍了英国老年医学最近的发展历程（他在其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约翰告诉我，从相信医学的角度和怀疑医学的角度，人们对老龄化问题有着怎样截然相反的观点。在伦敦，霍德森和露姐·索恩伯非常慷慨地招待了我，并把他们精美的公寓借给我住。

为了探索美国乡村地区的老龄化状况，我两次到北达科他州进行研究。第一次受到宜高美集团公司谢莉尔·威克森的邀请。谢莉尔与范瑞提集团公司（Verety）的克里斯·戴利一起带我穿越了整个北达科他州，让我看到了这个最遥远的地区是怎样在全球服务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第二次，我有幸受到了北达科他州贸易办公室集体成员的热情帮助和友好款待，尤其要感谢办公室主任苏珊·盖布帮助和拉里·怀特和杰夫·曾特的突出贡献。

我还要感谢朋友和家人的聆听与帮助，我曾一度在每次与他们的谈话中都讨论本书的主题。他们对这个话题都有深层的了解与感悟，这一点我已经深信不疑，正是他们的观点才推动我不断前进。我要感谢的朋友如下，但不限于：布莱恩和简·黑格尔、艾伦·托马斯、丹·布特尼、亚历克斯·贝尼斯、杰弗

---

① 适用于美国英语的格式指南，该手册主要用于解决格式、原稿预备，以及少数惯用法的问题。出版商和编辑在遇到文本所表述的问题时，通常会将该手册列为最终的标准。——译者注

② 芝加哥市北郊城市。——译者注

里·弗兰克、理查德·米勒、希拉·莱斯特-史密斯、迈克、艾琳·谢拉、艾米·布里格斯、丽萨·卡普兰、凯文·劳勒、米歇尔·岑、托尼·卡多萨、卡里·戈德堡、大卫·爱泼斯坦和盖伊·杨·曹。乔纳·布雷斯拉帮助我进行代谢综合征对年轻人影响的关键研究。我还要感谢琳达·戴尔蒙德·夏布罗、梅丽莎·索尔特、罗布·曼得沙伊德、乔纳森·布拉克和约翰·科廷，他们都对我的书稿提出了周到细致的建议。

致谢篇章的最后往往提到对作者最重要的人，那就是作者的家人。我也把对家人的感谢留到最后，尽管我认为家人理应排在最前面。在这本主要讲述家庭的书中，我的家庭不仅是重要的支持者，也是各种想法互动的实验组。我的母亲伊莱恩·菲什曼坦诚评价了她的同伴们，其坦诚程度令人惊讶，她的话语一如既往地有启发意义。我的姐姐南希·菲什曼和珍妮·菲什曼寻找有趣的话题供我采访。我的同胞兄弟扎克·菲什曼努力让我保持乐观的心态，还让我看到“克隆”的自己。我的两个孩子艾莉和亚当都是很好的作家和编辑，他们对这个话题和有关本书的报道都特别有兴趣。他们在我思维枯竭的时候支持我，当然，也在需要的时候和我保持适当的距离。我的妻子萨拉·斯特恩在我的想法诉诸笔端之前加以评论，在我写完之后进行审核。她收集新闻、聚集专家，她会在我两餐之间去酒柜和冰箱拿酒的时候、在我坐在桌前太久的時候、在我写最震惊的篇章时提醒我。她亲切地把本书的写作看成是对我们的一次教育，教会我们在老去的时候，在面对自己和公共的改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全身心地互相扶持。她是最我想要感谢的人。



# 注 释

## 引言 白发新世界

1.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Exploring the Role of Cancer Centers for Integrating Aging and Cancer Research,” <http://www.nia.nih.gov/ResearchInformation/ConferencesAndMeetings/WorkshopReport/Figure4.htm>. Also see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nd U.S. Department of State, “Why Population Aging Matters: A Global Perspective,” p. 3, [http://www.nia.nih.gov/NR/rdonlyres/9E91407E-CFE8-4903-9875-D5AA75BD1D50/0/WPAM\\_finalpdftorose3\\_9.pdf](http://www.nia.nih.gov/NR/rdonlyres/9E91407E-CFE8-4903-9875-D5AA75BD1D50/0/WPAM_finalpdftorose3_9.pdf).
2. Panel on a Research Agenda and New Data for an Aging World, Committee on Population, and Committee on National Statistics Division of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Education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ommission on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Education (CBASSE), “Preparing for an Aging World: The Case for Cross-National Research,” National Academy Press, Washington, DC, 2001, p. 33, [http://www.nap.edu/openbook.php?record\\_id=10120&page=R1](http://www.nap.edu/openbook.php?record_id=10120&page=R1).
3. Interview with S. Jay Olshansky, April 23, 2009.

## 第 1 章 下一站天堂 佛罗里达

1. Maine Development Foundation for the Maine Economic Growth Council, “Measures of Growth in Focus, 2008,” p. 9, <http://www.mdf.org/publications/Measures-of-Growth-in-Focus-2008/117/>.
2. “Aging: The Possibilities,” community report, SCOPE, Sarasota, 2009, p. 8.

3. Oliver Sacks, *Musicophilia: Tales of Music and the Brai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7), 249–250, 382.
4. Michael McDonough, “Selling Sarasota: Architecture and Propaganda in a 1920s Boom Town,” *Journal of Decorative and Propaganda Arts* 23 (1998): 21.
5. Roscoe Burton, introduction to *Boom in Paradise*, by T. H. Weigel and Alfred H. King (New York, 1932), xi (quoted in McDonough, “Selling Sarasota,” 11–31).
6. Jeffrey LaHurd interview, September 5, 2009.
7. McDonough, “Selling Sarasota,” 17–23.
8. Philip Zimbardo and John Boyd, *The Time Paradox* (New York: Free Press, 2008), 240.
9. Caroline Oliver, *Retirement Migration, Paradoxes of Aging*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11.
10. Nancy Morrow-Howell, “Civic Service Across the Life Course, Genera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n Aging*, San Francisco (Winter 2006–07): 37–42.
11. John A. Krout, “‘Active’ Aging: Good for Elders?,” *Aging Today*, American Society on Aging, San Francisco (March–April 2008): 7, 9.
12. “A Tale of Two Older Americas: Communit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dvantAge Initiative, Center for Home Care Policy and Research, Visiting Nurse Service of New York, 2003, <http://www.vnsny.org/advantage/resources.html#report>.
13. Age Wave and Harris Interactive, “Retirement at the Tipping Point: The Year That Changed Everything,” 2009, [www.agewave.com/RetirementTippingPoint.pdf](http://www.agewave.com/RetirementTippingPoint.pdf).
14. Mike Vizvary, “Top Doctors,” *Sarasota*, June 2006, <http://www.sarasotamagazine.com/Articles/Sarasota-Magazine/2006/06/Top-Doctors.asp>.
15. Sarasota County Public Hospital District,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Supplemental Information, September 30, 2008 and 2007, <http://www.docstoc.com/docs/3953617/SARASOTA-COUNTY-PUBLIC-HOSPITAL-DISTRICT-Financial-Statements-and-Supplemental-Information>.

## 第 2 章 人类寿命越来越长

1. Guy Brown, *The Living End: The Future of Death, Aging and Immortality* (Hampshir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2. McNeill’s work is cited in Bruce A. Carnes and S. Jay Olshansky, *The Quest for Immortality* (New York: W. W. Norton, 2003), 83, 87.
3. Linda Maria Gigante, “Death and Disease in Ancient Rome,” address before the Innominate Society of Louisville, May 9, 2000, <http://www.innominate.society.com/Articles/Death%20and%20Disease%20in%20Ancient%20Rome.htm>.
4. Brown, *The Living End*, 28.

5. David Boyd Haycock, *Mortal Coil*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9.
6. *Ibid.*, 30.
7. I am indebted to Keith Montgomery, geographer and ge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rathon County, for his clear explanation of the compounding of factors that have led to longer life spans. See <http://www.marathon.uwc.edu/geography/Demotrans/demtran.htm>.
8. "Teens and Sex: The Role of Popular TV," Henry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Menlo Park, California, July 2001.
9. "Global Age-Friendly Cities: A Guid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eneva, 2007.
10. European Union, "State of European Cities Report," May 2007, [http://nl.sitestat.com/eukn/fin/s?themes.urban\\_policy.state-european-cities\\_3358\\_external&ns\\_type=clickout&ns\\_url=http://ec.europa.eu/regional\\_policy/sources/docgener/studies/pdf/urban/stateofcities\\_2007.pdf](http://nl.sitestat.com/eukn/fin/s?themes.urban_policy.state-european-cities_3358_external&ns_type=clickout&ns_url=http://ec.europa.eu/regional_policy/sources/docgener/studies/pdf/urban/stateofcities_2007.pdf).
11. David Galea Vlahov and Nicholas Sandro Freudenberg, "The Urban Health 'Advantage,'" *Journal of Urban Health, Bulletin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 82, no. 1 (2005): 1.
12. "The Challenge of Slums: Global Report on Human Settlements 2003," 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 p. 74.
13. *Ibid.*, 2.
14. Galea Vlahov and Sandro Freudenberg, "The Urban Health 'Advantage,'" 3-4.
15. Clive Thompson, "Why New Yorkers Last Longer," *New York*, August 13, 2007.
16. Carnes and Olshansky, *The Quest for Immortality*, 83, 87.
17. *Ibid.*, 87.

### 第 3 章 老年时代 西班牙年龄大发现

1. J. M. Lamet and E. Valdehita, "Inmobiliarias, inversores y bancos ya acumulan más de 3 millones de pisos," *Expansion.com*, September 9, 2009, <http://www.expansion.com/2009/09/15/economia-politica/1253049638.html?a=2219269347c984063561f999b6e7e134&t=1253080789>.
2. Mario Izquierdo, Juan F. Jimena, and Juan A. Rojas, "On the Aggregate Effects of Immigration in Spain," *Documentos de Trabajo*, no. 0714, Banco de España, Eurosistema, 2007, p. 7.
3. Trinidad Vicente, "Latin American Immigrant to Spain, Evolution and Legal Status of Latin American Immigrants in Spain (1999-2009)," Network Migration Migrative Citizenship Education, [www.migrationeducation.org/48.1.html?&rid=162&cHash=96b3134cdb](http://www.migrationeducation.org/48.1.html?&rid=162&cHash=96b3134cdb); and Tom Worden, "Spain Sees Sixfold Increase in Immigrants Over Decade," *Guardian*, February 8, 2007,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0/feb/-8/spain-sixfold-increase-immigrants>.

4. Fabien Zamora, "Spaniards Return to Farm Work as Unemployment Soars," AFP, March 3, 2009.
5.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http://www.prb.org/Datafinder/Geography/Summary.aspx?region=221&region\\_type=2](http://www.prb.org/Datafinder/Geography/Summary.aspx?region=221&region_type=2).
6. Xavier Medina, *Food Culture in Spain* (Kindle edition), Greenwood, 2005. Medina is senior researcher in the Department of Mediterranean Cultures at the European Institute of the Mediterranean in Barcelona, and general editor of the journal *Anthropology of Food*.
7. OECD, "The World at a Glance 2009," 19–44.
8. Antonia Trichopoulou, "Modified Mediterranean Diet and Survival: EPIC-Elderly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BMJ*, doi:10.1136/bmj.38415.644155.8F, April 8, 2005.
9. BMJ Group, "Eat Yourself Happy? Mediterranean Diet Link to Less Depression," *Guardian*, October 6, 2009, <http://www.guardian.co.uk/lifeandstyle/besttreatments/2009/oct/06/eat-yourself-happy-mediterranean-diet-link-to-less-depression>.
10. Angelo Aquista and Laurie Anne Vendermolen, "The Mediterranean Prescription," Ascent Group, 2006, p. 7.
11. Ibid.
12. M. Ruiz-Canela López, et al., "Cured Ham and the Incidence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 Arterial Hypertension or Weight Gain," *Medicina clínica* (Barcelona), October 5, 2009.
13. C. N. Lopez, et al., "Costs of Mediterranean and Western Dietary Patterns in a Spanish Cohort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Prospective Weight Change,"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 (November 2009 issue, published online in September 2009), <http://jech.bmj.com/cgi/content/abstract/63/11/920?maxtoshow=&HITS=10&hits=10&RESULTFORMAT=&fulltext=Mediterranean+diet&searchid=1&FIRSTINDEX=0&sortspec=relevance&resourcetype=HWCIT>.
14. E. L. García, et al., "Social Network and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Older Adults: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in Spain,"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y of Life Aspects of Treatment, Care and Rehabilitation* (Netherlands, March 2005): 511–520.
15. Merry Pool and Jelena Kopanja, "Reverse Migration: Ecuador Lures Immigrants Back Home from U.S. and Spain," Feet in 2 Worlds, New School, New York City, September 2009, <http://feetin2worlds.wordpress.com/2009/09/04/reverse-migration-ecuador-lures-immigrants-back-home-from-u-s-and-spain/>; and Priscila Guillan, "Live Wires: Latin Americans Living in Spain Drive a Big Business in Sending Money Home," *Entrepreneur*, July 2006, <http://www.entrepreneur.com/tradejournals/article/150956129.html>.
16. Panel on a Research Agenda and New Data for an Aging World, Committee on Population, and Committee on National Statistics Division of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Education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ommission on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Education (CBASSE), "Preparing for an Aging World: The Case for Cross-National Research," National Acad-

- emy Press, Washington, DC, 2001, p. 33, [http://www.nap.edu/openbook.php?record\\_id=10120&page=R1](http://www.nap.edu/openbook.php?record_id=10120&page=R1).
17. Benedict Moran, "U.S. Ecuador: Luring Migrants Home an Uphill Battle," Interpress Service, October 27, 2009, <http://ipsnorthamerica.net/news.php?idnews=2627>.
  18. J. D. Mujica and R. G. Talavera, "Domestic Service and the Labour Market in Spain: A Gender Perspective on Migration," *Migration and Ethnic Themes (Migracijske i etničke teme)* 12 (2006): 96, <http://hrcak.srce.hr/file/8133>.
  19. "Spain Ends Search for Immigrants," BBC News, July 21, 2007,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6910049.stm>.
  20. Jan Mansvelt Beck, "The Place of Language and the Language of Place in the Basque Country," Proceedings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lingualism (Somerville, Mass.: Cascadilla Press, 2005), <http://www.lingref.com/isb/4/115ISB4.PDF>.
  21. Angeles Escrivá, "Peruvian Families Between Peru and Spain," paper delivered to 2003 meeting of the Latin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Dallas, March 27–29, 2003, [lasa.international.pitt.edu/Lasa2003/EscriveraAngeles.pdf](http://lasa.international.pitt.edu/Lasa2003/EscriveraAngeles.pdf). Escrivá addresses the issue of migrants' willingness to return in the context of Spain's community of migrants from Peru.
  22. Vicente Pinilla, María-Isabel Ayuda, and Luis-Antonio Sáez, "Rural Depopulation and the Migration Turnaround in Mediterranean Western Europe: A Case Study of Aragon," *Journal of Rural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3, no. 1 (2008), <http://www.jrcd.ca/viewarticle.php?id=107>.
  23. Claudine Attias-Donfut and Francois-Charles Wolff, "Families, Aging and Social Policy: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in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Chiara Saraceno, editor)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8), 260.
  24. Euroresidentes, "News from Spain: Spaniards Don't Want to Work After 60," January 15, 2008, <http://www.euroresidentes.com/Blogs/2008/01/retirement-in-spain.html>.
  25. OECD Labour Force Statistics by Age and Sex, 2006, [stats.oecd.org/wbos/default.aspx](http://stats.oecd.org/wbos/default.aspx).
  26. Agar Brugiavini, "Early Retirement in Europe," *European Review* 9, no. 4 (2001): 501.
  27. Willi Leibfritz, "Retiring Later Makes Sense," *OECD Observer*, no. 234, October 2002, [http://www.oecdobserver.org/news/fullstory.php/aid/824/Retiring\\_later\\_makes\\_sense.html](http://www.oecdobserver.org/news/fullstory.php/aid/824/Retiring_later_makes_sense.html).
  28. Steve Doughty, "Our Elderly Worse Off Than Romania's: British Pensioners Among the Poorest in Europe," *Daily Mail*, July 26, 2009,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1202378/Our-elderly-worse-Romanias-British-pensioners-poorest-Europe.html>.
  29. Margarita Delgado, Gerardo Meil, and Francisco Zamora López, "Spain: Short on Children and Short on Family Policies," *Demographic Research* 19, article 27: 1059–104, <http://www.demographic-research.org/volumes/vol19/27/>. Also, interview with Margarita Delgado, Madrid, February 11,

2008.

30. Jesús María Gómez García and Margarita Rico González, "Rural Development, Population Aging and Gender in Spain: The Case of Rural Women in the Autonomous Community of Castilla y León," ERSA conference papers, no. ersa04p379, European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Vienna, 2004, <http://www.sre.wu-wien.ac.at/ersa/ersaconfs/ersa04/PDF/379.pdf>. The data is drawn from Castilla-León (which borders Sigüenza's region of Castilla-La Mancha).
31. Interview with Margarita Delgado.
32. García and González, "Rural Development."
33. A good summary of the Ministry's White Paper and the history leading up to the Personal Autonomy and Dependent Care Law passed in 2007 can be found at the Eurofound website, <http://www.eurofound.europa.eu/areas/labourmarket/tackling/cases/es001.htm>.
34. Xavier Bosch, "Spain Faces Massive Decline in Population," *BMJ*, April 1, 2000, p. 891, [http://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117826/320\(7239\)](http://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117826/320(7239)).

#### 第 4 章

#### 我们怎样真实而又不断地走向衰老

1. Steven Austad, *Why We Age: What Science Is Discovering About the Body's Journey Through Life* (Hoboken, N.J.: Wiley, 1999), 126–127. Austad's book is an excellent overview of the modern theories on aging, concluding with his description of the Free Radical Hypothesis of Aging. My understanding of the science of aging, such as it is, owes much to Austad's clear and entertaining explication.
2. Stephen T. Sinatra, James C. Roberts, and Martin Zucker, *Reverse Heart Disease Now* (Hoboken, N.J.: Wiley, 2008), 44.
3. "Occasional Memory Loss Tied to Lower Brain Volumes," *Science Daily*, October 7, 2008,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08/10/081006180515.htm>.
4. 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Conference Report, "Exploring the Role of Cancer Centers for Integrating Aging and Cancer Research," August 6, 2009, <http://www.nia.nih.gov/ResearchInformation/ConferencesAndMeetings/WorkshopReport/Introduction.htm>. The quoted materials constitute the NIA's report's summary of NCI data.
5. Selected sources for this list: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http://www.nia.nih.gov/>.

Mayo Clinic, <http://www.mayoclinic.com/health/aging/HA00040>.

Mark H. Beers, editor in chief, *Merck Manual of Health and Aging* (Whitehouse Station, N.J.: Merck Research Laboratories, 2004).

Leonard Hayflick, *How We Change with Age*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4).



- Sue V. Saxon and Mary Jean Etten, *Physical Change and Aging*, third ed. (New York: Tiresias Press, 1994).
- Janet Horn and Robin Miller, *The Smart Woman's Guide to Midlife & Beyond* (Oakland, Calif.: New Harbinger Publications, 2008).
- Waneen W. Spirduso, Karen L. Francis, and Pricilla G. MacRae, *Physical Dimensions of Aging*, second ed. (Champaign, Ill.: Human Kinetics, 2005).
- "Five Ages of the Brain," *New Scientist*, April 4, 2009.
- "Genera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n Aging*, Special Issue on Falls and Fall-Related Injuries, Winter 2002–2003.
- Albert Lee, "Aging Populations: A Rising Challenge in the Treatment of Osteoarthritis," *Hong Kong Medical Diary, Drug Review* 10, no. 10 (October 2005).
- National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Chronic Conditions (UK), "Osteoarthritis, National Clinical Guideline for Care and Management in Adults,"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London, 2008.
- Shlomo Stern, Solomon Behar, and Shmuel Gottlieb, "Aging and Diseases of the Heart, *Circul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Dallas, TX (2003), 108:e99-e101, <http://circ.ahajournals.org/cgi/content/full/108/14/e99>.
6. Wray Herbert, "The Aging of Loneliness," 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 (previousl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Society), August 9, 2007, <http://www.psychologicalscience.org/onlyhuman/2007/08/aging-of-loneliness.cfm>.
  7. Robert S. Wilson, Kristin R. Krueger, Steven E. Arnold, Julie A. Schneider, Jeremiah F. Kelly, Lisa L. Barnes, Yuxiao Tang, and David A. Bennett, "Loneliness and Risk of Alzheimer Disease,"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64, no. 2 (February 2007): 234–240, <http://archpsyc.ama-assn.org/cgi/content/full/64/2/234>.
  8. Dean Ornish, "Love Is Real Medicine," *Newsweek*, October 3, 2005, <http://www.newsweek.com/id/50926>. And "Loneliness: A Molecule?," *Science Toda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eptember 24, 2007, <http://www.ucop.edu/sciencetoday/article/16508>.

## 第 5 章 日本，下一代在何方

1. Akihiko Matsutani, *Shrinking Population Economics, Lessons from Japan*, trans. by Brian Miller (Tokyo: International House of Japan, Inc., 2006), xiii.
2. Mari Yamaguchi, "Japan's Rising Elderly Rates Stoke Worries About Pensions," Associated Press, May 24, 2008, <http://www.redorbit.com/news/>

- business/1401014/japans\_rising\_elderly\_rates\_stoke\_worries\_about\_pensions/#.
3. Nohiro Ogawa, Robert D. Retherford, Rikiya Matsukura, "Demographics of the Japanese Family, Entering Uncharted Territory," *The Changing Japanese Family*, edited by Marcus Rebick and Ayumi Takenaka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23.
  4. Abdel R. Omran, "The Epidemiologic Transition: A Theory of the Epidemiology of Population Change," *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 49, no. 4 (2005): part 1, 1971, 509–38. See <http://www.milbank.org/8304.html> for the link to the article.
  5. Ogawa et al., 22.
  6. *Ibid.*, 31.
  7. *Kyodo News*, "Centenarians in Japan Soon to Exceed 30,000 for First Time," Japan Times Online, September 15, 2007, <http://www.msnbc.msn.com/id/9324619/>.
  8. "Number of Japanese Living Past 100 Growing," Associated Press, September 13, 2005, <http://www.msnbc.msn.com/id/9324619/>.
  9. Matsutani, *Shrinking Population Economics*, 8.
  0. U.S. Census Bureau, "Projections by Age, Sex, Race and Hispanic Origin" (2004), [www.census.gov/ipc/www/usinterimproj/](http://www.census.gov/ipc/www/usinterimproj/).
  1. Tokyo Municipal Government website, <http://www.metro.tokyo.jp/ENGLISH/PROFILE/overview03.htm>.
  2. Population of Japan in 2000, Statistics Bureau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http://www.stat.go.jp/english/data/kokusei/2000/final/hyodai.htm#21>.
  3. Marcus Rebick and Ayumi Takenaka, *The Changing Japanese Family*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3.
  4. Misa Izuhara, "Changing Families and Policy Responses to an Aging Japanese Society," in Rebick and Takenaka, *Changing Japanese Family*, 165.
  5. *Ibid.*, 164.
  6. Nick Clark, "Education in Japan," *World Education News and Reviews* 18, no. 3 (May/June 2005).
  7. Gender Equality Bureau, Cabinet Office, Japan, [http://www.gender.go.jp/english\\_contents/women2004/statistics/s02.html](http://www.gender.go.jp/english_contents/women2004/statistics/s02.html). In 1980, 12.3 percent of female high school graduates in Japan went on to higher education compared to 39.3 percent of the males. In 1985, the numbers were 13.7 percent and 38.6 percent, respectively. In 2003, 34.4 percent of female high school graduates continued on, compared to 47.8 percent of the males.
  8. Brian Shih, "Japan's Colleges Ease Entrance Exams," *NPR Week-end Edition*, May 21, 2005, <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4661500>; and Tak Kumakura, "Japanese Schools on the Hunt for Student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10, 2006, <http://www.iht.com/articles/2006/10/10/bloomberg/sxstudents.php>; and David Cyranoski and I-han Chou, "Winds of Change Blow Away the Cobwebs on Campus," *Nature*, no. 429 (May 13, 2004): 210–214; and Bryan Walsh, "Economics 101," *Time*, July 4, 2005,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

- article/0,9171,501050711-1079524,00.html.
19. Naoki Ikegami, "Tokyo: A Pathbreaker in Longterm Care?," Chapter 19 in *Growing Older in World Cities, New York, London, Paris and Tokyo*, eds. Victor G. Rodwin and Michael K. Gusmano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2006), 301.
  20. Rebick and Takenaka, *Changing Japanese Family*, 8.
  21. Joe Chen, Yun Jeong Choi, and Yasuyuki Sawada, "How Is Suicide Different in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the Japanese Economy, Faculty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Tokyo, November 2007, [www.mfj.gr.jp/web/lunch\\_seminar/documents/20080226-Sawada.pdf](http://www.mfj.gr.jp/web/lunch_seminar/documents/20080226-Sawada.pdf).
  22. Yoshitomo Takahashi, Hideto Hirasawa, Keiko Koyama, Osamu Asakawa, Matazo Kido, Hiroshi Onose, Masahiko Udagawa, Yoshihiro Ishikawa, and Masato Uno, "Suicide and Aging in Japan: An Examination of Treated Elderly Suicide Attempters," *International Psychogeriatrics* 7 (1995): 239-251.
  23. "Declining Birth Rates Raising Concerns in Asia," *East-West Center News*, April 10, 2004, <http://www.eastwestcenter.org/news-center/east-west-wire/declining-birth-rates-raising-concerns-in-asia/>.
  24. <http://www.raisei-ind.jp/index.html>.
  25. Matsutani, *Shrinking Population Economics*, 4.
  26. In mid-2008, the Nikkei Stock Average Index, the indicator of choice in the Japanese stock market, was about 30 percent lower than it had been at the market's peak in the late 1980s.
  27. Marcus Rebick, *The Japanese Employment System: Adapting to a New Economic Environment*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9-131.
  28. *Ibid.*, 125. Rebick cites OECD figures from 2003.
  29. Roger Pulvers, "Forsake Not the Elderly, for They Bear a Great Bounty," *Japan Times*, August 12, 2007, <http://search.japantimes.co.jp/cgi-bin/fl20070812rp.html>.
  30. Suvendrini Kakuchi, "Labour-Japan: Old Is Gold as Workforce Shrinks," Interpress Service New Agency, February 26, 2008, <http://ipsnews.net/news.asp?idnews=36721>.
  31. David Alwinkle/Arudou Debito's website (<http://www.debito.org/>) details his decision to seek Japanese citizenship. Debito is married to a Japanese woman with whom he has two children. A specialist in immigration law for foreigners in Japan, he is also author of *Handbook for Newcomers, Migrants and Immigrants*.
  32. Sharon Noguchi, "Hard Work, Furtive Living: Illegal Immigrants in Japan," *YaleGlobal*, March 2, 2006, <http://yaleglobal.yale.edu/article.print?id=7067>.
  33. Katsuyuki Kawai (then Parliamentary Secretary of Foreign Affairs), speech at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Parliamentary Confederation of the Americas, Iguacu, Brazil, May 9, 2005, <http://www.mofa.go.jp/region/latin/brazil/speech0505.html>.
  34. Jun Hongo, "Cabinet Interview, New Justice Minister: Hatoyama a Hawk

- on Death Penalty, Illegal Immigrants,” *Japan Times*, September 4, 2007, <http://search.japantimes.co.jp/cgi-bin/nn20070904a5.html>.
35. Arudou Debito, “Treatment of Japan’s International Residents, Problems and Solutions for a 21st Century Japan,” 2007, <http://www.debito.org/handout.html>.
  36. Martin Fackler, “Japan Faces Engineering Shortag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18, 2008, <http://www.ihf.com/articles/2008/05/16/business/engineers.php>.
  37. Konica Minolta Annual CSR Report, 2007, 30–32.

## 第 6 章 哄骗死神

1. Liz Szabo, “Aging Well Starts in Womb, as Mom’s Choices Affect Whole Life,” *USA Today*, June 30, 2009.
2. See Anders Forsdahl, “Commentary: Childhood Deprivation and Adult Mort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31 (2002): 308, <http://ije.oxfordjournals.org/cgi/content/full/31/2/308>.
3. The account of the research on seasonality and the links of early childhood conditions to late life health is mainly drawn from Gabriele Doblhammer’s thorough and engaging book tracing the history of research into the topic, *The Late Life Legacy of Very Early Life* (Berlin: Springer-Verlag, 2004).
4. Interviews with Tom Rando. Also see “Young Blood Revives Aging Muscles, Stanford Researchers Find,” news release from the Stanford School of Medicine, February 16, 2005, [http://med.stanford.edu/news\\_releases/2005/february/rando.htm](http://med.stanford.edu/news_releases/2005/february/rando.htm).
5. Coco Ballantyne, “A Cut Above the Rest?: Wrinkle Treatment Uses Babies’ Foreskins,” *Scientific American*, February 12, 2009, <http://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cfm?id=a-cut-above-the-rest-wrin>.
6. “Ovarian Transplantation Restores Fertility to Old Mice and Also Lengthens Their Lives,” *e! Science News*, June 29, 2010, <http://esciencenews.com/articles/2010/06/29/ovarian.transplantation.restores.fertility.old.mice.and.also.lengthens.their.lives>. Also see Ian Sample, “Ovary Transplants Could Extend Women’s Lifespan, Mice Study Suggests,” *Guardian*, June 29, 2010, <http://www.guardian.co.uk/science/2010/jun/29/ovary-transplants-women-lifespan-mice>.
7. <http://eyeborgproject.com>.

## 第 7 章 螺钉之都的扭曲命运 美国罗克福德市

1. Edna Bonacich and Juan David De Lara,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Logistics Industry: Financial Insecurity for Warehouse Workers in the Inland

- Empire,” *Change to Win*, February 18, 2009, [www.warehouseworkersunited.org/.../20090218-WarehouseWorkersPaper.pdf](http://www.warehouseworkersunited.org/.../20090218-WarehouseWorkersPaper.pdf).
2. Monique Morrissey and Emily Garr, “Working the Graveyard Shift: Why Raising the Social Security Retirement Age Is Not the Answer,”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Briefing Paper #232, May 5, 2009, p. 13, <http://www.epi.org/publications/entry/bp232/>.
  3. Steven Greenhouse, “65 and Up and Looking for Work,”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4,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10/24/business/economy/24older.html>.
  4. Ruth Helman, et al., “The 2009 Retirement Confidence Survey: Economy Drives Confidence to Record Lows; Many Looking to Work Longer,” Employee Benefit Research Institute, Issue Brief #328, April 2009, [http://www.google.com/url?sa=t&source=web&ct=res&cd=1&ved=0CAYQFjAA&url=http%3A%2F%2Fwww.ebri.org%2Fpublications%2Fib%2Findex.cfm%3Ffa%3Dibdisp%26content\\_id%3D4226&ei=npBPS7GPGJHwNP6NwfwM&usg=AFQjCNHOVGouDtQKeo3EbDO7Vymy\\_BzMXg&sig2=ynxa\\_N\\_3L6tnKKp6o\\_DpkA](http://www.google.com/url?sa=t&source=web&ct=res&cd=1&ved=0CAYQFjAA&url=http%3A%2F%2Fwww.ebri.org%2Fpublications%2Fib%2Findex.cfm%3Ffa%3Dibdisp%26content_id%3D4226&ei=npBPS7GPGJHwNP6NwfwM&usg=AFQjCNHOVGouDtQKeo3EbDO7Vymy_BzMXg&sig2=ynxa_N_3L6tnKKp6o_DpkA).
  5. Kelly Evans and Sarah Needleman, “For Older Workers, a Reluctant Retirement,”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8, 2009.
  6. “Caregiving in the U.S.: Executive Summary,” National Alliance for Caregiving and AARP, November 2009, [http://assets.aarp.org/rgcenter/il/caregiving\\_09\\_es.pdf](http://assets.aarp.org/rgcenter/il/caregiving_09_es.pdf).
  7. Evans and Needleman, “For Older Workers, a Reluctant Retirement.”
  8. Sean F. Driscoll, “Tough Road to Adulthood for Jobless Teens,” *Rockford Register Star*, November 28, 2009, <http://www.rrstar.com/archive/x1792915814/Tough-road-to-adulthood-for-jobless-teens>.
  9. V. Dion Haynes, “Blacks Hit Hard by Economy’s Punch,”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4,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11/23/AR2009112304092.html>.
  10. Driscoll, “Tough Road to Adulthood for Jobless Teens.”
  11. Ibid.
  12. Ruth Longoria Kingsland, “Recession Causing More Young Adults to Move Home,” *Peoria Journal Star*, January 3, 2010, <http://www.pjstar.com/news/x1444028591/Recession-causing-more-young-adults-to-move-home>.
  13. “Opportunity Returns,” Northern Stateline Region, State of Illinois, October 2003, [http://opportunityreturns.com/regional\\_plans/NorthernStateline\\_Regional\\_Plan.pdf](http://opportunityreturns.com/regional_plans/NorthernStateline_Regional_Plan.pdf) (accessed in November 2009).
  14. Richard Florida, *Who’s Your City? How the Creative Economy Is Making Where to Live the Most Important Decision of Your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8).
  15. Interview with Michelle Miller-Adams. Also see Michelle Miller-Adams, *The Power of a Promise: Education and Economic Renewal in Kalamazoo* (Kalamazoo, Mich.: W.E. Upjohn Institute and 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2009).
  16. Sharon Stangenes, “On the Level: Single-Story Living Growing in Popularity Among Over-55 Home Buyers,” *Chicago Tribune*, January 26, 2007.

17. William H. Frey, "Mapping the Growth of Older America: Seniors and Boomers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Living Cities Census Series* (Washington, DC, Metropolitan Policy Program,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y 2007).
18. Glen P. Kenny, Jane E. Yardley, Lucie Martineau, and Ollie Jay, "Physical Work Capacity in Older Adults: Implications for the Aging Worker," *Americ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Medicine* 51, no. 8 (2008): 610–625.
19. Leora Friedberg,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on Older Workers: Evidence from Data on Computer Use,"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56, no. 3 (April 2003), 511–529, <http://www.jstor.org/pss/3590922>.
20. Kevin Neuman, "Quit Your Job and Get Healthier? The Effect of Retirement on Health," *Journal of Labor Research* 29, no. 2 (June 2008): 177–201, <http://www.springerlink.com/content/dg6271q10j775604/?p=af9593b10747465fa91981ef739996c0&pi=4>.
21. Abdul Ali, et al., "What Entrepreneurs Are Up To,"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08 National Entrepreneurial Assessment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xecutive Report, Babson College and Baruch College (2009), p. 16, [https://docs.google.com/viewer?url=http://www3.babson.edu/ESHIP/research-publications/upload/GEM\\_2008\\_US\\_Executive\\_Report.pdf](https://docs.google.com/viewer?url=http://www3.babson.edu/ESHIP/research-publications/upload/GEM_2008_US_Executive_Report.pdf).
22. AARP International, "Who Is Raising the World's Children? Grandparent Caregivers: Economic, Social and Legal Implications," April 4, 2008, remarks made by Amy Goyer at a panel discussion hosted by AARP International and the Aspen Institute Council of Women World Leaders on grandparent caregivers on March 11, 2008, at AARP headquarters in Washington, DC, [http://www.aarpinternational.org/resourcelibrary/resource\\_library\\_show.htm?doc\\_id=676636](http://www.aarpinternational.org/resourcelibrary/resource_library_show.htm?doc_id=676636).

## 第 8 章 我们该如何看待老人

1. E. Arias, L. R. Curtin, R. Wei, and R. N. Anderson. United States Decennial Life Tables for 1999–2001, United States Life Tables. *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Reports* 57, no. 1 (2008),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Hyattsville, MD, <http://www.cdc.gov/nchs/products/pubs/pubd/lftbls/decenn/1999–2001.htm>.
2. Charles Duhigg, "Shielding Money Clashes with Elders' Free Will,"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5, 2007, <http://www.nytimes.com/2007/12/24/business/24golden.html?fta=y>.
3. Matthew G. Rhodes, "Age Estimation of Faces: A Review,"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23 (2009):1–12, Wiley InterScience.
4. X. Geng, Z. H. Zhou, Y. Zhang, G. Li, and H. Dai, "Learning from Facial Aging Patterns for Automatic Age Estimati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IEEE Transactions* 29, no. 12 (December 2007): 2234–40.

5. David J. Schneider, *The Psychology of Stereotyping*, Kindle edition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3), Locations, 224–228.
6. *Ibid.*, 234–37.
7. *Ibid.*, 175–178.
8. See Thomas M. Hess, Joey T. Hinson, and Elizabeth A. Hodges, “Moderators of and Mechanisms Underlying Stereotype Threat Effects on Older Adults’ Memory Performance,” *Experimental Aging Research*,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April 1, 2009. Hess was interviewed about the paper by the News Office at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For the press release see “Think Memory Worsens with Age? Then Yours Probably Will,” April 22, 2009, <http://news.ncsu.edu/news/2009/04/wmshessmemory.php>.
9. Becca R. Levy, Martin D. Slade, and Thomas M. Gill, “Hearing Decline Predicted by Elders’ Stereotypes,”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1 (2006): P82–P87, <http://psychsoc.gerontologyjournals.org/cgi/content/full/61/2/P82>.
10. Levy allows for the possibility that other factors may help the elders in other cultures better preserve their hearing. One of the cultures where the elderly were revered is the Easter Islands, where there is little of the industrial din and pollution that Americans hear in the background their whole lives.
11. Amy J. C. Cuddy, Michael I. Norton, and Susan T. Fiske, “This Old Stereotype: The Pervasiveness and Persistence of the Elderly Stereotyp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1, no. 2 (2005): 267–285.
12. Jeff Greenberg, Jeff Schimel, and Andy Martens, *Ageism: Denying the Face of the Future*, in *Ageism: Stereotyping and Prejudice Against Older Persons*, edited by Nelson, Todd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4), 27.
13. Robert Butler and Anti-Taskforce at the Longevity Center, “Ageism in America,” 2006, <http://www.ilcusa.org/pages/publications/ageism-sleep/ageism-in-america.php>.
14. <http://www.cnpea.ca/ageism.htm>.
15. Writing in the February 9, 2009, issue of *The Nation*, William Greider argues that “Governing elites in Washington and Wall Street have devised a fiendishly clever ‘grand bargain’ . . . in the name of ‘fiscal responsibility.’ The government, they argue, having spent billions on bailing out the banks, can recover its costs by looting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Greider goes on to summarize the public campaign of billionaire investor Peter Peterson to create “fiscal reforms” to fill a purported \$53 trillion hole in America’s finances that is widening largely as a result of entitlement programs that serve the elderly. Greider argues that the proposals would “essentially dismantle Social Security” in order to benefit business. “The ugliest ploy in their campaign,” Greider writes, “is the effort to provoke conflict between the generations.”
16. Alice Wignall, “Keeping Body and Soul in Tune,” *Guardian*, August 26, 2008, <http://www.guardian.co.uk/lifeandstyle/2008/aug/26/healthandwellbeing.fitness>.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singers perceive the effects on them. See S. M. Clift and G. Hancox, “The Perceived Benefits of Singing: Findings from Preliminary Surveys of a University College Choral Society,”

## 第 9 章 中国是否会未富先老

1. Robert Fogel, "\$123,000.000.000,000, China's Estimated Economy by the Year 2040. Be Warned," *Foreign Policy* (January/February 2010): 70–75.
2. Dadush, Uri, Stancil, Bennett, The G20 in 2050, *International Economic Bulletin*, November 2009,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Washington, DC, <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publications/index.cfm?fa=view&id=24195>.
3. Zhao Chunzhe, "China's Elderly Population Reaches 167M," *China Daily*, January 29, 2010,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0-01/29/content\\_9399043.htm](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0-01/29/content_9399043.htm).
4. David Pierson, "China's Elderly Will Overwhelm the Nation," *Los Angeles Times*, July 6, 2009,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9/jul/06/business/fi-china-old6>.
5. Howard French, "China Scrambles for Stability as Its Workforce Ages," *New York Times*, March 22, 2007, <http://www.nytimes.com/2007/03/22/world/asia/22china.html>.
6. Richard Jackson, Keisuke Nakashima, and Neil Howe, "China's Long March to Retirement Reform, The Graying of the Middle Kingdom Revisited,"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pril 22, 2009, p. 2.
7. Nicholas Eberstadt, "Growing Old the Hard Way: China, Russia, India," *Policy Review*, Hoover Institution, April/May 2006, <http://www.hoover.org/publications/policyreview/2912391.html>.
8. David E. Bloom, David Canning, Günther Fink, and Jocelyn E. Finlay, "Fertility,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NBER Working Paper no. 13583, November 2007, <http://www.nber.org/papers/w13583>.
9. Jiang Jingxiong, Urban Rosenqvist, Wang Huishan, Ted Greiner, Lian Guangli, and Anna Sarkadi, "Influence of Grandparents on Eating Behaviors of Young Children in Chinese Three-Generation Families," *Appetite* 48, no. 3 (May 2007),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_ob=ArticleURL&\\_udi=B6WB2-4MJJBV8-1&\\_user=10&\\_coverDate=05%2F31%2F2007&\\_rdoc=1&\\_fmt=high&\\_orig=search&\\_sort=d&\\_docanchor=&view=c&\\_searchStrId=1211153990&\\_rerunOrigin=google&\\_acct=C000050221&\\_version=1&\\_urlVersion=0&\\_userid=10&md5=9d481b1fc9df41ee57c85fb98b8a9cd3](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_ob=ArticleURL&_udi=B6WB2-4MJJBV8-1&_user=10&_coverDate=05%2F31%2F2007&_rdoc=1&_fmt=high&_orig=search&_sort=d&_docanchor=&view=c&_searchStrId=1211153990&_rerunOrigin=google&_acct=C000050221&_version=1&_urlVersion=0&_userid=10&md5=9d481b1fc9df41ee57c85fb98b8a9cd3).
10. AFP, "Caring for Mum, Dad Key to Career in China," Z News, April 9, 2007, <http://www.zeenews.com/news364788.html>.
11. Dalian News, "Lonely Couple Offer Grown Children 'Salary' for Visits," April 8, 2007,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07/09/lonely-couple-offer->



- grown-children-salary-for-visits-dalian-news/.
12. Qinwen Xu and Farooq Pash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atistical Profile," Sloan Center on Aging and Work at Boston College, November 2008, [http://agingandwork.bc.edu/documents/CP05\\_Workforce\\_China\\_2008-11-13.pdf](http://agingandwork.bc.edu/documents/CP05_Workforce_China_2008-11-13.pdf).
  13. Yu Xie and Haiyan Zhu, "Do Sons or Daughters Give More Money to Parents in Urban China?" National Council on Family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1 no. 1 (2009): 175, <http://dx.doi.org/10.1111/j.1741-3737.2008.00588.x>.
  14. Melinda Liu, "China's Empty Nest: An Aging Population Is Transforming the Family," *Newsweek*, March 10, 2008, <http://www.newsweek.com/id/117840>.
  15. Interview with Yehua Dennis Wei,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Institute of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Utah, February 4, 2010. Also see Danlin Yu, "Wei's State Policy and Globalization of Beijing: Emerging Themes," *Habitat International* 30 (2006): 377-395.

## 第 10 章 围桌而坐的一代

1. Shuaizhang Feng, Alan B. Krueger, and Michael Oppenheimer, "Linkages Among Climate Change, Crop Yields and Mexico-U.S. Cross-Border Migr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0, <http://www.pnas.org/content/early/2010/07/16/1002632107#aff-1>.
2. Lisa Eckenwiler, "Long-term Care and Migrant Health Workers: Considering Responsibilities,"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Global Studies Review*, March 2010, <http://www.globality-gmu.net/archives/2040>.

